

苏加諾演講集

世界知識社編輯，出版（北京朝陽門外胡家花園）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50×1163公厘 $\frac{1}{32}$ ，印張 $5\frac{5}{8}$ ，（甲）插頁6，（乙）版頁3，字數361,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甲）1—500 定價（甲）3.80元
（乙）1—12,000 定價（乙）7.70元

統一書號：3003·260

封面設計：王誠世 校對者：余時英、彭卓麟等

編者說明

本書所選輯的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蘇加諾博士在1945到1956年這一期間發表的重要演講及其他文件。附錄“印度尼西亞控訴”是1930年他在荷印殖民政府的萬隆地方法院“受審”時所作的辯護詞。

這些文件清楚地反映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為推翻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以及為建設繁榮幸福的社會而進行的英勇鬥爭。通過這些文件，中國讀者將能更好地認識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鬥爭和成就以及蘇加諾博士在這些鬥爭中所起的傑出的作用。



目 录

建国五原則的誕生.....	1
(1945年6月1日在印度尼西亞“独立准备調查会”會議上的演講)	
准备好!	24
(1950年10月5日在印度尼西亞建军节發表的演講)	
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独立六周年庆祝大会上向全国 人民發表的演講.....	46
(1951年8月17日)	
向正义与和平前进.....	66
(1951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日紀念会上的演講)	
生死攸关的問題	81
(1952年4月27日在茂物农学院举行奠基典礼时向印度尼西亞全国 青年特别是中学生的演講)	
忠于你的泉源.....	96
(1952年5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亞民族复兴节發表的演講)	
希望和现实.....	112
(1952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独立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第一个八年以后.....	133
(1953年8月16日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临时国会庆祝建国八周年全体 會議上的演講)	
我們要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	168
(1953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独立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按照自然的規律行动吧.....	190
(1954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讓新的亞洲和新的非洲誕生吧!	214
(1955年4月18日在亞非會議開幕會上的演講)	
繼續飞翔吧, 神鷹!	228
(1955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裝部队最高統帥命令.....	257
(1955年10月5日)	
在美国国会兩院联席會議上發表的演講.....	265
(1956年5月17日)	
亞非兩洲的民族主义时代.....	278
(1956年5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的全國新聞俱乐部的演講)	
給万隆第一次亞非学生會議的祝詞.....	289
(1956年5月30日)	
給予你們的生命以內容!	299
(1956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附录: 印度尼西亚控訴.....	332
(1930年12月在万隆荷印殖民法庭上的辯護詞)	





建国五原則的誕生

1945年6月1日在印度尼西亞“独立准备
調查会”會議上的演講

主席閣下：

独立准备調查会的委員們在連續三天發表了他們的意見之后，現在我蒙主席閣下的允許，來發表我個人的見解。我將滿足主席閣下的要求。主席閣下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主席閣下要求独立准备調查会會議提出有关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基础的問題。在我的这篇講演中，我正是要提出关于这个基础的問題。

請原諒！千万請原諒！許多委員都已經發表了演說，可是他們在演說中所闡述的問題其实都不是主席閣下所要求提出的問題，即不是关于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基础的問題。我認為：主席閣下所要求的，就是荷蘭文称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 *Philosofische grondslag*——哲学基础。这个 *Philosofische grondslag* 是基础，是哲学，是深邃的思想，是精神，是最深切的願望，可以在它的上面建立起永恒的独立印度尼西亞的大厦。主席閣下，关于這個問題，我將在下面提出來講；但是，首先請允許我談一談并向各位先生說明什么是我对“独立”一詞的涵义的理解。

照我看来，“独立”就是“Political Independence”，*Politieke*

onafhankelijkheid——政治的獨立。什麼叫做政治的獨立呢？

各位先生！我坦白地說：當獨立準備調查會將要開會的時候，我很擔心恐怕許多委員們——請原諒我用一個外國字來說——“Zwaarwichtig”（太偏重）于瑣碎的事情。如像爪哇人所說的，偏重到“djelimet”（在細小問題上糾纏不清）的地步。他們一定要把雞毛蒜皮的問題討論完以後，才敢宣布獨立。

尊敬的先生們！請你們看一看世界的歷史，看一看世界的進程。

有許多國家已經獨立了，可是請比較一下那些國家的獨立吧！那些獨立國家的內容是一樣的嗎？它們的地位是一樣的嗎？德國獨立了，美國獨立了，沙特阿拉伯獨立了，伊朗獨立了，中國獨立了，日本獨立了，英國獨立了，俄國獨立了，埃及獨立了，名義上都獨立了，但是請比較一下獨立的內容吧！

獨立的內容是多麼不同啊！如果我們說：在國家獨立之前，必須先完成這個，完成那個，再完成那個，直到完成一切雞毛蒜皮的事情，那末，請問各位先生，為什麼沙特阿拉伯竟然獨立了，而它的人民80%是巴杜依族，這些人什麼都不懂。

請讀一讀阿姆斯特朗關於伊本·沙特的描寫。這本書里說，當伊本·沙特建立沙特阿拉伯政權的時候，大部分阿拉伯人民還不曉得汽車是由汽油發動的。有一天，伊本·沙特的汽車竟然被沙特阿拉伯的巴杜依人喂小麥呢！然而，沙特阿拉伯畢竟是獨立了。

如果各位需要更驚人的例子，再請看一看蘇俄吧！當列寧建立蘇維埃國家的時候，蘇維埃人民都已經有文化了嗎？俄國人民有1億5,000萬是莊稼人，其中有80%以上是文盲；而且從著名的列·托爾斯泰和菲廖普·米勒的著作中，各位先生也可以看到列寧建

立苏維埃国家的时候，人民的情况怎样。現在我們要在這裡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尼西亞，而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太多了！

很抱歉，事务局長閣下！当我接讀閣下的信，要求我們首先就所有的这个或那個問題以至最瑣碎的問題擬出計劃的时候，我不禁毛骨悚然。如果当真这一切問題甚至很瑣碎的問題都必須首先加以解决的話，那末，直到进入墳墓的那一天，我也不能看到独立的印度尼西亞，閣下也不能看到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大家都不可能看到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热烈鼓掌）

兄弟們！什么叫做独立？1933年我写过一本書，題目是“爭取印度尼西亞的独立”。在这本書里面，我說独立無非是一座桥，一座金橋。我还說，在这座桥的对岸，我們能够改善我們的社會。

阿姆斯特朗在他的書中說，伊本·沙特仅仅在一个夜晚就建立了一个国家！伊本·沙特和其他六个人在一个夜晚进入里阿德城之后就建立起独立的沙特阿拉伯！在搭起这座桥之后，在桥的对岸，也就是說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伊本·沙特才来改善阿拉伯社會。不会閱讀的人就責成他們識字，原来流浪的游牧民，即巴杜依人，就叫他們不要流浪，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耕种，伊本·沙特把游牧民变成农民——这一切都是在桥的对岸进行的。

当列宁建立独立的苏俄的时候，就有了第聶泊河上的第聶泊大水閘嗎？有了矗立高空的广播电台嗎？有了普及全国的足够的火車嗎？当列宁建立独立的苏俄的时候，每个俄国人是否都会讀会写呢？不！尊敬的先生們！在列宁所搭的金橋的对岸，列宁才建立广播电台，才創辦学校，才建立托兒所，才建筑第聶泊水閘！因此，我要求各位，請各位不要胆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即先要彻底完成这个或那个，在完成之后，我們才能独立。如果各位这样想，那就和我們200万青年的精神何等不同啊！这200万青年向

我表达了他們的志願，他們希望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热烈鼓掌）

兄弟們！事实上我們并不是現在才开始喊出印度尼西亞独立的口号，但是为什么我們身為人民領袖、懂得历史的人反而会縮手縮脚和胆怯呢？在几十年前，我們就已經喊出印度尼西亞独立的口号，甚至在1932年以来我們就已經明确地提出“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口号，而且还重复三次“立刻”，就是“立刻、立刻、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热烈鼓掌）

現在我們正面临着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时机，我們反而显得縮手縮脚和胆怯！兄弟們！我再次提醒一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政治的独立，这不是别的，無非是一座桥，不要畏惧！如果此刻大日本軍給我們独立的机会，那末，很容易，只要叫一个名叫瓊特罗·阿斯莫罗的人来代替軍政监，或者是由一个名叫阿卜杜勒·哈林的人来代替总务部長就行了。如果此刻各部長都換了印度尼西亞人，那末，实际上我們就已經在一个夜晚获得了政治的独立！

兄弟們！200万青年提出了“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口号。如果大日本軍現在把国家事务移交給你們，难道你們会拒絕并且說：Mangké rumijin（这是印度尼西亞爪哇族貴族用語，“且慢”的意思——編者）。且慢！难道我們必須要求先完成这个那个，才敢接受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国家事务嗎？（喊声：不！不！）

兄弟們！如果現在大日本軍就把国家事务移交給我們，我們一定也不要拒絕，我們馬上接受国家事务，我們也馬上开始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国家。（掌声雷动）

兄弟們！剛才我提到苏俄、沙特阿拉伯、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独立有着不同的內容，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沙特阿拉伯人民

能够保衛自己的国家，俄国的庄稼人能够保衛自己的国家，美国的人民能够保衛自己的国家，英国人民也能够保衛自己的国家，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这就是說，如果有其他的能力当然更好，但是，当一个民族已經能够用自己的血肉来保衛国家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独立的时机就算成熟了。兄弟們！如果我們的人民都准备为国牺牲，即使是用竹槍来保衛祖国，那末印度尼西亚人民就已經充分具备国家独立的条件，独立的时机就已經成熟了。（热烈鼓掌）

請把这个問題和人类的事情加以比較考虑。人类也是一样的，兄弟們！譬如說，我把独立比作結婚。有人敢于結婚，并且敢于很快結婚。有人害怕結婚。有的人說：啊！我还不敢結婚。等我有了500盾的薪水，有了楼房，有了地毯，有了电灯，有了彈簧床，有了整套桌椅，有了一副銀制刀叉湯匙，有了这个，有了那个，甚至有了兒童的服裝之后，我才敢結婚。

另外有人說：只要我有一張桌子，加上四把椅子，一套客室家具和一張床，我就敢結婚了。

还有更大胆的，那就是平民！只要有一間茅屋和一張席子，加上一個飯鍋，他就結婚。平民有一間茅屋和一張席子就結婚，而文書先生有了一張桌子，四只椅子，一套客室家具和一張床才結婚。

老爺們拥有高楼大厦，电气爐灶，床鋪和一大堆錢才結婚。但是，兄弟們！这就很难說有彈簧床的老爺和有一張席子同一个飯鍋的沙里南和沙米温（沙里南和沙米温是印度尼西亚普通老百姓常用的名字，这里是用来代替普通老百姓——編者），哪个更幸运些，哪个更幸福些！（鼓掌、笑声）最重要的是决心，沙米温的决心是有了一張席子，一个飯鍋就結婚，而老爺則是在有了一箱銀器加上够用三年的兒童服裝才敢下决心結婚！（笑声）

兄弟們！問題就是这样：我們敢不敢独立?? 兄弟們！主席閉

下！这就是我在还没有谈到关于独立国家的基础之前首先提出的准则。前几天我听到苏打尔佐閣下解釋“什么叫做独立”。他說要是每个人的心都已經解放，那就是独立了。兄弟們！我們还没有达到政治的独立以前，如果說拥有7,000万人口的印度尼西亞的每个人的心必須首先解放，那末，讓我重复一句：直到世界的末日，我們也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热烈鼓掌）

我們要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来解放我們的人民！我們要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来解放我們人民的心！在独立的沙特阿拉伯，伊本·沙特一个个地解放了阿拉伯人的心。在独立的苏俄，斯大林一个个地解放了苏俄人民的心。

兄弟們！正如某个發言者所說的，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身体不健康，很多瘡疾，很多痼疾，很多人挨餓，很多这个，很多那个，“請先使我們的民族健康起来，然后再来独立”。

我說，如果連這個問題也必須事先解决，再过20年我們也还是不能独立。只有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才能使我們的民族健康起来。譬如說，即使不用金鷄納霜，我們还可以动員整个社会去种植克得本·克鮑（Ketépéng Kerbau）树来消灭瘡疾。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可以鍛煉我們的青年，使他們强壯；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可以尽力使我們的人民健康。这就是我說的“桥梁”的意义。在桥——金桥的对岸，我們才可以自由地去建設英雄的、强大的、健全的和永恒的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社会。

各位先生！我們今天正处在重要关头。正如几十位發言者所說的，实际上国际公法有利于我們的独立事業，难道我們不知道嗎？組織、創立和承認一个独立国家，并不需要复杂和瑣碎的条件。不！条件不过是土地、人民和巩固的政府。这对国际公法來說已經足够了。够了，兄弟們！只要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然后

由一个别的独立的国家加以承認，这就算是独立了。不管人民能不能閱讀，不管人民的經濟充裕不充裕，不管人民愚笨或是聰明，只要按照国际公法具备一个独立国家的条件——有人民，有土地和有政府——那它就已經是独立了。

我們不要胆怯，不要縮手縮脚，不要要求先解决1,001个不实际的問題。我再問一次：要不要独立？要不要独立？（与会者回答：要！）

兄弟們！講过了关于独立的問題之后，現在我要講講关于建国基础的問題。

主席閣下！我知道主席閣下要的是什么。閣下要的是基础問題，要的是哲学基础，如果我們可以用一个崇高的字眼來說：主席閣下要求一个可以在那上面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国家的世界觀。

在这个世界上，我們看到很多独立的国家，这些独立国家中間有許多是建立在某一种世界觀的基础上的。希特勒把德国建立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觀”的基础上，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已經成为希特勒建立德国的基础。列宁把苏維埃国家建立在另一种世界觀的基础上，那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觀。日本建立在另一种世界觀的基础上，那就是所謂“天皇皇道精神”，就在天皇皇道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大日本来。在沙特阿拉伯，伊本·沙特把这个国家建立在这样一种宗教的世界觀的基础上，那就是伊斯蘭教。主席閣下所要求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个問題：如果我們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的世界觀是什么呢？

各位先生！在印度尼西亞的独立到来以前，在我們的心里和我們的思想中早就應該考虑到这种“世界觀”。全世界的理想家竭盡全力創立种种世界觀，并且不惜牺牲生命为实现自己的世界觀而

奋斗。因此，阿比古斯諾委員閣下所說的話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他說，許多独立国家的內容完全是被它們建国的时刻的条件所形成的。不！即使像約翰·里德在他的“震撼全世界的十天”一書中說的那樣，列宁和他的同志們在十天之內建立了苏俄，但是他的世界觀已經准备了好几十年。他事先已經准备好他的世界觀，在十天之內不过是夺取政权，并将新国家建立在既有的世界觀之上而已。这种世界觀从1895年就已經准备好，而且在1905年的革命当中就已經“試驗过”和“总演習过”。

列宁在1905年的革命中就已經为他自己所說的1917年革命的“总演習”进行了工作。早在1917年革命以前，那种世界觀就已經准备好了，甚至探求过实现的办法。后来，在十天之內，像約翰·里德所說的，就建立了新的国家，夺取了政权，把这个政权放在有几十年历史的世界觀上面。希特勒不也是这样的嗎？

1933年希特勒登上政权的宝座，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觀的基础上建立了德国。

但是，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他的世界觀呢？不是在1933年，而是在1921年和1922年他就已經从事准备了。后来，他也企圖努力使納粹主义这个世界觀能够在他的“慕尼黑暴动”中实现，但是他失败了。直到1933年，他才获得了夺取政权的机会，才把国家置于宣傳了几十年之久的“世界觀”的基础上。

如果我們想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也是这样。主席閣下！問題就發生了：什么是作为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基础的“世界觀”呢？是国家社会主义嗎？是唯物史觀嗎？或是孙逸仙博士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嗎？

1912年孙逸仙博士建立了独立的中國，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早在1885年他就已經考虑并准备他的“世界觀”。在三民主

义——民族、民权、民生——这本书中，孙逸仙博士已经叙述了他的世界观。但是，直到 1912 年，他才把中国建立在那准备了几十年的三民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

我们要在什么样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呢？国家社会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吗？三民主义吗？或者是其他的世界观吗？

兄弟们！我们开了三天会，许多意见——各种各样的意见——已经发表过了。苏基曼博士和基·巴古斯·哈迪库苏莫的话说得很对：我们寻求一致，寻求意见的一致，我们共同寻求哲学基础的一致，寻求大家所同意的“世界观”。我再说一遍：一致！这一点雅明先生同意，基·巴古斯先生同意，基·哈查尔先生同意，沙奴西先生同意，阿比古斯诺先生同意，林群贤也同意。简单地讲，我们全体寻求着一个方式。雅明先生，这不是妥协，而是寻求一个我们大家所能够同意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兄弟们！我首先要问，我们想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是为了一个人，还是为了某一个集团呢？我们想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仅仅是在名义上“独立”，而在实际上却是为了使某一个人登上宝座，只是把政权交给某一个有钱的集团或交给某一个贵族集团吗？

我们的目的是那样的吗？当然不是！在座的不论是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兄弟们或称为伊斯兰教徒的兄弟们，大家都同意，那种国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家，既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一个集团，不管他是贵族集团或者是有钱的集团，而是天下为公。这是我在下面还要加以分析的思想基础之一。因此，我心中所经常想的，不是在这个独立准备调查会开会的这几天当中才产生，而是在 25 年前的 1918 年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作为印度尼西亚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最好是“民族

主义”。

我們要建立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国家。

我請求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和其他伊斯蘭教的兄弟們，請你們原諒我使用“民族主义”这个字眼！我也是伊斯蘭教徒，但是，我要請兄弟們不要誤会，如果我說作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基础是民族主义的話。这个民族主义不是指狭义的民族主义，我所希望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正如几天前我在拉登沙勒公园的大会上所說的那樣。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不是指一个狭义的国家。正如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昨天所說的，你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的父母也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的祖父母也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的族長，你的祖先都是印度尼西亚人。正如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先生所指的，我們是把印度尼西亚国家建立在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基础上。

一个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事先有加以說明的必要，虽然在拉登沙勒公园的大会上我曾略为解釋过。讓我費些時間作更詳細的闡明：什么是民族？民族的条件是什么？

根据厄納斯特·雷南的說法，民族的条件是“团結的意志”，必需人們自己感觉到是团結的，而且願意团結。

厄納斯特·雷南說民族的条件是：

“团結的願望”。

根据厄納斯特·雷南的定义，構成民族的条件是願意团結并自己感觉到是团結的一群人。

我們試看另一个人奥托·鮑尔的定义，他在“关于民族問題”一書中問道：民族是什么？答案是：民族是因共同命运而产生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奥托·鮑尔关于民族的定义。

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昨天当苏波摩教授引雷南的話

时，雅明委員閣下說：“这已經陈旧了”。是的，各位先生，厄納斯特·雷南的定义已經陈旧了。奥托·鮑尔的定义也已經陈旧了。因为当厄納斯特·雷南表述他的定义的时候，当奥托·鮑尔表述他的定义的时候，一种新的科学，叫做地緣政治学的新科学还没有产生。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昨天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先生或莫南达尔先生講过关于“人和地的关系”。人和地的关系，各位先生，是人类和地理的关系！

人和地是不可分隔的！不能够把人民和他脚下的土地分隔开来。厄納斯特·雷南和奥托·鮑尔只看見人，他們只考虑到人的联系和人的感情，“精神和欲望”。他們只記住特性，沒想到地域，沒想到土地，人們所居住的土地。地域是什么呢？地域就是国土，国土是一个統一体。真主創造世界，划分世界。如果我們翻看世界地圖，我們能够指出那些統一体在何处，即使一个小孩子，当他看到世界地圖时，他也能够指出印度尼西亞島嶼形成了一个統一体。在地圖上我們能够指出由一群島嶼構成的統一体，介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大洋之間，又介于亞洲和澳洲兩大陸之間。一个小孩子也能說出爪哇、苏門答臘、婆罗洲、西里伯斯、哈尔馬黑拉、小巽他群島、摩鹿加和介于其間的別的小島嶼是一个統一体。同样，一个小孩子也能从地圖上看到像大洋的防波堤一样伸展在亞洲大陸东部邊緣的日本島嶼是一个統一体。

即使小孩子也能够看出印度是一个亞洲南部的統一体，以辽闊的印度洋和喜馬拉雅山为界。即使一个小孩子也能够指出英吉利島嶼是一个統一体。

希臘也可以說是一个統一体。真主是这样規定好的。不只是斯巴达，不只是雅典，不只是馬其頓，而是斯巴达加雅典、加馬其頓

并加上希臘的其他地区和島嶼形成一个統一體。

那末，我們的故鄉、我們的國土在什麼地方呢？根據地緣政治學，印度尼西亞就是我們的國土。完整的印度尼西亞，不只是爪哇，不只是蘇門答臘或婆羅洲、西里伯斯、安汶和摩鹿加，而是真主所劃定的、介於兩個大洋和大陸之間的統一體。那就是我們的國土！

因此，如果我一想到人類和地域、人民和土地之間的關係，那末，厄納斯特·雷南和奧托·鮑爾的定義是不完整的。“團結的願望”是不夠的，奧托·鮑爾的定義“因共同命運而產生的共同體”也是不夠的。請兄弟們原諒，我拿米囊加寶做例子。在印度尼西亞民族中間最有“團結的願望”的是為數 250 萬的米囊加寶人。他們自己感覺到是一個家族。但是，米囊加寶並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一個統一體中的一小部分。日惹居民也有“團結的願望”的感覺，但日惹也不過是一個統一體中的一小部分。西爪哇的巴松丹人民很有“團結的願望”的感覺，但巽他也不過是一個統一體中的一個小部分。

總之，印度尼西亞民族不是一群僅僅依靠“團結的願望”而生活在一個小地區，如米囊加寶或馬都拉或日惹或巽他或布吉士等地區的一群人。依照地緣政治學，印度尼西亞民族是為真主所規定的居住在從蘇門答臘北部起一直到伊里安的整個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所有的人！整個！因為這 7,000 萬人民中間已經存在着“團結的願望”，已經形成了“共同體”！印度尼西亞民族、印度尼西亞人總數有 7,000 萬，然而這 7,000 萬人已經結成了一體，一體，再一次一體！（熱烈鼓掌）

我們大家必須朝着這個方向走：從蘇門答臘一端到伊里安一端的印度尼西亞統一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民族國家。我相信，在各

位先生中間沒有一個集團不贊同這樣，不論是伊斯蘭教或者是叫做民族主義的集團。我們大家都必須朝着這個方向走。

兄弟們，不要以為每一個獨立國家都是民族國家！單獨的普魯士、巴威或撒克遜不能形成民族國家，只有整個的日耳曼才算是一個民族國家。不是小部分，不是威尼斯或倫巴第，而是整個意大利即北起阿爾卑斯山一直伸向地中海的整個半島，才是一個民族國家。不是孟加拉，不是旁遮普，不是比哈爾和奧里薩，而是整個印度半島將來必須形成一個民族國家。

同樣，不是所有的古時候在我們國土上曾經建立過的獨立國家都是民族國家。在歷史上我們只有過兩次建立民族國家，那就是三佛齊王朝和麻喏巴歇王朝。除此之外，我們就沒有建立過民族國家。我十分尊敬地对古代的帝王說，我非常尊敬地对蘇丹·阿貢·漢約克羅古蘇莫說，馬打藍王朝雖然獨立，但它不是民族國家。我也尊敬地对巴查查蘭的普拉布·西里橫義說，他的王朝不是民族國家。我恭敬地对普拉布·蘇丹·阿貢·帝爾打雅沙說，他在萬丹的王朝雖然獨立，但不是民族國家。我尊敬地对在西里伯斯建立布吉斯王朝的蘇丹·哈山奴丁說，獨立的布吉斯不是民族國家。

只有包括整個印度尼西亞領土才能算是民族國家，就像三佛齊和麻喏巴歇王朝建立的時候那樣，也是今天我們必須共同建立的。因此，如果兄弟們接受的話，讓我們確定國家的第一個基礎是：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統一的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不是爪哇民族主義，不是蘇門答臘民族主義，不是婆羅洲或西里伯斯、峇里或其他的民族主義，而是共同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基礎的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林群賢先生，对不起！你不要“民族主義”嗎？你在演說當中當副會長再一次發問時，你曾回答說“我不要民族主義”。

林群賢先生答：

“不是这样，还有它的下文。”

苏加諾先生說：

如果这样的话，請原諒！并且我要表示謝意，因为林群賢先生也贊成“民族主义”的基础。我知道很多不随潮流前进的中国人不要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他们信仰那种否定民族主义、否定民族的世界主义。从前有許多中国人患了世界主义的毛病，他們說沒有中华民族，沒有日本民族，沒有印度民族，沒有阿拉伯民族，有的只是“人类”，“人道”。但是，孙逸仙博士起来告訴中国人民說中华民族是有的！我承認，我在16岁在泗水荷蘭中学讀書的时候，我受到一个向我講課的社会主义者阿·巴尔斯的影响。他說：不要信仰民族主义，而要信仰世界人道主义，不要存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意識！那是1917年的事。但是在1918年，感謝真主！另外一个人提醒了我，这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尔斯教給我的世界主义。我的心，就从那个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因此，如果說中华民族把孙逸仙博士当作他們的領導者，那末，我苏加諾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也衷心地感謝孙逸仙博士，直到我进墳墓的那一天。（华籍委員鼓掌）

兄弟們！但是，……但是，……的确民族主义是含有危險性的！危險在于人們可能把民族主义变成沙文主义，以致認為“印度尼西亚民族至上”。这就是它的危險性！我們热爱統一的国家，感觉到是統一的民族，拥有共同的語言。但是，我們的祖国印度尼西亚畢竟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請記住这一点！

甘地說：“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的民族主义是人道的。”

我們所主張的民族主义不是孤立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欧洲人所鼓吹的沙文主义，例如說“德国至上！”說沒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

样偉大，說德國民族是优越的，他們認為有棕色頭髮和碧藍色眼睛的雅利安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下賤的。我們不要有这种观念，先生們，不要說印度尼西亞民族是最好最尊貴的民族，而輕視其他民族。我們必須向着世界團結和世界友誼的目标前进。

我們不仅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还要建立各国間的友誼。

这正是我的第二个原則。这就是我向各位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哲学基础，我叫它做“国际主义”。但我所指的“国际主义”并不是不承認民族主义的、不承認印度尼西亞、日本、緬甸、英国、美国等存在的世界主义。

国际主义如果不在民族主义的土地上生根，那它就不能繁荣成長。民族主义如果不在国际主义的花园里生長，那它也不能繁荣成長。

因此，在这方面，兄弟們！我首先向各位提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基础，兩者是有着密切的关連的。

那末，第三个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协商的基础，代表制的基础，會議制的基础。印度尼西亞不是一个人的国家，不是一个集团——即使是有錢的集团——的国家，我們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国家。我相信，巩固印度尼西亞国家的必要条件是會議和代議制。

对于伊斯蘭教來說，这是發展宗教的最好的地方。各位，連我在內，我們都是伊斯蘭教徒——很抱歉，万分抱歉！我的伊斯蘭教的修养还很差，但是，兄弟們！如果剖开我的胸膛，观察我的心，各位將看到我的心無非是伊斯蘭教的心。而我苏加諾的这颗伊斯蘭教的心，願意通过协商和會議来保障伊斯蘭教。用协商的

办法，也就是在人民代表議會中采取討論或協商的方式，來改進一切事務，包括維護宗教的問題。

還沒有做到盡善盡美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在會議中加以討論。人民代表議會就是我們提出伊斯蘭教的要求的場所。在這裡，我們向人民的領導者建議我們感到需要加以改進的事項。如果我們真是伊斯蘭教徒，那末，讓我們竭力進行工作，使得我們建立的人民代表議會的大部分席位歸伊斯蘭教代表所占有。如果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确是伊斯蘭教徒，如果伊斯蘭教的确是活在人民中間的宗教，那末，讓我們這些領導者發動全體人民，動員尽可能多的伊斯蘭教的代表參加到議會中去。譬如說議會有 100 名議員，讓我們進行工作，竭盡全力來進行工作，使議會的議員有 60、70、80、90 名是伊斯蘭教徒，是伊斯蘭教的著名人士。這樣一來，人民代表議會所制訂的法律便自然而然地是伊斯蘭教的法律了。我甚至相信，如果真正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那才能說伊斯蘭教是真正活在人民的心裡，以至有百分之 60、70、80、90 的代表是伊斯蘭教徒、伊斯蘭教的著名人士和學者。所以，我說，只有這樣，只有這樣，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教才是活生生的伊斯蘭教，而不是僅僅在口頭上的伊斯蘭教。我們說，我們人民的 90% 是信奉伊斯蘭教的，但是，請看一看，在這次會議中，有多少百分比的票是投給伊斯蘭教的？很抱歉，萬分抱歉！我問起了這件事，對我來說，這件事證明了伊斯蘭教還沒有真正活在人民中間。因此，我要求兄弟們，不論是不是伊斯蘭教徒，請你們同意這第三個基礎，就是會議和代議制度。在未來的人民代表議會中將會有最激烈的鬥爭。沒有一個國家是真正生氣蓬勃的，如果在人民代表議會中沒有像占特拉第姆加火山口那樣的烈火沸騰，如果在人民代表議會中沒有意見上的爭論。不論在伊斯蘭教國家或是在基督教國家中，鬥爭是永遠存

在的。請接受这第三个基础，协商的基础，人民代議制的基础。伊斯蘭教兄弟和基督教兄弟都可以在人民代表議會中努力工作。譬如說，基督教兄弟要想使印度尼西亞法律条文的每一个字都与福音相符合，那末，請拚命工作吧，使得参加人民代表議會中大多数代表是基督教徒。那才是公正的——公公道道的輸贏！沒有一个国家可以称为生气蓬勃的国家，如果在那里沒有斗争。不要以为在土耳其沒有斗争，不要以为在日本國內沒有政見的不同。真主，宇宙之主授給我們以思想，使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經常加以磨煉，好像糙米去壳，得到的是米一样，这种米將成为印度尼西亞最好的飯。兄弟們！請接受第三个基础，就是协商的基础。

現在我提出第四个原則。这三天来我还没有听到过这个原則，这就是繁荣的原則。这个原則是：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中不再有貧困。我剛才說过，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那末，我們要的是資本家橫行的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呢，还是全体人民过着吃飽穿暖的繁荣幸福的生活、得到大地之母充分养育的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呢？我們选择哪一个呢？兄弟們！不要以为有了人民代表議會，这种繁荣生活便自然而然地会到来。我們看到欧洲各国有了議會，有了議會民主，但欧洲不正是資本家橫行的世界嗎？

美国有人民代表机构，但是美国还不是資本家橫行的世界嗎？欧洲的整个大陆不正是資本家橫行的世界嗎？而实际上人民代表机构是存在着的！这無非是因为那里的人民代表机构完全依照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泡制的。那里的所謂民主，無非是政治的民主而已，完全沒有社会正义，完全沒有經濟的民主。兄弟們，我記起法国一个領袖讓·若雷士講述政治民主的話，他說：“在民主的議會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即同等的政治权利，每个人都有选举权，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議會。但是，社会正义有沒有呢？人民的社

会繁荣的事实有没有呢？”因此，讓·若雷士又說：“拥有政治权利的劳工代表，在議會中可以推翻閣員，他像皇帝一样！但是，在他的作坊里、工厂中怎样呢？今天他逼使一个閣員辞职，可是明天他就被踢到街头去，結果失業，吃不上飯。”

这种情况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呢？

兄弟們！我建議：如果我們要寻求民主，千万不要西方的民主，而要那种能給我們以“活力”的會議制度，就是能够帶來社会繁荣的政治和經濟的民主！印度尼西亞人民很久以来就在談論這個問題。所謂“正义救主”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謂“正义救主”就是社会的正义。人民需要繁荣，最初感到缺乏衣食的人民要創造一个由正义救主来領導的充滿正义的新世界。因此，如果我們真正了解、顧到并热爱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話，那末讓我們接受这个社会正义的原則。兄弟們！这就是說，不只是政治的平等，而且要在經濟上我們也必須实行平等，这也就是說，要尽量保持共同繁荣。

兄弟們！我們將要建立的协商机构不只是民主政治的协商机构，而且要能够实现兩個原則，即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

兄弟們！我們將在协商机构中共同来討論這些問題。我再說一遍，一切一切的問題我們都要解决！同样，关于国家領袖方面，我坦率地說，我决不選擇君主政体。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政体是世襲的。我是伊斯蘭教徒，我是民主主义者。因为我是伊斯蘭教徒，我主張协商，所以我要求国家的每个領袖也是选举出来的。伊斯蘭教国家的領袖不論是伊斯蘭教国王或是教主不也是必須由人民选举出来嗎？每一个我們所需要的領袖，必須經我們选举。如果有一天，譬如說，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成为印度尼西亞国家的領袖，不幸身故，那决不能由他的兒子自然而然地繼承他的职位。所以，我不贊成君主政体的原則。

兄弟們！第五个原則是什么呢？我已經提出了四个原則；

第一是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义；

第二是国际主义或人道；

第三是协商制或民主；

第四是社会繁荣。

第五个原則應該是：在信仰神道的基础上来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

信仰神道！不只是印度尼西亞人民要有信仰，而且，每个印度尼西亞人民應該信仰各自的神道。基督教徒依照基督的指示信奉其上帝，伊斯蘭教徒依照穆罕默德先知的指示信奉其真主，佛教徒依照他們的經典举行他們的宗教仪式。但是，讓我們都信仰神。印度尼西亞国家將是給每个人以信教自由的国家。全体人民必須以具有教养的方式来信教，不含宗教偏見，而使印度尼西亞国家成为一个信仰神道的国家！

讓我們以具有教养的方式来信奉我們的宗教，不論伊斯蘭教或是基督教。什么是有教养的方式呢？就是互相尊重的方式。（一部分与会者鼓掌）穆罕默德先知者已經提供了关于容忍异教和关于尊重其他宗教的充分証据。耶穌也曾表現他对异教的容忍。讓我們在將要組織的这个独立的印度尼西亞遵照这个原則并宣布：我們的第五个原則是在有教养、品質高尚和互相尊重的条件下信仰神道。如果兄弟們同意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建立在信仰神道的基础上，我將非常高兴！

兄弟們！在这第五个原則的基础上，印度尼西亞現在所有的宗教都將达到尽善尽美的地位，而我們的国家也將是信仰宗教的国家！

請記住第三个原則，协商制或代議制，我們就在那里以容忍的

方式即以有教养的方式来宣傳我們每个人的理想!

兄弟們! 我已經把“立国基础”都提出来了,一共是五个。这是“潘查达瑪”嗎? 不是!“潘查达瑪”的名称用在这里不恰当。“达瑪”是任务的意思,而我們所討論的是基础! 我喜欢象征,也喜欢数目的象征。伊斯蘭教的戒律一共是五条。我們的手有五个指头,我們有五官,还有什么是以五为数目的呢?(一位与会者說:“潘达瓦”——指印度古代叙事詩“摩呵婆罗多”中的五兄弟——編者)“潘达瓦”是五个人,現在我們的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协商、社会繁荣和信仰神道,也是五个数目。

它的名称不应当是“潘查达瑪”,我在我們的朋友、一位語言学家的提示下,把它叫做“潘查希拉”,“希拉”的意思是原则或基础。在这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我們建立我們永恒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热烈鼓掌)

也許有人不喜欢这个数目字,兄弟們! 我可以把它并成三个。兄弟們一定要問我并成哪三个? 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基础,我們的世界观,我已經思索了几十年。首先,可以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个基础并成一个,这个我以前称之为“社会民族主义”。

再就是民主主义,不是西方的民主主义,而是政治經濟的民主主义。政治經濟的民主主义就是有社会正义的民主政治,保持繁荣的民主主义,这个我以前叫它做“社会民主主义”。

剩下的一个就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信仰神道。

这样,原来五个变成了三个,即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仰神道。如果你喜欢这“三”的象征,就請用这三个吧! 不过,也許各位不是全都喜欢这三个原则,而只要求一个,只要一个原则。那好吧,我就把它改成一个,再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我們建立一個大家都必須擁護的印度尼西亞國家，天下為公！不是基督教的印度尼西亞，不是伊斯蘭教的印度尼西亞，不是哈迪庫蘇莫的印度尼西亞，不是范·蓋克的印度尼西亞，不是富有的尼弟斯米多的印度尼西亞，而是印度尼西亞的印度尼西亞，天下為公！如果我把五個合成三個，又把三個合成一個，那末我能夠用純粹的印度尼西亞語說出來，那就是：互助合作。我們建立的印度尼西亞國家，必須是“互助合作”的國家。那將是多麼了不起的國家呀！“互助合作”的國家！（非常熱烈地鼓掌）

兄弟們！“互助合作”是一個很有生氣的觀念，比家族主義更有生氣。家族主義的觀念是靜止的，而“互助合作”表示一種事業，一種善行，一種工作，就是蘇加佐委員閣下所說的：一種虔誠的心情，一種工作。讓我們共同來體現這種虔誠的心情，這種事業，這種工作，這種善行。“互助合作”是在一道拚命，一起流汗，互相幫助，進行鬥爭。大家的善行是為了大家的利益，流汗是為了大家的幸福，共同努力是為了大家的好處。這就是“互助合作”！（非常熱烈地鼓掌）

“互助合作”的原則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在純粹印度尼西亞人和變成印度尼西亞籍民的混血人之間，都是適用的。兄弟們！我向你們提出的意見就是如此。

五個原則改為三個原則，三個原則再改為一個原則。各位選擇哪一種：三個原則，一個原則，或是五個原則？它的內容我已全部向兄弟們說過了。我向兄弟們提出的這些原則都是作為永恆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原則。幾十年來我的胸懷里沸騰着這些原則。但是，兄弟們，不要忘記我們是生活在戰爭的時期。我們是在這個戰爭時期，在戰爭的暴風雨中來創立印度尼西亞國家。我要感贊真主！我們不是在圓月的光輝下建立印度尼西亞國家，而是在戰

鼓声中和在战争的烽火中建立印度尼西亚国家。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锻炼的印度尼西亚，在战争的火焰中锻炼出来的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出现了，这样的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才是强大的国家，而不是愈来愈软弱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因此，我十分感赞真主。

关于这方面，正如刚才几位发言者所提议的，也许有规定临时条例的必要。但据我的意见，永恒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基础和内容必须是“五个原则”。正如刚才所说的，兄弟们！我们的世界观必须是五个原则。不知道兄弟们赞同不赞同。而我自从1918年到现在1945年，都是为了这个世界观而奋斗的。为了建立民族主义的印度尼西亚，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为了活在人道主义中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为了协商制，为了社会正义，为了信仰神道。这五个原则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胸怀中燃烧着。但是，兄弟们！接受不接受任听尊便，而我自己深深地了解到，决没有一个世界观能够自己实现，能够自动地变为现实。如果不经过斗争，没有一个世界观能够变成实际，能够成为现实！

何况世界观是人类创立的，是希特勒、斯大林、列宁或孙逸仙所创立的！

人类必须进行斗争。没有斗争，它就不能变成现实，没有全体俄国人民的斗争，列宁主义不能变成现实。没有中国人民的斗争，三民主义不能成为现实。不！兄弟们！我要更进一步地说，没有人类的斗争，就没有一种宗教、即没有一种宗教理想能够变成现实。如果没有伊斯兰教的斗争，不要说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就是在可兰经里写着的真主的圣旨，如果没有被称为伊斯兰教徒的人们的斗争，也不能变成现实。同样，在福音中写着的话，它所包含的理想，没有基督教徒的斗争，也是不能实现的。

因此，如果印度尼西亚民族希望我所提出的“五个原则”能够

变成现实，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独立的民族而生活着，希望作为充满着人道主义的世界的一个独立的成员而生活着，希望在协商制的基础上生活着，希望在完满的社会正义下生活着，希望在和平和繁荣，在最完美和最广泛的信仰宗教的气氛中生活着，就不要忘记为实现它们所需要的条件：斗争，斗争，再斗争！不要以为由于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一旦成立，我们的斗争就已经结束。不！我甚至说：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我们的斗争还应该继续进行，只是性质跟现在不同罢了。将来，我们要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共同为实现我们在“五个原则”中所包含的理想而斗争。尤其是在这个战争时代，请坚信，请觉醒，请记住在兄弟们的心中，如果印度尼西亚民族不敢冒险——不敢跳进深海中去寻找珍珠，那末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是不能够到来的。如果印度尼西亚民族不团结，没有不顾生死的决心来争取独立，那末，直到世界的末日，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将不会归印度尼西亚民族所有。独立只是为那些其精神燃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的民族所获得和占有的。

兄弟们！我对主席阁下的答复就是这样，请原谅我的演词的冗长，浪费了很多时间，还请原谅我对事务局长所写的那封我认为噜囃得惊人的信提出了批评。

谢谢！

(全体非常热烈地鼓掌)





准备好!

1950年10月5日在印度尼西亚建军节发表的演讲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全体成员们，不管你们现在是在哪里；各位听众：

首先请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牺牲了的英雄们的英灵默哀。然后，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一番建军节的意义。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优良的傳統，这些傳統是我们民族今后所应该發揚的。这些优良的傳統之一就是每年10月5日的建军节。

五年前，1945年10月5日，当我们的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总统下令建立武装部队。当时的武装部队名称是人民保安軍。这个名称的意义很大。因为，尽管我们的武装部队多次改变名称，但是我们武装部队的本質仍然保持它最初的名称的意义。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建立完全是为了保衛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安全，防止一切来自外部或內部的侵犯和威胁。

是的，用来衡量我们武装部队是否完善的唯一尺度就是人民的安全。如果印度尼西亚人民感觉到他们的安全受到他们的武装部队的重視和维护，不会遭到来自外部或內部的危害，那末，我们的武装部队就履行了它的任务。反之，如果人民感觉到安全沒有

受到重視，沒有防衛，沒有保障，或者是沒有完全的保障，那末這就意味着我們的武裝部隊還不完善，我們的武裝部隊還需要盡一切努力來達到建立武裝部隊的目的，即保障人民的安全。

歷史證明，總統在1945年10月5日頒布的關於建立武裝部隊的命令，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獨立鬥爭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人民對這道命令的響應是非常熱烈的。幾萬甚至幾十萬印度尼西亞青年立即高呼“準備好”的口號來響應這道命令的號召。為了保衛祖國的獨立，無論面臨着什麼危險，無論危險到什麼程度，人們，特別是青年階層都表現了烈火一樣旺盛的精神。自從1945年10月5日以來，這種精神一直是得到正確的指導的。如果有人問我：自從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亞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以來，印度尼西亞青年一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的證據在哪裡？那末，我便会自豪地微笑並且伸手指向我們的武裝部隊。我們民族被統治了幾百年，1945年剛剛宣告獨立，時間是那麼短促，却要建立一支這樣大的武裝隊伍並且把它裝備齊全；這支隊伍還不斷地面臨着物質困難，不停地戰鬥，幾乎連喘息片刻的機會都沒有，難道在歷史上能夠找到像我們這樣建立武裝部隊的先例嗎？確實，這支武裝部隊的建立是印度尼西亞革命最大的成就之一！10月5日是我們獨立鬥爭歷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的，對的，我們的獨立鬥爭是全体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鬥爭，是農民、工人、青年、政府工作人員、傳教師、商人和海員在各方面的鬥爭。雖然在這一場像是“克里希納”(印度古代敘事詩“摩訶婆羅多”中所述印度神毘士奴的化身——編者)顯威的翻天覆地的獨立鬥爭中，全國各個階層都作出了貢獻，如果拿來加以互相評比是並不恰當的。但是，對10月5日來說，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寫上印度尼西亞武裝部隊的歷史，我們就不能寫出印度尼西亞獨立鬥爭

的历史。

軍官和战士兄弟們，今天我們是在庆祝建军节。但是10月5日这一天并不仅仅是武装部队成员的紀念日！10月5日是**全国性的**紀念日。10月5日是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节日。在10月5日这一天，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紀念他們武装部队的建立。在这一天，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自豪地宣布，他們是一个建立了自己武装部队的民族。我們應該認識到，总统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是代表印度尼西亚人民下令建立武装部队的。武装部队是为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利益、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利益、为了我們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的。

我們的武装部队是跟印度尼西亚人民分不开的。它在人民的襁褓中成長，在人民的襁褓中壯大。一位法国作家曾經說过：“普魯士是一支由整个国家所支持的军队”。我們說：“开始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后来印度尼西亚人民宣布了自己的独立并建立了共和国；随后，这个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保障全体人民的安全。”

我再說一遍，建军节是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节日——是人民和武装部队成员的节日。在这一天，印度尼西亚人民紀念从人民当中誕生、在人民的培养下壯大并受人民的委托来維護和保障人民安全的武装部队。武装部队不外是一部分負有某种任务的人民。它的責任是重大的，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并不比我們的社会和国家的其他階層的責任更大。武装部队的責任只是目前我們的历史和理想付托給我們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偉大任务的一部分。唯有一切階層，即武装部队、各政治党派、政府工作人員、工人、农民、青年以及其他各界，大家發揮力量，努力工作，不辭劳苦，紧密合作，彼此互相尊重，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能完成他們的偉大任务。

軍官們和戰士們！

在10月5日這一天，武裝部隊應該注意幾件事。今天我們應該注意的有下面三點：

注意武裝部隊的誕生，武裝部隊的地位，武裝部隊的目標。你們誕生在什麼地方呢？你們誕生在人民的襁褓中。你們的地位呢？你們的地位不外是一部分肩負某種任務的印度尼西亞人民。你們的目標呢？你們的目標就是履行保衛人民安全的責任！這就是紀念建軍節的意義。正因為這樣，像我在上面談到的，紀念建軍節是一個今後我們人民生活中所應該保留的一個優良的傳統。

建立武裝部隊的命令是1945年10月5日在雅加達簽署的。在1946、1947、1948和1949年，建軍節的慶祝活動不能在雅加達舉行。今天，1950年10月5日，雅加達首次成為紀念建軍節的中心。在印度尼西亞其他一些地區的人民，也就是說在荷蘭移交政權前尚在荷蘭統治下的地區的人民，也是在這一天第一次獲得慶祝建軍節的機會。我向他們致意：祝你們歡樂，祝你們大家幸福！但是印度尼西亞還有一個地區的人民沒有獲得慶祝建軍節的機會。我們高舉着熾烈的、神聖的民族火炬，誠懇地、衷心地、堅決地希望明年在獨立解放的氣氛中，伊里安的人民也能慶祝建軍節！

去年，建軍節慶祝活動的中心是日惹。當時的節日氣氛充滿着不安定。因為，儘管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已經對荷蘭作了很大的讓步，派遣了以副總統兼內閣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到海牙去，儘管圓桌會議已經進行了幾個星期，但是荷蘭仍然沒有顯示出滿足我們民族要求的跡象。海牙會談進行得很不順利，很艱苦，使得我們建軍節的慶祝籠罩着緊張的氣氛。當時，在我們的心里是這樣想的：“是的，我們準備進行和談，我們希望問題能夠和平解決，但是如果會議像這樣進行下去，我們也準備重新拿起武器！”

去年的慶祝是有我們武裝部隊之父蘇狄曼將軍最后一次參加的慶祝。在1950年10月5日的今天，我們武裝部隊成員們的心中是感到遺憾的，因為蘇狄曼將軍已經和我們永別了。但是蘇狄曼將軍在我們武裝部隊心中所培植的精神，戰士的精神和印度尼西亞好男兒的精神，無論遭遇到什麼阻礙和危險也不會背棄我們的鬥爭目標的好男兒的精神，已經堅定不移地成為我們武裝部隊全體成員的指針和典範。蘇狄曼將軍已經逝世了，但是他並沒有死，他是永生的，他培植在軍人心中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1949年10月5日以後，氣氛越來越緊張，一直到11月2日才比較和緩下來。因為在11月2日這一天雙方在海牙達成了協議。會議經歷了多次的波折，終於在11月2日這一天達成協議。但這是由於印度尼西亞方面作了極大的讓步才獲得的協議。這是什麼讓步呢？是將我們祖國一部分土地上人民的命運耽擱一年，是延遲解決伊里安問題。這是印度尼西亞為了避免發生更大的困難和損失——例如一旦會議失敗所造成的困難和損失——而作的極大讓步。這是印度尼西亞方面證明印度尼西亞熱愛和平所作的讓步。抱着善良願望去海牙的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要在兩條路中間選擇一條：或者是讓會議失敗，因而可能使印度尼西亞和全世界局勢產生各種惡果；或者是達成協議，但需暫時犧牲印度尼西亞一部分國土。印度尼西亞代表團怀着受了創傷和難過的心情，壓制着一切情感，忍受着一切精神上的痛苦，選擇了第二條道路，避免在印度尼西亞的平原和高山上再度爆發新的災難。

圓桌會議本身包含着許多相互矛盾的因素。它包含許多“內部矛盾和衝突”。它的目的在於解決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的爭端，但是它卻導致了新的爭端。它企圖在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人民之間因數十年來甚至數百年來的鬥爭而產生的鴻溝上面架起一座

友好和合作的桥梁，但是，它最后反而在这座脆弱的桥梁下安置了爆炸物，埋下了炸藥。它是为了結束在印度尼西亞存在的殖民主义而召开的，但是結果它却在印度尼西亞一部分土地上保留着殖民主义！

产生这些結果的原因是：尽管荷蘭人民对殖民統治和与印度尼西亞人民友好問題的認識有了一点点进步，但是这一点点进步的認識还不足以使他們觉悟到，和印度尼西亞民族的友好只有完全鏟除殖民主义，并徹底鏟除殖民主义的根子和它的各种表现才可能做到。荷蘭保留伊里安的統治只是因为它还想保持一个在东方和西方都有領土、都有殖民地的“大国”地位。正是由于这种殖民主义的观点还没有从荷蘭方面完全消除，所以圓桌會議協定成为一个包含着內在矛盾的協議。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解决軍事問題的时候也經常面临着各种困难。移交政权意味着荷蘭在軍事方面所負的一切責任應該終止。签署圓桌會議協定的时候，印度尼西亞一部分土地还在荷蘭的軍事占領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問題，即在移交政权的时候，怎样在全印度尼西亞將荷蘭所負的軍事責任移交到印度尼西亞手中。这是在移交政权問題上我們武裝部队所面临的第一个問題。

第二个問題是什么呢？自从 1945 年我們独立那一年起，荷蘭方面便不断地培植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海、陆、空的軍事力量，企圖摧毀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本質上就是企圖扑灭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独立革命。因此，比起我們的武裝部队，荷蘭可以說是組織了一支“武裝到牙齿”的陆、海、空軍。但是，自从移交政权以后，荷蘭的这一支陆、海、空軍一定要尽速地从印度尼西亞土地上鏟除掉。所以，移交政权就帶來了第二个巨大而复杂的关于取消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軍事机器的問題。

還有第三個問題。這是什麼呢？荷蘭所負的一切軍事任務應該和移交政權一同結束。這就是說，陸地上、海洋上和天空上的一切責任，應該隨同政權的移交從荷蘭的武裝部隊轉移到我們的武裝部隊的肩膀上。這件事也給我們帶來許多問題。因為，從1945年以來，我們的武裝部隊就負起了抵抗荷蘭各種各樣軍事侵略的任務，四年來一直是生活在一個戰鬥接着一個戰鬥的環境中。現在，我們的武裝部隊已經成為一個有主權的、對整個印度尼西亞負責的國家的武裝部隊。所以它必須適應新的形勢，必須適應新的地位。這就是第三個問題：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最好的方式改組我們的武裝部隊，加強力量，提高水平以便適應移交政權以後的新的地位。

因此，在過去一年中，我們的武裝部隊面臨着三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在全印度尼西亞範圍內，停止荷蘭所負的一切軍事任務，把它們轉移到我們武裝部隊的肩膀上；

二、取消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一切軍事機器；

三、使我們的武裝部隊在組織上、力量上和水平上都能適應新的地位。

上述三件工作是過渡性的工作。舊的應該為新的所代替。舊的應該廢除、取消和鏟除；而新的應該在堅固和健康的基礎上設立和建設起來，以便在未來幾年中能在这堅固和健康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過去一年是武裝部隊過渡的一年。但是，正如我在最近的8月17日的演講中所提到的，它也是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過渡的一年。

現在讓我們逐項研究上述三件工作：

關於軍事責任轉移到我們肩膀上的問題。正當我們的游擊戰士

英勇地猛烈地抵抗荷蘭所發動的第二次进攻的时候，荷蘭方面不斷向全世界宣稱，荷蘭的武裝力量是唯一能够保障印度尼西亞群島安全的工具。荷蘭方面向全世界散布謠言說，如果荷蘭的武裝力量不再負責印度尼西亞的治安的話，那里就会出现“地獄和混亂”。

后来荷蘭放弃了日惹地区。荷蘭方面聳人听闻地大声宣稱：史無前例的混亂和騷动將要开始了！但是，我在1949年8月17日的演講中已經提到：人类是筹划者，而真主却是偉大的筹划者。在日惹連一只鷄也沒有受到侵犯。正如全世界所能証实的，日惹的治安和秩序比荷蘭軍隊沒有离开日惹的时候更加有保障。同样，在1949年12月27日移交政权之前，荷蘭又散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混亂和不安即將到来的謠言。他們或公开或不公开地說：“毫無疑問，地獄的門快打开了”。但是真主又一次証明是最高筹划者，真主的筹划最有效力。政权的移交和荷蘭武裝部队的停止执行任务在全印度尼西亞进行得有条不紊。

我在这里对全国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敬意，特别是对治安联络官苏丹·哈孟古·布禾諾第九的努力表示敬意，他在移交政权之前巡視了印度尼西亞的許多重要地区，布置接收荷蘭移交政权的事宜。移交政权和接收工作能够在整个印度尼西亞順利进行，而与某方面暗中散播的謠言不同，这当然使我們在中央和地方上努力于接收政权和其他工作的人員感到愉快。我向他們致敬。

1949年12月过去了，1950年1月到来了。虽然移交政权是在宁靜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我們了解到这种宁靜和安全的气氛并没有恢复牢固的基础。如果我們想一想，我們的国家和人民是在不久之前剛剛经历过惊天动地的革命和經歷了好几年的战争，这个国家和人民剛剛从荷蘭軍隊的統治下解放出来，有些地区剛剛解放了几个月，有些地区剛剛解放了几年，这事情难道还会令人

感到惊奇嗎？所以在移交政权以后，在治安上就發生了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是需要逐步解决的。

我想在这里談一談和治安有关的一些問題是合适的。一直到不久以前，在我們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治安主要是由軍隊負責。这种情况現在已經改变了。民政机构已經逐漸恢复起来作为負責治安的国家机器。这是良好的征兆。这說明在爭取改变由革命和战争所造成的非常时期的工作中我們是前进了一步。

我所指的治安方面的困难是怎样产生的呢？自从荷蘭移交政权以来，我們的武裝部队在治安方面面临的一些問題有着許多原因，这些原因的性質各不相同。

但是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武裝的权力掌握在荷蘭人手中。根据协定，荷蘭武裝部队負責治安的权力應該在移交政权的那一天完全結束，荷蘭武裝部队在等待离开印度尼西亞和等待遣散的过程中不應該再活动。荷蘭政府保證它的武裝部队成員不干預印度尼西亞的局勢。为了使荷蘭政府能够履行他的保證，印度尼西亞政府同意根据荷蘭的法律和条例对待荷蘭武裝部队的成員。不仅如此！印度尼西亞政府还同意担負荷印軍隊在撤离期間所必需的軍費！我們所以这样同意他們的要求，是因为我們希望和相信荷蘭政府有能力并且願意采取一切措施保證他們的武裝部队能够順利地撤走和遣散，不致于給印度尼西亞人民帶來損失。

但是，我感到遺憾。他們辜負了我們的希望和信任！自从移交政权以来，我們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正是荷蘭政府統轄下的軍隊所造成的！請看万隆事件、望加錫事件和安汶事件吧！人們往往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在根据協議办理軍事方面的移交工作时，荷蘭只是紧紧抓住協議所給予他們的好处，而一旦需要他們努力进行艰苦的工作，他們却不准备履行应尽的义务。荷蘭方面把自

己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履行义务所造成的后果迅速地和輕易地推到我們身上，推到印度尼西亞的身上！

這話听來很刺激。但是我不能不這樣說。我不能掩蓋事實的真象。對萬隆事件、望加錫事件和安汶事件，荷蘭政府和大部分荷蘭人民感到遺憾，我是知道的。印度尼西亞政府極力要在各地區醫治經歷過數年鬥爭後所留下的創傷，但是由於荷蘭政府管轄下的分子的干擾，以致這方面的工作更加困難，對於這一點，他們也是感到遺憾的。這些我都知道，許多人也都了解。但是為什麼荷蘭政府不制止在他們管轄下的一小撮不能適應新形勢的人破壞整個局面、擾亂印度尼西亞治安和給印度尼西亞製造困難呢？印度尼西亞的情況本來就夠複雜了，造成這種複雜情況的原因之一就是荷蘭政府將近五年來施行的暴力政策。

這些事件使多少印度尼西亞人喪失了生命啊！這些事件給印度尼西亞帶來多麼大的物質財富的損失啊！這些事件的後果給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信任心帶來多麼大的損失啊！這些事件動搖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對於荷蘭的忠實合作的真誠信念。然而，好吧，讓我們把那些事件當作過渡的問題看，把它當作即將過去的事情看。我們等待它的根子——荷蘭統轄下的武裝部隊從印度尼西亞的土地上拔掉。

但是，在我們所面臨的治安方面的困難中還存在其他原因！這些原因就是同趨向穩定的國家機器和不盡完善或根本就不完善的國家機器相對立的、充滿着矛盾的、互相仇視和充滿着復仇情緒的狀況以及那種不習慣於穩定生活的社會力量。這些因素都是多年來的全面鬥爭的後果。

誠然，正是這一鬥爭引起了這些情緒和狀況的產生！自從我們在1945年宣布印度尼西亞獨立以來，我們不斷地向荷蘭以及全

世界提出，要使印度尼西亞能够迅速进行建設，并为印度尼西亞与荷蘭之間的友好創造良好条件，唯一的道路就是承認我們的独立。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們曾經千百次地声明荷蘭所采取的暴力政策不会导致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解决。我們不厭其煩地提出了我們的看法，因为我們向来了解，荷蘭的暴力政策必然会得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广泛、堅韌和長期的武力行动的答复。到头来，荷蘭將會承認它的暴力政策失敗。一旦这个时候到来——認識到暴力政策失敗——那末正如我們一貫的看法一样，荷蘭就会承認我們的独立。但是，这个長期和激烈的斗争，这个只有“仇恨敌人和消灭敌人”一个口号的斗争，必然会引起上述的情緒和狀況。克服上述情緒和狀況而使其恢复正常是需要相当時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在1945年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議，1946、1947、1948和1949年也同样陸續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議。这不是因為我們胆怯！我們提出这种建議的原因是我們相信排除双方無限期的暴力阶段——最后終究是要承認暴力路綫的失敗的——將會帶來最大的保證，使問題获得解决，并为印度尼西亞的建設和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的合作提供巩固的基础。

但是，历史的道路是和我們的願望与祈求相反的。历史的道路是用血鋪成的。荷蘭选择了暴力政策，而只是經過長期斗争确鑿証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以后才导致政权的移交！

因此，在移交政权的时候，我們所面临的狀況存在着两种困难。一、荷蘭人掌握下的武装部队；二、長期独立斗争所遗留的社会狀況，即存在着合作派与不合作派的激烈对抗，存在着联邦派与統一派的尖銳对立，存在着双重政府的狀況，存在着荷蘭暴力政策所造成的强烈反荷情緒，存在着由于反抗荷蘭的侵略而不得不采取焦土政策以致造成經濟資源枯竭的狀況，存在着千万青年由于

長期流浪和戰鬥竟致習以為常的狀況，存在着由於喪失了房屋和財產而懷着仇恨的數百萬人民！

為了應付上述種種困難，所以在我們祖國絕大部分地區，在移交政權時設立了軍事政府。軍事政府是一種臨時措施，它不是永遠存在的。它只是為了保證國家機器能夠迅速行動。一旦非常狀態成為過去它就要取消。因為，實質上軍事政府是把行政、社會、政治等等情況的考慮擺在次要地位，擺在服從於軍事的地位。軍事政府只是在非常狀態下，只是在真正沒有其他辦法可以保障國家安全的時候才設立的。

所以我們逐步地看到了軍事政府的取消，而代之以民政政府。軍事政府取消以後，地方政府、警察、社會和財經部門的領導者就可以放手去解決社會問題。而軍事領導人就能夠集中力量加強武裝部隊，而在这方面是需要我們更大的關懷和努力的。

但是有一部分問題需要先用軍事行動解決，或者至少需要在採用政治或社會途徑解決問題之前先採取軍事手段為之創造條件。例如武裝匪徒的問題。這些武裝組織的建立最初可能是為了反抗荷蘭，但後來卻背棄了它原先的目標，到現在已變成與國家法律相對抗的、企圖達到其政治目的的某一方面的工具；或者是那些已經成為單純為了盜竊、搶劫、掠奪的匪徒。如果可能，是應該用軍事行動去解除這些匪徒的武裝的，必要時也應該用軍事行動去消滅他們。我們的獨立已經獲得全世界的承認。在一個有秩序的家裡，只能有一個而不是兩個或三個武裝部隊。在武裝部隊以外不能允許有武裝匪徒。他們不能被認為是愛國者，因為他們的行動和所作所為是危害我們的國家的。他們的武裝行動應該用軍事手段去對付！

荷蘭武裝部隊執行的任務結束後，我們的國家武裝部隊當然

應該散布到整个印度尼西亞去。我們祖國的每一片土地都應該由我們的武裝部隊駐守。在爪哇和蘇門答臘島，派遣武裝部隊的工作沒有遇到困難，因為我們多數的部隊在移交政權前很久就駐紮在荷蘭軍隊佔領地區的附近。

在加里曼丹，一般也沒有發生軍隊進駐的困難。不錯，在西加里曼丹曾聽到過有少數人表示不滿，他們是靠荷蘭刺刀盤踞在那裡的。但是這一小撮人的叫囂立即被迎接國防軍進駐的人民歡呼聲所淹沒了。

我們所遇到的巨大困難是在東印度尼西亞。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東印度尼西亞困難的原因，那末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結論：這是由於在荷蘭政策下扶持和培植了一些勢力來反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獨立革命，他們把東印度尼西亞當作他們的堡壘和基地；同時，荷蘭方面，至少是荷蘭某些人顯然在策劃在移交政權以後仍然保持這一基地。

根據協定，移交政權以後，荷印軍不可以有任何活動，然而，特別是在東印度尼西亞，有一些荷印軍的成員竟然提出若干政治的和軍事的要求。根據協定，荷蘭的軍事領導人應該對荷印軍的一切行為負責，但是東印度尼西亞的事件發生了。我們雖然曾經提請荷蘭軍事領導人加以注意，但是他們卻沒有及時地認真採取措施。

所以在某個時期里發生了一件怪事，我們這個國家的某某地方政府在一部分軍隊的支持下居然拒絕國家的軍隊進駐該地，這一部分軍隊歸荷蘭政府負責遣散，而其遣散費則由印度尼西亞政府負責。而正當荷蘭統轄下的這一部分軍隊拿起武器造反、勒索以達到自己目的的時候，荷蘭的軍事領導人竟沒有採取任何認真的、有效的行動！難道還能找到像這樣奇怪的事情嗎？

同样地，正当荷蘭統轄下的一部分軍隊在安汶公然違反紀律而亂搞一頓的時候，荷蘭政府和荷蘭的軍事領導人曾經採取過什麼行動嗎？

我知道，荷蘭政府一向不否認他們有責任保證他們統轄的武裝部隊必須遵守紀律。但是，從萬隆事件、望加錫事件和安汶事件中，我們哪里能看到荷蘭方面履行這種義務的誠意呢？由於荷蘭方面沒有誠意或者是沒有能力履行義務，所以有許多印度尼西亞人死亡了，許多人的房屋被焚毀了，許多人從此陷入苦難的境地了。是的，這些事件是有必要在一定時期里提出來控訴的。因為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認為這些事件是極端不公正的！

現在讓我們談談移交政權後在軍事上的第二個問題：

取消荷蘭的軍事機器。

一直到移交政權時為止，荷蘭在我們這裡所擁有的軍事力量有陸軍、海軍和空軍。取消荷蘭海軍和空軍的協議已經或者正在沒有發生什麼重大困難的情況下執行。

但是陸軍問題就不同了！執行撤退荷蘭陸軍的協議產生了許多重大問題。這些問題使我們付出了許多人力、經費、物資和生命。事實上，這些人力、經費、物資和生命是恢復我們印度尼西亞的正常狀態所迫切需要的。確實，圍繞着荷蘭陸軍產生的困難已經推遲了印度尼西亞的全面發展！

荷蘭的陸軍是由荷蘭皇家陸軍和荷印陸軍兩種軍隊組成的。

荷蘭皇家陸軍是荷蘭直接從其本土派遣來強迫印度尼西亞人民解決印荷之間的爭端的。在問題解決之後，儘管解決的方法與荷蘭派遣皇家陸軍到印度尼西亞時所想像的不同，但荷蘭皇家陸軍的成員還是開始撤回荷蘭了。雖然撤离的速度還要看船隻的準備情況如何，但是跡象表明，在不久的將來，荷蘭皇家陸軍就要全

部撤离印度尼西亚海岸了。

荷蘭陆軍的第二部分是荷印陆軍。荷印陆軍鮮明地显示出它是移交政权前荷蘭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机构。因为，它在印度尼西亚生了根，它的一大部分成员是印度尼西亚人，但是领导人却几乎百分之百是荷蘭人。它的軍費是从荷印政府的預算中支出的，但是它的使用却是受荷蘭政府的政策支配的，归根到底就是根据荷蘭国会，根据荷蘭人的意願来支配的。它完全是维护荷蘭利益的工具。当它，这支荷印陆軍，被命令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战的时候，这道命令并不是根据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意願。荷印陆軍的軍費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預算，然而它接受的命令却是根据荷蘭国会的決議！

荷印陆軍从一开始就成为問題！在談判移交政权的时候，一个急待解决的困难問題就是在移交政权后怎样处理荷印陆軍。荷印陆軍的絕大多数成员是我們印度尼西亚人。但是他们却經常地充当维护殖民統治利益的工具。最后这个問題获得了協議，荷蘭政府將在六个月的期限內解散荷印陆軍，荷蘭政府在解散期間內对这支軍隊的一切行动負全部责任；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將要把荷印陆軍中的印度尼西亚人吸收到我們的軍隊中并担負解散期間內荷印陆軍的軍費。

确实，在解决这个問題上，印度尼西亚采取了寬宏大量和眼光远大的态度。因为印度尼西亚相信，寬大的态度將会促使荷印陆軍的問題更容易迅速解决。但是，一个困难紧接着一个困难，一个困难未了一个困难又产生，甚至于在今年7月26日以后，即荷印陆軍正式宣布解散以后，仍然存在着与荷印陆軍有关的尚未解决的問題。

解散荷印陆軍的困难原因在哪里呢？如果我們回溯过去，追

究这些困难的原因，我們就不得不举出这样兩項原因：第一是荷印陸軍中的荷蘭軍官不願意誠心地和切实地执行在海牙所达成的協議；第二是四年来荷蘭的挑撥性宣傳在荷印陸軍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亞籍成員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荷蘭挑撥性宣傳的深远的影响使得他們輕易被人唆使。某些人唆使他們置身于新局势之外，他們在失望和进退兩难的心情下被某些人唆使而行动起来。这些挑撥和唆使一部分是来自荷印陸軍的荷蘭人，一部分是来自印度尼西亞人。

这些情况足以使我們了解为什么万隆事件能够發生，为什么望加錫騷动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爆發，为什么安汶叛变会产生，为什么荷蘭的軍事领导人經常采取那么軟弱的态度！然而，我們是否就应该满足于了解而已呢？我們了解这些令人痛心事件的全部原因，但是，我必須坦白地說，我們感到極端遺憾，我們要提出严正的控訴！因为我們深信，如果荷蘭的軍事领导方面采取更坚决和更强硬的态度，采取更符合于圓桌會議協定的内容和精神的态度，那末这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真主庇佑，在荷印陸軍中也有許多印度尼西亞人不願意誤入歧途。尽管許多錯誤的流言蜚語在傳播，荷印陸軍中还是有許多印度尼西亞人擺脫了那些錯誤情报的影响！他們自願地参加了我們的国防軍，証明了他們能够适应我們祖国所处的新地位。他們在我們的軍隊中成为非常宝貴的力量，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为我們共同的祖国采取了許多有益的行动。他們之中还有一些人为了我們的国家，为了我們祖国的荣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10月5日这一天，他們和我們一起庆祝我們的建軍节。我对他們致以衷心的敬意。

現在，几乎全部荷蘭皇家陸軍已經撤离我們的祖国了，荷印陸

軍也已經正式撤消了。因此，自从移交政权以来，我們所面临的撤走和解散荷蘭統轄的軍隊这一严重問題快要結束了。在怀着輕松和喜悅心情的同时，我們依然感到遺憾，因为伴随着这个撤消工作的进展而来的是許多令人痛心的事件。事实上，只要荷蘭政府和荷蘭的軍事领导人認識到他們的义务，那些事件都是可以避免的。

現在讓我們来談一談去年我們在軍事方面所遇到的第三个問題。那就是**改組机构、加强实力和提高我們武装部队的水平**以便适应新的形势。

我們的武装部队是正当荷蘭向我們执行暴力政策的时期建立和壯大起来的。很自然地，当时我們武装部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抵抗荷蘭的軍事进攻。我們武装部队的实力、編制、訓練和部署，一切都必須以能够發揮最大的力量抵抗荷蘭的暴力为准则。在移交政权之前，在我們抵抗荷蘭斗争的最后阶段中，我們的斗争形式是人民的战争。所以，我們的武装部队的編制也自然地适应了这种斗争形式，即适应于人民的战争的形式。其次，由于这种发展的結果，我們当时的武装部队的重点很自然地摆在發展陆軍方面。这支陆軍适合于游击战争。他們是由許多小單位組成的，像飞燕那样行动敏捷，像鷓鴣那样可以迅速化整为零。此外，我們的军队还有其他的組織，它們的任务是組織乡村和山区的人民支援军队，發动乡村和山区人民的力量抵抗荷蘭。

移交政权意味着荷蘭武装部队的軍事威胁已經結束，接着，我們的武装力量將要在我們的祖国全部土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担負起軍事任务。这意味着我們的武装部队具有和移交政权前不同的目标，应该具备新的条件，具备新的性質。

因此，兄弟們，我看到了展示在我眼前的、等待着我們武装部队中的青年去进行的工作，这是何等广泛、巨大和重要的工作啊！

这些工作就是要求我們武裝部队的青年們把我們的陸軍、海軍和空軍發展到和我們祖國的遼闊和它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相适应！展示在我眼前的这些工作何等地加强了我們的理想和想像啊！这个工作需要我們千千万万的印度尼西亞青年的努力，需要他們几年甚至几十年在国防上貢獻全部力量和技术！

因此，切不要自滿！自滿就是退步！不錯，截至目前为止，我們的武裝部队所取得的成就是足以使我們感到愉快的。但是，我們武裝部队的青年，切不要产生那种自滿情緒。如果考虑到印度尼西亞土地的遼闊，印度尼西亞地理位置的重要，印度尼西亞資源的丰富，我們就会感到我們現有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是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的十分之一！

我們是可以感到快慰的。例如我們的空軍自从荷蘭發動第二次軍事行动以来，好久沒有机会在我們的上空飞行。現在，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們的飞机已經在印度尼西亞的上空翱翔了。但是在那前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空軍一直是在我們的友邦緬甸保持飞行的。

移交政权以后，我們的空軍在获得充分关怀的条件下，細心周密地和逐步地重新建立起来了。在飞行問題上，我們不可以倉促行事，一切都必須根据周密的計劃細心謹慎地进行。無論在國內或国外，我們的青年每天都在認真地鍛煉，随时准备迎接即將来临的任务，保衛我們祖國的領空。在去年若干次的空战中，我們的空軍已經對我們的祖国和民族作出了貢獻。

对的，我們可以感到高兴。在去年一年中，我們的海軍获得了迅速的發展。在移交政权之前，我們的海軍曾經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参加保衛国家独立的斗争：有的冲破封鎖，有的配合陸軍作战，有的采取別种方法参加战斗。但是，只有在荷蘭移交政权之

后，工作的範圍才算是真正地扩大起来。环绕着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在等待着印度尼西亚的男兒們去保衛它。这个工作範圍真是广闊！在我們还没有使得我們海軍的实力和水平跟我們海洋的广闊和地位的重要相适应以前，我們將不只是需要几年的努力，而是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真主庇佑，我們青年的精神是好的。他們不停地工作，不断地鍛煉。在去年若干次的海战中，我們海軍已經显示了它的本領。这一切都使得我們对將來满怀信心。

陸軍呢？在去年一年中，我們的陸軍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一支服裝破爛，長年日以繼夜进行全面和激烈游击战争的軍队，从到处执行焦土政策，随时使得荷蘭不可能采取任何办法进行經濟建設的一支軍队，在一轉眼間改变了任务，成为在全部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維持治安、保护財富、保护生命和保証經濟建設的一支軍队！这样的轉变，当然是不能像耍把戏似地进行的。这种变革需要进行巨大的改組工作，需要在精神上和技术上进行整訓工作。这种工作的进行，如同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受到荷蘭一部分軍队的侵扰而加重了困难。而且在去年一整年中，还采取了軍事行动对付那些似乎是丧失了原則而只懂得追求私人利益的武裝集团，对付那些为某一迷失了方向的政治派别所武裝起来的集团。真主庇佑，尽管这样，我們的陸軍还是做到了逐步进行改革，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当然，應該使軍队的实力与新的形势相适应。每一个人都能了解我們是不可能繼續保持游击战争时期那样龐大的武裝部队的。在每一个国家，一場巨大的斗争結束之后，都是这样的。在我們的祖国也应该这样。新形势到来以后，成千上万保衛国家独立的战士为了服务祖国和建設国家要离开武裝部队而在其他方面找寻工作。每一位印度尼西亚的男兒除了武裝部队以外，在任何崗

位上，只要他們願意，都應該是能夠為祖國貢獻出力量的。

為保衛國家獨立而鬥爭的人是有權利受到社會的尊敬並找到工作崗位的！難道他們不是曾經為了祖國而遭受犧牲嗎？所以，我要求社會上各階層幫助政府解決這個問題。兄弟們，切不要忘記這是印度尼西亞民族的光榮的問題，是對我們的殘廢軍人的待遇問題，對我們的為了祖國和民族獨立而犧牲了生命的英雄們的家屬光榮地給予援助的問題！不要放棄這個光榮的任務！

這些就是我們努力適應新形勢的問題。但是還有一件事是我應該在這裡提出的。在過去一年這一段迅速發展的時期中，正同每一個組織內部的情況一樣，我們的光榮的武裝部隊已經被一些不應該允許留在裡面的分子鑽進來了。去年，武裝部隊一直在進行清洗那些壞分子的工作，今後只要查出我們的武裝部隊里還有那種壞分子，就一定要繼續清洗。

是的，在去年一年，我們在各方面都作了不懈的努力！去年我們在武裝部隊里還有什麼工作沒有進行嗎？我們進行了整編、教育、復員和甄審工作，甚至还進行了軍事行動！去年是真正進行全面建設的一年！

不僅僅過去一年應該如此！不！我們將繼續建設，繼續組織，繼續創造！從適應我們國家和祖國的地位來說，在建立陸軍、海軍和空軍方面，我們只是處於開始的階段！如果我們能夠繼續保持這樣好的工作精神，如果我們能夠繼續保持這種改正錯誤的自覺性，祈求至高無上的真主賜福，我們將能夠獲得為整個印度尼西亞民族所引以自豪的成績！

繁重的工作在等待著我們！用戰士的烈火般的精神去迎接那些工作吧！去年是武裝部隊的過渡的一年，是在組織工作上和裝備問題上過渡的一年，同時也是武裝部隊的精神過渡的一年。從

前我們的人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和特殊任务：反抗荷蘭，損害荷蘭，打击荷蘭；現在在我們的武裝部队中，青年們又担負了一項繁重的任务，他們必須保證印度尼西亞共和国全部国土上的每一个居民的生命财产在紅白旗下获得保障，不論他們是印度尼西亞人，是中国人，是荷蘭人或是其他国籍居民，不論他們是老，是少，是貧或是富。

軍官們和战士們！正当荷蘭用武裝暴力企圖阻擋紅白旗在印度尼西亞上空飄揚的时候，正是你們用武器維護了紅白旗的飄揚。你們忍受一切痛苦，用你們的鮮血保衛了紅白旗！現在，除了伊里安以外，紅白旗已經在印度尼西亞的整个領空到处飄揚了。努力使西伊里安在今年內回到祖國的怀抱是我們全体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責任。但是保證紅白旗永远成为每一个居民的安全标志，这一責任也在你們身上！

从今天开始我們武裝部队的建立进入了第六年。第五年是过渡的一年，希望第六年成为印度尼西亞武裝部队真正建設开始的一年。用最完善的方式把我們的武裝部队建設起来吧！建設我們的武裝部队應該記住这样一条原則：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保衛印度尼西亞的国防。除武裝部队之外，我們还应该建立一种国防制度，把人民很好地組織起来准备参加保衛祖國的斗争。武裝部队在过去五年中积累的經驗應該运用到今后的建設中去，但是，在进行建設中，我們的思想應該不受已有經驗的束縛！千万不能这样！我們應該向前看，好像神鷹一样高高地飞翔于天空，我們應該具备适应于未来时代要求的現代理想主义和現代现实主义的精神。

我知道，各种各样的困难阻攔着你們的道路，但是，我再說一遍，我相信本着五年来建立武裝部队的精神，我們的武裝部队会經得起那即將到来的考驗的。

在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獨立斗爭史中，武裝部隊具有光榮的地位。現在印度尼西亞民族的国家一天比一天穩定，民主越來越澈底，團結一天比一天鞏固，人民不斷地進步。獨立斗爭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建設的時代已臨近我們的大門。在斗爭的環境里不惜流血犧牲的人民，在建設的環境里也一定不會吝惜流汗。準備好吧！武裝部隊的所有成員們！在建設的環境里站穩你們光榮的崗位吧，站穩你們榮譽的崗位吧！





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独立六周年 庆祝大会上向全国人民發表的演講

1951年8月17日

国会議長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从沙璜到馬老奇的全体印度尼西亞人民：

国会議長剛才發表的演說使我們心中充滿了感激，并且加强了我們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繼續斗争的勇气。

真的，今天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第六次庆祝印度尼西亞宣布独立的节日。馬上就要宣讀独立宣言，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民將要第七次听到宣言的有力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詞句。

但是，今天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情况和过去是多么不同啊！讓我們回忆一下并且指出这些不同的地方。

印度尼西亞独立宣言在雅加达發表的时候，法西斯国家在民主国家的攻击下已經崩潰，世界历史正处于十字路口。在1945年8月17日，事情已經非常明显，奉命恢复荷蘭殖民統治的东南亚盟軍总司令部即將开始执行自己的任务。虽然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們仍然毫無恐惧地宣布了独立。我們勇敢地宣布：“我們自

由了，我們決不向殖民主義的枷鎖屈服。”因此，非常明顯，我們宣布獨立的時候，是拿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身體和靈魂作孤注一擲的，印度尼西亞國家要末存在，要末滅亡。我們本能地完全了解，宣布獨立以後，馬上就會有一段困難和危險的時期，這段時期會充滿着苦痛和犧牲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了解，考驗我們的時候是真正地來到了。

1946年8月17日慶祝獨立一周年的時候，我們正處在考驗時期里。第一周年紀念日是在“荷格·維盧韋”會議結束後在日惹慶祝的。這次會議是在阿奇波德·克拉克·凱爾爵士的斡旋下，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會議結果失敗了。於是，大炮和來福槍，手榴彈和竹槍就在還處在荷蘭人手里的雅加達和泗水市內和郊區接着進行“討論”了。不久以後，林芽椰蒂會議在基勒恩爵士的斡旋下召開了。……

但是1947年8月17日我們在日惹慶祝獨立第二周年的時候，顯然荷蘭人已經撕毀了1947年3月25日就在我們今天集會的这个宮殿簽訂的林芽椰蒂協定；在1947年7月21日，荷蘭人開始了第一次軍事行動，他們的軍隊擁有坦克、大炮、炸彈和炸藥等裝備，向我們共和國的東爪哇、中爪哇北部、西爪哇、南蘇門答臘和東蘇門答臘等地區發動進攻。

1948年8月17日，當我們在日惹慶祝宣布獨立三周年紀念日的時候，會議正在卡利烏朗進行。這次會議在開始時得到聯合國調解委員會的幫助，後來又由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委員會居間斡旋，這次會議是1948年1月17日簽訂“倫維爾”協定的會議的繼續。

顯然，當時阻撓達成協議的原因是雙方的立場不同；荷蘭人提出要經過一個過渡階段以後，才給我們獨立，而在這個茫茫無定期的過渡階段里，主權仍然全部留在荷蘭人手里；我們當然不能同意

这种荒謬的說法。在这时候，荷蘭人自認為处在优势地位，原因是他們当时已經完全准备好要建立一套仅仅包括“联邦国家”形式的新的行政机构，而把共和国排斥在外。可是隔不多久——对我们來說，就好像还是昨天發生的事一样——离独立三周年紀念日还不到一个月，我們遭到了暗算，爆發了“茉莉芬的叛乱”，但是，感贊真主！我們終于扑灭了这场大火。

可是，当我们还没有从茉莉芬叛乱所受的創伤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同年12月19日，荷蘭人又發动了第二次軍事行动，日惹遭到了襲击，整个共和国的土地除了一些山区要塞和亞齐以外，都被占領了，国家的領袖被迫四处分散，人民处在暴政的統治之下，荷蘭人陰謀从地球上消灭我們的国旗，我也被迫前往巴拉巴特和邦加島。

但是，正如我曾經說过的，偉大的神灵是另有安排的。由于我們在戰場上以及在外交战綫上进行了全面的斗争，形势有了轉变：1949年8月17日独立四周年紀念日是以国家規定的仪式庆祝的——不是在叢林里，不是在荒野中，而是在日惹州的首府庆祝的，当时还有几位外国代表参加。

事实証明，我們为抵抗荷蘭的第二次軍事行动而进行的全面游击战不是徒劳的。联合国兩次前来調停，一次在1949年1月28日，后来一次在3月23日。亞洲国家在新德里會議上給了我們支持。正如我曾經說过的，“在日惹要塞上爆炸的炸彈，引起了震动世界道义的一系列的爆炸。”1949年7月6日，共和国政府在日惹恢复了。以后不久，印度尼西亚邦际會議召开了；1949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海牙出席圓桌會議，要求荷蘭履行自己的諾言，給予我們“真正的、完整的和無条件的”主权。

整整一年以前——1950年8月17日——，我同你們大家一

起站在独立宫的台阶上，庆祝独立五周年纪念日，这是自从宣布独立以来第一次在雅加达举行庆祝。随后，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相继承认我国。1950年8月17日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们把1949年12月27日以来所实行的联邦制度送进了坟墓，因为这种联邦制度同几十年来我们心中所怀抱的国家理想不符合——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和敌对的。在最初的时候，还有人认为在制宪议会成立以前还可以维持联邦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当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许多在共和国以外的联邦成员，就通过自发的强有力的运动表示要求废除联邦制度，恢复单一化的国家。谁能够阻挠人民的意志呢？人民的压力是这样强大，这样像暴风雨一般，而且是出自这样纯洁、这样高贵、这样忠实、这样诚挚的情感，所以在1950年3月9日，这些联邦成员国家以及中爪哇、东爪哇、马都拉、巴东、沙璜和巴松丹等地区都正式宣布并入共和国；3月24日，雅加达、南苏门答腊和东加里曼丹也宣布并入；到1950年4月4日，万耶、大达雅克、加里曼丹东南部、柯塔瓦灵银、邦加、勿里洞、廖岛等地也都宣布并入共和国。

所以，到4月5日，联邦制度几乎完全崩溃了。在那个时候，国家还分裂为三部分：共和国本身、东印度尼西亚和东苏门答腊。统一的工作在积极进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它得到东印度尼西亚和东苏门答腊所授予的全权）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进行了谈判，结果达成协议，决定恢复1945年独立宣言中所规定的政府形式；在一年以前的8月17日，一个单一化的国家成立了。我们为了建立这个单一化的国家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作出了在历史上极少先例的重大牺牲。因此，由于单一化国家的成立，独立宣言不再在联邦制的情况下宣读了。

至大的真主在43年前唤醒了我们，在六年以前赋予了我们灵

感使我們宣布國家的獨立，他在我們受苦受難和流血犧牲的時候一直引導和庇佑着我們，使我們能夠維護我們的獨立。

的確，真主至大。讓我們回憶一下我們接收主權以後的命運。這段期間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簡直超過了那班不能了解歷史進程的人的想像。就是這個經常被稱為“世界上最柔順的人民”、“世界上最馴服的人民”（這就是說容易指揮的人民）的印度尼西亞人民，他們不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推倒了荷蘭人用盡他們的智慧和技巧所計劃、建立和維持的聯邦制政府，把它扔到垃圾堆里，而且在接收主權以後這段時間內能夠經得起那些不高兴或者不甘心交出主權的人、那些不高兴或者不甘心他們所喜愛的聯邦制被廢除的人不斷的打擊。我所指的打擊究竟是什麼呢？韋斯特靈的冒險活動是一次打擊，安狄·阿席斯所採取的行動是一次打擊，第二次望加錫事變是一次打擊，蘇莫基爾的叛亂和他的“南摩鹿加共和國”也是一次打擊。但是感謝真主的恩賜，我們有力量擊敗這些打擊，並且把它們看成是屬於垂死的世界殖民主義的最後掙扎。

我在去年8月17日的演說里，已經詳細地談到韋斯特靈的冒險活動、安狄·阿席斯所採取的行動以及第二次望加錫事變的經過。韋斯特靈已經在一個荷蘭飛行員的幫助下逃走了；蘇莫基爾失蹤了，沒有人曉得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安狄·阿席斯現在正聽候審訊；另一個人也即將提交審判，這個人就是蘇丹·阿卜杜勒·哈密德。這些事其實都是用不着再多提的。我只是要補充一些關於“南摩鹿加共和國”的情況。蘇莫基爾在望加錫進行反對單一化國家的煽動活動，從而使阿席斯得以在發動叛亂以後，就乘一架荷蘭飛機前往萬鴉老了。但是米那哈沙的人民並不願意走進他的圈套，蘇莫基爾於是就乘這一架荷蘭飛機飛到安汶。在那里，他煽動了2,000名荷蘭軍隊的士兵進行叛亂。“南摩鹿加共和國”宣布成

立，这个共和国無論同印度尼西亞联邦共和国，或是同东苏門答臘联邦都毫無联系。你們还会記得以賴孟納博士为首的代表团曾經企圖說服他們，使他們的腦子清醒过来，可是失敗了；安汶的一些公民也組織了一个和平代表团同他們进行談判，結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我們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是充分尊重联邦的，对当时处在南摩鹿加共和国暴政下的南摩鹿加居民的安全是負有責任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們还能保持緘默嗎？德列斯博士对这个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执政的人有我們自己的看法。我們努力了几个月，想尽办法要同叛乱分子进行談判，可是毫無結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沒有别的办法，只好使用武力，我們命令陸軍、海軍和空軍鎮压叛乱。1950年7月，我們光复了布魯島和西蘭島，9月底开始在安汶登陸，1950年11月3日，国旗已在安汶城上空飄揚了。

事实上，“南摩鹿加共和国”問題是荷蘭人在解决他們的荷屬东印度皇家軍隊問題时所采取的态度造成的兩個問題之一。虽然荷屬东印度皇家軍隊已經在1950年7月26日正式解散，但是这两个問題依然沒有解决。第一个問題是原在荷屬东印度軍隊中服务后来被遣散的印度尼西亞人的問題，荷蘭人把这些人編入荷蘭軍隊。第二个問題是南摩鹿加的叛变問題。

我們認為荷屬东印度軍隊里的人临时編入荷蘭軍隊的問題是一个悲剧。难道它不是一个悲剧？他們是印度尼西亞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不能摆脱在我国新的环境中已經不存在的那些势力和思想方式。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嗎？他們終于茫然地被运到外国去了，被运到荷蘭去了。是的，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最初荷蘭軍隊統帥部采取比較符合他們签过字的协定的方式和方針来处理荷屬东印度軍隊的問題，我們相信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印度尼西亞

政府和印度尼西亞国防軍事先曾尽力避免悲劇的發生，但是它們被荷蘭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和他們所抱的目的所阻止了。

對於南摩鹿加問題——或者說得更加明確些，荷屬東印度軍隊的人員在安汶一帶所發動的叛變——我們在一開始就採取寬大和冷靜的態度，希望那些領導叛變的人會認識到自己是走錯了道路，他們走上這條道路顯然是受了誘惑，以為國外的某些人會來幫助他們。但是事實證明這種希望是徒然的，最後終於發生了流血事件。

我為在這次戰鬥中犧牲的我軍戰士們默哀。他們為我國主權獻出了生命，他們為維護國家的統一而作出了最大的犧牲，他們把安汶一帶的人民從實行極端殘暴的恐怖統治的勢力下解放了出來。不僅是我為他們默哀，南摩鹿加的我國人民對他們的感激和尊敬也無可辯駁地證明，人們對他們為之犧牲的事業有深刻的認識。

經過數度延期之後，駐印度尼西亞的荷蘭軍隊總部終於在今年5月3日撤消了。從那一天起，撤消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軍事機構的事就已經成了定局。你可以体会到這件事在我國歷史上的意義。幾百年來，從蘇丹·阿貢·漢約克羅古蘇莫以前的時代直到現在，在印度尼西亞（西伊里安除外）沒有外國軍隊，這還是第一次。自從1610年荷蘭任命彼得·波特為總督以來，我們祖國（除了東部）的神聖土地上還是第一次沒有外國軍隊。

我回想起我們過去的战斗，我想起我們的游擊隊、我們的焦土政策、我們的鄉村化為灰燼、我們的青年死亡或者殘廢、我們的婦女變成寡婦、兒童變成孤兒，1949年12月27日主權移交給我們以前我國人民所遭遇的苦難——這一切都是為了把外國軍隊從我們神聖的土地上掃除出去。請神聖的真主為我國人民的犧牲祝福吧，請真主為我們的斗争祝福，把我們的祖國變成一個繁榮幸福的

国家吧。

我回想起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委员会给我们的帮助，这个委员会的任务随着1951年5月3日荷兰军队总部的撤销而告结束。我们深深感激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每当我们遭遇到困难或者可能会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它总是帮助我们避免在生命和财产方面遭受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来怀念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委员会。荷兰军队的问题解决得很缓慢，但是这不能怪这个委员会。

当我们在海牙签订协定的时候，我们迫切希望荷兰军队于最短时期内完成撤退工作，因为我国人民在荷兰军队的手中已经吃了不少苦头。“圆桌会议”具体规定的时间是六个月。但是我们虽然由于知道荷兰军队总部的困难而表现了耐心和谅解精神，这个希望还是没有实现。看来荷兰人的疑心病和特权思想是太重了，太迷恋于已经过去的黄金时代了，所以总是不能毫无阻碍地解决问题。刚才我已经说过，荷兰军队直到1951年6月才撤退。这不是拖延了一两个月，而是拖延了11个月之久。

荷兰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获得解决。现在在印度尼西亚进行骚乱活动的流寇手里的武器有一部分原来是荷兰军队的。荷兰军队在撤退的时候，他们的武器有一部分换了主人，到了这些流寇手里。

关于荷兰军队撤退的事情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谈谈一般的形势。哈达内阁面临我上面谈到的那种情况，开始执行任务，设法把殖民地政权改变为民族的政权。正像我所指出的，它所遇到的困难是多么重大！虽然如此，这项工作还是蓬勃地向前进展。当我们在去年庆祝独立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的祖国又成为完全符合国家主权的定义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仅仅七个半月的时间

里，即从 1949 年 12 月 27 日移交主权的时候起到 1950 年 8 月 17 日为止，哈达內閣总共实施了 36 項法律（其中包括一般法和紧急法）、24 項政府法令和条例、395 項总统命令，而內閣至少召开了 45 次會議。

再过一会儿，我們要第六次傾听宣讀独立宣言，这表示重新获得統一的國家的第一年已告結束。但是就在我国重新获得統一的第一年，我們在国务方面就已經遭到一些使我們非常失望的事，因为荷蘭人拒絕把伊里安归还給我們。

我又要在这个宮的台阶上談談伊里安問題了。在举行“圓桌會議”以前，荷蘭正式向我們保證，說他們將移交給我們真正的、完整的、無条件的主权。在主权移交書中，荷蘭写明他們將“把主权移交給印度尼西亞”。請注意：主权的移交必須是“完整的”，而且移交書中写明主权將移交給“印度尼西亞”。但是很明显，“完整”意味着“不完整”，因为他們保留了伊里安，而“印度尼西亞”也不成其为“印度尼西亞”，因为原来的印度尼西亞是包括連伊里安在內的以前的荷屬东印度群島的全部的。我本人以及从沙璜到馬老奇的 7,500 万印度尼西亞人民，对荷蘭这样可笑地解釋“完整”这个字和“印度尼西亞”这个名詞，感到非常遺憾，他們是企圖把這兩個字的意义弄成和任何不想故意曲解字义的人所了解的不同的东西。

我知道在“圓桌會議”上我們曾同意西伊里安保持現狀，但是我們是根据在一年內完成对伊里安地位的进一步討論这一条款才同意的。我們同意保持現狀这一点既不能抹杀主权應該完全移交这一事实，也不能抹杀書面文件証明主权應該完整地移交这个事实，也不能抹杀書面文件証明主权必須移交給印度尼西亞这个事实。但結果怎样呢？尽管我們在 1950 年 12 月 4 日海牙召开的伊里安問題會議上采取了和解态度，尽管我們建議，如果荷蘭根据

“完整的主权”的諾言和主权移交証書上“印度尼西亞”这个字的意义而迅速承認我国对西伊里安的主权，我們可以在伊里安方面給予荷蘭一些优惠条件，但是荷蘭还是拒絕了我国 7,500 万人的要求，說他們只准备把西伊里安的主权移交給“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而行政权由荷蘭人掌握，印度尼西亞可以在新几內亞議會会里占有一半席位——天知道这个議會会有些什么权力！

想想看，荷蘭的建議是把西伊里安的主权交給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是呀，几十年来我們一直表示我們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我們一直在为反对殖民奴役而斗争，我們在反对殖民奴役的斗争中作过种种牺牲，我們在反对殖民主义中献出了生命，但是荷蘭却告訴我們說，要把西伊里安的主权交給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这不就是說他們向我們建議，要我們和荷蘭一起把西伊里安当作殖民地来統治？即使黄牛会飞，要我們接受参加对这一地区进行殖民統治的建議也是决不可能的。

我們直截了当地拒絕了关于把西伊里安的主权移交給联邦的建議。伊里安問題會議显然是失敗的。我們的代表团回来了。我們明确地表明，只有在把西伊里安的主权交給我們的前提下，我們才准备繼續談判。因此，自从 1950 年 12 月 27 日以來，荷蘭一直在統治着根据我国宪法是共和国領土一部分的西伊里安，这是沒有取得我們的同意的。在我們看来，他們侵占着我国領土的一部分。他們是占領軍。他們为所欲为的行动不能解釋为友好的行动。既然他們的行动如此，难道我們还应当像一个“友好的伙伴”似地同他們一起留在联邦內嗎？的确，这比黄牛長翅膀更不可能。

因此印荷联邦應該予以廢除，應該予以摧毀。印度尼西亞和荷蘭的关系不应当再被束縛在联邦的框子里。如果我們不是从爭夺西伊里安的角度而是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看，印荷联邦同印度尼

西亞人民的完全独立和完整主权的观点是难以调和的。印荷联邦深深地体现着荷兰以前坚持着的信念——通过建立一个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友好组织的方式来改变荷兰王国。国家特别委员会在仔细研究了“圆桌会议”的结果以及有关印荷联邦的一些问题之后，坚决认为印荷联邦应予废除。根据这些见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决定迅速设法废除印荷联邦。越快越好！在我们对西伊里安的要求方面，我们强调指出，收回西伊里安将肯定地——是的，肯定地——成为全国性的要求。我要坚决地强调说：“印度尼西亚人民！不要让你们对西伊里安的热情消沉下去；不懈地为实现你们的要求而奋斗；继续不断地要求，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誓言：‘从沙璜到马老奇！’”

有些人把我說成是“伊里安問題的煽动者”。我要把这句話牢牢地記在心里。几十年来我始終为祖国而奋斗，把自己变成祖国的奴僕，变成热爱国土的人——就等于一个对印度尼西亚着了迷、为它發了瘋的人——“煽动者”这个形容詞我是接受的，而且要把它看作是我非常重視的光荣。如果历史說我常常彈着伊里安这个曲調，如果將來什么时候我們的村庄和茅舍里的孩子們說：“苏加諾代表印度尼西亚人民，曾經不断地吹着喇叭呼吁收回伊里安。”那末，我——或者我的灵魂——就会回答說：“真主啊，是你創造了一切……”

我要和你們談去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是納席尔內閣的辞职。当时国会里的情况显然要求它辞职，所以从我們的宪法中所体现的民主原則来看，它的辞职并不是一件怪事。但是組織新內閣是很慢的。納席尔內閣是在1951年3月21日辞职的，苏基曼內閣到4月27日即五个星期以后才組成。在那五个星期里，許多工作都擱下来了。在4月27日，等待国会討論的紧急法案不是一兩件而是

27件，另外还有11件法案要擱置下来。而所有这些法案都要經過新內閣研究以后才可以提交国会。浪費的时间是很多的。每一次內閣危机都会影响立法工作。我談这个问题，并不是說我不承認一个內閣只有得到国会的同意才可以工作这一規例。我的唯一目的是想強調指出，以后我們不应当随便制造“閣潮”。尤其是在这样紧急的时候，我願意听从林肯的警言：不要中流換馬。

我們最好不要像法国那样。你們知道从1945年独立以来有多少人担任过部長嗎？从1945年8月17日到今年8月17日，不論是在共和国时期还是联邦时期，曾經担任过部長和現在仍然担任部長的人不下121名，而这121人前后共担任过269次部長。这实际上是由于我們缺乏真正的团結。几十年来，我們一直叫嚷“团結”，但是很明显，我們到現在还没有能真正团結起来。

去年8月17日，我們重新建立了單一的国家。但是我要問：要是我們不能使国家統一，單一的国家有什么用呢？从联邦国家的形式改变为單一国家的形式，实际上只是走了第一步，朝着筹备一套真正效率高的政府机构、把群众的反联邦情緒轉化为建設性和創造性活动这个方向走了第一步。但是，我們看到什么呢？我們打开了門，却裹足不前。去年，我們就發現光是改变政府的形式和結構并不能把我們的国家建設好，我們除了把联邦制改成單一制以外，还应当有团結的精神并且真正团結起来，应当有勤勉工作的精神并且真正勤勉地工作。

我的担任政党領袖的朋友們，我們的国家是以民主原則为基础的。决定政府的結構和政策的是我国人民的願望。因为我們希望并且相信这样做就可以使我們国家的行政机构日趋完善。各政党，更确切一点說，各政党的領袖們，有責任証明这种希望和信念是正确的。政党領導人的才干、謹慎，尤其是責任感，將决定我國民

主制度的前途。民主并不是一个目标，民主也不是一个目的。民主制度只是达到一个目的的基础，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一套符合人民的願望和需要的最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只有走民主道路的領袖能够給国家建立一套符合人民願望和需要的完善的行政机构的时候，民主制度才能得到维护。我希望你們深刻地了解这一点。

剛才我和你們談的事对过去几年来我国历史的进程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历史表明，我們的政治理想有一部分已經实现。印度尼西亚(除了西伊里安以外)已經在一个單一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政权下統一起来。由于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已經参加了联合国。由于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已經为全世界所承認；它在海牙、华盛顿、新德里、馬尼拉、喀喇蚩、巴黎、倫敦、仰光和堪培拉駐有大使；在联合国和东京駐有大使級代表；在开罗、沙特阿拉伯、也門、梵蒂岡、巴格达、喀布尔、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德黑蘭、布魯塞尔和里斯本駐有公使；它同澳大利亞、印度、日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芬蘭、瑞典、西德、挪威、奥地利、法国、瑞士、荷蘭、丹麦和意大利簽訂了貿易协定；从1950年1月以来，它参加过25次国际會議。

除了在对外关系上可以証明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以外，国内情况也可以証明。在国内，我們已經完成把行政机构改造为民族的行政机构的工作；現在，一切行政机构都是由印度尼西亚人掌握，同样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印度尼西亚人决定。的确，在領導艺术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还要繼續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結束。誰敢說我們的斗争已經結束了呢？西伊里安还处在外国的統治之下。印度尼西亚—荷蘭联邦还没有消失。制宪議會还没有成立。地方政府还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不过，尽管如此，我們还是可以在这独立紀念日自豪地說(除非我們是鉄石心腸的人，或者不能体会

真主的慈悲的人)，我們已經實現了我們的初步目標。

所以，我們應當跪下來感贊真主，祈求他賜予我們力量並引導我們，繼續進行已經進行了多年但還沒有結束的鬥爭。我們不但要在領導藝術和行政管理方面繼續進行鬥爭，而且要在為人民謀福利方面繼續進行鬥爭，難道不是這樣嗎？

的確，在改造行政機構（這項工作已大致完成）和改善領導我們的鬥爭的政治機構的同時，內閣一直在不斷地盡力謀求我們所夢想的人民福利。但是，正如在領導藝術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問題一樣，在新的群眾福利工作方面也有許多困難和障礙。的確，福利工作方面的困難大部分是我們過去的鬥爭所造成的，我們必須披荊斬棘，清除我們過去的鬥爭的一些有害的結果；不光是物質上的損失，還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創傷。而我們知道，醫治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創傷要比彌補物質上的損失艱巨得多。

每一次戰爭，不論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發生的，不論是在過去進行的還是在現在進行的，總是要留下一些重大問題，需要國家和它的人民在過正常生活以前加以解決。每一次戰爭不僅造成經濟困難，破壞寶貴的財產和物資，還會留下道德危機，使國家機構在老百姓的眼中貶值。的確，我們過去的鬥爭規模比一次戰爭還大。在我們過去的鬥爭中，居民不得不協同消滅敵人，在必要的时候，不得不破壞國家以及人民自己的財產——破壞他們自己的家園、自己的田地、政府的辦公樓和國家的運輸設備，這是一場大規模地實行焦土政策的總體鬥爭。因此，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困難遠遠超過一次正規戰爭以後通常所產生的困難。

因此，我們現在還不能像我們所一直計劃的那樣，把我們的全部力量用來增進人民的福利，尤其是因為我們的財政拮据，人員缺乏，迫使我們不能採取徹底的辦法一次解決問題，而只好一步一步

地來。

從這一切看來，我們應當了解在創造政治自由和增進人民福利之間存在着時間因素，至於時間的長短那就決定於政府的能力和**工作以及人民的力量。**

我們過去所進行的鬥爭是為我們大家爭取自由，為你們和我們爭取自由。因此，共同承擔那一段鬥爭時期所留下的担子就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為什麼我們當中竟有人企圖推卸這種責任，竟有人在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還沒有克服那種鬥爭帶來的後果的時候，就一心想充分利用目前的困難情況來為自己謀利呢？為什麼我們當中竟有人在我們剛剛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的時候，就利用一種特殊的計策——製造騷亂的計策，來不斷地阻撓政府和人民的工作呢？出自一般的犯罪念頭或者出自個人經濟打算（壞打算）而進行的騷亂活動，正如我以前所指出的，可以看作我們過去的鬥爭的客觀後果。但是，有些騷亂活動是由於某些政治集團主觀上企圖擾亂治安，它們的行動是針對着我們的政治目標的，不論是社會福利方面還是宗教方面的政治目標。

對於那些通常稱為“武裝匪幫”的集團（不論有沒有理論思想，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不論在思想意識方面是“紅色的”還是“綠色的”），政府特別宣布，應當採取堅決的行動來對付它們。別的方法是沒有的，因為如果我們自己的人騷擾治安，如果他們危害國家，如果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國家裏面的國家”，我們就應當採取強有力的行動，採取堅決的措施來對付他們，不論這些人有沒有理論思想，不論他們的思想意識是“紅色的”還是“綠色的”。我們國家的民政機構和軍事機構應當在全體居民的支持下採取行動。

我希望你們了解一下武裝部隊在恢復和平方面的工作情況。在有關肅清騷亂分子的問題方面，人們對武裝部隊有着許許多多

的誤解，有些人想把問題說成似乎武裝部隊在謀取非常的權力和任務。實際上，武裝部隊在治安問題方面只有一個願望，即儘快地創造安全的條件以使他們能夠解除委託給他們的特殊權力和任務。我們的武裝部隊只是作為一個保護我們的獨立、抵禦想來取消我們的獨立的外來襲擊的工具而存在的，但是就任務這個字的普通意義來講，維持國內和平並不是它們的任務。

鑒於這些因素，我號召武裝部隊、警察、政府工作人員以及全體人民同心協力，消滅擾亂治安的活動。這樣，我們就能夠很快地使武裝部隊解除政府交給它的特殊任務和特殊權力。

在國內國外維護我們的聲譽，是我們印度尼西亞人的責任，是我們全體人民的責任。讓我們全體人民，年輕的和年老的，住在城市的和住在鄉村的，一起來消除這種不安寧的現象吧。我們奮鬥了幾十年，在整整五個年頭里，我們為祖國犧牲流血，在五年中，我們飽嘗了種種苦難，我們前仆後繼地犧牲——難道我們過去犧牲受苦就是為了今天這種情況嗎？請听听農民要求維持治安的那種哭喊聲，請听听老百姓呼喚保持安寧的那種痛苦的聲音。不要讓我們在別人面前變得聲譽掃地吧。不要讓人家說：這就是不能維持本國秩序的印度尼西亞人嗎？我們的祖先有一句金玉良言：“秩序，安寧，紀律，繁榮。”可是，我們的社會繁榮嗎？我們有紀律嗎？有法制和秩序嗎？過去的偉大人物的這句格言，也許並不太理想，但是倒是一句真話。

我要特別向我國青年說幾句話：你們生活在一個我們都在為生存而鬥爭的時代。你們親眼看到施用暴力的一方面，也看到暴力所造成的痛苦這一方面。你們所走的道路要經過許多暴行以及暴行所引起的眼淚和鮮血的洪水。你們看到暗殺、偷竊和盜劫已經成為日常的現象。有人說，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實現一種“理想”。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問題。事实上，这是一个是否重視人道的問題，是一个善与惡的問題。面对着究竟是善还是惡的問題，我国青年能够保持沉默嗎？在这样的問題上不采取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墮落的行为。

的确，有些人現在已經被一种思想引入了迷途。这种思想并不是体現在我国宪法中的“建国五原則”所包含的思想，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些是紅色的，有些是綠色的。請大家看看这种思想帶來的后果。我們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我国人民还是沒有明确目标，思想混乱，精神萎靡。处处不团结，彼此仇恨在心。我国人民就像一些在切腹自杀的人。四周血漬斑斑。財物不再有保障。劳动生产率在下降。故意策划的騷扰活动層出不窮。大家都忘了爱护国家的声誉是自己的責任。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再过一会儿，大家就会再看到我們最初的那面旗帜，在那面旗帜下，我們进行了革命——以崇高、正直和真誠的精神开始的革命)，我已經完全認識到“建国五原則”的意义，它是使我国民族团结的工具，是使我国统一的工具，是推动人們忘我地为祖国服务的工具。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深深地認識到，最卑鄙的行为就是跟着其他思想跑，而抛弃了“建国五原則”的思想；“建国五原則”已經体現在这些年来我們不惜任何牺牲而加以维护的我国宪法中。因此，願我們能使自己認識到“建国五原則”对我們的国家和人民的意义，願那些可能是誤入迷途的人赶快回头信奉“建国五原則”的信条。

有了正确的認識和純粹为祖国服务的精神以后，我們應該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抱着能發揮个人作用的百折不撓的意志，为实现那些至今还没有达到的民族目标而努力吧。要达到这些目标，正像我过去指出的，必須一步一步地做。而我們在工作中下的

功夫，將決定我們達到這些目標的速度。

大体上說，只有一條路可以使我們達到體現在我國憲法中的民族目標。因此，難怪歷屆內閣（如果不努力設法找其他出路的話）在前進的道路上都遇到同樣的問題。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許是在對待這些問題的態度方面和處理這些問題的時間方面，這就是說，哪個問題需要先解決，哪個問題可以推遲一些。

在這個紀念日，我不準備向你們報告政府各部過去做了些什麼，現在正在做什麼，或者正在為將來準備什麼工作計劃。在這個人數很多的大會上談這些，未免太專門了些。不久，政府就要出版一本8月17日紀念冊，這本小冊子將詳盡地談到這方面的情況。我想，這本小冊子會充分地說明目前政府所做的工作。

我想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總的說來，我們的工作本質上就是繼續進行我們過去的鬥爭。不要拿印度尼西亞同其他歷史比較悠久的國家相比。不要拿它同那些可以根據本國憲法所決定的方針順利地努力工作的國家相比。印度尼西亞宣布獨立僅僅是六年前的事，而真正站立起來才不過18個月；印度尼西亞還必須創造一些其他國家現在已經具有的条件。

雖然摧毀殖民制度的工作以及廢除帝國主義政策的工作都完成了（伊里安除外），但是，向群眾幸福和社會公正過渡的工作還剛剛開始。的確，你們都知道，我們已經制定了爭取幸福和社會正義的龐大計劃。法國革命打開了通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道路，我們的革命則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像我過去一再所說的，革命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它不僅僅是一個事變，而是一個既有破壞也有建設的過程，而要走完這個過程，往往需要幾十年的功夫。可以說：這個過程的破壞階段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建設階段。而這個階段的工作，需要更多的

時間和更多的精力。

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必須挖掘出我們的全部潛力，使用我們的一切力量，流更多的汗。歷史上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是用別的办法使國家強大繁榮起來的呢？

最近，我看到一個外國人寫的一篇文章里說，“歷史是謊話。”但是我說，只有研究歷史才能發現控制人類生活的幾條永不變更的規律。這些規律當中有一條是：強大和繁榮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只有勤勞的民族，才能贏得民族的繁榮。這一條規律適用於任何時代的任何國家，不管宗教、思想、膚色如何。任何思想，如果認為繁榮可以不勞而獲，那就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願印度尼西亞人不要變成好吃懶做的民族。願我們不要變成只知享樂的民族。不要以為僅僅享樂就可以使一個民族變得生氣勃勃。這是意大利民族領袖瑪志尼說的話，我們要承認這個歷史真理：不勞動就沒有安樂，不流汗就沒有繁榮。

建設國家這一鬥爭，對於一個 7,500 萬人口的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小事。只有在全體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這一鬥爭才能很好地進行。願個人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間能夠協調，能夠非常適當地配合起來。願狹隘的個人利益不要駕乎公眾利益之上，因為一旦公眾利益受到損害，個人利益也就得不到保障。總的利益包括個人利益，而個人利益並不一定意味着總的利益——事實上，個人利益可能跟總的利益有矛盾。

今天是宣布獨立紀念日。我們大家都為我們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所表現的精神感到自豪。今天，我們都懷着一個願望：恢復 1945 年 8 月 17 日的精神。

我們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所表現的究竟是一種什么样的精神呢？這是一種真誠、犧牲、團結和以“建國五原則”為座右銘的精

神。這是一種在一無所有的條件下創造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建設精神。在1945年8月17日那天，我們的全部東西就是一部憲法草案、國徽、國旗和一張寫著獨立宣言的紙。但是，在我們的心灵深處，有純潔的“建國五原則”精神。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當時是真誠的，團結的，沒有我們現在所表現的那種嫉恨。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當時充滿了犧牲精神，有足夠的勇氣宣布獨立，雖然我們知道不久就會有大炮和迫擊炮、坦克和裝甲車運到印度尼西亞來，就會有偵察機、戰鬥機和轟炸機在雲端飛翔，就會有子彈和炸彈密集地從天空掉下來毀滅我們。正是由於我們當時具有那樣純潔的精神，我們才得以在一無所有的條件下開始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正是由於這種精神，我們才受到全世界人們的極大的尊敬，世界各地的人民談起我們的時候才帶著尊敬和羨慕的口氣。

從那時起，六年已經過去了。克服了無數障礙和困難以後，國家建立起來了。但是，由於最近我們的某些行動，人們對我們的尊敬比以前差了。人們雖然還談起我們，但是，態度完全不同了。如果我們不去糾正在精神和行動方面所表現的錯誤，那末全世界對我們的尊敬恐怕就會喪失殆盡。

這些話都不悅耳，但是，當我一個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想起這些事，想起我對國家、人民、祖國和真主的責任，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我應當開誠布公地對你們講。

我忠實地為國家效勞已經30多年了，今後我還能為我國人民服務多久，這是要由真主決定的。不過，正因為這些因素，所以我覺得我對真主和國家是負有責任的。





向正义与和平前进

1951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日紀念会上的演講

諸位敬愛的來賓：

今天是联合国日。我在这里欢迎諸位女士和先生来紀念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印度尼西亞成为联合国的會員国已經一年多了。印度尼西亞和其他 59 个會員国一起为和平而努力。

誠然，在我們这个时代里，冲突和斗争常常引起大大小小的战争，把世界弄得四分五裂。我們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就是和平。几世紀以来，和平一直被理解为沒有战争，但是和平的现代意义可以被解釋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即不仅希望独立自主的国家共同合作来消除战争，而且也希望消除战争的根源。从人們开始向崎嶇曲折的文明道路前进的时候起，祈求一个沒有战争的世界的愿望就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但是从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沒有能力实现他們的愿望，因为他們的計劃，虽然比較起来并不算大，但是也跑在他們的时代前头太远了。

中国、印度和巴比倫在很早以前就建立了国家机构，草創亞洲大陆上政府和政府之間初步的合作关系。但是地理情况和連綿的山脉把它們隔絕，压制了那时誕生的思想。欧洲和亞洲都會不断地發生战争。但是兩個洲的战争是有区别的。在亞洲，进攻者在被占

領國家里同化了。達麥蘭人成為印度人，成吉思汗變成了中國人。

在歐洲，情形卻相反。連續不斷的罪惡戰爭使人們開始探求消除戰爭的辦法。人們第一次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是在2,600年前。那時一些希臘宗教界人士創立了近鄰同盟會議。這個近鄰同盟會議是一個簡單的超國家組織。它由幾個國家組成，各國派遣代表開會並制定有關共同利益的計劃。雖然這個近鄰同盟會議的範圍不大，成績也小，然而它卻為邦國聯盟开辟了道路，後來，這個邦國聯盟又被希臘人加以發展。但是希臘人的一切努力都沒有把他們的影響擴大到希臘半島以外的地區去。

1305年，皮埃爾·杜布瓦擬出一套合作範圍更為廣泛的計劃。他的計劃是要建立一個議會和一個最高法院來實現歐洲各國之間永久性的合作。

可惜時機沒有成熟，封建意識反對他。這個計劃煙消雲散了。雖然封建時代已經臨近末日，即將讓位給獨立自主的王國，但是繼之而來的是爭奪政權的混亂局面，因此，通過超國家的共同組織以維護共同利益的思想無從發展。

在1593年到1610年間執政的法國國王亨利第四創立了國際合作的理論。他的理論根據是：歐洲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保持政治上的優勢，因此，一切國家應該共同努力維護和平。他建議把歐洲劃分為15個單位。這15個單位由一個有權解決國際爭端的議會來聯繫。他也建議為了支持這個議會所作出的決定，應該從議會會員國當中抽征人力建立一支陸軍和海軍。這個計劃在當時的確是先進的。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得到支持，原因是當時的政治思想落后於亨利第四的“大計劃”。

威廉·潘恩的計劃在許多方面也與前者相似。威廉·潘恩是一位“教友派”人物，後來移居美洲，建立賓夕法尼亞國。他給賓夕

法尼亞的首都取名費拉特尔費亞，意思是兄弟友愛之城。他認為，歐洲爆發周期性戰爭的原因是爭奪領土，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建立一個有权對各種問題作出決定的歐洲議會。這個議會定期舉行會議。議會的首要任務，除了草擬維護共同安全的法律以外，還號召大家採取一致行動對付那些侵略別的會員國的犯錯誤的會員國。

讓·雅克·盧梭的光輝才智更前進了一步。1761年，他發表了“建立歐洲聯邦以保障持久和平”一書。在這本書里，他指摘一些政府的工作過多地考慮外部安全，而忽視內政問題。

當時歐洲各國的政治家把希望放在所謂政權均衡論上。盧梭看出這個理論是不正確的，他企圖用他設計的聯邦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提議一切糾紛應該由有仲裁權的法院解決。這個法院頒布的法律一切國家都必須遵守；會員國不得各自為政。

25年以後，邊沁提出了他的“國際法原則”，而他的學說至今仍被當作走向世界和平的鑰匙。因為邊沁正確地指出了國際紛爭的主要原因。這些主要原因是什麼呢？是秘密外交，霸占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和軍備擴張。他是第一位建議把武裝力量裁減到大家所能同意的數字的人。他希望殖民地地區能夠得到領導，擺脫落后狀態。他建議消除貿易的障礙。他希望這一切能通過他的“歐洲制度”而獲得實現。他的“歐洲制度”主要是歐洲國家的聯盟。

康德的著作是另一個大貢獻，他設法解決權力和獨立之間的矛盾，特別是解決強國征服弱國的問題。康德倡議逐漸裁減常備軍。他所理想的聯盟要負維護盟員國的獨立的責任，他提出了盟員國之間互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

後來，有幾個國家聯合起來結成同盟，但是這些同盟只是為了對付別的地方的集團。所謂為了共同利益進行合作，較強的地方的國家

將权力移交出来，以及不許發動战争等基本原則一概看不見了。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波及全球的战争爆發了。最后，人們只得認真地努力建立一种机构，来和平解决一切可能引起战争的問題。因此，当巴黎和会結束了这次战争以后，随着就产生了国际联盟。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們提出过很多計劃，其中的一部分是国际联盟成立以后才开始实现的。国际联盟比过去的国际組織前进了一大步。建立国际联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和处理成員国之間的問題。国际联盟試圖制裁破坏和平的行为。但是，由于它的成員国大部分是歐洲国家，美国又拒絕参加，而整个亞洲、非洲和近东国家則因为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而几乎都沒有参加，所以它是沒有代表性的。

15年以后，国际联盟的崇高理想擱淺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發使它寿終正寢了。这次战争是在我們这一代中第二次爆發的战争，它的严重后果使人們思索，使人們認識到必須建立一个更稳固更完善的机构来代替已經死亡的国际联盟。最先的一次嘗試表现为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它提供了几条共同的基本原則，成为后来签署它的人們“对世界的美好未来”寄托希望的基础。这些基本原則包括：尊重一切人民选择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权利；促成全世界各国間經濟方面之充分合作，以提高所有各国之劳动水平，促进經濟进步，保障社会福利；謀求和平，以保証全世界人类悉可自由生活，無所恐惧，亦不虞匱乏；全世界各国务必放弃使用武力。

但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这些动听的基本原則的目的，不外是为了取得人們的支持，使同盟国能战胜它們的敌人，即納粹和法西斯。因为，大西洋宪章上的墨迹还没有干，在那上面签过字的殖民国家就發表了強硬的談話，說他們不允許殖民地人民获得“选择

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他們也不同意憲章上“凡主權及自治權已橫遭剝奪者，應予以恢復”這個條款應用到他們的殖民地。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文明人類的正義感開始蘇醒了。人類開始認識到，正如邊沁在他的“國際法原則”上所提到的，殖民地的存在和對殖民地的剝削是世界混亂的主要根源。

崇高理想的言論，雖然是為了宣傳而提出來的，却也震動了各地聰明人的心弦。儘管殖民國家追求的是另一面，但大西洋憲章上的思想已經開始使人類覺醒了。這種思想體現在1943年10月30日的莫斯科宣言上。這個宣言說：四個與會國承認有必要“在盡速可行的日期，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這些愛好和平國家無論大小，均得加入為會員國，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建立一個代替已經死亡的國際聯盟的組織的計劃草擬出來了。1944年10月10日敦巴頓橡樹園的建議案提出來了。這些建議，提出了世界組織的組織法大綱，而它更進一步的辦法則包括在雅爾塔宣言上。宣言中決定“於1945年4月25日在美國的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根據敦巴頓橡樹園會談所提出的非正式建議以制定聯合國組織的憲章”。這次會議於1945年4月25日到6月26日在舊金山舉行，參加的有55個國家。當時通過的憲章於1945年10月24日開始生效。整整6年了，這是在國際合作歷史上的維護共同利益的重要階段。

諸位高貴的女士們和先生們。這就是聯合國的歷史背景。當聯合國即將誕生時，我們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殖民地，是一個被日本從荷蘭手中奪去的殖民地。荷蘭占領印度尼西亞350年，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三年半。

1945年8月17日，我們宣布了獨立，滿以為那些曾經為自己

的獨立而奮鬥過的國家也理解我們熱愛獨立的心情。我們相信戰時同盟國的領袖們所宣布的話：“他們願尊重一切人民選擇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凡主權及自治權業已橫遭剝奪者，他們願睹其恢復。”但是，遺憾得很！我們猜錯了，我們完全估計錯了。回想起來，我們真是太“天真”了。

我們的主權是不是橫遭剝奪呢？是的，事實是如此。被誰剝奪呢？被荷蘭剝奪，以後又被日本剝奪。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屬於那些主權橫遭剝奪的國家。因此我們就這樣行動了，而且行動得正確。我們自己宣布了獨立，在我們自己主動努力下，我們恢復了350年前被剝奪掉的主權。我們行使一切人民的主權，選擇我們所願意在其下生存的政府形式，組織了一個共和國和民主的國家機器。然而儘管事實如此，儘管有同盟國領袖們的鄭重諾言，儘管有大西洋憲章存在，儘管有舊金山會議，我們却看到，我們的獨立不但不被人承認，而且居然還有人企圖用暴力來剝奪我們的獨立。

當我們聽到東南亞司令部的軍隊將要在印度尼西亞登陸時，我們曾經力圖說服那些對這問題作出決定的負責人不要採取這樣的行動。因為我們認為，這種行動孕育着糾紛的種子。我們的要求沒有被考慮。這個司令部的軍隊開始在雅加達登陸。為了避免他們的軍隊和我們的軍隊發生衝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領導人努力採取協商的態度，希望他們不要長期留駐共和國，希望他們和共和國一起限制他們的行動，使他們的行動不超越他們所聲明的目的，即撤退集中營里的人和戰俘。然而，這一切希望，後來証實是落空了。不久之後，我們看出來了，這一切只是一種借口，目的是要把被說成也是東南亞司令部的一員的荷蘭軍隊開進來。

開始時猶如一滴水，後來逐漸泛濫起來，荷蘭軍隊的人數越來

越多，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說明他們正在培植力量准备来一次进攻，試圖再度夺取印度尼西亞。荷蘭军队的侵略态度随其力量的增大而越加明显。不久，双方武装人員越来越經常地發生冲突。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領導方面虽然深信正义是在他們一边，但仍不断地努力，希望达成一种能保証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独立完整的临时協議；同时也考虑到为了双方的利益，給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生活和工作的机会。然而，正如我剛才講过的，荷蘭悍然拒絕合作，而選擇暴力。尽管当时对方的态度是那样蛮橫不講理，可是我們却还是这么寬宏大量，这么有耐心，这么願意举行談判。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感到惊异。

作为解决荷蘭和印度尼西亞之間分歧的第一步，我們接受了英国的倡議，同意已故的英菲查貝尔勋爵来印度尼西亞調解。他来了，但是失敗了。以后他到美国去接受新职务了。在这里，在印度尼西亞，緊張和冲突事件越發激烈和頻繁。我們越退讓，荷蘭要求得越凶。

当时，在东南亞司令部的庇护下，荷蘭控制了雅加达等几个城市。印度尼西亞迁都日惹。这个事件對我們是一个惨痛的打击，是一个侮辱。然而我們把它当作为了和平而付出的代价接受了。諸位女士和先生們，我們是，而且將永远是热爱和平的人。

在那混乱無秩序的情况下，我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解决荷蘭和印度尼西亞之間的糾紛。我們在林芽椰蒂举行談判，希望达成一个協議，以避免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我們所达成的林芽椰蒂协定中的若干条款是很难令人接受的。那些条款規定我們的政府只管轄苏門答臘、爪哇和馬都拉三个島，而印度尼西亞其他部分的同胞却仍須生活在荷蘭的統治下；印度尼西亞的未来地位是一个联邦国；荷蘭军队最少有96,000人無限期地留駐印度尼西亞境內。

我們終于还是在这个協定上作了草簽，我們希望不再讓鮮血飛濺，爭取時間來醫治日本占領時期給我們造成的創傷。

荷蘭不願言和的態度，險些使林芽椰蒂協定的簽署失敗。荷蘭人對林芽椰蒂協定的若干條款作出片面的解釋，並要求我們同意他們所作的解釋。當然我們拒絕了他們。最後，雙方批准了這個條約，但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解釋。不久，我們看到了荷蘭的真正意圖。荷蘭不斷增加軍隊的數量。他們在馬林諾策劃撕毀協定的辦法，而最後陰謀將印度尼西亞劃分成 16 個部分。挑釁事件逐日增加。最後，荷蘭進攻我們，發動他們的所謂“警察行動”，這是自從希特勒對波蘭採取“警察行動”以來最大的一次“警察行動”。共和國的軍隊在裝備上和人數上都處於劣勢，他們進行抵抗以贏得時間。我們的武裝部隊英勇地抵抗，蒙受重大犧牲，但是也使侵略者吃了敗仗和遭到損失。

荷蘭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動的殘酷的進攻喚起了文明的人類。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把這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我們和聯合國的關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安全理事會所派遣的調解委員會努力地進行工作，最後達成了倫維爾協定。這個協定，實質上，只是提供了若干目的在於最後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在這以後，調解委員會一次接着一次地提出方案，然而沒有一個方案獲得成功，因為荷蘭不願意解決問題，讓印度尼西亞取得獨立。相反地，他們在找尋再度奪取統治權的方法。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同意的。

後來，當談判還在進行中，荷蘭又來進攻我們。他們發動了第二次“警察行動”，想使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永遠屈服。他們逮捕了印度尼西亞的領袖；他們占領了印度尼西亞大大小小的城鎮；他們執行了斯普爾將軍所計劃的策略。但是我們的軍隊在全國人民的

支持下，展开了游击战争，給敌人以無情的打击，不讓侵略者有一刻安宁，也不讓他們的生命有安全。联合国的調解委员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断地协同进行工作；最后，联合国調解委员会为后来召开的圓桌會議談判开辟了道路，并且为后来国际上承認我們在1945年8月17日所宣布的独立自主打下了基础。我們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認九个月以后，我們参加了联合国，成为第60个会员国。这样我們才在和我們接触了三年之久的联合国組織里获得我們的席位。这个組織在我們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帮助我們参加到世界民族的大家庭里来。

参加联合国并不是我們应尽的义务。但是我們为什么参加呢？这是由于在联合国宪章的哲学思想和我們共和国的“潘查希拉”之間存在着許多共同点，你們知道“潘查希拉”嗎？你們知道，“潘查希拉”就是建国五原則：一、神道；二、民族主义；三、人道主义；四、民主；五、社会正义。現在我們来逐条地解釋这些基本原則。我从民族主义开始。

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就不可能有人道主义。如果一个民族从内部朝广闊的外界看，那末他必須有他的出發点。显然，这个出發点不可能是一个乡村，一个小市鎮，一个大城市，或是一个地区。这个出發点必須是一个国家。显然，我們只能基于这个出發点。無論我們内部有多少分歧点——民主是允許提出各自不同的思想的——但是在国际上，我們在总的方面必須显示出团结一致的陣綫。民族主义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联合国并不妨碍民族主义，也不反对民族主义。它是由許許多多的民族單位組成的，它們通过条約的約束一致来实现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的某种理想。联合国宪章說：“本組織是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則”。換一句話說，联合国会员国的准則是主权平等，即其会员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平

等的。

其次談到“潘查希拉”的另一個原則，人道主義。如果我們研究這個世界，那末我們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國家有像我們這樣悠久的和著名的人道主義的歷史記載。我們的地理位置界於四大洋之間，使我們自然而然地具有國際主義的精神。從遠古到現在，各國的航海者和商人不斷地來到我們的海港。他們得到我們善意的招待。印度教和佛教在它們的起源國家里總是互相排擠，但是在印度尼西亞，這兩種宗教卻並存着。同樣，各種各樣的想法和詞彙自由地進入印度尼西亞，因而豐富了我們的文化遺產和語言。在幾個世紀以前，在殖民統治者沒有把我們和我們的鄰國隔絕之前，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根據互相尊重的原則，自由地接受也慷慨地給予。

“潘查希拉”的另一個基本原則是民主。任何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沒有一個是可以不民主的。是的，現在的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有着許多缺點的國家。這是由於我們缺乏經驗，由於舊時代遺留給我們各種經濟問題，還由於我們缺乏訓練有素的技术人才。這本來是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是這樣一個國家：它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在不超越國家法律範圍之外的信仰任何一種政治思想的自由，有根據個人的喜好選擇任何信仰的充分自由。在屈指可數的若干地區，由於秩序混亂，暫時還是不能完全免於恐懼。但是，如果我們全面地來看十年來所發生的事實、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那末我們就不能否認，在我們這個國家里存在着廣泛的民主。擴大民主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和印度尼西亞政府雙方的任務，任何單獨一方面是完成不了的。過去，我們可以責難別人造成我們的腐朽；但是現在，爭取優良成績和實現我們的理想的鑰匙已經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了。

社会正义是“潘查希拉”的第四項基本原则。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殖民地榨取制度的历史如此長久，文盲如此普遍，资源虽然丰富，但是人民生活貧困，所以，我們相信社会正义是政府所担负的許多重大責任之一。如果和人口的数目比較起来，印度尼西亚的領導权只是掌握在極少数的人手里。所以，他們代表他們的同胞所担负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在未来的許多年中，我怕“潘查希拉”中的若干条还只能是数千万人民空喊的口号而已。但是，社会正义将会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潘查希拉”这一条基本原则相同的准则也写在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上，在表述联合国会员国的决心中写道：“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較善之民生”。

現在我們来談第五項原则。我們这个美丽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因为它的每一位国民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到独立，以便更接近真主。我国人民大部分信奉伊斯蘭教，但是我們当中也有不少人是信仰基督教的各种教派；在我們当中有印度教徒，有佛教徒，也有信奉儒教或是道教的人。我們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我們自己經過慎重考虑以后选择出来的。我們确认宗教是各个人和人类創造者之間的个人私事。但是这并不等于說我們是一个不信神的国家，因为我深信，我們当中有許多人也深信，人类只有承认真主和服从真主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从我以上所說的，我相信“潘查希拉”和联合国宪章有許多共同点。但是还不止这些，还有其他的共同点。联合国宪章中說我們必須“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处”，我們知道在我們民族的历史中，包括我們古代全盛时期的室利佛逝和麻喏巴歇时代，印度尼西亚从来沒有做过被人称为侵略性質的行動或者貪求鄰国疆土的行为，这是我們所引以自豪的。我們全体人民的心里只有追求和平生活和安宁的意願。只是因为迫于

形势，我們數以千計的青年才参加了武裝斗争，这种武裝斗争是荷蘭人企圖恢复殖民統治而引起来的。

这是人类的崇高天性在我們印度尼西亞人民心中的反映，是保衛祖国反对卑鄙和殘酷的侵略行动的天性。我必須再重复一次，我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天賦予我們生活的广闊土地，賦予我們無限丰富的天然資源，等待我們去开发。

先生們会問：伊里安呢？伊里安的問題怎么样了呢？伊里安是屬于我們的，將來必須回到我們的怀抱。我們對我們的鄰邦和任何人都沒有惡意。我們希望和平地生活，希望不遭受別人的干涉。伊里安問題是現代印度尼西亞历史上最辛酸的一頁。当时由于印度尼西亞代表团和荷蘭代表团的意見不一致，險些使圓桌會議破裂，我們只好同意把伊里安問題的討論延迟一年，希望將來能够使這問題获得最終的解决。在那一年中，主权問題的談判被擱下了。后来，我們催促荷蘭方面談判伊里安問題。我們派遣了代表团到海牙去。双方的代表团會談了，但是談判又失敗了。虽然如此，荷蘭占領伊里安是不合法的，也不可能是合法的。荷蘭所應該采取的最好的态度是从法律和道义出發，本着維持兩國友好关系的精神，在伊里安問題上和我們合作。但是与此相反，荷蘭竟忽視了伊里安問題和我們切身相关的一面，一貫采取片面行动。

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双方应維持良好的关系，以便在目前已經起了变化的形势下，促进相互間的了解和合作。从心理上說，荷蘭—印度尼西亞联邦給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印象太深，常常使他們想起过去的黑暗日子。現在，这些都應該埋葬掉。

因此，我們的政府早就認為兩國之間應該建立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無論方式如何，都將不削減双方的合作的必要性。我

們經過再三考慮以後，決定儘快地廢除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代之以一種正常的外交關係。我相信，這將爲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更融洽的合作開辟道路。

女士們和先生們，我敘述了我們和荷蘭之間的衝突以後，先生們是否會產生一種印象，認爲這一切都是來自不良的偏見呢？我在這裡聲明：我對荷蘭人沒有絲毫不好的情緒。我所反對的是制度。如果有一天，希望那一天不久就到來，當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的一切分歧都成爲過去的史實以後，那末，我將是第一個歡迎他們做我們的真正朋友的人。

我再重復一遍，我們熱愛和平，也不願意受人干涉。因此，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獨立的外交政策，目的是促進全世界的友誼與和平。自從我們成爲聯合國大家庭的一員以來，我們始終不渝地支持那些合理地處理國際事務的意見。我們不偏袒這一集團或者那一集團，我們不參加這一陣營或者那一陣營。因為我們認爲那不是走向世界和平的道路。我們努力通過聯合國以及其他敞開着的道路，同那些和我們有着同樣立場的國家一起設法和緩國際局勢。

我們猶如處在相互對立的陣營之間的“無人地帶”。我們希望能夠在對立的陣營之間起着橋梁的作用。我相信我們的態度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

世界可以譬喻爲一座有許多街道和房屋、居住着各種各樣人的城市。如果我們希望和所有的人友好相處，最合適的做法是儘可能充分地了解我們的鄰居。我們應當和他們密切聯繫，應當和他們同哀樂，體會他們的意圖、他們的願望和他們的理想。鄰居的小火警比起遠處的大火災來，它的危害性是要嚴重得多。遠處的大火災，當然不是沒有關係，可是，它對我們的影響不如隔鄰的小火警那麼直接相關。因為地理的關係，在不削減我們對世界其

他地区的关怀的情况下，我們所关怀的主要是我們的亞洲鄰國。这一点是既合适又正确的。此外，我們和我們的近鄰有着相同的历史和相同的問題，有着血緣关系和文化关系，在反抗外国殖民統治的偉大斗争中又發展了友好关系。

在亞洲和中东發生了一些困难。烏云遮蔽了天空。大火威胁着我們。我所指的是伊朗油田的爭奪問題和埃及境內外国駐軍的問題。我祈禱和平能得到維護，健康的思想和正义能得到人們的尊重。埃及是第一个在法律上承認我們的國家，当时我們还处在好像孤立無援的地位。伊朗和埃及兩個國家在我們爭取各國承認我國的斗争中給予了極大的关怀。当荷蘭对共和国采取第二次軍事行动的时候，伊朗和埃及曾經对荷蘭施加压力。而且，伊朗和埃及兩國同我們有着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文化，我們三国还有同我們的宗教相适应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我們关怀那里的局势，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我們希望，我們殷切地盼望這兩個國家的理想能够获得公正的待遇。

一听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字眼，我們亞洲的許多人就要热血沸腾。因为这些字眼使我們想起令人难忘的旧恨新仇。有一位美国的政治家不忍看到“一个民族半独立而又半被奴役”。我們則是不忍看到一个世界半独立而又半被奴役。边沁指責殖民帝国主义是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已經証明，而且还要繼續証明，殖民統治必須对騷乱，猜疑，以及破坏和平，造成民族間的緊張关系的邪惡負全部責任。如果在1945年，荷蘭接受了他們無法迴避的事情，那末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就絕不会遭到現時所蒙受的經濟危机和其他危机了。荷蘭自己曾經遭遇过被占領的命运，應該知道被別人占領是怎样一回事。但是荷蘭却選擇了向我們發动兩次全面战争的道路。殖民主义就是这样子，目前，在兩

大洲上，不，是在三大洲上，我們看到緊張的局勢。原因是在 20 世紀的今天還存在着殖民主義，這個事實使我們感到悲疼，因為我們知道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是失望、困苦、侮辱和邪惡。為了國家的榮譽，印度尼西亞有責任反對殖民主義；無論是在聯合國內或者聯合國外，印度尼西亞都要繼續努力，直到把殖民主義的殘余從地球上鏟除乾淨為止。不然，我們就對不住那些還沒有獲得獨立的民族；它們把希望寄托在已經獨立的民族身上，希望已經獨立的民族也能够帮助他們取得獨立。

顯然，我們是抱着一一定的目的參加聯合國的，相信聯合國會員國對於世界和我們自己是有帮助的。我並不是指狹義的利益，雖然會員國的身分已經使我們從聯合國的附屬機構，例如：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技術援助局等等獲得一些好處。

聯合國組織將會幫助我們完成我們國家建設和復興的巨大任務。這個任務需要我們多年的經營和艱苦地工作。

不，我並不是指狹義的利益。我們已經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我們將尽可能地作出貢獻，以建立一個更完美的世界，一個充滿着善意、健康和正義的世界，一個居住着自由的、努力改善自己和鄰居的現狀的人民的的世界，一個和平的、充滿着兄弟友誼和繁榮的世界。一句話，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

我們印度尼西亞正是朝着這個目標發揮我們的力量；盡最大的努力來維護記載在“潘查希拉”和聯合國憲章中的崇高理想。我們為這個目標努力奮鬥，我們願意為這個目標付出代價。我們將朝着這個方向生活下去！



生死攸關的問題

1952年4月27日在茂物农学院举行奠基典礼时
向印度尼西亚全国青年特别是中学生的演講

弟弟妹妹們！

我向大家致独立敬礼！

大家邀我来替印度尼西亚大学农学院奠基。托天之福，奠基之前我想說几句话。我特地把我所要說的話印成小册子，供青年們今后反复閱讀。我們这个大学里的青年可以閱讀，全国青年也可以閱讀。为什么我要对印度尼西亚全国青年講話呢？这是因为我們所要談的問題关系十分重大，是一个跟我們整个民族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我要說的話相当長，因此，农学院奠基的时间不得不比原定的时间稍为推迟一些。

我所以說這個問題是跟我們整个民族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因为我所要談的是我們的粮食供应問題。今后我們全国人民的粮食充足嗎？要是真的不够，那末，怎样增加粮食的供应呢？現在我們替农学院奠基，我觉得这是直接向全国青年談談这个大問題的良好时机。我要同你們談話是因为民族的生命今后是掌握在你們的手里。

青年們，你們生活在現代，这是一个到处都存在着問題的时

代。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最近报纸上登载着：“大米狂涨”，“饥荒威胁各地”，“某乡某庄有人啃香蕉树干充饥”，“某区及某地发现有人因营养不良而患病”，“某处某屋有人不忍看妻儿挨饿，绝望自杀”。这一类消息很多，农村里聊天的内容也尽是这些事情。照例免不了有一两个人被指为应负全部责任，有一批人被认为是造成全部恶果的罪人。那些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人，就必须首先准备给人家当作贖罪的羔羊，准备承担各方面纷纷投来的谴责，成为众矢之的。

到底应该归咎于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看一看关于粮食供求方面的情况。根据 1940 年的统计，除了玉蜀黍、木薯、白薯、豆类等以外，全国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大米是 86 公斤。根据这一统计，现在我们全国每年需要多少大米呢？现在全国的人口是 7,500 万人，每人每年消费 86 公斤，合起来就是 64 亿 5,000 万公斤，即 645 万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再说一遍，这就是我们目前每年所需要的大米的数量。但是，目前我们的粮食供应情况是怎样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全国的水田和旱地每年能生产多少大米呢？全国水田和旱地的大米总产量并没有低于 1940 年的水平，可是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全年的总产量只有 550 多万吨，而需要量却将近 650 万吨。因此，我们的大米不够，没有一年可以不向泰国、西贡或缅甸等地购买大米。今年我们就必须向外国购进大米 70 万吨，即七亿公斤。而且，这一差额还逐年有增无减。

大家知道，全国人口是逐年递增的。最近几年来，每年出生 200 万人，死亡 120 万人。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每年增加 80 万人。今后还不止这个数目，每年要增加 100 万人，再往后，就是 125 万，150 万，175 万，以至 200 万。人口的增長很快，而大米

产量的提高却很慢。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定规惯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年都要发生大米不足的问题，目前缺 70 万吨，明天 80 万吨，后天 90 万吨，以至 100 万吨。

这还只是按目前我们每人的食量保持原状没有增加来计算的。事实上，要是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健康强壮的民族，像目前这样的粮食消费量就够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 1940 年的统计数字吧！当时印度尼西亚的粮食消费总额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消费大米 86 公斤，玉蜀黍 38 公斤，木薯 162 公斤，白薯 30 公斤。折算成热量，就是 624,960 卡路里，每人每天 1,712 卡路里。假定我们每人每天有 1,700 多卡路里热量的粮食可以感到满意的话，每年就已经缺乏大米 70 万吨了，往后还要达到 80 万吨以至 100 万吨。

像 1940 年那样，每人每天有 1,700 多卡路里热量的粮食，我们能够感到满意吗？前两天，我托人问过国家粮食改善委员会的秘书布尔窝苏达尔摩博士，现在我们印度尼西亚每人每天的粮食所含的热量有多少，要成为一个健康强壮的民族，每人所需的热量应该是多少。他说，目前每人每天的粮食含 1,850 卡路里热量，今后应该改进，达到 2,250 卡路里。我就计算了一下。我计算的是八年后，即 1960 年的情况。八年后，你们都长大，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我估计，1960 年全国人口该达 8,300 万人，比目前多 800 万人，这 800 万人不能不吃东西。那末，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吧！刚才我说过，1940 年每人平均全年吃了含 624,960 卡路里热量的粮食，即每人每天 1,712 卡路里。假定每人全年消费的粮食所含的热量没有增加，仍旧是 624,960 卡路里，800 万人合计达五万亿卡路里左右。这么多热量折合成大米是多少呢？我们知道，100 公分大米含 340 卡路里，计算起来，五万亿卡路里就该有大米

15 亿公斤左右，即 150 万吨左右！

請大家想一想！現在每年缺少大米 70 万吨，到 1960 年差額就是 70 万加上 150 万，共 220 万吨！这还是每人每天只能吃 1,712 卡路里热量的粮食，而国家粮食改善委员会还認為應該增加到 2,250 卡路里哩！你們也許想知道別的国家每人每天所吃的食物含有多少热量罢？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織”的統計，印度 2,121 卡路里，緬甸 2,348 卡路里，古巴 2,918 卡路里，馬來亞 2,337 卡路里，錫蘭 2,167 卡路里，印度支那 2,127 卡路里。他們都比我們印度尼西亞多！这些数字都包括脂肪所含的热量。白种人的食物含多少热量呢？荷蘭每人每天 2,958 卡路里，澳洲 3,128 卡路里，美国 3,249 卡路里。

印度尼西亞的青年們，你們願意全国每人每天所吃的食物只含 1,700 多卡路里热量嗎？不願意。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国家粮食改善委员会的要求，每人每天 2,250 卡路里。那末，計算起来，1960 年全国 8,300 万人需要多少粮食呢？

来吧，我們来計算一下！

假設每人每天增加 550 卡路里，而达到 2,250 卡路里，

全年(365天)全国应增加： $75,000,000$ (人) \times 550 (卡路里) \times 365 (天)

$=$ 士 15,000,000,000,000 卡路里

增加的人口 800 万应有： $8,000,000$ (人) \times 2,250 (卡路里) \times 365 (天)

$=$ 士 6,500,000,000,000 卡路里

增加总額： $15,000,000,000,000$ 卡路里 $+$ $6,500,000,000,000$ 卡路里

$=$ 21,500,000,000,000 卡路里

折合大米： $\frac{100}{340} \times 21,500,000,000,000$

$=$ 6,300,000,000,000 公分

$=$ 6,300,000 吨

这就是說，假如 1960 年我們全国每人每天的粮食含 2,250 卡

路里，那末糧食的產量折合成大米應該增加 630 萬噸。如果不是大米的話，數字就會比 630 萬噸還要大，折成玉蜀黍應該有 700 萬噸，白薯應該有 1,500 萬噸，木薯也應該達 1,500 萬噸。

如果糧食沒有增產呢？要是糧食沒有增產，每人就只能吃到 1,547 卡路里的糧食，很多人就要挨餓，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慘象就要延續下去，時間愈久，慘象就愈嚴重。營養不良，身體虛弱，就會疾病叢生，傳染病流行，治安就要不斷受到影響，大米問題的爭執就會引起互相殘殺，工作效率就會大大降低，滅亡的災難就會像魔鬼一般降臨千百萬人的家裡。

大家知道嗎？我們現在已經面對着一個即將到來的可怕前景，可以說，一支手槍正對準着我們，問我們想活呢，還是要死亡。到 1960 年缺糧的數字達 630 萬噸，將來，1970 年增加到 9,000 萬至 9,500 萬人，1980 年增加到一億人，到那時，缺少的糧食要達到多少噸呢？青年們，你們首先應該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明天是屬於你們的，將來的世界是你們的世界。我們老的一代遲早是要歸天的。目前有些領袖只會咀咒，只會叫罵，找個贖罪的羔羊，把他弄成眾矢之的。青年們，你們可不能採取這種可恥的態度，糧食問題決不是咀咒叫罵一番所解決得了的。問題之產生在於生產和消費之間不平衡，粥少僧多，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不在於主觀方面，不是誰作孽所引起的。人口迅速增加，要是糧食沒有跟着迅速增產，大米問題便永遠存在，便年年都要產生，沒有例外，毫不放鬆，而且越來越尖銳，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可怕！

青年們，糧食有沒有辦法增產呢？

我們有可能增產糧食。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切實努力，而不能採取前面所說的那種可恥的態度，也不能要什麼政治手腕。要增加糧食的供應，首先必須擴大耕地

面积,其次必須特別注意选种和施肥,实行精耕細作。这就是我們所必須采取的方法。

現在,我們来談一談这兩種方法。

扩大耕地面积,也就是增加現有水田和旱地的数量,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是沒有止境。爪哇几乎沒有这种可能性了。苏門答臘、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西蘭姆等等島嶼还存在着这种可能,可是,我們不能認为一切森林地和荒地都是可耕地。是的,在苏門答臘和加里曼丹这两个島嶼上,到处都是一望無际的大森林,然而,这么辽阔的森林地只有一部分适宜耕种。土地研究所曾經提供下面的数字:

苏門答臘面积	47,360,000 公頃
加里曼丹属于我国部分面积	53,850,000 公頃
苏拉威西面积	18,900,000 公頃
伊里安属于我国部分面积	38,000,000 公頃
四島合計面积	158,210,000 公頃

这 1 亿 5,000 多万公頃土地里面有多少可耕地呢? 由于土質、地势、水源等方面的关系,一望而知,这一大片土地有一大部分是沒有条件开垦的。把这些一望而知不宜耕种的土地撇开,粗略計算,苏門答臘只剩下 5,359,000 公頃,加里曼丹属于我国部分只剩下 740,000 公頃,苏拉威西只剩下 669,000 公頃,我国領土西伊里安只剩下 965,000 公頃,合起来是 7,733,000 公頃。而且这 7,733,000 公頃土地显然也不是全部都能当作真正的可耕地的,真正的可耕地不过占 14%, 100 万公頃稍微多一点吧了。

不錯,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还有很广阔的泥炭地。这种結構的土地,我們从来沒有耕种过,很可能还是可以利用的。美洲和欧洲已經在这种土地上耕作,并且已經获得頗为可观的成績,可是我們印度尼西亞还完全沒有进行过調查研究,到底我国境内这种土

地是否适合种植，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一無所知，对于我們來說，这种土地还是屬於“不可知之城”。

所以，印度尼西亞境內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如果沒有150万公頃或200万公頃，至少也有100万公頃。分布在苏門答臘、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伊里安的这些土地，正在等候我們移民去开垦，等候我国的青年們帶領大批劳动者去揮汗工作，使用鋤头和耕犁，駕駛拖拉机和收割机，不辞辛劳，努力躬耕。正像真主所昭示的，快乐必須以劳动为代价，沒有劳动便得不到面包。

剛才我已經提到了，要增加粮食产量，除了扩大耕地面积以外，我們还應該采取其他办法。

其他办法就是特別注意选种和施肥，实行精耕細作。这一項工作應該大力进行，因为扩大水田——請注意，我說的是水田——的可能性是很有限制的。水田必須有水，充分供給灌溉用水这一条件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具备的。印度尼西亞現有水田4,500,000公頃左右，其中3,384,000公頃在爪哇島上。从1930到1940这十年中，爪哇扩大的水田面积，只有10万公頃，增加了3%，我認为这已經是很接近頂点了。

精耕細作是一項很重要的措施。我們首先看一看我們在水稻选种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过去并無所謂“孟卡弯”品种的水稻，我們依靠农業科学，把几种水稻交配，最后才得到这一品种。这是一种名副其实、具备各种优点的良种。它的抗病力强，米質优良，煮成飯后很可口，产量也比已有的品种高，每公頃平均增产800公斤谷子，可舂成450公斤米。可以种植这种水稻的土地有多少呢？据統計，共达100万公頃；此外，有100万公頃可以种植另外一种也很不錯的水稻，产量虽然不及“孟卡弯”种，但是也屬高产量的品种。这样計算起来，要是我們充分改用精选的良种，單这一項，就

可以增产谷子 108 万吨，合大米 60 万吨。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簡單。一般地说，任何品种的稻子的适应力都很有有限，适合这一地区，未必就适合另一地区。任何品种要加以推广，必须先使它“地方化”。例如，要把“孟卡弯”稻推广到全国各个岛屿，首先必须建立几十个地方性选种研究所作为中心，并设立推广机构，把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农民。此外，还必须设立各个地区的选种站，每站负责 10,000 到 15,000 公顷的面积。选种站应设法鼓励农民，使他们知道选种的好处并对良种发生兴趣。应该用宣传、启发、示范等方法，使农民放弃过去不好的品种，改用新的优良品种。这一切并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小事情，需要时间，也很费力。我们现有的地方性推广站很少，可能的话应该设立 300 所，至少也应该有 250 所。如果我们积极努力，可以希望在六年左右的时间内，把良种推广到全国的农民中间去，从而达到增产的目的。青年们，你们应该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缺粮的国家，农业科学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刚才我提到选种，也提到施肥。施肥同样可以提高水稻的产量，使用化学磷肥，效果更是显著。使用化学磷肥，每公顷可以增产 500 公斤以至 1,000 公斤。目前，我们已经了解，极为需要这种肥料的凝灰土、泥灰土和红土在全国共达几十万公顷。这几类土质的耕地，分布在爪哇岛的万丹北部，雅加达西部，展玉和万隆之间的芝希亚，井里汶东部，井里汶西部，日惹西部，梭罗东北部，茉莉芬北部，谏义里北部，岩望和龐引，普禾惹里地区，鲁西—冷度不拉东地区，婆佐内哥罗和南望眼等地，馬都拉島，苏拉威西島南部的拉邦，苏拉威西島中部的波内地区以及其他很多地区，总计面积不下 70 万公顷。这一大片水田，要是我们大量施用化学磷肥，每年增产大米可达 36 万吨以上。可惜，这一项工作还没有受到应

有的注意。

如果我們播種經過挑選的較優谷種，就可以增產大米60萬噸，如果在凝灰土、泥灰土和紅土等土質的水田施用磷肥，又可以增產大米36萬噸，兩項共96萬噸，按整數算就是100萬噸。但是，剛才我們計算過，假定每人每天的食物所含的熱量是1,700多卡路里，1960年8,300萬人缺糧總額即達150萬噸。增產總額只有100萬噸，還差50萬噸。更進一步，假如我們希望每人每天能夠吃到含2,250卡路里的食物，以提高國民勞動效率，那末，缺糧額就更多：630萬噸減去100萬噸，達530萬噸。

綜合以上所說的情況，可見，如果只是採取目前通行的辦法，只是依靠選種和提高現有水田的肥沃程度，只是設法擴大水田的面積（實際上水田的面積不可能大量擴大），那末，我們還沒有替印度尼西亞人民找到一條擺脫飢餓免致滅亡的可靠出路。可見，單靠上述的方法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找尋其他的出路，而這一點却是我們一向忽視了的。這就是說，我們還應該注意旱地，注意經營旱地。水田始終是重要的，可是僅僅經營水田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這也是大家都清楚的。我們應該經營水田，也應該經營旱地，兩者齊頭並進。我們應該學會重視旱地。我們應該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在農業經營方面也應該有所改變。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應該走全世界所走的道路。歐洲人和美洲人都靠經營旱地為生，為什麼我們就可以不注意旱地，何況我們已經知道，僅僅經營水田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應該知道，民間耕種旱地的面積，遠比水田大。事實上，不但爪哇以外的各島是這樣，爪哇島本身也是這樣。爪哇人口非常稠密，水田面積約3,384,000公頃，而已耕旱地約4,500,000公頃。爪哇以外各島的已耕旱地約達3,500,000公頃。合計全國旱地約800萬公頃。

如果这 800 万公顷旱地能够提高产量,那末,我国粮食供应的情况就可以大大地改善。我們所要寻找的绝对可靠的出路不就在旱地上面嗎?可惜,我們过去太不重视旱地的耕作,沒有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持地力。唯一的办法是休耕几年,讓草木叢生,然后再斬草除荊,重新耕耘。此外,旱地不但肥沃程度逐年減退,更严重的是备受剝蝕的灾害,終于貧瘠不毛,寸草不生,变成一片荒涼,这种地我們名之为“死地”。

这种耕作法是再也不能允許的了。必須改变旧法,使土壤內所含作物必需的成分不再流失;必須保护土層,使已耕土地都能恢复原有的肥沃。这些工作是不容忽视的。我們全国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全靠旱地来解决,要是不能够恢复旱地的肥沃,讓它長出茁壯的庄稼,要是讓“死地”長眠,又讓旱地变成“死地”,那末,全国的民食供应机构一定会总崩潰,一定会全部失灵。

旱地能够变成肥沃的丰产地嗎?能够,青年們,完全能够!

只要我們,首先是你們年青的一代,乐意正视这个問題,我們就無需再焦心!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已經为我們开辟了广闊的道路。30年前,荷蘭的北布拉邦特省和弗路威省都是瘠瘠的砂地,只長少量的蕎麦、馬鈴薯和裸麦,羔羊也長不大,而且数目很少。現在,采用农业技术,改变土質,各种作物都長得好,花卉爭艳,荷蘭奶牛也成群結队,長得肥胖結实。这些都是好些科学研究机构花了10年到15年的時間研究的成果。他們能够辛勤劳作,合理地耕种,大量采用化学肥料,因而最后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飢荒灾害,使大家生活过得很不錯。

他們能够这样做,为什么我們印度尼西亞就不能呢?我們一定也能够这样做,完全能够,这一点我完全有信心,只要你們年青的一代乐意行动起来,只要你們願意学习,只要你們將來願意当

开路先鋒。

只要我們实行下列四項办法，我們就完全能够把国内的旱地变成真正的丰产地。

第一、我們應該施肥。旱地應該使用肥料，牲畜粪便和化学肥料都好。农民使用牲畜粪便当肥料，不仅用不着多花費，而且可以改良土質，所以牲畜粪便對我們很有用。牲畜粪便不足，可以用綠肥作补充。綠肥不足，还可以用化学肥料。請不要嫌化学肥料昂貴，如果我們不願灭亡，这是唯一的出路，不能不走这条路！何况我們已經作了調查，我們国内有原料，也有条件自己制造旱地所需要的硫酸銨、硫酸鉀、过磷酸鈣等当作肥料。如果我們設法在国内生产，那就不用着到外国購買。这样既不受外匯的影响，也不受外国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且我們也就可以大量供应肥料来改良旱地。这样，几万公頃以至几百万公頃的旱地就都可以成为肥沃的耕地，这样，旱地磽瘠現象这个魔鬼就被我們所粉碎了！

第二、我們應該实行选种，尤其是應該培育出适合旱地的良种。我們一向只注意水稻的选种，而沒有注意培育旱稻，我們輕視這項工作，以至到目前這項工作还没有开始做。要培育出一种抗旱力十分强的新旱稻，要它完全不需要水分，这也許不可能实现；但是，要它接近我們的要求，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旱稻以外的农作物怎样呢？黄豆、花生、玉蜀黍以及其他有益民生的作物，也可以通过培育选出优良的品种。旱地應該栽培能抗旱的作物；如玉蜀黍、小米、黄豆、花生等等，也都應該和旱稻一样，充分加以注意。大力选育抗旱作物，显然是我們應該赶快采取的必要措施。

第三、我們應該發展畜牧業。耕种旱地不能不飼养牲畜。沒有牲畜，哪里会有畜粪肥料呢？沒有牲畜，用什么东西拖引农具呢？此外，有了牲畜也可以解决交通問題。有了牲畜，运输問題也

就迎刃而解——馬匹首先能够使人活动起来！我还没有提到牲畜对民食的关系。牲畜能够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質。鷄蛋、鴨蛋、鷄肉、鴨肉、牛羊肉等等，能够使人类的身体長得更健康強壯。印度尼西亞在食用动物蛋白質方面，十分落后，每人每天大約只有4公分。泰国每人每天21公分，馬來亞14公分，印度支那17公分，印度9公分，菲律賓25公分，古巴29公分，緬甸32公分。荷蘭几百年的殖民統治，使我們印度尼西亞变成一个食用动物蛋白質很少的民族，变成一个體質孱弱缺乏活力的民族。当苏丹·阿貢·汉約克罗古苏莫在位时，荷蘭人来克洛夫·凡·昆斯曾經到馬达拉姆王朝的首都格尔达，进过苏丹·阿貢的王宮。据他的記載，首都格尔达每天要宰大牲口500头。請大家回顧一下历史吧！当时印度尼西亞是一个多么富有活力的民族，他們是一个多么勇猛、剛毅、富有豪俠精神而又能够辛勤劳动的民族！

第四、实行机械化。我一向殷切地盼望能够实现农业机械化。一般地說，爪哇每一农户拥有一公顷地，这一公顷土地养生不足，葬身有余。爪哇以外，我們移民去开垦的地区，每一个农民拥有的土地也不过一公顷半到两公顷。要生活得好，生活得富足，应该有多大的土地呢？要是土地不怎么肥沃，像目前爪哇以外各島那样，那末，每人最少要有十公顷。可是，另一方面，假如一个农民領到十公顷地，他就照顧不了。給他兩头牛，另外加上老婆、孩子和一个青年長工，最多也只能耕种五公顷。荷蘭的林堡，每一农户有20公顷地，养一匹壯馬加上全家的劳动力就可以耕种，他还养得起兩三头牛，三四只猪，上百只鷄。要是我們还記得，我們还缺少黄牛、水牛和耕馬，那末問題就更難了。該怎么办呢？如果能实现集体化、机械化，能不能解决呢？

苏拉威西島的干那里地区，撥出一片旱地来試驗农业机械化。

这片地有 15,000 公頃，地勢平坦，土質适宜机械耕作，雨量分布均匀，早稻每年收获兩次，产量也不坏。我們在那边試驗机械化，不是很合适嗎？

青年們，我时常設想爪哇島种稻的情况。我們需要一种早稻，抗旱力强，产量不比水稻差，做起飯来味道不比“孟卡弯”种次，抗病力强，每年可以收获兩次。要到哪一年才有印度尼西亞青年农学家把这种早稻培育出来呢？如果我們获得这样的早稻，实现了我这个理想，如果我們又能把水稻都改成这种十分优良的早稻，那末，我們就可以在种稻方面来一次大革命！农民可以变成集体化的农民，阡陌界石等可以一概取消，每年几千万盾的水利开支大部分可以节省下来，拖拉机和收割机可以使用起来，化学产品也可以大量使用，农民中間多出来的劳动力可以轉移到手工业、工业方面，大批劳动力可以轉到那些必須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去从事工业化工作。在建設方面进行这样的革命会带来多么大的效果！粮食生产将会突飞猛进，工厂会到处兴建，工业化也不愁沒有人力。同时，在精神方面，印度尼西亞民族也会大大振作起来。迟滯的作风，小农生产的狭隘性，巫术咒語，焚香祀鬼以及农村的其他落后现象，都会一扫而空；坦坦蕩蕩的气概和泱泱大国的作风就会蓬勃發展，民族意識或国家意識就会成長起来，一切由村落、山岳和海洋所形成的阻隔就会被克服。食物丰富，我們的身体就会健康强壮；摆脱了几千年墨守成規的束縛，我們就会变得朝气蓬勃、勇猛和剛强。这样，我們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印度尼西亞民族！

全国青年們，我的話快要結束了。我的講話占去你們相当長的时间，可是因为我所談的是生死攸关的大問題，所以也还不太过分。請大家充分注意，現在印度尼西亞正面对着饑荒的危机，这个危机年年都要發生，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如果我們不赶紧防止，

很快就会成为全民族的大灾殃。目前我們須向外国購进60—70万吨大米，將來就須80万吨，再往后就須90万吨。我們的河山秀丽明媚，可是到处有人挨餓，飯鍋空空如也，嬰兒因营养不良而被送进医院。这一切都証明我們年老的一代無能，沒有办法認清問題，沒有办法解決問題。到外国聘請專家已經成为一种風气，聘請来的虽然确是專家，可是来到我国以后，他們也須从头学起。算了吧，年老的一代就讓他这样过去吧！可是，你們，印度尼西亞全國的青年們，目前还在中学里讀書的青年們，你們是新一代，你們是將來的一代，我們民族的未來命运掌握在你們的手里。目前全國各方面都缺乏本國的干部，農業和畜牧方面更加突出。如果民食問題沒有办法解决，不久的將來印度尼西亞民族就会遭殃，因此，粮食供应問題是我們生死攸关的問題。我要問一問你們，为什么你們对學習農業和畜牧的兴趣那么低呢？为什么1951—1952年报名进农学院的只有120人，而兽医学院居然只有7个人呢？我的青年們，學習農業和畜牧的作用并不比学别的差，在这方面也同样可以發揮你們的才能，实现你們崇高的理想。請你們注意，我再一次請你們注意，我們要是沒有大規模地、徹底地、革命式地解决粮食問題的办法，我們就要遭殃！

我們應該趕緊在粮食問題方面培养出本國的干部，可能的話，要像雨后春笋，越快越妙，越多越好。按照需要，我們應該很快地至少培养出350个農業專家和150个林業專家，此外还需要选种、防疫、肥料、土壤、水利、畜牧、兽医等方面的專家各几百人。你們將來最好是报名进农学院和兽医学院。祝你們成为建設方面的英雄！把我們的国家建設成一个真正独立和强大的国家！要是大米問題不能解决，老是請鄰国卖出大米来接济，我們还夸談什么“独立的外交政策”呢？要是第三次大战在明后天爆發，船隻缺乏，印

度尼西亞同泰國、緬甸之間的交通斷絕，那末，我們去哪里弄到大米呢？我們是命定應該餓死嗎？如果自己有辦法增產糧食，我們為什麼要逐年花費幾百萬盾外匯向外購買大米呢？我們大家都知道，米價顯然是決定其他各種物價的因素，要是大米漲價的現象還是一再周期性地出現，我們國內一切平抑物價的措施就難免勞而無功，枉費心機。要是我們還缺糧，要是缺糧的數字越來越大，要是我們依然滿足於謾罵詛咒，要是我們依然不努力工作，不按照正確而徹底的計劃不辭勞苦地工作，獨立的外交政策，物價穩定，治安良好，“合理和繁榮的社會”，“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這一切都不外是空話。我們應該在各個建設領域發動大革命，立即發動大革命，首先應該在人民的糧食供應方面立即發動大革命！你們，印度尼西亞全國的青年們，應該爭取成為革命建設方面的開路先鋒，成為革命建設的英雄。希望你們將來不至使民族失望！

這就是我在農學院奠基之前所要說的話。

謝謝大家！





忠于你的泉源

1952年5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复兴节发表的演讲

弟兄們！

我向你們致獨立敬禮！

今天是1952年5月20日。首先讓我向真主表示感謝，他保佑我們的民族，使它一直生存到現在。

我十分注意地傾听了各政党、团体的联合声明和基·哈查尔·德宛达拉的报告。

对于联合声明，我表示謝意，因为声明中所提出的措施，确实是我們在今后繼續进行艰巨的斗争中，为了要获得良好的成就所应采取的措施，即全体印度尼西亚民族采取“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

虽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名，然而这个声明依然是使人高兴的，因为它明确地提出了團結的問題。

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

如果團結真正實現了，我們的斗争力量会更加强大，更有成就。在44年的民族运动中，我們經常提出“團結”、“一致”的口号，經常努力去實現它，然而也經常遭遇失敗，經常不能實現。

現在，“團結”、“一致”再一次被提出來了，而且是由一部分政

党和人民团体作为一个決議提出来的。这个決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5月20日——提出来的。正是在一个5月20日的日子——1908年5月20日——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破題兒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覺悟到團結和一致的重要性。

因此每年5月20日舉行紀念和每十周年的5月20日舉行盛大紀念，其意义之一就在于此。我們紀念1908年5月20日，是因为从那时起我民族第一次开始認識到團結的意义，尽管当时的認識还是模糊的。1908年5月20日發生了什么事情呢？在那一天，我們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我們的理想，来体现印度尼西亞民族的本性，即要求独立自由的本性，要求过具有人类和民族尊严的生活的本性，要求摆脱穷困、貧乏和痛苦的本性。这种新方式是怎样的呢？这种新方式是以政治团体为工具来实现其目的的方式，是以政治团体来进行斗争的方式，即以團結的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方式。用團結的力量通过政治团体来进行斗争的方式是新的方式，因为在1908年5月20日以前，我們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方式，而是采用其他方式。1908年5月20日以前，我們所采取的方式或者是听命于一位被我們認為“公正女皇”的人，或者是以非常卑屈的方式向政府官員請願，或者是在一位被我們神聖化了的領袖领导下采用武裝暴动的方式。

显然，这种方式的改变是一种进步。因此5月20日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是一个紀念进步的日子。各民族的紀念日很多，意义各不相同，紀念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然而一般地說，所有的紀念日都是为紀念产生某一种进步的日子。

我們的1945年8月17日，法国的7月14日（进攻巴士底監獄），俄国的11月7日，全世界工人的5月1日——所有这些都是各国历史进程中进步的里程碑。1945年8月17日是一个进步，

因为在那一天我們从一个殖民地变为一个独立国家；7月14日是一个进步，因为在那一天民主开始战胜了專制主义；11月7日是一个进步，因为在那一天集体主义开始在實踐中實現了；5月1日是一个进步，因为在5月1日那一天对工人公正的原則开始获得胜利而为公众所承認。馬克思說：“因此十小时工作日制并非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实际胜利，而是一个原則的胜利。”——馬克思这样用一句話概括了5月1日的意义。

因此对我們來說，5月20日不仅是第一次和單純是“一个重大的实际胜利”，即产生了以至善社为名的由官員組成的小团体，这个日子主要意味着一个“原則”的产生和胜利：尽管是在殖民主义者大棒的威胁之下，人們有权而且可以公正地要求結社和集会的原則；人們有权而且可以公正地要求享有作为人类和民族应有的尊严的原則；在殖民地任何一种改革光靠恳求不行，唯有依靠某种力量的压力才能實現的原則；那种力量必須依照結成团体的方式組織起来的原則；这样的团体是实现“团結就是力量”的主要方式的原則。

在这个原則的基础上——是原則，再說一次，是原則，而不只是“实际胜利”所产生的至善社——我們的民族运动愈来愈壯大，愈来愈开展。在这个原則的基础上，伊斯蘭教联盟产生了；东印度国民党影响了知識界；巴固友班·巴松丹誕生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印度尼西亞共产党傳播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大印度尼西亞党活动起来了；穆罕默蒂阿和伊斯蘭教教师联合会改造穆斯林社会；青年印度尼西亞和伊斯蘭教青年联盟深入青年界；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和印度尼西亞国民教育会大大地提高了民族的觉醒程度。同样的，在这个原則的基础上，我們的領袖在日本占領时期建立了和利用了“人民力結集运动”和奉公会、先鋒队和防衛

义勇軍来辛辛苦苦地培育民族的本性。由于实行这些原則的结果，我們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了独立。在此后的五年时期內，我們不顧一切牺牲来維護我們的独立。

这样一来，是不是說至善社沒有意义了呢？是不是說哇希丁·苏迪罗·胡梭陀沒有功績了呢？完全不是。我們要感謝至善社，因为它闢开了大門，走上新方式的道路。我們尊敬哇希丁·苏迪罗·胡梭陀博士，因为他首先下令向前冲，他站在老方式与新方式交界的里程碑上，他站在那里作为指路标，他的手指向正确的方向。

我曾經站在两个泉源的边沿，两个非常小的泉源：布蘭塔斯河和斯拉尤河的泉源。这两个泉源是多么小啊！可是我觉得被一种敬仰的感情迷住了，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句話也不說：因为那小小的泉源是两条大河的泉源，其中一条还是历史上繁荣的王国，例如諫义里、章加拉、新柯沙里、麻喏巴歇的大河。当我想起了哇希丁·苏迪罗·胡梭陀博士，上述那种感情的魔力又迷住了我的心灵。哇希丁站在一个泉源的边沿，的确，他的一生并不是白白过去的。

我們細小的泉源已經成为气势雄偉的大川了。它已比布蘭塔斯河更为巨大了，比斯拉尤河更为巨大了，比慕西河、巴利托河、卡浦斯河、恒河、布拉馬普得拉河、黄河、亞馬孙河、伏尔加河更为巨大了。因为它最后能以汹涌的浪濤，冲毀了那座籠罩着印度尼西亚群島、建立了350年的高耸入云的殖民大厦。它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一开始就立足于团结起来所产生的力量之上：起初几个人团结起来成为小数，小数联合起来成为大数，小团结成为大团结，最后这个大团结包括了全印度尼西亚7,500万人——它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峰，它的浪濤汹涌，四处冲击，爆發了1945年8月17日的革命，摧毀了殖民势力，崩溃时發出轟然巨响。

从这里諸位可以清楚地看出，1908年5月20日和1945年8月

17日是互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先前的1908年5月20日，就不可能有8月17日。如果没有先确立把力量团结起来的原则，就不可能有民族独立。如果没有当初的第一步，就不可能到达千里之远。如果没有泉源在先，河川就不可能流入大海。

因此，尤其是青年男女，千万不要说：“我属于‘1945年队伍’，为什么要尊敬至善社或重视过去的各阶段呢？所有那些都不再能满足我们的时代要求了！”这种说法和一个人讥笑某人过去曾经是小孩子同样显得眼光短小。当然，我们在44年中经历了几个觉醒程度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提高了一步。至善社、伊斯兰教联盟、大印度尼西亚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些都形成了标志着我们的觉醒程度不同的几个阶段。

但是我要请问，法国革命不是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吗？——米拉保阶段，罗伯斯庇尔阶段，马拉阶段，埃伯阶段和巴布夫阶段。俄国革命不是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吗？从克伦斯基到列宁，从托洛茨基到斯大林。我们作为懂得历史的“一切都在流动”的规律的人，就应该重视每个人的功绩，就应该珍视各阶段，把它们看成链条的环圈，一个连接着一个，永不断绝。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赞美法国革命各阶段的衔接时说道：“在不为我们所知的心灵深处，米拉保感到罗伯斯庇尔将要来临，罗伯斯庇尔感到马拉将要来临；马拉感到埃伯将要来临，埃伯感到巴布夫将要来临。”让我们也来赞美我们的各个觉醒阶段。我们不要仅仅赞美江河流入大海，让我们赞美整条河流吧。

在这里我要向青年男女建议，更多地了解已经去世的领导者的历史和功绩。许多青年男女茫然不知卓格罗阿米诺多是谁，集托曼昆古苏莫是谁，基艾·达兰是谁，斯蒂阿普蒂是谁，苏达摩·苏尔约固苏摩是谁。这种情况必须尽速予以改变。

“一切都在流动！”誠然，在独立之前各政党及集团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差异。誠然，我們在觉醒方面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异，有民族主义派，社会主义派，宗教派，一如今日的情况。这也是很自然的，尤其是由于在反对殖民主义方面所采取的策略不同，經常引起糾紛和分裂。有人主張对抗政策，有人主張联合政策；有人主張不合作，有人主張合作。但是“团结的啓示”总是得到胜利。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消除了分裂，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也消除了分裂。团结得愈紧，每一次斗争就愈接近頂点。在荷蘭統治时代是如此，在日本占領时期也是如此。在宣布独立之后，我們的主权还没有为荷蘭和国际承認的时候也是如此。

1949年12月27日我們完成了斗争任务的一半，开始进行另一半斗争。这另一半斗争需要等待前一半斗争完成后才能进行。現在我們国家——西伊里安除外——已經贏得了独立；目前在我国国内——西伊里安除外——摧毁殖民主义的工作也完成了，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为了爭取独立，我們斗争了44年，但是結果似乎有好多自相矛盾的現象，一如諸位所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一样。我們認為独立意味着把殖民主义完全从我国国土上驅逐出去，但是殖民主义目前仍然在西伊里安横行。我們認為独立后会馬上帶來完全的民主，但是直到現在这个制度还没有能够完全实施，因为治安还得不到保証，普选还不能举行。我們認為独立后会馬上帶來人民的幸福和社会正义，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仍須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正义而大声呼吁。我們認為独立后会馬上廢除过去簽訂的有損国家和人民的条約，但是到現在印度尼西亚——荷蘭联邦仍然存在，圓桌會議协定中对我們有損的条款依然有效。我們認為独立意味着国内外反动分子进攻的結束，但是反动分子依然从国内外进行

公开的和隐蔽的进攻。我們認為独立后会使世界安宁些，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却越来越有伺机爆發的危險。我們認為独立后会“免除恐惧”，但是若干地区的武装集团却使人不能有“免除恐惧”的感觉。我們認為独立后会使各方面都变得有条不紊，但是有許多事情还是一团糟。我們認為独立后会提高工作热情，但是在好多方面，工作效率显然大大地降低了。我們……我們当初不顧一切牺牲地为自由而斗争，但是現在……現在有时却令人感嘆……自由太多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再問一遍：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我們認識不足，我們沒有認識到独立仅仅是为一切就绪提供了可能，仅仅是为繁荣、治安、幸福提供了可能；它并不保証一切都会有条不紊。我們不很願意認識到：“馬上独立，馬上一切就绪”是不正确的，“馬上独立，馬上繁荣”是不正确的。一切就绪和繁荣是利用独立所提供的可能加紧工作的結果，是利用独立所提供的可能鞠躬尽瘁努力工作的結果。一切就绪和繁荣是在独立之后，工作之后，鞠躬尽瘁努力工作之后才会到来的。如果不加紧工作，如果不鞠躬尽瘁努力工作，那末，縱使 1,000 次独立也不会帶來繁荣和一切就绪。

因此我对于諸位剛才宣讀的联合声明中的決議（第三条），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感謝，決議中說：

“准备从速实行国家建設，即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从事于社会、經濟和文化建設。”

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从事于社会、經濟和文化建設。誠然，建設應該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我們的理想的，而且为我国宪法所保証的。

維護我国宪法中的規定，使其不为人所破坏，这是全体人民的

責任。使宪法中的規定为人所遵守、尊重和執行，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必須指出，即繁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必須建設起来的。我們尊敬的諸位先生在声明中表示准备从速进行国家建設，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大家都努力工作来完成建設，以充分自覺的精神来努力工作，那末我們的缺点就会一个一个地消除。相反地，如果我們不努力工作，那末我們的缺点將永远存在，甚至愈来愈多，愈久愈使人不寒而慄，例如大米問題就是如此。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先改善我們的生活，然后我們才努力工作。”这是一个錯誤的口号，一个本末倒置的口号。如果我們不劳动，我們的生活就不能改善。因此我們的口号應該和那个錯誤的口号相反，應該是：“努力工作吧，使我們的生活改善。”

同样地，你們所作的決議的第二条，我也是敬佩的，即“为了實現民主，为了幸福和社会公正，为了廢除一切有損人民的条約，为了收回西伊里安”，采取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

的确，如果有可能，我們應該赶快在各方面实行民主；的确，人民的福利和社会公正應該尽速成为令人可以感觉得到的客觀事实；的确，一切有損人民和国家的条約都應該从速設法廢除或修改；的确，西伊里安絕對應該归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权力範圍內。

我們直到現在还不能在各方面实行民主，这是因为我們还不能举行普选，許多地方的治安还不能得到保證。因此我們應該共同努力，尽速創造举行普选的条件和赶快恢复各地的治安。

同样地，我們應該努力作为福利和社会公正創造一切条件。因为世界上的确沒有其他事物像福利和繁荣那样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應該去創造条件。“同样的繁荣也是應該被創造出来的。”——馬克思这样說。

关于“公正”，我們的临时宪法中已經有了規定。实现那个規定，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我的責任，諸位的責任，人民的責任，老老少少的責任。

关于和各国簽訂的条約，誰不感觉到有一种責任需要重新考虑一切有損人民和国家的条約？不論是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协定，或是由圓桌會議产生的若干規定，或是其他协定，凡是有損人民的，有損国家的，我們都應該通过符合国家地位的途徑（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国家）設法廢除它，取消它。

至于西伊里安呢？

当然諸位理應把西伊里安列入決議中。西伊里安是我們的国土，西伊里安絕對應該歸入我国的权力範圍內。我在这里用不着再补充理由，諸位当然已有“充分理由”要求归还西伊里安，呼吁“采取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一如諸位所决定的）来加强我們的这个要求。为了要求將西伊里安歸入我們共和国的权力範圍內，諸位將“采取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諸位这样做只是尽了一个尊严的民族的责任而已。我現在只想对荷蘭人民和世界人民講几句话。我要說的話是：国际形势愈来愈黑暗。国际形势不是愈来愈明朗。天空愈来愈黑暗，烏云愈积愈濃厚。但是民族热望之火并不因烏云濃厚而熄灭。我們內心的“伊里安之火”肯定地是在燃燒着，而且愈来愈熾烈。目前我們延期举行与荷蘭討論西伊里安地位的會議（等待荷蘭普选結束），不要被解釋为推延我們民族的要求。我們推延的是會議，我們暫時停止的是會議，但是我們的要求是坚定不移的，我們的要求还是尊重我們全体人民的精神的；在我們民族全部动力的支持下，我們將不断地提出，直到西伊里安歸入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权力範圍內为止。

因此，弟兄們，我对于你們的決議第二條甲、乙、丙、丁四項都

是非常重視的。現在的問題是實行。現在的問題是把甲、乙、丙、丁四項作為我們必須執行的任務。

現在談談任務。從前我曾屢次談到，自從1949年12月27日我們的主權獲得承認之後，情況並不容許我們高枕無憂地享福，相反地，我們還面臨着許多任務，這些任務可以明顯地分為三類：

一、解決過去在鬥爭中所產生的一切後果。

二、根據我們的民族理想，使獨立日臻完善和充實獨立的内容。

三、在國際台風可能襲來時維護我們的獨立。

講得清楚些，好比剛從敵人手中奪回久為敵人占據的房子，因此我們還不能高枕無憂地享福，而應該努力工作：

一、修理我們的房子，因為奪回來時曾遭到巨大的破壞。

二、把仍在敵人手中的另一部分房子收回來，使房子完整，同時以各種家具和各種生活必需品來充實房子的設備。

三、使我們的房子安全，將來籬笆外如果發生什麼事變，不至於再遭到破壞或毀壞。

諸位看看：諸位的決議中的甲、乙、丙、丁四項都是符合於我所說的三個任務的精神的！

一、在各方面實行民主——屬於第二類任務，因為民主跟“使獨立日臻完善”和“充實獨立的内容”有關；但是也可列入第一類任務，因為民主需要治安良好，而治安不良是“過去我們鬥爭時期的後果”，這是應該設法解決的。

二、福利和社會公正——也屬於第二類任務，因為福利和社會公正就是“充實獨立的内容”；但是也可列入第一類，因為我們如果不先解決過去鬥爭時期的許多後果，就不可能“充實獨立的内容”。

三、廢除對我們有損的條約——列入第二類任務，因為它使獨

立日臻完善。

四、西伊里安——列入第二类任务，因为它也使独立日臻完善。
現在諸位要問：

第三类任务如何呢？如何“在国际台風可能襲来时維護我們的独立呢”？在諸位的联合声明中，“會議鑒于”的丁項指出：“直到1952年5月20日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人民还面临着世界大战的危險，这次战争將使人类遭到破坏、毀灭、貧困、痛苦和侮辱。”

你們的第一条決議是：

“繼續發展和改善1908年5月20日即已开始采取的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在应付可能爆發的、威胁着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国家的世界大战的时候，也要抱着这种精神。”

這兩段話显然包含着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憂慮。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被認為是威胁着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国家的灾难。剛才基·哈查尔·德宛达拉在演說中也提到，由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加上其他原因，例如飢餓的危險、騷乱、物价飞漲、道德危机、我們之間的分裂及其他等等，“产生了要求举行目前我們正在举行的紀念民族复兴节的願望。”

是的，弟兄們，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發，人类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最低限度也会使我們的处境困难。我想沒有一个国家爱好战争，战争意味着灾禍。因此，联合国許多會員国努力于緩和緊張局势。由于这个緣故，所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个还非常年輕和希望永远过和平生活的共和国，一个以“建国五原則”为基础的共和国，一个以“人道”为原則的共和国——实行積極的和平政策，实行一个有力量的積極的和平政策，跟其他国家一道努力避免世界灾禍。因此，我們实行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参加这个集团，也不参加

那个集团。諸位要問，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發了怎么办呢？但願真主使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爆發！但是，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發了，在我們的籬笆外面开始毆打斷杀起来了，怎么办呢？关于这个問題，我以前曾經屢次提出明确的方針：“在国际台風襲击时維護我們的独立！”如果左鄰右舍的房子都燃燒起来了，那末，使你自己的房子安全吧！但是也要尽可能出力把火扑灭。如果地獄开始出現了，啊，那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如果真主允許的話，我們要坚决地实行和平政策和自主政策。如果真主允許的話，我們坚决地不参加这个集团，也不参加那个集团。如果真主允許的話，我們坚决地不对任何人举起武器，除非我們受到了攻击。如果真主允許的話，我們同样坚决地繼續履行民族的一切責任。这样做，我們的房子就能够安全，我們就能够击退襲击我們的各种灾难，我們就能够繼續执行积极的和平政策，我們就能够繼續履行所有的民族責任，諸位說得好：采取一致行动！采取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再說一遍：采取一致的态度、綱領和步驟！

这种团结或一致不仅用来应付威胁我們的战争危險，而且，正像諸位所說的，也用来实现諸位的決議的第二条甲、乙、丙、丁四項和第三条。因此不論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或者从內政的角度来看，我們都絕對需要团结起来。的确，其他出路是沒有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因此这一次要認真地团结起来，爭取一致行动。不要像1948年那样，团结或一致行动完全沒有实现！基·哈查尔·德宛达拉剛才在演說中談到1948年的时候說：“万分可惜！……在我們还没有实现民族統一战綫这一計劃的时候，許多原来只是威胁着我們的危險就突然襲来了。在我們自己的陣营內，人們对于統一斗争的性質、形式和内容發生了怀疑。由于民族統一战綫沒有立即建立，各集团之間的分歧和糾紛的殘余又得到了滋長的机会。

在危險降臨的時刻，我們沒有準備好。危險一個接一個地繼續不斷地出現。我們不能很好地擊退它，相反地，分裂重新出現了。”

這是基·哈查爾的嘆惜，同樣也是我的嘆惜。

弟兄們，不要讓 1948 年的慘痛事實重演！我們今晚紀念民族復興節，如果我們不從過去的經驗吸取教訓，何必要舉行這個紀念會呢？是的，我們的民族運動在獨立之前和獨立之後有其共同的地方，但也有其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即各政黨之間在思想方面和在鬥爭方式方面存在着分歧，從前有分歧，現在仍然有分歧，這是相同的地方。但是從前和現在也有不同的地方，從前，還沒有獨立的時候，在“殊途同歸”這一口號下，重點是放在“同歸”上面，是放在大家並肩走向團結上面。請看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聯盟，請看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都是這樣的。現在，宣布獨立之後，重點是太過於放在“殊途”上面，放在分離上面，不是這樣嗎？

如果諸位真正願意擁護團結，那末將來就不要有哪一個政黨老是想“得勝”，不要有哪一個政黨老是想“稱霸”。團結需要“友好關係”，需要互相尊重。民族團結所要的是民族紀律，而不是把重點放在黨的紀律上。如果某一政黨在團結中企圖支配其他政黨，那末民族團結就不能得到進展；如果企圖要支配的手段，那末團結必然會破裂。

在聯合聲明中签名的，我看還沒有包括 1948 年 5 月 20 日日惹聯合聲明的全體簽署者。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如果確實有某種原因，我希望不是由於在聯合簽署者中存在着不同的意願而引起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將來實行時就會發生問題，這樣的結果不是團結，而是發生更大的分裂，正如 1948 年 5 月以後我們國家的歷史所証實的一般。的確，在目前這個時刻，為了鞏固和建設

国家，非常有必要把社会中各阶層的精神和力量团結起来，但是我們所采取的步驟，必須符合已經独立的国家的尊严和已經独立的人民的尊严。

除此之外，我还想提出几点：

你們在联合声明中“考虑”部分的乙項表明：各政党和团体無須取消，各政党和团体仍然存在，各自的责任仍然执行下去，各自的宗旨、原則不被忽視。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我所要求于諸位的是：团結要是真正內心的团結，意思是說彼此之間不要互相窺伺，諸位在做政党和团体的工作时，須把国家放在政党和团体之上。这并不是說我不了解政党和团体在民主环境中的成長，不是的；也不是說我不重視目前的政党和团体，完全不是的，——我的意思只是說我們應該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如果我們沒有共和国，我們的政党和团体就不可能像現在这样活动。因此我在这里再一次提出若干年前我在瑪琅举行的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全会上引用过的奎松的話：“我对于我党的忠誠的終点是我对于祖国的忠誠的起点。”

是的，我們生活在民主时代，民主意味着思想自由，我們还作出了決議要“在各方面实行民主。”但是实行民主对自己应有所限制，民主并不等于毫無約束。要知道，民主并不是目的本身，它只是用来获得某种东西的一个基础，一条道路，一种方式。那末，我們要获得什么呢？国家的安全和健康，民族的安全和健康，社会的幸福和繁荣。譬如国家这个躯体現在正生病，医疗的方法是通过民主的道路，不是通过法西斯主义道路或是封建主义道路。不要把医治病人的方法看得比病人的身体更为重要，不要把藥物看得比人的身体更为重要，不要为了医疗的方法而牺牲了病人的身体。

因此弟兄們，我們的結論是这样：我們真誠地团結起来吧，我

們都以国家为重吧，我們做建設性的工作吧，也就是說，真正地进行国家建設吧。

“我們忘我地努力工作吧。”這是一位已經去世的領導者的遺訓。讓我們向那些已經去世的領導者和戰士們的真誠致敬吧。他們的真誠是那樣的純潔，照耀着今晚我們一道紀念的民族復興節。啊，弟兄們，當卓格羅阿米諾多住在吉冬查蒂的簡陋茅屋裏的時候，我曾去拜望他；當斯蒂阿菩蒂還在萬隆南部販賣雞蛋的時候，我曾拜他為師；當他們在監獄生病的時候，我曾去看望過他們；當集托曼昆古蘇莫被放逐于班達島的時候，我曾多年和他通信；當瑪斯·馬科還住在梭羅格布羅榜鄉一間小屋裏的時候，我曾和他來往過；我曾接到兩位被處死刑的領導者的書信；我曾親眼看到其他數十位大大小小領導者所遭遇的痛苦，這些領導者除了一些遮蔽身體的衣服以外，有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啊，弟兄們，現在我們有誰能像他們那樣真誠？可是，弟兄們，這些貧困的、受苦受難的領導者就是過去的民族復興的締造者，也就是現在的獨立的締造者。他們渺小的軀體是真誠的化身，所以他們才變成偉大的創造者。讓我們向他們的真誠致敬吧，讓我們向在戰場上犧牲的所有戰士們致敬吧。向他們致敬就是說要認識我們自己的缺點，要學習他們的好榜樣。

是的，弟兄們，他們是偉大人物，正如偉大民族的历史中經常有偉大人物一樣。他們是偉大人物，但還有比他們更偉大的，那就是理想，藏在他們心中的理想。正是那理想給了他們鬥爭的力量，正是那理想給了他們力量，使他們不怕犧牲，使他們雖然遭受貧困但仍含着微笑，雖然被關在牢獄里或被放逐但仍含着微笑，雖然面對着絞架但仍含着微笑。那理想是不會死亡的，那理想是永遠活着的，那理想甚至在這個時代還代表着我們。那理想是現在我們

尊敬的民族复兴之河的泉源。

因此，讓那河流一直流吧！毫無阻碍地流吧！一切都在流动！
流到理想实现的大海：

它一直向前流，里面有我們，也有未来的一代，它一直向前流，
流到广闊的海洋——民族尊严的大洋，国家安全的大洋，社会福利
的大洋，人类幸福的大洋。

它一直向前流，一直向前流，因为它忠于它的泉源，好像我不
久前在泗水講过的：

“百川归海，不背其源！”

願真主保佑它！

我的話講到这里为止，弟兄們。

謝謝大家！

請接受独立的敬礼！





希望 and 现实

1952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独立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

国会議長先生，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从沙璜到馬老奇的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

国会議長先生的演講激發了我們对真主恩典的感激，也增強了我們为实现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理想而繼續斗争的信心。

不錯，兄弟姊妹們，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今天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轟轟烈烈地宣告独立的七周年紀念日。过一会，我們还要把独立宣言再宣讀一次，这样，这个庄严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文告便是第八次越过叢山和海洋而昭告于全世界公众了。

当我们每一次重新宣讀独立宣言的时候，我們所处的情况都不同。但是不管情况怎样不同，它的生命、它的精神、它的神聖的火却像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一样。

情况的不同正是發展的征象。發展是我們生存的征象。發展虽然要求我們作出巨大的牺牲，但也不断推动我們前进。

請看吧！1945年8月17日我們宣讀独立宣言的时候，由于日本軍隊占領的結果，印度尼西亚社会在物質上正处于貧乏和困

難的狀態。雖然如此，我們的精神却是強烈地要求獨立、要求為獨立而團結、為獨立而同心協力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獨立宣言的草稿中，表現在我們的憲法中，表現在“大印度尼西亞歌”的旋律中，表現在我們的國寶——飄揚天空的紅白旗上。國寶！等會兒我們就要把它升起。

當時我們處於充滿着挑釁的境地。但在宣告獨立的第一周年以後，即1946年8月17日以後，我們已擺脫了那種充滿挑釁的境地，我們擊退了混進聯軍內部和躲在聯軍背後的殖民主義分子再度向我們進行的挑釁。人民以刀劍和竹槍，子彈和手榴彈來回答這種挑釁。殖民主義的貪欲同獨立宣言生氣蓬勃的精神之間的格鬥到泗水之戰達到了頂點。泗水之戰於1945年11月10日爆發，這是一場群眾性的抗戰。泗水人民反抗殖民主義者的貪欲的鬥爭的爆發震撼了全世界。因此11月10日在歷史上被記載下來成為震撼世界的日子。

其實震撼世界的不僅是1945年11月10日而已，我們以後的鬥爭一直都在震撼着世界。1946年1月4日，中央政府從雅加達遷往日惹，全世界都認為這是印度尼西亞不屈服的表示。

1947年8月17日，我們對殖民主義者的挑釁——第一次軍事行動——給予最猛烈的回擊之後，就在日惹勝利地慶祝我們宣告獨立的第二周年。那時我們實際統治的地區雖然變得很狹小，但是1945年8月17日獨立宣言的精神卻震撼着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獨立宣言精神以後出現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大廈內，由於烏克蘭代表安德里·曼努意斯基的控訴，加上埃及代表曼杜·里亞茲的協助，因而根據國際會議上展開激烈辯論的結果，聯合國安理會才促成了1947年8月1日的停戰。

1948年到来了，挑衅并没有停止，但是形式改变了。1948年8月17日，我们在日惹庆祝宣告独立三周年的时候，殖民主义者军事挑衅的武装斗争名义上是暂时地停止了，但是我们面临着殖民主义者新的挑衅，即政治的挑衅：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实际统治地区之外建立了许多邦国，其目的是用来抵消和扼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的政权。当时除了这种挑衅，还要加上内部危机的增长。

庆祝宣告独立三周年紀念后不久，我們的民族力量突然出现了分裂的危机，几乎使我們的国家从内部崩溃。“茉莉芬事件”出乎意料之外地爆发了。

但是，真主大能，人为的分裂终于失败了，有效的是真主的意志。但真主也似乎要我們再面临困难。

我們民族團結的力量剛剛通过考驗不久，从外面又来了更猛烈的挑衅，作为殖民主义者政治扼杀的延續，他們發动了第二次軍事行动来摧毁我們共和国。那时共和国由于剛剛經過內患，正处在疲弱的状态中。日惹被占領了，共和国被宣布廢除。但是这种挑衅也被燃燒在人民胸中的独立精神所粉碎了。在国内，視死如归的同仇敌愾的战士开始进行百折不撓的游击战争；在国外，我們的外交家的活动也同时配合着进行。

可庆幸的是，由于武装斗争与外交斗争之間良好的配合，我們得以安全地渡过严重的灾难。1949年8月17日，我們又能按照国家大典来庆祝宣告独立四周年了。这就是說，我們不是在深谷中，不是在高山中，不是躲藏在森林中，更不是在被逐地，而是在日惹总統府庆祝独立紀念日的，当时还有外国使节出席。

兄弟姐妹們，这就是独立精神的可宝贵的地方，我們每次都是在回答了时代的挑战和通过了考驗之后庆祝独立紀念日的。因此，

印度尼西亞民族要永远使独立精神活着，千万不要背叛独立精神。

就这样，当我们通过了上述严重的时代考验之后，我们的精神加强了，同时也回答了当时其他各种挑衅。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日惹和雅加达举行的全印度尼西亚代表会议。

这些会议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不外乎是回答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的政治挑衅。印度尼西亚民族以恢复全印度尼西亚领袖间的团结精神来回答这种挑衅。

此外，刚才我说过，独立精神也远播国外。我们不会忘记在外国发生的一樁重大事件。

当时全国人民都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从事游击战争，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聚集在新德里举行会议，一致决定谴责和制裁在亚非两洲进行的殖民统治，尤其是荷兰为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而采取的武装行动。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团结一致，加上亚非国家的紧密合作，使世界道义得到伸张，并促使联合国最后采取了明确和肯定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最后组织了印度尼西亚委员会，负责通过和平途径调解印荷之间的政治纠纷。

在隆姆和罗延两人在雅加达举行谈判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荷兰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以后，荷兰才于1949年12月27日正式承认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在前荷印领土上的主权。据说它是“真正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但以后的事实表明它既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也不是无条件的。因此我们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还不能说已经是大功告成。希望人民能明了这一点。

快乐往往必须付出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取得。按照这一历史法则，印度尼西亚民族在坚持独立宣言的四年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挑战，而每次挑战我们都给予适当的答复。

我們为什么能够給予完滿的答复呢？我們之所以能够每次都給予完滿的答复，是因为每次答复我們都是从独立宣言的精神出發的。这种精神是“一旦独立，永远独立”。这是团結一致的精神，是百折不撓的精神。在荷蘭及其他各国已經承認我們的独立的今后，我們將繼續遵循这一历史法則。独立終于被承認，并不意味着我們休息的时候已經到来，并不意味着我們可以在月色盈盈下，躺在滿布花朵的毯子上逍遙自在。

正是因为我們的独立和主权得到承認和我們加入了联合国，我們的任务就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艰巨。挑战紛至沓来，旧的尚未过去，新的接着又来了，有时我們实在感到透不过气来。

这些挑战是什么呢？有国内的和国外的。

在国内方面，我們面临着基本上是兩種性質的挑战：首先是我們要怎样才能医治四年独立战争所遺留下来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創伤；第二、我們要怎样充实我們剛剛夺回的房屋的设备，这就是說，要用新的內容来充实我們的共和国，使它符合我們民族的理想。

以上是国内帶基本性質的挑战。我們所面临的来自国外的挑战又是怎样的呢？

外来的挑战也有兩種：

第一、在世界大战危机的威胁下，怎样保衛我国的安全呢？各国因利害不同而發生冲突，因思想体系不同而發生冲突，看起来它們又各自認為別人要是不支持它就是蓄意反对它，这样就形成了世界大战的危机。

第二、怎样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同时又能保持我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呢？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是人类，是一家人。

是的，兄弟姊妹們，印度尼西亞的独立是在充滿了冲突的世界

中产生的。不是小規模的冲突，而是規模龐大而又極其猛烈的冲突。全世界几乎截然分成兩大集团，双方各有若干衛星国，在互相猜忌、互相怨恨和互相窺伺的气氛的籠罩下，勢不兩立。

那末，我們这个年青的国家怎样回答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呢？

在独立四周年紀念以后，印度尼西亞曾一度被分割成形形色色的小邦小国，当时国内的問題就是怎样治愈这种四分五裂的創伤。全国人民展开了蓬蓬勃勃的运动来取消联邦制，恢复国家的統一。这样，人民就自己解决了国内的問題。我們的国家制度應該是統一的，早在1945年8月17日的独立宣言中就已經包含着这样的精神了。

真主至大，1950年8月17日，我們庆祝宣告独立五周年的时候，国家的制度是統一的，当时的国家制度并没有玷辱独立宣言。因此，我們1945年8月17日的独立宣言仍旧能保持純潔無瑕。这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

更值得欣慰的是，当时我們也胜利地粉碎了韋斯特灵和安狄·阿席斯的叛乱。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又出現了南摩鹿加共和国暴动。这又是一个难关。

为什么难关这样層出不窮呢？为什么我們剛通过一次政治考驗又来一次政治考驗呢？这是因为我們的独立和主权得到承認之后，印度尼西亞的土地上还有着殖民主义的殘余。

要解决这种种問題，我們必須牢牢地團結一致，同时發揮我們的民族精神，加强團結。我們这个民族有着大丈夫的气概，有着崇高的理想，在这种理想的鼓舞之下，一往無前，毫不猶豫观望，而且由于認清我們是站在正义方面，因此深信胜利是屬於我們的。这种民族精神是比馬（比馬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之一“摩訶婆罗多”

中所叙述的一个英雄——编者)的精神。我們应该好好地保持这种精神!

殖民主义残余不是还盘踞在西伊里安嗎? 印度尼西亚人民感觉西伊里安問題有如芒刺背, 痛入心脾。問題要是不去設法解决, 便会繼續存在。因此, 我們不能置之不理。

除了如何扫除殖民主义残余这一問題之外, 我們还必须解决其他問題。这些問題可也不簡單, 刚才我说过, 有的时候我們实在感到透不过气来!

西伊里安問題以后再來詳談, 現在我們先來談一談其他問題。

这些問題是在 1950 年 8 月 17 日庆祝宣告独立五周年之后产生的, 其中包括劳工問題和治安問題。

現在我們來簡單地談談劳工問題。

主权移交之后, 我們祖国的罢工有如汹涌的洪水。人民希望能够立即改善生活, 这种情緒便形成大規模的罢工浪潮。感謝真主, 劳工問題也及时解决了, 因为劳資双方都醒悟了。資本家被迫認識到, 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再也不能受殖民时代的那种牛馬待遇了, 今后必須把工人当作有人类尊严的人力看待。工人也了解到, 只有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 因此一切有生产力者之間必須很好地合作和互相尊重。如果劳資双方能始終注意保持这样的認識, 那就不会再引起什么困难了, 而如果抛开这一点, 当然还是会引起困难的。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治安問題。

上面说过, 1950 年 8 月 17 日的独立紀念日是在全国統一的气氛中庆祝的。由于統一的实现, 我們更有力量来对付新的挑战, 不管是来自內部或来自国外的挑战。这种力量是由于国家领导的統一而产生的。但奇怪的是, 国家领导的統一并没有帶來全体印

度尼西亞民族的統一。

就在那个时期，有好些集团有意或無意地重新制造了分裂的局面。有些武裝集团神志昏迷，企圖在南摩鹿加建立一个国家，也有人打着“伊斯蘭教国”、“竹槍队”、“墨拉比—墨峇务混合部队”的旗号，接着又有南苏拉威西和 426 营的叛乱。

由于武裝集团扰乱治安，我們不得不从国家的利益出發，动员我們的军队，来維持治安和国家主权。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們是被迫走这条路的，因为其他道路都不能給我們帶來我們所希望的成績。我們的寬大和冷靜的态度并没有使他們觉悟过来，他們仍然幻想將來会有外国的势力援助他們。

有什么办法呢？我們被迫流血，看来是万能的真主的意志，治安和秩序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鮮血和苦难去換取。現在事实証明，由于我們那时采取了明确的态度，某些地区的人民才免于遭受更大的灾难，統一的国家才免于分裂的危險。

民族的团結——諸位兄弟姊妹們，我希望大家切实注意民族的团結——我們必須加强民族的团結，不管代价如何，我們必須进一步巩固民族的团結。从 1945 年 8 月 17 日以来，我們的民族团結经历了兩次严重的考驗。这就是茉莉芬事件的考驗和南摩鹿加事件的考驗，我們通过了这兩次考驗。我們是以恢复民族团結的坚定意志付出很大代价而通过这兩次考驗的。由于我們坚定的信念是团結、团結再团結，所以無論困难多么巨大，我們終于通过了严重的考驗。1950 年 11 月 3 日，紅白旗重新在安汶市飄揚，正如 1948 年 11 月初在茉莉芬市重新飄揚一样。南摩鹿加的主力被我們粉碎之后，南摩鹿加的領導人物紛紛表示悔悟，向国軍投誠。

1951 年 8 月 17 日，独立六周年紀念日，南摩鹿加人民可以在快乐的、不受政治冒險家槍杆子威胁的情況下庆祝我們的国庆

日了。

兄弟姊妹們！

1951年8月17日慶祝了獨立紀念日之後，我們進入了獨立的第七個年頭。在這一年中，治安問題（如在西爪哇及南蘇拉威西）仍在向我們挑戰。當然也產生了其他必須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回顧1951年8月17日到1952年8月17日之間的情形，可以明顯地看出，除了令人失望的事之外，也還有令人欣慰的事。

我過去在歷屆的8月17日的演說中，並沒有向人民報告過政府的工作和成績，也沒有在公眾面前深入地談論過工作和成績。現在我認為有必要根據政府各部的報告向諸位報告一下。現在我已把各個報告的內容組織在我的演說中，可惜時間不允許我向你們宣讀所有的事項，所以只好請諸位等待演講詞印出後自己閱讀。

（總統在略過政府各部報告部分之後，繼續演講。）

以上是政府各部有關國內工作和情況的報告。

現在讓我来宣讀一些有關外交的報告。這部分報告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國內的工作所涉及的是我們本身的情況，而我們對外的的工作却是我們同外國的關係，國與國間的關係。

這一部分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必然有很多人想聽，因為他們都想明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對當前各種國際問題的態度，尤其是因為最近國外流行着種種荒謬的傳說。

印度尼西亞認為，目前世界局勢還充滿着緊張和危機，國際的大風暴到處都可能爆發，而且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能危害人類。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強烈地要求解脫身上的枷鎖。在越南，法國和越盟軍隊還在繼續作戰，到現在還沒有很快結束的徵象。在突尼斯，法國也面對着許多困難。

关于突尼斯，印度尼西亚政府將設法使突尼斯和法国双方都获得圓滿的解决。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中的代表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及亞洲国家的代表一起，正在尽一切力量設法使突尼斯問題在下次安理会中进行討論，使問題获得和平解决。

英国与伊朗的关系以及英国与埃及的关系仍然很緊張。直到目前为止，談判仍未解决問題，使这两个国家在經濟方面遭遇極大的困难。

我們作为一个新近独立的民族，坚信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將获得独立和自由，同时迫切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爭端都能通过給予每一个民族完整的独立的方式去解决。我們也希望这种解决办法能通过談判的方式，俾使有利于双方。

除了因为要求充分独立而引起的糾紛之外，俄国陣綫和美国陣綫之間的不協調所产生的爭执也引起了重大的危險。去年6月开始的中国、北朝鮮同联合国軍的談判，直到現在仍未达成協議。

此外，我們还必須注意中欧和西欧的形势，那里也有重大的危險。西德与联軍的和約使德国分裂为亲美、英、法的西德和亲苏的东德。这种分裂引起了重大的危險，可能發生类似朝鮮的內战。

世界各处还处在緊張状态，这使得若干国家的經濟發生恐慌，而使危机扩大。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各种糾紛中將竭尽所能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但这不是輕而易举的事。我們將遭受兩方面的指責，有人会指責我們傾向西方集团，也有人会指責我們傾向东方集团。虽然如此，我們仍然竭力維持我們这种态度。因为我們相信，采取这种行动，能更好地維護我們的年青国家的利益。國內的問題已够多够大了，因此，我們要尽可能使我們的国家避免卷入國際糾紛的漩渦里。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將極力支持聯合國的行動，聯合國也是要保障和平的。我相信，聯合國在目前世界局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聯合國範圍內，國與國之間的糾紛都可以採取談判方式來尋求解決。人類歷史的進步已達到這樣的階段，由一個國際組織來保障弱者不受強者的蹂躪，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目前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我們很難推測即將發生的變化是什麼。經驗顯示，上次世界大戰前聯合一致的国家，現在有許多是互相敵視的，譬如美國和它的朋友是一邊，而蘇聯和中國是一邊。相反地，從前的敵人現在卻變成了友邦。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就跟同盟國站在一起。

目前的友誼將來如何，誰也不能夠預測，思想體系相同也不能保證國與國之間能合作，蘇聯和南斯拉夫就是一個例子。

因此，我們在採取任何行動的時候，必須小心翼翼，使得任何變化都不會損害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執行一種能隨時適應新環境的政策，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努力執行這種政策。

為了我們自身的安全，也為了世界的安全，我們必須努力這樣做。我們執行這種政策，是因為我們覺得應當承擔保障人類安全的一部分責任。利益的衝突和思想體系的衝突，幾乎把全人類分裂成兩個大集團，而兩者都互相猜疑，互相窺伺，各以對方為死敵。這種世界局勢孕育着全面戰爭的種子，如果負責的領袖不採取明智的行動來緩和這種局勢的話，人類文明就可能遭到大規模的毀滅。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避免災害。這是時代對我們的挑戰，我們也必須給予適當的回答。我們必須怎樣來回答這個挑戰呢？

在我們的鬥爭史中，我們已得到兩個基本教訓：

第一个教訓是，自从茉莉芬事变之后，我們得到了一个經驗，那就是为了增进我們的民族团結和維護我們斗争的成果，我們不能选择正在冲突中的兩大集团的任何一方。

第二个教訓是，1949年1月在新德里召开泛亞會議之后，产生了支持我們的独立斗争的现实力量，同时我們得到一个經驗：为了把殖民主义驅出亞洲，年青的亞洲国家必須进行最良好的合作。

以上兩個教訓，我們在理論上是早已知道的，我們坚持把它們作为我們从未改变的外交政策的指南。內閣虽然經常更迭，國內外局勢虽然不断变化，但印度尼西亞的不傾向任何集团和促进亞洲合作的外交政策却不曾改变。这个政策就是走向和平的積極自主的政策。根据这个政策，每一項关系着印度尼西亞利益的外交問題，都依照各个問題的內容加以审查。在进行审查的时候，以什么为尺度呢？尺度是：我們对外的行动必須符合国家的利益，符合“建国五原則”的精神。在国际問題方面，要看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我們就是根据这一尺度来决定取舍。这并不是机会主义，而是在我們的斗争历史中，在我們的哲学和印度尼西亞社会生活中有着極深的淵源的明智行动。“建国五原則”的哲学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信仰統一和团結了整个印度尼西亞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偉大的、富于生命力的民族；同时又以人道主义精神統一和团結了印度尼西亞和世界的关系。凡是对外的每一个行动，如果对內將會危害我国社会的“殊途同归”的性質，对外將會危害印度尼西亞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話，都必須避免。

这样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我們要把自己关在所謂光荣的孤立的圈子里，并不意味着我們將緘默和消極。我們將不緘默，我們將进行工作，我們將爭取主动，我們將伸出我們的双手。我們明了，目前的世界社会有着互相依存的性質，所謂光荣的孤立的政策

不仅已不可能执行，而且会把我們帶向毀灭。因此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灵活的自主的政策，是根据国家利益和“建国五原則”、以实现世界和平为目标、同所有国家接近的積極自主的政策。

根据这个哲学，我們参加了亞洲—阿拉伯 15 个国家的合作，为消灭突尼斯的殖民統治而斗争。我們相信，由于这种合作，总有一天会形成不能为世界道义所忽视、也不能为任何政权置之不理的压力。必須消灭在突尼斯的殖民主义，其他任何地方也是一样。在宪法的序言里，我們明确地写着：殖民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互相矛盾的，任何地方的殖民主义都必須消灭。在西伊里安也不能例外。

是的，在西伊里安也不例外，有誰否認在西伊里安存在着殖民統治呢？当祖国的一些地区还没有自由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民族不会感到已經百分之百地独立。“独立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在半独立和半奴隶状态中是不能很好地生活的。如果有一部分地区独立了，另一部分地区仍被人奴役，这样的生活是不完滿的。半奴隶和半独立的民族，实际上是还没有真正独立的民族。独立就和要生还是死的问题一样，要么就生，要么就死，沒有半生半死的事。因此，独立也沒有半独立和半不独立。因此，当西伊里安仍被別人占領的时候，我們不能感到真正的独立。

西伊里安問題至今还是一个挑战，是对 1945 年 8 月 17 日独立宣言的挑战。1945 年 8 月 17 日独立宣言的精神对你們來說是否还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呢？为了尊重宣言神圣的精神，我們必須繼續进行适当的、符合独立自主国家的尊严的斗争，一直到法律上原屬于印度尼西亚的地区上的荷蘭实际統治都交回印度尼西亚国家政府来統治为止。我在我們的声明中提出警告，1950 年以后荷蘭在西伊里安的統治，我們是不同意的。西伊里安是荷蘭的“占領区”。我們全体人民的责任就是为結束这种占領状态而斗争。每

一屆印度尼西亞民族的內閣，不論它的性質如何，政綱如何，都不能放棄這種民族的責任，都不能避免這種民族的要求。這種要求是從沙璜到馬老奇整個印度尼西亞民族的要求。世界對印度尼西亞民族在這個問題上的統一意志是無須懷疑了。

我充分相信，要求取消亞洲土地上的殖民統治這一點，印度尼西亞並不是孤立的。亞洲民族的共同命運，是為共同實現這 20 世紀的要求而鬥爭的主要基礎。上次世界大戰中所付出的一切犧牲，據說不是為了要消除各種形式的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殖民統治嗎？數百萬人民在上次大戰中犧牲，如果不是為了恢復全世界的自由，又是為了什麼呢？殖民主義，不管它叫做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者是其它任何名稱，甚至應用“神聖的使命”、“白種人的義務”等漂亮名詞，終歸是殖民主義。

因此，取消在西伊里安的殖民統治，是訴諸世界道義的人道主義要求。對印度尼西亞民族來說，它不僅是民族的要求，同時也是安全的要求。印度尼西亞人民，首先是印度尼西亞東部的人民，當他們的領土有一部分仍舊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時候，他們就不會感到安全。當西伊里安仍然被荷印殖民主義分子統治的時候，他們就會感到身受威脅。我們有一個遠在南邊的鄰國說，對它來說，西伊里安問題是一個安全問題。我們要說，對我們來說，西伊里安問題更是一個安全問題！這個安全問題，不僅在理論上來說危害我們，而且直接地與印度尼西亞切膚相關。要求西伊里安歸還印度尼西亞也是合法的要求，因為它們向我們保證過，說移交主權是“真正的、完整的和無條件的”。是的，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民族的要求和安全的要求。

當這個要求沒有全部滿足之前，印度尼西亞人民就不可能不發生不愉快的和不安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難怪會有人問道：我

們还能够像过去一样在各方面和荷蘭合作嗎？的确，今天我只能引用埃默遜的話：“获得朋友的唯一途徑，是要自己够得上做一个朋友”，除此之外我不能对荷蘭作更好的劝告。

我們以坚定的意志和团结一致的精神等待这样的时机到来：荷蘭政府准备和我們共同寻求和平的和光荣的途徑来进行商談，以解决印荷联邦問題和西伊里安問題。不論是就目前或是就將來說，解决这两个問題对于維持印度尼西亞和荷蘭兩國之間的良好关系，是極为重要的。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权益很多，关系到它在西欧本国的国計民生。这种事实充分表明消除兩國友好关系的障碍是多么重要。直到目前为止，由于上述两个問題仍旧悬而未决，兩國关系还是緊張的。我还没有提到足以增加兩國緊張关系的其它事項，如目前尚未解决的韋斯特灵事件。印度尼西亞以7,000万人民的一致立場和坚定意志，来应付它和荷蘭之間的問題。这句话的正确性是絲毫不能怀疑的。同时也不容怀疑我們的立場和决心是善意的，因为这些問題的解决將澄清兩國今后的关系。印度尼西亞希望荷蘭了解这种善意的立場和决心，負責的荷蘭領袖似乎还没有普遍地了解这一点。我們可以看見，那里的普选虽然早已完成，但是在組織新內閣的过程中，他們所要克服的困难还是很多。这豈不是表明荷蘭領袖还没有普遍了解印度尼西亞对于解决印荷联邦和西伊里安問題的善意？

兄弟姊妹們！

今天是我们宣告独立的紀念日，从第一次宣讀独立宣言到現在，七年已經过去了。我們不妨把1945年8月17日的希望和我們在七年中所取得的成就的現實情况比較一下。我們七年前的希望是什么呢？在政治方面，我們希望建立一个共和国，統轄从沙璜到馬老奇的整个印度尼西亞地区。同时我們希望在行政上是統一

的和民主的。在經濟方面，我們希望建立一個丰衣足食、一切重要的必需品都能自給自足的国家。在社会方面，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像大家庭似的印度尼西亞社会，一個和諧的、沒有剝削和貧困的社会。这些希望是否實現了呢？如果每年我們仍然需要向外国輸入數十万吨大米，如果工商業大部分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如果我們身上穿的每一尺布都必須从外国輸入，这难道可以說我們已經實現經濟方面的希望嗎？如果我們宪法中的大家庭理想仍然停留在理想阶段，社会正义仍然沒有变成现实，难道可以說我們已經實現社会方面的理想嗎？如果西伊里安仍然受外国人奴役，如果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仍然很低，国家政权工具仍然沒有具备我們的民族精神，如果普选还没有进行，如果国家因国内武裝分子扰乱治安而动荡不定，难道可以說我們已經實現了政治方面的希望嗎？

国家的治安！武裝分子扰乱治安的根源是什么？这种扰乱治安是否仅仅是革命之后不可避免的普遍情况？有人說：“現在治安不好不要紧，將來会自然而然地变好的。在比利时，‘比利时暴动’后 19 年局面仍然动乱不安；在美国，美国革命后 60 年局面仍然动乱不安。”我要問：你是要 60 年的动乱局面，还是要 19 年的动乱局面？如果真的比利时有 19 年的动乱，美国有 60 年的动乱，你有没有研究过比利时用什么方法結束 19 年的动乱，美国用什么方法結束 60 年的动乱的？請記住这些問題的回答罢：“比利时用促使人民尊重国家权威的方法結束了动乱局面，美国也用促使人民尊重国家权威的方法結束了动乱局面。”

我們目前的毛病是对国家权威不够尊重。印度尼西亞現在有一種怪現象，数十年来我們希望自己拥有国家权威，現在自己有了国家权威，却又不加以尊重。还有一部分人民沒有深切体会到我們已經是一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在武裝革命結束之后，

有某些階層不能適應新形勢，這是事實，任何革命都是這樣的。革命是什麼？革命是兩種對立的勢力在衝突。印度尼西亞革命也是兩種對立的勢力在衝突。那時我們是一個勢力集團，荷蘭是另一個勢力集團，我們這方面好像工廠，荷蘭那方面也好像工廠，兩個工廠都企圖擊敗對方，印度尼西亞工廠對荷蘭工廠，獨立工廠對殖民工廠。

每個工廠都有轉動的輪子，這些輪子在工廠停止生產之後還是繼續轉動。這意思是說，武裝革命雖然已經結束，但還是繼續轉動。圓桌會議協定使印度尼西亞和荷蘭工廠停止生產，但是工廠的一些輪子並不立即停止轉動。安秋·阿席斯、蘇莫基爾、韋斯特靈、博斯、史密特、阿卜杜勒·哈密德以及我們自己方面仇視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極端分子，都是繼續轉動的輪子，它們毀壞了已經停工的工廠內各項物資。由於輪子的轉動沒有同工廠其他各部門互相配合，因此它會飛到左邊或右邊。因此有時就各趨極端。

兄弟姊妹們，我這樣描寫，是為了說明在每次武裝革命之後，必定有人或階層不能適應革命所產生的新政治形勢。但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並不僅僅是這些。我們還有別的毛病。剛才我說過，目前我們還有別的毛病，這就是不尊重國家權威的毛病，“跟國家權威對抗”的毛病。我曾經說過，我們面臨着四種危機：第一是政治危機，有許多人不再相信民主；第二是國家政權機構的危機；第三是思想方法的危機；第四是道德危機。實際上我們還有一種危機，那就是“國家權威”的危機。

由於人民不尊重國家的權威，所以發生國家權威的危機，而由於國家權威發生危機，人們就更加不尊重國家權威，兩者互為因果，互相影響，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後果愈來愈壞。怎樣克服它呢？克服這種情況的道路不外是：使國家權威返歸它的寶座。必須敢

于恢复国家权威的威信。必須敢于重新树立国家的权威。

除了“国家权威”之外，还有普通权威。現在这些也都遭遇危机。現在，不是有权威的人負責，而是沒有权威的人負責。負責的人沒有权威，有权威的人却不負責。普通权威的危机是国家权威的危机的孿生兄弟。兩者都出自同一母体，同一胎胞，那就是錯誤的心理。沒有旁人，沒有神仙能治好这种病，只有印度尼西亞民族本身能迅速治好这种病。

兄弟姊妹們，这分明是屬於心理方面的。喜欢搶劫，喜欢掠夺，喜欢放火燒房子，喜欢使人类墮入地獄，喜欢杀人，喜欢搞武裝集团，这一切都是一种心理。这种心理为国家权威危机所强化。这种心理本来就是在国家权威的真空状态中产生的。心理的危机产生了国家权威的危机，但是国家权威的危机加剧了心理的危机。首先是彼此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現在更明显了，把印度尼西亞民族从惡性循环的圈子里解放出来的道路，不外乎是恢复国家权威。国家权威必須解除束縛，从那种圈子里跳出来。同时要敢于認真树立国家权威的威信！所謂威信是真正的威信；法律是法律，法律必須加以維護和伸張，对任何事件、任何人都要执法如山。

請不要过于強調所謂治安不良是由于民族經濟还没有走上軌道这种見解。这种見解的正确性是相对的。請看日本占領时期的情况。在我們的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的經濟比日本占領时期更混乱、更支离破碎、更惡劣。數千人死于飢餓，數十万人患瘧疾，數千万人經濟破产，可是那时却沒有搶劫盜窃的事發生。什么緣故呢？这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国家权力，有权限，有威信。

这就是我对治安問題的看法。这个問題虽然和其他問題有千絲万縷的联系，但它的解决方法包括恢复国家权威的威信。正如亞里斯多德說过的：“自由是統治和被統治的能力。”不这样，自由

就会毁灭。

现在，我对其他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我的演说不能对许多问题逐一详尽地提出意见。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只能在演说中发表一般性的意见。我首先指出1945年8月17日的理想和1962年8月17日我们所获得的成绩两者间的差别。

差别是很大的！真的，正如在政府各部报告中所显示的，在许多细节问题上都有进步，但我们所抱的希望还没有实现，还相差很远。我们的希望，在政治方面没有实现；在经济方面没有实现；在社会方面，也没有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不是七年的时间太短促？可能是太短促，尤其是我们想起我们有机会从事建设才只两年半的时间。建设本来比破坏更艰难，革命中的建设比破坏需要更多的时间。只是这一点常常被我们社会中某些人所遗忘，他们成天不想工作，只会提出要求，要求，一再提出要求。

是不是说，时间并不短，而是希望太高？理想太高？目标太高？我们的理想真的太高吗？内外强固的、统一的、拥有整个荷印领土的共和国，这理想会太高么？要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自给自足（请注意，印度尼西亚的矿藏、农产品、天然动力和人力等都是非常丰富的），是希望太高么？友爱的生活，像家庭般和睦的生活，繁荣和公正的生活，没有贫困和剥削的生活（请注意印度尼西亚乡村中流行的互助合作的生活），是过于空幻么？我认为不是，别的民族也抱有这样的理想。

我现在再回头来问：虽然必须承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七年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但是为什么希望和现实之间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兄弟姐妹们，我不禁想起革命初期，那时没有一件事我们认为

是希望太高的。那时我們有些什么事是我們干不了的呢？我們在幾天的時間內粉碎了有 350 年历史的强有力的殖民堡壘；我們在幾星期的時間內把 8 月 18 日被日本解除武裝的龐大軍隊重新建立起來；嚴重的挑戰，有時像要扼殺我們，正如我在上面的演說中所說的，我們也在幾天內把它克服了。是的，幾天的時間，因為那時我們不是以年、月、星期來計算時間，而是以日來計算時間的。

現在呢，到處都顯得有些疲乏。到處都有不滿情緒，毫無積極性，到處都好像沒有什麼理想了。到處都好像沒有大規模的鬥爭。到處都把自身的利益看作至高無上。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我們在革命初期會有那樣大的氣魄？我們回答得對，因為在革命初期我們胸中具有 1945 年 8 月 17 日獨立宣言的精神。那時這種精神在我們胸中激動，在我們胸中燃燒，在我們胸中爆發。

我們能恢復獨立宣言的精神麼？恢復它真正的實質，那首先是不願被人奴役的民族獨立的精神；其次是忠實於理想、埋頭苦幹、大公無私的精神；第三是團結的精神（是真正團結，不是一個家族或一個階層的團結）；第四是孜孜不倦、從無到有地建設國家的精神。

只有我們恢復了這種精神，把注意力放在不斷地建設上面，我們才能飛躍前進，才能迅速消除希望和現實的差別。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軀體中消除疲乏無力的感覺，才能使惰性的規律不適用於我們身上，我們的民族才能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民族，一個埋頭苦幹的民族，一個不羨慕別人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才能成為既符合我們生者的希望、也符合先烈的理想的國家。印度尼西亞人民才能成為繁榮興旺的人民，因為他們了解到繁榮興旺只能通過工作來實現，同時他們也已經這樣做了。

1945年8月17日独立宣言的精神万岁！

印度尼西亚独立，永远独立！

男女青年们，特别是你们，不要玷辱了寄托着民族希望的一代的荣誉！





第一个八年以后

1953年8月16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国会庆祝
建国八周年全体會議上的演講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議長先生：

明天是1953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民將紀念印度尼西亚独立八周年！

依照我們每年紀念印度尼西亚独立日的慣例，我們要回顧一下过去所取得的成就。

因此，我打算跟諸位談談1952年8月17日到1953年8月17日这一期間的国内情况和对外关系。

国内方面

(一) 治安問題

議長先生：

自从印度尼西亚恢复主权以后，国内治安問題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問題。

几乎每个內閣都把治安問題列入政綱中。

政府曾先后設立了治安參謀會議和治安委員會；国会中的內

政、国防、治安和司法等小組也經常注意治安問題。

各屆政府為了實施自己的政綱，曾經動員國家的力量對搗亂分子的巢穴展開攻勢，同時也進行了所謂政治工作。

我們雖然作了不少努力，但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已經獲得了完全令人滿意的成就。

近來擾亂治安的事件更加頻繁，更加嚴重了，甚至還需要我們更特別更深入的注意，並採取對社會各階層都一定會發生更深刻的影響的措施。

殘暴的襲擊、綁架、暗殺、搶劫、燒毀民房，甚至傾復火車、攔劫汽車等恐怖行動，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不少的損失。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永遠繼續下去。

各種搗亂分子的目的各不相同；不用說，有政治目的的和純粹是為犯罪而犯罪的，兩者比較起來，我們當然應該更多地注意有政治目的的。

我所說的有政治目的的，是指企圖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境內建立國家的人們，首先就是被稱為伊斯蘭教國運動的加多蘇維約運動。

這個運動的總部在西爪哇，近來還打算擴大他們的勢力範圍和權力。

大家知道，這些搗亂分子正在中爪哇西部進行活動。此外，他們還企圖滲透到東爪哇、北蘇門答臘、南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去，打算同蘇拉威西的穆查卡爾匪幫取得聯繫。

此外，還可以發現一些抱著政治目的的擾亂治安的行動，如西爪哇的竹槍隊和在中爪哇的墨拉比—墨峇務地區活動的武裝分子。

我所說的純粹為犯罪而犯罪的分子是指那些並沒有政治目的

而只是由于生活上感到失望或类似的其他原因而犯罪的人。

在对付捣乱分子的问题上，近来有一件使政府感到高兴的事，那就是人民的态度。

在过去，人民对这些事是漠不关心的，现在人民已开始觉醒了；捣乱分子的目的是扰乱人民的安宁，结果只是把民众唤醒，使他們主动地注意这些事了。

人民紛紛举行示威游行，或者举行大会通过決議，要求政府更坚决地采取措施，消灭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宁的捣乱分子。人民还表示願意在这方面支持政府。

正如上面所說的，人民和政府的意志是一致的，都是有决心的，这表明下令給所有国家权力机构消灭加多苏維約运动（所謂伊斯蘭教国运动）以及竹槍队等人民公敌的时机已經成熟了。

（二）国家組織

議長先生：

在改善国家組織的工作上，政府和国会共同取得了光輝的成就，那就是制訂了选举制宪議會議員和国會議員的法令，并宣布自1953年4月7日起开始生效。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現在已經有了一个規定选举人民代表的程序的法律。將來选出的人民代表負有制訂国家宪法和其他法案并决定国家和政府的政策的使命。

选举法頒布以后，政府便开始进行准备并开展非常广泛而且頗費時間的工作。

政府为了实施普选法而制訂的一切条例，必須适合我国的国情、人民的發展阶段、各地区的特殊情况、我們的財政狀況、交通条件和我們的知識水平等等。总而言之，一切可能引起普选工作的

困难的因素都必须考虑到，特别是由于我国是第一次举行普选。

在制订一切条例和指令的时候，应当使条例和指令不光是能够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实施，而且能够在国外实施；不光是适合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还要适合所有有选举权的人民。

有一点是不难了解的：印度尼西亚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刚刚从革命的激流中露出来，现在还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它的领土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居民是由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许多种族组成的，行政区的划分又还不够完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决定一种不光是切实可行而且符合民主要求的普选制度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目的加强了我們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意志。

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不光是要动员国家机构，还要动员人民团体，不仅如此，每个居民都必须出来协助，使普选能够在最短期间内举行。

最后，我要向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呼吁，他们除了进行合法的竞选运动之外，必须给予政府机关最大的帮助，使一切和普选有关的工作都能够顺利进行。

去年，政府依照宪法上的规定，继续进行了地方分权和区域自治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起纳斯伦先生领导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已经胜利地拟订了一项关于国家和各自治区的财政均衡的法令草案。

此外，我也要特别提起旺梭尼哥罗先生领导的另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研究一般公职人员、特别是州长的权力和义务的问题。

由于这两个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很广，它们没有能如期完成各自的任務。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是說，政府就没有根据情况便宜行事而授給自治区一些至今仍由地方官員或任何其他政府机关所行使的取权和担負的义务。

提到地方行政机构，我打算对地方官員，特别是自治区長官、省長、州長、县長、区長和乡長講几句话。他们在各自的地区代表中央政府，执行各自地区内现在仍然属于中央政府职权范围的义务、权力和任务。

我可以說，在我国独立以后的八年来，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一般地都能够适应新的任务，并且随时注意到民主的原则；有时候他们也需要执行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条例，可是他们都能尽可能采取协商的方式来处理，这是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民族的理想的。

一般來說，他们都是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度过了在精神和物質上困难重重的八年斗争和建设的时期；他们也准备遵照他们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指导原则来迎接未来的时期，迎接普选等繁重的工作。

所以，議長先生，我要在这里向国家栋梁之一的地方官員，对他们八年来的功劳和准备迎接未来工作的精神，表示敬意。

議長先生：

在还没有根据我们的宪法第 132 条的规定制訂地方自治政府法令以前，政府今年对自治区的政策和往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政府的政策一方面要适应时代的变迁，同时也注意到现行的法令。

我以感激的心情在这里提出，负责领导地方自治政府的領袖們现在已经認識到由个人领导政府的方式已经不合时代了。

因此，各自治區現在都在逐漸設法改組地方自治政府，使它符合憲法第 132 條的規定。

此外，也有些地方自治政府不願意再維持原來的地位。

1952 年 11 月 21 日，西加里曼丹的昔加羅自治政府長官把政權交還給中央政府了。

也在西加里曼丹的上候自治政府也打算把地方自治權交還給中央政府，現在我們正在設法滿足它的願望。

自治區政府撤消以後，還沒有被任命新的職務的人員的生活，受到政府充分的關懷。

政府發給他們生活補助費；在有養老金條例的地方，如果夠條件就發給他們養老金。

過去根據慣例法，自治區政府官員的薪俸有一部分是由稅收中提出的，現在中央政府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議長先生：

政府在實行地方政府民主化的時候，首先注意的是最下級的地方政府，構成社會基層單位的、散布在全印度尼西亞的村、族、鄉、鎮等等的政府。

這些根據共同的風俗習慣而聚居的居民，有着他們固有的性質。因此，實行政府民主化的時候，需要採取特殊的方式。

這些最下級的地方政府，有着優秀的歷史，它們在民族革命中是有功的。但願它們在未來的建設時期也立下功勞。

在一切行政工作上，在維持治安、糧食生產、社會事務和教育工作等方面，它們對國家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我們用金錢來估量他們的功勞，那一定是為數幾百萬甚至幾十億盾。

各地居民一向能自動地為本地區的利益的而共同努力，從來不

計較報酬，不空談理論，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做。

鑒于这些事实，政府在进行乡政府或同級地方政府的广泛改組工作的时候，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态度。

地方政府的組織必須符合各地的風俗習慣。

地方政府人員的任务必須符合当地居民的風俗習慣。

所以，这些基層行政單位的任何改革都必須和当地的人情風俗相協調。

有些地区的行政機構是“會社”式的，同时也設有地方議會。

有一些地区、特别是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內地，一个氏族的會長仍然以个人身份領導当地的事务。

在这过渡时期中，国家的財政还不景气，人才也还缺乏，政府感到在这些基層行政区域馬上建立现代化的行政機構，是需要非常謹慎的。

虽然是这样，政府仍以現有的人力和財力設法安定和巩固在武裝革命时期以及治安不良时期受到破坏的乡政府和同級的行政機構。政府已經在举办乡政府人員訓練班，在每县中建立一个實驗村，在社会和經濟方面給以协助和指导，这样来逐步地把現代思想灌輸到上述最基層的地区單位去。

至于这些基層地区單位什么时候成为现代化的民主政府，那首先要决定于居民本身的願望，不能由上头加以强迫。

在这方面，政府只是一个指导人和监护人。

議長先生：

为了統一民事法庭的組織、职权和程序，政府曾經在1951年頒布了一套条例；从那时候起，只有地方法院可以处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切居民日常的訴訟案件。

在这方面，政府正在設法逐步地取消地方自治政府的和習俗

的司法权。

政府在去年取消了峇厘和苏拉威西地方自治政府的法庭。现在只剩下南苏門答臘、中苏門答臘、加里曼丹和小巽他群島东部等地有地方自治政府法庭和習俗法庭。

在取消自治区法庭和習俗法庭方面的困难，就是缺少可以分配到上述地区的專門人才。

为了說明法庭和檢察厅專門人才缺少的情况，可以指出：現在我們需要 182 名法官和 152 名檢察官人才，而目前却只有 41 名法官和 9 名檢察官。

法院和檢察厅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机构，所以，上述情形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政府采取了两种步骤，一种是短期的，一种是長期的。

短期的就是設法增加法官人数。增加的方式就是提拔一些有能力有經驗的律師做法官，必要的时候，实行兼职制度；委任一些巡迴法官；簡化案卷記錄；减少上訴的可能性；把高等法院比較簡單的上訴案件交給一个法官审查。

長期的計劃就是繼續訓練專門人才，一方面指派有能力的公职人員到大学去深造，一方面增办中等法科学校，一如已經在望加錫成立的那种法科学校。

議長先生：

如果我在这里完全不提国家警察，那末关于建立法治国家的国家机构的情况就不完整了。

实际上，我所說过的关于地方政府、法庭和檢察厅的話，也适用于国家警察。

由于去年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軍事机关已經把行政权移

交給民政机关，所以作为民政机关的力量的国家警察的责任就加重了。

我要在这里对国家警察表示敬意，感谢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独立的八年中，特别是在去年，为执行任务而作的努力。

議長先生：

在檢閱了我国的民政机关的状况以后，現在讓我們談談我国的軍事机构。

在去年一年中，政府仍旧在努力設法改善武裝部队的情况。

在这一点上，我們应当充分注意到由游击战争走向正規建設的过渡时期所产生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是造成1952年10月17日事件的原因之一。

为了保持武裝部队的完整，政府也和国会共同制訂了一系列的武裝部队法令，規定了現役軍人的法律地位，并保障退伍軍人的生活，使他們能够参加社会各方面的建設工作。

此外，为了使国防的組織固定下来，政府曾設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負責拟訂国防法令草案。

而且，为了提高武裝部队的質量，武裝部队人員的教育和訓練的範圍已經扩大和加深。

在这一点上，我們必須指出，关于荷蘭軍事代表团的协定，到今年年底滿期，就不再修改或延長了。

正如民政机构一样，我們的武裝部队也应该集中力量来协助政府和人民肃清一切搗乱分子。

因此，議長先生，我認为我应该在这里向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呼吁，請大家給国家机构、特别是武裝部队，以最大的支持，使它們能够完成維持治安和改善它們的組織的重大任务。

我們在这里向武裝部队表示敬意。

(三) 福利事業

議長先生：

在詳細談論社會福利問題以前，我想先談談我國的財政狀況，這是一切建設工作的一個重要基礎。

議長先生：

拿 1952 年的外匯收支情況來說，赤字達到 28 億 5,000 萬盾，這顯然比提交給國會的外匯報告中的初步估計更壞。

這是由於在 1952 年 9 月份以前不可能真正掌握外匯的發展情況，因為外匯年度是從 1952 年 9 月至 1953 年 9 月。

1952 年下半年，為了掌握外匯的發展情況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是從 1952 年 8 月底開始實行的，主要是關於把進口貨分為甲乙丙丁四類的工作。

鑒於在市面上流通的貨幣為數很大，政府認為有必要縮小流通貨幣額，所以頒布了關於進口貨預繳 40% 的按金的條例，到了 1953 年 3 月底，上述按金又提高到 75%。

從國庫基金的角度來看，截至 1953 年 5 月底的財政收支以及外匯的發展情況，一般來說是在規定的限度之下。

在 1953 年的頭五個月中，貨幣準備金，即黃金和外匯已能保持一定的數額。

原來估計 1953 年 1 月到 5 月外匯收支的赤字最高額為五億盾左右，但結果並沒有達到這個“危險的限度”。

由於上述數字是根據庫存現金計算出來的，將來的情況（包括我們有義務支付的外匯款項）還沒有估計在內。

由於將來的情況不能令人滿意，並且影響外匯收支的平衡，因此，在最近的將來，還需要對外匯收支和外匯的發展情況實行嚴密

的監督。

通过进口条例实行“輸入附加稅”和75%按金来减少貨幣流通額，到現在为止，已經产生令人滿意的效果。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上述条例的效果，在以后几个月中將逐漸减少，因此在未来的短时期中，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議長先生：

1952年度的国家財政預算中估計的赤字为43亿2,800万盾。

根据初步的調查統計，現在的赤字为43亿零500万盾，比預算的数字稍为低一些。

国家的支出增加了，特別是在1952年11月和12月間。因此在1953年的头一季中帶來了通貨膨脹的压力。

在1953年的預算中，赤字的最高額規定为18亿盾。

由于各部直到現在还是側重于那些从1952年的預算中“轉賬”过来的支出項目，所以1953年的預算支出的压力要在今年的最后一季中才会显现出来，換句話說，国家支出的压力和相应的通貨膨脹的压力主要將在今年的下半年显现出来。

因此，我們仍旧需要严格地監督国家的支出。

議長先生：

在这个問題上，我認为也有必要提到有关財政方面的法令。

关于金融方面，我們曾經頒布了国家銀行基本法令、关于“規定發鈔銀行的黄金儲备額”以及“禁止使用和流通根据1912年荷印貨幣条例而發行的銀盾”的临时法令以及政府关于發行現金券的条例等。

在財政方面，去年曾頒布有关减低过渡稅、所得稅和財產稅的法令和条例以及提高拥有奢侈汽車的家庭的家庭稅、公司稅、貿易稅和關稅的法令和条例。

但是，議長先生，國家的財政問題不能光靠貨幣、預算和財政政策來解決，這些政策只能起輔助的作用。

根本的辦法還是發展生產，發展出口品和國內消費品的生產。

增加生產和增加出口仍舊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在這方面，可以說生產總值已經增加了一點，但是還不令人滿意，特別是治安有保障、交通沒有困難的地區。

橡膠、鐵矾土和椰子的生產急劇下降，錫、石油、大米、煤炭和椰油的生產却有顯著的增加。

在物價方面，據統計，1952年糧食的零售價格，除了在巨港和德那第兩地之外，在各大城市都降低了。

1952年生活費用的指數只是由137提高到141。

1952年物價上漲的主要是一些半奢侈品和奢侈品。

議長先生：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談談經濟問題。在這方面，主要是大米問題。

為了要滿足糧食方面的需要，1952年政府曾計劃由國外輸入60萬噸大米，在國內收購43萬噸大米，全部由糧食事務基金委員會掌握。

在國內收購大米的工作由地方政府人員負責，由私人團體協助。碾米的工作是由政府以簽訂合同、償付工資的方式交給碾米廠去做。

糧食事務基金委員會除了出售大米給軍人、警察和缺糧地區之外，也以比市價低的价格實行自由買賣，即所謂“拋售大米”。

拋售的結果，米價降低了。例如，雅加達的米價，春米由每100公斤270盾跌到180盾，機器米由345盾跌到240盾。

由於糧食事務基金委員會拋售大米的价格低於成本，所以政

府在 1952 年撥出了一億盾的“準備金”以防萬一，現在這筆錢已動用了 8,600 萬盾。

通過這個辦法，政府穩定了物價。

被禁止自行購買谷子和大米的私人企業，由糧食事務基金委員會按照市價或成本供給他們。

為了穩定物價，政府在 1953 年中所應掌握的大米至少要和 1952 年的相等。

由於我國的外匯情況和農產品的可能增加，政府打算在 1953 年向外國購買大米 40 萬噸，在國內收購 40 萬噸，全部由糧食事務基金委員會掌握。

此外，政府撥出了收購 6 萬噸谷子或 3 萬噸大米的款子，由地方長官負責收購，以供應各該地區居民的需要。

今年在國內收購大米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到本月初為止，收購計劃已完成了 85% 以上。

看到收購工作的順利和大米的供應情況——不論是由國外輸入的或是在本國收購的——我們實在不用為日後擔憂，即使我們把輸入大米的數字由 40 萬噸減少到 30 萬噸也沒有問題。

1953 年將繼續出售大米給軍人、警察、缺米地區，并向市場拋售大米。

為了彌補 1953 年的損失，政府預備了 1 億 5,000 萬盾，以防意外。

議長先生：

在經濟方面，政府還採取了下列各種步驟：

為了提高公職人員的業務水平，政府舉辦了一些訓練班。去年有 96 名公職人員獲得合作社業務的知識，39 名公職人員獲得一般經濟工作的知識。

此外，还派了 11 名合作社工作人員到国外去深造，現在还有 14 名准备出国。

从 1952—1953 学年起，茂物的农学院和雅加达的經濟学院都增設了有关合作社業務的課程。

我們在农村訓練了 2,650 名合作社干部，他們都被認為能够在各自的社里运用所获得的知識。

为了推动合作社运动，政府已在西爪哇和东爪哇兩省各設立了一个合作社銀行，在其他各省也打算設立，現在正在筹备。

在政府的倡議之下，最近在万隆举行的第三次合作社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合作社公会，作为处理合作社問題的 最高机关。它將成为領導我国合作社运动的中央机关，今后政府也可以把有关合作社事業的宣傳和干部訓練工作交給它。

为了要筹集合作社运动的資本，除了鼓励一般的儲蓄以外，还在合作社社員当中举行“儲蓄周”。

在 1952 年年底，已登記的合作社有 7,667 个，社員共 1,070,437 人，他們的存款达到 51,096,143 盾，后备基金达到 2,838,923 盾。

在爪哇的三省中，曾經嘗試推行合作社制度，来克服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例如建立粮倉以应付青黄不接的时期等。

为了鼓励和改善小業主的种植業，政府第一步先設立了一个木棉事务委员会以代替过去的“木棉中央”，此外，政府还以貸款的方式援助上述产品的輸出。

政府鼓励同行的企業組織行業公会，以便能更順利地处理他們自己的事务，現在已經成立的有印度尼西亞糖業联合会，在若干大城市中已經成立了中等进口商联合会，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亞收音机进口商联合会，印度尼西亞花布印染業合作社联合会和印度尼西亞影片进口商联合会。

通过貸款基金委员会的保証，为了發展民間企業而發放的貸款中，有 1,600 万盾貸給了东爪哇和中爪哇的烟叶种植者；有 4,400 万盾貸給了甘蔗种植者，他們的种植面积达到 11,000 公頃。

貸款的目的，除了扩大輸出的可能性以外，也是为了帮助农民通过合作社制度更好地發展生产，特别是商品农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是为了使制糖厂和农民之間建立健康的互惠的新关系，讓他們之間共同利益刺激农民的生产情緒。

我国的造船企業在去年一共制造了十艘各 13 吨半的船、兩艘 15 吨的船；还有 35.5 吨和 100 吨的船若干艘沒有完成。

此外，政府設立了兩個委员会，一个叫运输事务顧問委员会，主要是利用本国的航运業来运输政府各局和各基金委员会的物资；另一个叫保險事务顧問委员会，專門負責使政府各局和各基金委员会向本国的保險公司投保的工作。

据目前的統計，政府各局和各基金委员会价值 40 亿盾的物资中，已有 5 亿盾是向本国的保險公司投保的。

关于商業的發展方面，可以說：約有 1,600 家印度尼西亞进口商已經能够利用政府給他們的机会。

虽然他們当中有一部分人沒有具备政府所提出的繼續从事进口業務的条件，可是，审查的結果也有 60% 是合格的。

可喜的是他們当中有一部分是技术品进口商。这証明現在进口業務已开始專門化。

但是，大家还不够注意国内的貿易，这是指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境内分配技术品方面來說的，因为从国外輸入物资基本上必須根据人民的需要。

此外，国产工業品的貿易也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視。工業的發展也要靠貿易發揮作用，因为这样工業企業就能够將注意力集

中在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質量上，而不用为銷售方面的困难分心。

政府对工業方面急待解决的問題的方針是重点發展足以滿足我国社会在經濟上的需要的小工業，如：陶器、皮革、木工、鉄器、紡織等工業。

为了这个目的，政府还設立了干部訓練班来培养这些工業方面的人才，并且派了一些人出国去深造。

为了說明国内工業的發展情况，可以提出紡織工業作例子：1952年紡織工業的生产能力为9,000万公尺；1953年增加到1亿1,000万公尺，接近战前1亿2,000万公尺的記錄。

汽車和脚踏車輪胎工業，供应国内需要的橡膠品工業，化学工業，制造椰油、人造牛油、食用油等食品工業，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这么一来，在进口方面我們就能够着重向外国購買生产器材，如机器和其他工業品了。

在發展工商業的問題上，也需要充分注意管制物价的問題。

由于頒布了各种条例，在伊斯蘭教的齋戒月以前、当中和以后，物价实际上沒有多大变化。可以說，我国社会的物价是稳定的。

最近有一些生活必需品漲了价，特别是家庭用品，現在政府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現在世界市場有些不景气，印度尼西亞的物价也將普遍下跌。政府正在注意這個問題。

邦加的錫矿企業、丹絨艾宁的武吉阿森煤矿、沙哇倫多的翁比芬煤矿等国营礦業，去年的生产也令人滿意。

为了本国錫产品的利益，印度尼西亞加入了国际錫矿研究小組；并于今年6月派代表出席了在布魯塞尔举行的国际錫矿會議，和美国簽訂了为期三年的錫矿協定。

今年初，我国也派代表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亚洲与远东经济会议的区域性会议，讨论矿产资源的發展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我们能够和参加会议的其他各国代表交流有关地质和采矿方面的经验和知識，这对我們是很有利的。

議長先生：

政府去年在發展和恢复农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就。工作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成績也不令人失望。

人民农业的工作重点首先是满足人民的粮食需要，不論是在量的方面或在質的方面。

正如前面說过的，我們的大米产量已經提高了，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除了大米之外，其他食品如玉蜀黍、树薯、番薯、大豆、花生和蔬菜类等的产量也增加了。

由于粮食生产的增加，加上收購大米的政策，主要粮食的价格可以說是稳定的。大米的进口量也可以逐步减少。

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共同努力，也是我国沒有發生粮荒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們在大約 5,000 个乡村里都有自己的联合谷倉。

今年初用了拖拉机之后，大米的生產將增加得更快，特別是在爪哇以外的各島。

我們設立了八个拖拉机站，开始实行农业机械化。每个站都設有工場，管理 2,500 公頃的土地。

各拖拉机站的工作人員是在雅加达附近的巴利明姑訓練的。此外，政府还派了 14 个人出国學習机械化农业。

除了粮食生产之外，人民的商品农产品也得到政府的注意。政府已开始和人民合作，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作物，并以股

立苗圃、發給人民优良种子、消灭害虫等方式扩大重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

烟草、甘蔗、茶、咖啡、木棉、棉花、苧麻、丁香、胡椒等作物都得到政府的充分注意。

现在漁業的生产已經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只能滿足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方面，政府正在加强它在海洋捕魚業和淡水捕魚業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也是按照計劃进行的。

在畜牧業方面，政府正以提供良种牲畜和消灭兽疫的方式来改良牲畜的品种和增加其数量。

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牲畜产量已經接近战前的水平。

为了改良牲畜的品种，政府已設立了牧场和牛乳站等。

茂物的牲畜研究院就是一个科学的研究中心，研究結果可以随时公布并加以应用。

这个研究院也制造預防兽疫的痘苗和血清。牲畜研究院能够供应医治牲畜的各种疾病所需要的全部藥品。

林業方面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在战时及动乱时期因人們濫伐木材而变成荒山的地方重新植树。

从1950年以来，政府依照一定的計劃，以每年4万公頃至5万公頃的速度完成了50万公頃左右的造林工作。在战前，每年只能造林25,000公頃。

所种植的树木是建筑用材和做工業原料的木材，如造紙、制革、火柴杆、木箱所需的木材。

1952年11月以来，在政府机关的領導和监督下，人民發动了造林运动，大規模地在荒地上种植各种不容易腐蝕、能够做燃料或生产果物的树木，并逐步在坡地上种植树木。

到 1952 年年底，燃料和建筑用材的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平，做枕木、电话柱及建筑材料的防腐木材的产量也大量增加了。

政府运用锯木机器、拖拉机等来实行伐木业的机械化。

种植业方面也有进步，虽然除了橡胶之外，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

种植园的产品几乎全部都输出国外，能够换取最多外汇的就是橡胶。

由于美国在 1950 年大量屯积橡胶，至 1951 年年初达到高峰，使得橡胶价格高涨，结果我国得到不少外汇，橡胶业也获利不少。

相反地，后来橡胶价格下跌，就使我国的外汇和人民的收入都很受影响。

民间橡胶输出量减少，主要是由于民间橡胶的质量差，而世界市场需要质量好的橡胶。

因此，政府正在设法提高民间橡胶的质量。此外政府也在设法通过国际橡胶研究小组等国际机构设法推销民间的剩余橡胶。

我们的外汇已因输出量减少和橡胶价格下跌而遭到损失，我们必须提高其他仍拥有广大市场的物资如糖和烟草的产量来挽救这种情况。

在战前，印度尼西亚每年产糖 150 万吨以上，其中有 100 万吨运到国外。

我国恢复主权以后，糖的产量每年只有 25 万吨到 60 万吨。

为了满足香烟工业的需要，我国约需要 10 万包的弗吉尼亚烟草，其中 7 万包由外国输入，3 万包由本国产品供应。

为了满足上述需要，政府正在设法在本国扩大弗吉尼亚烟草的种植面积，以便减少输入。

此外，印度尼西亚仍然输出其他种类的烟草如卷烟和克罗索

克烟等，不过，輸出量只有战前的 80%。

除了糖和烟草之外，还有许多土产如咖啡、可可、胡椒等，都可以增加产量，以便輸出。

議長先生：

要發展人民的經濟，便利政府的行政工作，以及加強我国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完善的海、陆、空交通是个必要的条件。

在交通政策方面，政府是以我国宪法第 2 章第 38 条为依据的，即主要的交通工具必須由政府掌握。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以委托本国的私人企業經營，但必須在政府的監督下工作；必要时，政府也可以拥有一部分股票。

由于国家的財力有限，又缺少專門人才和裝备，所以过去的各种計劃只能逐步地实行。

虽然如此，交通事業的各方面都是有进步的。

談到陆上交通，可以說，除了棉蘭一帶的鐵路交通仍由日里火車公司經營之外，所有的鐵路交通都由政府經營，虽然我們必須承認，有一部分鐵路仍屬私人企業所有。

現在政府正在和这些私人企業的資方商談把这些企業的所有权移交給政府，把企業的从業人員并入政府部門。

为了改善鐵路交通，政府自 1950 年 9 月份以来，已經向外国买进 100 輛克虜伯 D 52 型蒸汽機車，100 个貨車廂和 1,000 个客車廂。政府还向外国訂購了 27 輛柴油电力機車，298 个貨車廂和客車廂，不久就可运来。此外，政府正在計劃購買 19 輛柴油水压机車和蒸汽機車，准备在亞齐使用。

由于上述柴油機車即將运到，現在正在加固路軌，讓火車能在干綫上以每小时 120 公里的速度行走，在支綫上能以每小时 60 公里的速度行走。

海上交通政策大致說來是：島际航運事業應由政府掌握，並且屬於政府所有；沿海及海洋航運事業可以交給私人企業經營，必要時政府也參加一份。

為此，我們成立了印度尼西亞民族航運公司，專門經營島际交通事業。政府已經訂購了 45 艘船，不久可望陸續到來。政府還在設法增加一些船隻，總噸數要達到 7 萬噸。

這裡需要提出，從 1950 年 9 月以來，我們已經收到 131 艘船，現在由海關、水路測量局、航路指向標單位及地方政府使用。

除了購買船隻以外，政府也注意到修建港口碼頭的工作，由於我們的吸式挖泥船隊增加了一些挖泥船，所以現在各港口能經常保持原有的深度，並且可以開始把丹絨不錄南邊的沼澤地帶的水排干。

比東海港的建築工程仍在繼續，但是，由於經濟上的困難，不能迅速地進行。

為了在印度尼西亞全國擴展航空交通，現在需要興建和整修飛機場，增加飛機的數量，訓練專門人才。

在過去三年中，民用航空局除了整修了舊有的飛機場之外，還使飛機場的數目由 30 個增加到 50 個。

鷹記航空公司現有達科達飛機 20 架、加達里納飛機 5 架、康維爾飛機 8 架。政府已向英國訂購德·哈維蘭·赫倫飛機 14 架，將於 1953 年 8 月 15 日至年底陸續運來。政府訂購的 8 架新型康維爾飛機，將於 1954 年初開始運來。此外，政府現在考慮訂購有 4 個發動機的飛機 3 架，用來維持我國同鄰邦的航空交通。這樣做，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是對我國有好處的。

在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協助下，民航職員的訓練工作正在大力開展。到現在為止，已錄取了 200 名學員，其中有 30 名將受飛

行員的訓練。在英国的汉勃尔，有 25 名印度尼西亞大学生受飛行員的訓練。鷹記航空公司也派了 4 人到荷蘭受飛行員的訓練。

最近，政府正在設法修改前印度尼西亞聯邦政府和荷蘭皇家航空公司所簽訂的關於鷹記航空公司的合同，使全部股份和經營權都歸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掌握。

為了改進郵政、電報、電話和無線電廣播事業，政府正在設法逐步革新和擴大大雅加達、三寶壠、泗水、萬隆、望加錫、梭羅、瑪琅、武吉丁宜、普禾加多、馬吉冷、茉莉芬、馬辰、井里汶、茂物、蘇甲武眉、日惹、巴東和巨港的電話局，以及 364 個較小的電話局。

政府增設了海底電報業務和無線電報業務，使遠距離通訊得以現代化。我們還採用了電報打字機來改進電報業務。

除了原有的雅加達和歐洲、美洲、澳洲、新西蘭及一些亞洲國家之間的無線電話交通之外，現又增加了雅加達同新加坡、香港及愛爾蘭之間的無線電話交通。

議長先生：

現在讓我們檢查一下公共工程和動力方面的成就。

在這方面，政府不得不遺憾地說：民房的建築還沒有符合我們的期望，這主要是由於國家的財政狀況的關係。

從房荒的嚴重情況來看（造成房荒的原因是戰爭、革命以及武裝分子的騷擾），政府在 1951 年建造了 1,217 間民房，在 1952 年建造了 2,489 間民房，這些民房都分布在印度尼西亞 134 個自治區內，對全印度尼西亞來說，這實在不算多。

現在全國的機關辦公樓、學校校舍、警察營房以及政府職員的住房也嚴重缺乏，但是國家的財政狀況還不能容許我們大量地增加房屋的建築。

自從中央政府把一部分公共工程移交給自治區之後，現在的

公路便有三种了，那就是：中央級的公路，省級的公路和自治区級的公路。

現在正在进行的为期三年的工程計劃，包括苏門答臘、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三地，目的是改建、加固和整修那些联接各重要港口、工業地区的公路干綫。同时要新建一些必要的公路来联接上述公路和便利粮食供应、产品运输以及政府的行政工作。

現在正在考虑开辟一条直貫苏門答臘南北、長达 2,600 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需要修建 8 年才能完成，費用需要 30 亿盾。

有关人民衛生的工作如公众衛生、自来水工程等仍在繼續进行，虽然經費有限。

在战争和动乱时期，自来水企業得不到应有的照顧，因此，情况直到現在还不很令人滿意。

水表的缺乏、自来水管的损坏等造成了水的浪費現象，并减少了自来水企業的收入。

修理总是需要資金的，而在短期內各企業是負擔不起的，需要我們加以支助。

因此，政府已經計劃并且帮助了雅加达兴建飲用水過濾的工程，帮助展玉、中爪哇各县及各城市、日惹、瑪琅、冷沙—司吉利、武吉丁宜、萌姑魯、馬辰、坡梭和安汶等地自来水管的修建工程，以及建筑坤甸濾水池的筹备工作。

在公共衛生方面，政府仍在繼續排干沼澤地区，消灭瘧蚊的巢穴。

在这方面，政府已撥款在雅加达修理兩处水閘，兴建四处水閘，此外，政府也撥出經費改善爪哇和其他島嶼上的各省的公共衛生和下水道。

除了新移民区需要建設的灌溉工程，以及工程浩大、非本地区

的技术条件所能胜任、或者超过一省范围的灌溉工程之外，实际上所有的灌溉工程都已交给省政府处理。

此外，对于某些水利工程中央政府也拨款援助，如因发生天灾而需兴建的灌溉工程、恢复在战争和动乱时期遭受严重破坏的乡村灌溉工程等。

政府正在建筑达玛水库，正在继续修复渣帝列查水坝和拉哇勒博灌溉工程，正在进行玛里巴耶水库的勘测工作。以上工程都在西爪哇。在中爪哇方面，政府正在建筑渣渣班水库和梭罗地区其他几个水库；建筑日惹地区的格兰贝洋岸水坝。在东爪哇方面，政府正在修复森贝安峇鲁的灌溉工程，继续修复克兰贝斯灌溉工程，继续建筑东朋多水库。在北苏门答腊方面，政府正在修复巴塞的灌溉工程。在中苏门答腊方面，政府正在修复塞罗的灌溉工程。在南苏门答腊方面，政府正在修复和扩建威斯甘邦的灌溉工程。在加里曼丹方面，政府正在继续进行阿拉贝奥的孟达伦水坝工程。在苏拉威西方面，政府正在修复和扩建沙棠的灌溉工程。在小巽他群岛方面，政府正在修复和扩建加里曼棠、格纳隆和加东岸的灌溉工程。在摩鹿加方面，政府正在研究进行灌溉工程的可能性。

在缺粮地区，凡是有可能建筑和改进灌溉工程的地方，政府都设法进行，如日惹的古伦布罗科地区、佛罗勒斯、松巴哇及其他岛屿。

我在去年8月17日所发表的演说中，曾经提到电力和煤气企业国有化委员会的工作。

现在，上述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为了解决上述委员会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需要尽早地同有关的电力和煤气公司的负责人商谈。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在今年4月份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

負責商談電力和煤氣企業國有化事宜。

為了解決西爪哇的工業、照明和家庭用電缺少的困難，政府已在雅加達的安卒建立了一座柴油發電站。在加烈也正在建築一座柴油發電站；在巴拉干公棠正在建築一座水力發電站；在拉瑪展正在裝設第二個壓力管道；在北連岸擴充了一套機器，在峇油蘭增設了兩套機器。

在中爪哇方面，政府已命令安琳電氣公司擴建在加里沙里（三寶壠）、日惹、芝拉札和拉森的發電站。一切費用由政府負擔，擴建部分成為國家的財產。

此外，直葛的柴油發電站也將擴建。

為了增加東爪哇的電力供應，政府將修復干多河水力發電站；在額格爾興建一座柴油發電站；在格郎（茉莉芬境內）建立一個發電站以增強基靈岸的電力。還提出了在茉莉芬城內也建立一座新的發電站的建議。政府已命令安琳電氣公司擴建任抹、南海漳、織布、西都文都、厨閩和巴馬加三的發電站。一切費用由政府負擔，擴建部分歸國家所有。

蘇門答臘島方面，政府正在大亞齊、巴東、巴敢峇魯和占碑等地建立柴油發電站。

現在北蘇門答臘和中蘇門答臘的各小城市的國營電力企業正以小型新機器充實各發電站的設備。

政府已命令安琳電氣公司用上述辦法擴建武吉丁宜和實武牙的發電站。

政府將重建蘇門答臘南部的德斯河水力發電站。

政府已命令安琳電氣公司用上述辦法擴建馬辰、坤甸和山口洋的水力發電站。

在蘇拉威西的北部，政府正在擴建水力發電站。

在苏拉威西的南部，政府已命令姆·埃·布·普 (M.E.B.P.) 用上述办法扩建沙威多的水力發電站；在巴礼巴礼建立一座新的柴油發電站，并在这些地区的一些小城市中兴建电力供应站。

在小巽他群島，政府已命令安琳电气公司扩建峇塘、新額拉惹和安班蘭的热电站。

在摩鹿加方面，政府將增加安汶的發電机。茄灵茄灵的發電机將予以革新。

議長先生：

移民对于我們的建設工作是很重要的。

移民工作不能純粹看成是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的問題，应当把它同我国的建設事業以及在印度尼西亞群島更均匀地分配人力的問題联系起来看。

在这方面，政府已經計劃尽可能大規模地由爪哇移民到外島去。

在去年一年中，移到外島去的計有 9,010 戶，共 38,898 人。

为了帮助移民在新区定居下来，政府在 1952 年 10 月設立了一个移民垦荒事务委员会，負責开垦新地，使它适于耕种。

这样，新到的移民馬上就可以耕种生产，供养家庭。

救济一些受騷扰地区的人民，是另一項重要的社会工作。

在 1952 年，政府为了收容 19 万名难民，用了 850 万盾。

在救济遭受天灾的居民方面，1952 年用了 400 万盾，1953 年上半年用了 150 万盾。

此外，政府曾撥出价值 818,400 盾的物資救济外国遭受天灾的人民。

1952 年 9 月份，政府設立了社会福利工作筹备委员会，負責进行有关社会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

政府現在仍收容着 16,000 名流浪者和孤兒，12,000 名窮人。

为了使社会福利工作能够順利开展，政府開設了社会福利工作訓練班，参加的約有兩万人，并且开办了社会部工作人員進修班。此外，政府还派了一部分公職人員出國留學，研究社会問題。

議長先生：

在勞工問題方面，勞資糾紛是政府特別注意的問題。

勞資糾紛經常帶來不良的後果，影响經濟的安定和建設工作的進行，这是容易了解的。

只有勞資雙方深刻了解彼此的重要性，他們才能為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安定、社会和國家的進步，貢獻出他們的建設性力量來。

由于勞資雙方在生產、經濟事務、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总是要過問勞資糾紛的。

在職工問題方面，政府制訂了 2 項法令和 11 項條例，其中主要的是有关养老金、增加养老金、病假及到麥加朝聖等的法令和條例。

議長先生：

在衛生方面，政府在去年制訂了三項法令。

这三項是关于禁止在某些城市開設新藥房的法令、关于临时藥房問題的法令、关于指定一些醫院收容貧苦病人的法令。

此外，政府还制訂了一些條例，以實施上述法令。衛生部还發布了一項关于提高一部分醫藥津貼金的決定，以便減輕公職人員的負擔。

由于我国的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缺乏，政府正在設法聘請外國醫生前來工作，并加緊訓練醫生以外的醫務人員，健康檢查員、護士、人民飲食說明員、衛生視察員、肺病醫院視察員、衛生方面的

人才等。

关于衛生机构的建筑，雅加达的制藥厂和倉庫已經奠基；文登的麻瘋病院今年將竣工并開幕；雅加达中央医院的接生室、手术室和小兒科的扩建工作即將完成；泗水的性病研究所建筑工程仍在进行中。

我国同世界衛生組織、联合国兒童基金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業組織、技术合作局、科倫坡計劃、英国文化协会等国际团体的联系和它們对我国的援助仍然令人滿意地繼續着。

去年9月，世界衛生組織东南亞区域办事处在万隆举行會議。

今年6月，联合国粮食及农業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在万隆召开东南亞及西太平洋区域营养問題會議。

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派出医学家訪問团来印度尼西亞。在兩個月的訪問期間，他們參觀了好些地方，閱讀了一些資料，并且和他們的印度尼西亞同行就有关衛生的重要問題交換了意見。

政府已同意在联合国兒童基金委员会和联合国粮食及农業組織的援助下，建立一座大豆乳粉工厂。这对于嬰孩、兒童和母亲是很有裨益的。

在上述外国組織的援助下，有关消灭肺病、印度痘、瘧疾的工作和妇嬰福利工作都进行得很順利。

議長先生：

現在也有必要提一提国家建設局在安置曾經为我国的独立而战斗的退伍軍人方面的工作。

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尽速地讓他們参加生产，使他們能够在符合各人的志願和才能的建設崗位上工作。

在分布在爪哇、苏門答臘、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各地的17个实验工厂，已經雇用了1,815戶退伍軍人家庭。

有 1,778 戶被安置在爪哇、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小巽他群島和摩鹿加等地的農業、農園、漁業、畜牧業等 24 個企業里，他們是以合作方式工作着。

此外，有 6,150 戶已經從爪哇遷移到楠榜、萌姑魯、都摩加和東吉安。

為了訓練各方面的工作幹部，政府在 57 個地方開辦了職業教育班，訓練退伍軍人成為各行業的技術工人，參加的退伍軍人有 5,259 人，其中有 2,539 人已經畢業了業。

議長先生：

有關物質方面的福利問題已經談完，現在我們必須談談有關文化的福利問題。

在教育方面，雖然受着國家財政狀況的限制，但是政府一直在努力發展和改善教育事業，使它現代化。

學習的機會一直在增加，在這方面，我們是優先發展職業教育，普通教育次之。

政府一直在進行改進課程、教學法、師資和教育用品等方面的工作。

訓練小學師資的師範學校已由 200 所增加到 500 所左右，初中和高中師資訓練班一直在增加。

在課程和教學法方面我們提倡運用活動的原則，就是發展青年的創造能力、求知欲和對周圍環境的興趣。

為此目的，政府已在加由丹南設立了表現性科目（手工、繪畫、音樂）師資訓練班；在萬隆設立了生物、自然科學和化學師資訓練班。

社會人士有必要同時也有能力在教育事業方面協助政府，這已經是越來越清楚的事了。

我們的社会人士曾以数百万盾的费用建立校舍，用这种方式帮助政府發展教育事業。

必須妥善地發揮和指导社会人士的这种積極性。为此，政府正在仿照外国的办法，筹备成立教师和家长联合会。

此外，在各自治区，正在設法成立基金委员会以推动和指导社会人士建立校舍的工作。

有許多小学畢業生無法升到中学去，政府認為有必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开办一些短期技术訓練班。

現在政府正在嘗試訓練妇女当鉄工和木工。

这些訓練班在全国普遍設立之后，人民的生产量和品种就会增加。

政府打算把开办这种訓練班的工作交給自治区。

外侨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兴办教育事業，我們給他們充分的自由，只要他們不妨碍公共秩序和治安，不冒犯其他居民和民族的情感。为了改善对外侨学校的监督工作，外侨教育司的組織將加以扩大。

在义务教育的准备工作方面，从1953年7月1日起，4,000所义务教育補習学校一概改为小学。500个師資訓練班一概改为正式的师范学校。

政府認為目前的师范学校已能够培养足以滿足实行义务教育所需要的師資。

現在政府正設法使实行义务教育的工作成为一个“民族事業”，在政府各部的合作之下，保証在1961年开始实行。

印度尼西亞大学和国立卡渣瑪达大学正在迅速地發展。

政府正設法增加本国和外国籍教授的人数，同时培养本国大学教授。

政府已在国家财力許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在雅加达、茂物、万隆和日惹扩大講堂和实验室的建筑。

把外国文課本譯成印度尼西亚文的工作仍在繼續进行。

日惹和雅加达大学生宿舍的建筑工程，得到政府充分的注意。

为了使全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取得同样的法律地位，政府曾向国会提出一个法案，建議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950 年第 4 号法令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全国。

政府已表示，上述法令一經通过，政府立即設立一个由教育專家組成的委员会，負責尽快地拟訂一个比上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950 年第 4 号法令更完善的教育基本法令。

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950 年第 4 号法令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全国是必要的。这样，它就可以成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的法律地位相等的根据，政府也就可以頒布津貼私立学校的条例。

現在一項关于高等学校的法令草案已經拟就，关于其他学校的法令正在草拟。政府津貼私立学校的条例也將近完成。

除正規学校教育之外，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教育計有：扫除文盲補習班 83,780 所，文化補習班 1,152 所。文化補習班分为甲乙丙三級。甲級相当于小学畢業程度，乙級相当于初中畢業程度，丙級相当于高中畢業程度。

此外，在 545 个乡村里，政府設立了成人補習学校，目的是进行和各該村有关的技术教育。

圖書館事業也受到政府的注意。

人民圖書館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圖書館將逐漸在各区中心設立；乙类將逐漸在各县中心設立；丙类將逐漸在各省省会或大城市設立。乡村圖書閱覽室現在有 11,156 所。

政府出版了一些杂志供已認識字的前文盲閱讀，銷数达五万

册。

此外，政府还設立了青年問題研究委员会，負責搜集有关青年問題的資料。

在艺术方面，政府的工作只限于撥出津貼予民間艺术活动以促进其發展。

舞蹈家創造新舞蹈的工作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視。

派到科倫坡国际博覽会的峇里舞蹈团和米囊加宝舞蹈团以及訪問欧美的峇里舞蹈团都在外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峇里及其他各地的雕刻艺术也受到政府的重視。

为了發展音乐艺术，政府在梭罗設立了格拉威丹音乐学院，在日惹也設立了一所音乐学校，并且津貼雅加达的私立音乐学校。

政府打算在民族文化协会的支持下，給优秀的文学和美术作品頒發獎金，以鼓励人們的創造積極性。

婆罗浮屠的修复工程和梭洛格都克的挖掘工作在去年有了进展。

此外，重建民族英雄和大艺术家迪波內戈罗、西牙芒牙拉渣12世和拉登·薩勒的陵墓的工程也开始了。

获得外国的獎学金和參觀費用或本国政府的官費而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日見增加。

政府曾和外国机关簽訂了四个协定：

(一)同福特基金委员会簽訂了关于在万隆訓練技术師資的协定；

(二)同福特基金委员会簽訂了关于派 11 名英語教授到印度尼西亞来的协定；

(三)关于派医生、助教和教授到加利福尼亞大学學習的协定；

(四)同技术合作局簽訂关于派 23 名技术学校教师和几位大

学教授和講師到美国去學習的协定。

政府設立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的印度尼西亞委員會。委員原为 8 人，后来增加到 17 人。为了使工作能順利开展，这个委員會下面設立了执行委員會和几个部門。

目前，我国文化教育部里有 7 名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的顧問協助解决各种專門問題。

議長先生：

我打算談一談有关宗教的問題。

現在已开始委派一些普通文化教員到伊斯蘭教学校任課，使学生除了學習宗教課程以外，也能學習一般的文化知識。

关于今年朝聖的問題，政府不得不遺憾地說，由于国家的外匯关系，在 45,000 个申請到麦加去朝聖的人当中，只有 14,000 人获得批准。

議長先生：

政府已利用我国的宣傳機構，讓国内同胞和国外人士了解上面这些工作情况。

除了像普选这样一些不經常有的事情以外，政府向人民进行的口头的和書面的宣傳工作，是根据 1952 年 9 月經濟部、財政部、农業部和情报部联席會議的決議进行的。文字宣傳工作是通过小册子、杂志、壁报、圖表、宣傳画等方式进行的。

去年，政府以下列方式加强了对外宣傳工作：增派宣傳人員到印度尼西亞駐外使館去；参加在馬尼拉举行的国际博覽会；参加在威尔士举行的国际民間舞蹈联欢节；参加在西班牙举行的比亞里茲判普罗那国际民間音乐委員會會議。

1950 年以来，政府就在执行关于建立一个全国广播網的五年計劃。

在这方面政府已經而且还在采取措施改进轉播器的質量并增加其数量；这笔費用由政府直接支付或者由进出口銀行的貸款中支付。

从1950年到1953年，無線电收音机的数量已由100,000个增加到326,000个。

从民族报纸的种数和銷数的增加，我們可以看出民族报業的进步。1950年印度尼西亞文报纸是45种，銷数为390,000份；1953年下半年，增加到70种，411,500份。

印度尼西亞新聞工作者联合会曾通过政府的关系，派出五名會員到国内一些地区去；派出两个由九人組成的代表团到国外去。

此外，为了协助新聞事業的發展，政府已在若干城鎮設立了印刷厂。

1952年9月，政府成立了一个新聞学社。这个組織已于1953年7月改为基金委员会。

对新聞事業的服务工作也受到政府的注意，尤其是因为現在外国新聞界对我国越来越注意了。

去年有69名外国記者来訪問印度尼西亞，而前一年只有36人。

在去年一年中，国家影片公司出产的各种影片如新聞片、記錄片、教育片、故事片的数量增加很快。为了国家影片公司的發展，政府曾派出一人到英国，六人到美国去學習有关制片的各方面知識。

由于現在一些国家印刷局接受的定貨积压过多，政府在安汶另外設立了一个国家印刷局，并扩建印刷厂，增加了現有印刷局的机器設備。

外交方面

議長先生：

現在還要談的就是我國的外交關係。

去年，國會批准了印度尼西亞同印度、巴基斯坦、緬甸、菲律賓和敘利亞的友好協定。

此外，政府批准了印度尼西亞同日本、瑞士、芬蘭和匈牙利的貿易協定，以及印度尼西亞增加向進出口銀行貸款的協定。

此外，政府已經簽訂了印度尼西亞同巴基斯坦、印度、波蘭、西德和挪威的貿易協定。

在聯合國中，在突尼斯問題、摩洛哥問題及南非聯邦問題等重要問題上，我們和亞非國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在印度尼西亞同荷蘭的關係方面，由於關於荷蘭駐印度尼西亞軍事代表團的協定已經滿期，印荷關係已有了改變。

議長先生：

以上便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獨立八年以來的情况。

我們在這樣的時候回顧過去，可以發現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並根據這些來決定我們今后的政策。

一般來說，我們的鬥爭成果是令人滿意的。

現在讓我們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向前看，把我們輝煌的民族革命事業繼續進行到底。

謝謝。





我們要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

1953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

独立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国会議長先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从沙璜到馬老奇的印度尼西亞人民：

在傾听了国会議長先生的演說之后，我首先要向他表示我万分的謝意。当我們在困难重重的时代中前进的时候，他的演說給了我們許多宝贵的指示和建議。他使我們深信，在真主的庇佑下，我們的道路上的困难無論多么重大，都是可以克服的。在今天这样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們应当保持这种信心。

是的，今天是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們的独立現在已經有八周年了，已經有八年之久的一个周期了；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時間觀念里，滿八周年是一件大事。我們虽然还有很多缺陷和不够的地方，但是畢竟独立八周年了。我們應該俯首感謝真主，因为他在這八年中庇佑着我們的独立。有些民族不是由于自身的錯誤和缺点而只享受短时期的独立嗎？某些殖民主义者不是曾經預言我們的共和国只能支持八个星期嗎？但是現在事实証明，我們不仅支持了八个星期，八个月，而是支持了整整八年；而且在真主的庇

佑下，它不仅能支持8年、80年或者800年，还将永远生存下去。八周年在历史的过程中只等于一天，在时代的纪录上只不过是一縷波紋。因此，当我们感谢真主的时候，讓我們祈求真主永远庇佑我們的共和国。

同时，讓我們从过去的八年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在人的一生中，最初的八年是最重要的时期。可以說，一个人一生中最初八年的遭遇，对他的一生是有極大影响的。教育学和經驗都証明了这一点。一个人在这个时期內受到良好的教育，將來就会成为有用的人；受到不良的教育，將來就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在人的一生中，最初八年的好坏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們民族的生活过程中，最初八年的独立已經体验到“好”和“坏”之間，“得”和“失”之間，“建設”和“破坏”之間的对舞——有时互相替換，有时却又像大漩渦的兩個組成部分突然紧紧地卷在一起。我認为这种舞蹈还会繼續下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激烈而緊張的舞蹈，参加的有“好”和“坏”，“得”和“失”，“建設”和“破坏”。一个民族的生活就更其是这样了，構成民族的生活的有代表着“好”和“坏”的成千上万的因素。一个偉大的民族領袖所說的“舞踏着的自由之星”的确是很有道理的。

对我們來說，問題在于兩者之中哪一方面会更强大？換句話說，我們將使哪一方面更壯大——好还是坏？得还是失？建設性的力量还是破坏性的力量？如果我們能使好的更加壯大，我們便会得救。如果我們使坏的更强大，我們就会灭亡。讓我們使好的力量更加壯大吧，因为我們是決不要灭亡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革命初期的岁月吧！在革命初期，我們深深感到有一种精神联系把我們全民族紧密地团結在一起，在領導者和領導者之間，領導者和人民之間以及各階層人民之間都是这样

的。这种精神联系好像水泥一样把千百万顆沙粒凝結成一个極牢固的混凝土堡壘。这座堡壘使敌人的襲击遭到失敗，最后使敌人碰得头破血流。即使在今天，当我们自豪地回忆我們的人民及其領袖的英雄業績的时候，我們还感到血液在身上奔騰。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意志燃燒着他們的心，这个意志就是要获得自由，获得真正的、徹底的、永远的自由。虽然在他們的前、后、左、右都有危險在威胁着他們，但是沒有一个动搖，沒有一个向后退一步。

当我们回忆 1945 年 9 月 19 日那天，我們就会記起千千万万的人聚集在伊卡达廣場上来表示对我們的独立宣言的拥护，尽管当时有数不尽的日本刺刀、机关槍和坦克車在阻撓我們。

不久以后，1945 年 10 月 5 日，政府頒布法令，决定建立軍隊，作为积聚願意为国捐軀的物質力量的組織。这个法令得到我們成千上万的青年的热烈响应，他們絲毫沒有怀疑，也沒有被当时因討論国防制度應該以哪一种理論为基础而引起的分歧所影响。当时只有一个理論，一个很簡單的理論，那就是怎样来团結人民的力量，使它成为一个願意战斗，願意受苦，願意牺牲，願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为国献身的物質力量。

我們回忆一下 1945 年 11 月 10 日那天。1945 年 11 月 10 日的英雄节在如火如荼的情况下誕生了，这一天頒布了震动人心的宣言！假如我們的主权受到侵犯，我們——不論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宗教領袖，不論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將齐心协力，不惜流血、受苦和牺牲生命来保衛我們的主权。

我們独立的第一年中三个重要的事件：1945 年 9 月 19 日，1945 年 10 月 5 日，1945 年 11 月 10 日。这三个日子都是輝煌燦爛的，因为在这三天里我們整个民族表现了高貴和忠誠的品質以及意志和精神的一致。1945 年消逝以后，接着是 1946 年、1947 年、1948

年和1949年，人所共知的“日惹时代”来临了。整个说来，日惹时代是辉煌灿烂的，因为整个民族向企图消灭我们的外来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们反对荷兰企图通过两次军事行动来消灭我们的共和国，反对企图扼杀我们的经济封锁，反对荷兰用建立傀儡国家的政策给我们套上政治圈套。用印度尼西亚的俗语来说，我们恰像被一群垂涎欲滴的鱈鱼围住的一个食物篮。如果我们把“日惹时代”略为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一连串彼此交織着的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我们的精神团结的坚强和萎弱。感谢仁慈的真主，他总是向我们指出维护我们的精神一致的道路。但是无可否认，在“日惹时代”我们的精神不像1945年那样一致了。“日惹时代”有光明也有黯淡的时刻，——这是正常的；有过分裂的时候，这是不好的；也有激烈的争吵和尖锐的斗争从而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还记得当1947年的林芽椰蒂协定和1948年的倫維尔协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的紧张气氛。在民主制度下，这还不能算太特别。但是真正危险的是大家所知道的“7月3日事件”，这个事件典型地说明频繁的纠纷怎样使我们走向危险的分裂。产生纠纷的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追求我们的共同目标时，不恰当地强调了见解上的分歧，而这种强调方式远远超过了民主制度下充分尊重思想自由、舆论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基本权利的界线。在重大问题上有多多种多样的意见本来是朝气蓬勃的一种征象。意见分歧表示思想的活跃、民主的广泛性和人的智力的微妙的差异。但是，如果意见的分歧像野火那样蔓延开来，逐渐尖锐，针锋相对，最后走向极端，产生了爆炸力而爆炸起来，并且发生了连锁作用，那就不再是成长的标志或健康的民主制度的标志，而是分裂的征象，破裂和决裂的征象，背后潜伏着崩溃和灾祸的征象。

“7月3日事件”是令人悲痛的。但是更令人痛心的是“茉莉芬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血流成渠，兄弟們自相殘杀。在这一事件中，我們的民族力量几乎被破坏殆尽。茉莉芬事件爆發后三个月，荷蘭开始向我們發動第二次軍事行动。

所以，在“日惹时代”我們经历了民族的灾难。这些灾难教育了我們，要我們今后更加警惕我国人民中意見分歧的發展。無論如何，必須維護民族團結。差异是生活和發展的一种正常的标志，但是煽动敌对的火焰就会造成毀灭。我們应当把这个事实永远銘記在心。

然而整个來說，正像我剛才講的，日惹时代是輝煌燦爛的。我剛才也講过这是什么原因。当时有外来的消極因素，即荷蘭人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侵略；也有內在的積極因素，那就是我們團結的傳統，在發揮印度尼西亞根深蒂固的同甘共苦的互助合作精神方面的傳統，再加上建国五原則所產生的結果之一——團結的力量。

这些分歧的意見过分尖銳化和針鋒相对，难道不是由于我們自己的疏忽嗎？我們對我們的革命是民族革命这一点沒有予以重視，这种革命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民族團結，以及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緊密團結！从社会历史观点来看，对立的東西永远會有的，但是在民族革命中，使不同的見解尖銳化和針鋒相对，是一个大錯誤。这就是我們疏忽的地方。在尋找我們应当走的道路的过程中，我們在看問題的重要關鍵的時候变成了近視者，因為我們的眼睛被希望自己的团体胜利、希望自己的見解胜利或者是希望个人利益胜利等欲望蒙蔽了，結果是我們（不論屬於什么团体）往往放弃了1945年8月17日我們宣布独立时所坚持的原則。我們离开建国五原則太远了。这五項原則曾經使各种民族力量联合起来，从而使我們具有統一的民族革命力量。

然而感謝真主，在這些黑暗的日子里，他總是使我們清楚地記起建國五原則。因此日益瘋狂的對立情緒就可以得到緩和。1947年7月發生了“7月3日事件”。1947年8月17日我們重申了保持建國五原則的決心。1948年9月發生“茉莉芬事件”。1949年初粉碎了在東爪哇獨自成立政府的企圖，並且在全國各地展開了以建國五原則為基礎的游擊鬥爭來反對荷蘭的侵略。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建國五原則的深刻意義。印度尼西亞人民應該感到高興，因為從革命開始他們便有一個共同綱領。在建國五原則的基礎上，尖銳的分歧緩和下來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民族的團結和力量產生了復興力量的源泉，再生力量的源泉。由於有了這個力量的源泉，顯然我們就有能力渡過我剛才描述的由於內部的摩擦而造成的種種困難，同時也能抵禦外來的各種形式的進攻，如封鎖，政治圍攻，國際誹謗，密集的炮彈、炸彈和炸藥。顯然由於有了這個力量的源泉，我們就有能力渡過重重困難而到達第一個“碼頭”：1949年12月27日我們的主權獲得承認。

1949年12月27日“日惹時代”結束，1950年“雅加達時代”再度到來。某些外來的挑撥離間的勢力現在已經掃除了，這種勢力曾經並且還在企圖離間領導者與領導者、領導者與人民、人民與人民、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係。荷蘭人製造的聯邦派和共和國派之間的裂痕由於民族的團結而消失了。荷蘭方面用大量金錢強制建立的聯邦政體完全被推翻了，因而使我們能在荷蘭政權撤消八個月以後重新建立了單一的國家。聯邦政體顯然不能持久，因為它不得民心。印度尼西亞的團結精神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聯合力量像狂風似地把它吹倒了。印度尼西亞的團結精神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聯合力量在這規模空前巨大的鬥爭中獲得了勝利。看吧！我們稱為“民族的”這種超乎一切的力量是多麼強大！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意志，民族的行动。民族的精神取得了胜利。民族的意志取得了胜利！民族的行动取得了胜利。如果我們的行动的确是全民族的行动，如果这些行动是沙璜到馬老奇的整个民族的行动，如果不是一部分人而是我国 8,000 万人民采取一致行动，那末我們总是会取得胜利的。我要再一次指出，这种超乎一切的民族力量是多么偉大，它粉碎了那些仍旧想在我們的土地上进行陰謀活动的殖民势力。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不只是推翻了联邦政体，而且击退了韋斯特灵侵略匪帮，粉碎了苏丹·哈密德的政变、安狄·阿席斯的暴动和苏莫基尔的反革命行动。因此，讓我們現在和將來都像以前宣布独立时那样，把我們的行动牢牢地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

我們衷心感謝真主，因为他給了我們关于这种民族感的有益的經驗。當我們想起这种民族意識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时候，我們的心里感到非常自豪。但是，非常可惜，當我們看到我們在扫除邪惡意圖的殘余方面还没有取得徹底胜利的时候，我們的自豪感就染上了憂郁的色彩，因为这些殘余目前仍然存在，它們竭力設法从內部咬断民族安全的命脉。这些具有邪惡意圖的殘余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扰乱我們国家和人民的和平生活的集团。其中一些武装集团就像白蟻一样蛀蝕着国家的支柱。我国存在着“伊斯蘭教国运动”和它的附屬組織伊斯蘭教軍，其中有一部分是由荷蘭人領導的；此外还有竹槍队，在加里曼丹內地活动的匪軍，穆查卡尔領導的匪帮，墨拉比—墨峇务山区部队。有些集团完全是土匪性質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性質的集团，它們也有所謂“理想”，而这些“理想”都是絕對狂妄和混乱的思想。我在去年 8 月 17 日演說中把这种思想比做从革命的机器中掉下来的飞輪，盲目地左右旋轉。他們这些人的思想已經变得完全瘋狂了，他們在理想

的園地上已經沒有立足之點。他們認為他們所進行的騷擾活動是為人民服務。他們把搶劫貧苦人民財物的行為看成是為人民服務。他們把自己的縱火行為看成是為人民服務。他們把自己對無辜人民的暴行以及自己所進行的殘酷的屠殺，也看成是為人民服務。他們使運載婦女和兒童的火車出軌和翻車，却以為這是為人民服務。他們顯然已經分不清崇高的理想和卑鄙的情緒，分不清好和壞，已經不能用我們的鬥爭口號所體現的那種崇高和純潔的精神來考慮問題。我們曾經再三要求他們回轉頭來過印度尼西亞人的正常的生活，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和政權的人民的一員。然而看來他們已經不能坐下來商量了。他們的思想已經反常，他們的靈魂已經僵化。

我在去年8月17日的演說中曾經說過，萬能的真主好像已經註定要我們流血犧牲來換取法律和秩序。現在我向所有負責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國家機關以及印度尼西亞人民呼喚加緊採取行動，撲滅有害於政府和人民的騷擾活動，直到安全重新獲得保障。我們必須堅決行動起來。讓我們加倍努力。讓我們撲滅騷擾活動。人民應當盡力協助軍警，因為搗亂分子的集團是人民的敵人，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的敵人。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領土內，不能有其他國家存在；任何其他國家的存在，都是違反1945年8月17日獨立宣言的。我再一次號召軍隊、警察和人民儘可能緊密地合作，共同努力撲滅騷擾活動。應該利用一切方式。在向這些反常的人指出理性的道路時，假如勸告不能收效，那末，很抱歉，我們只有讓武器來向他們講厲害一些的話。

同時我覺得有必要對國家和人民群众的領導人講幾句話。

治安的問題不是簡單的問題。治安的問題是同許多因素結合在一起的，因此這個問題就成為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這個問題

在革命中和革命后影响了我們整个社会生活——不和諧的、缺点很多的社会生活。它好像童話中的魔鬼，它不仅有好几个父亲，同时也有好几个母亲。假如我們不杀死它所有的父亲和母亲，我們就不可能杀死它。由于这个緣故，当我命令所有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国家机关在人民的协助下必要时使用刀槍、迫击炮和大炮的时候，我要請国家和人民群众中間的领导人注意下面几个極其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称为“建設时代”的这个时期，我国人民感到有許許多多缺点。但是人們特別强烈地感到的一个缺点就是政府缺乏权威，缺乏应有的权威。我在去年的演說中明确地講到了这一点。的确当时我說我們不只是处在道德危机、政治危机、思想方法的危机以及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国家民政机关和軍事机关的危机中，同时也处在政权的危机，即政府应有的权威的危机中。一个国家和社会存在着权威的危机的时候，就会产生自發的和人为的騷动。凡是在一个社会中政府沒有应有的权威（沒有应有的权威，就表明权威已經处在危机状态），就会有一些不良分子按自己的狂妄的欲望而行动，他們欺騙、偷窃、搶劫、綁架、屠杀和干出其他罪惡行为。

正像我在去年8月17日的演說中指出的，这些社会不良分子会把疾病傳染給好人，傳染給各种人，傳染給正直的人，从而使那个地区产生爱好搶劫和掠夺的不正常的風气，产生匪类和不法之徒的心理。

这种心理在我国好几个地区都有，最初这些地区有許多人有一种和国家政策針鋒相对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由一些“主义”構成的，但是这些信仰“主义”的人的行动——搶劫、掠夺、襲击、綁架、謀杀——傳染到他們周圍的人，以致最后發展为这种不

尊重法律的心理。而这种心理所以能够傳播开来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沒有应有的权威，法律沒有得到尊重，換句話說，因为存在着权威的危机，存在着权威真空地帶。

这种真空地帶就是匪徒的活动場所。我們不要忽視这个事实。我們不要像俄罗斯的諺語中所說的那个人一样，他跑去看馬戏，却沒有看到象。請看象征权威危机、象征权威真空地帶的那只象吧。

是的，权威發生了危机，产生了真空地帶。应当充分認識到这个問題。中央政府存在，地方政府也存在。但是政府沒有应有的权威。政府存在并不一定等于沒有权威的真空地帶。在政府存在的同时，也可能有权威的真空地帶。因此每一个政府机关人員，不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或在平时，都應該在人民大众面前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重視和尊重权威的精神實質。因为在我国，社会和人民大众还保持着純粹的东方精神，政府的权威是从內外兩方面表現出来的。外在的权威表現于真正物質力量中，如軍隊、警察、民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內在的权威表現于高尚的道德和高貴的品行中。外在的权威通过真正物質力量表現出来，內在的权威通过高尚的道德、精神和智慧表現出来。一切掌握政府职权的人——乡長、国家机关大小單位的首長、省長、總統、軍官、战士、警察、警官——都应当具备这些品質，从而使政府固有的內外兩方面的权威光輝地显示出来。這兩方面的光輝必須同时發出来，并且要使人民經常感觉到。

假如由于某种原因其中的一道光輝归于熄灭，或者兩道光輝都陰暗下来甚至完全熄灭，那末人民的情緒就会动摇，就会出现一种不安定的情况，从而使人民的眼光模糊起来，分不清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法律和

風俗習慣所允許，什麼是禁止的。最後就會出現違反法律和擾亂社會秩序的現象，而長此蔓延下去，就會形成一種匪徒心理和無視法律的心理！

因此，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消除騷擾活動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自己洗心革面的問題。人民大眾，包括被騷擾的地區（這些地區的一部分村民多少和騷擾集團有些關係）的人民，基本上的是好人。為了把道理說清楚，我們不妨假定這些村民都是壞人，如果這樣，那末那些狂妄的騷擾集團早就應當很猖獗了。但事實並非如此。這種匪徒心理只有在權威逐漸喪失它應有的力量的時候和地方才比較猖狂。在我們的殖民地時代，假如政府在鄉村里具有應有的權威，那里的情况便安定、有秩序，假如沒有應有的權威，那里的情况便混亂。

因此很清楚，政府所固有的權威的問題是同殖民地或非殖民地狀態以及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問題完全沒有關係的。固有的權威實質上是“外在的”和“內在的”表現問題。它是技術問題和質的問題，是在必要時敢於採取強硬但始終是公正的措施的問題，也就是正確的職務組織問題，健康的職務關係問題，明確理解任務和義務問題，職責問題，管理問題，責任問題，品性問題，行為問題，道德問題和人格問題。

因此，每當清除騷擾活動的時候，應該估計到各種情況，制訂計劃，事先準備成熟，然後堅決地按照我剛才提到的意思執行。這不僅僅是和騷擾集團作戰（儘管現在必須使用步槍和大炮），而且是以後如何應付整個局面的問題：廣大的文教計劃，經濟的改善，社會福利，交通的恢復，嚴格、公正和明智的警政管制——總之，就是恢復固有的權威。

我關於恢復治安問題所要說的話，就是這些。現在讓我再談

談其他的問題。

正如我在去年 8 月 17 日所說的，我們一直是在國家統一的气氛中慶祝我們的獨立紀念日，1945 年到 1949 年的情況都是如此。1950 年的 8 月 17 日也是在這種气氛中慶祝的，因為在這個紀念日的前幾天，我們永遠取消了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制度。1951 年和 1952 年的 8 月 17 日當然也是在統一的國家里舉行慶祝的，今天我們又是在統一的國家里慶祝這個紀念日。這就是一年前提說的 1945 年 8 月 17 日獨立宣言的內在力量！

感謝真主，我們統一的國家的立憲政體一向證明是能夠使我們的國家平安和鞏固的。但另一方面，我國各政黨之間並不始終是理想地團結在一起和共同合作的。印度尼西亞的民主的議會生活也沒有到達理想的境地，最近政治上的紛爭逐漸劇烈，以致引起了國外人士的注意。雖然如此，如果有人敢輕率地斷言，說印度尼西亞人民不配實行民主或不能實行民主，那末我將斷然駁斥這種謊言。

人們說，在聯邦制度取消後的三年中，印度尼西亞不斷發生內閣危機。納席爾內閣發生了危機，蘇基曼內閣也發生了危機，韋洛坡內閣又發生了危機。我並不是說這種情況是理想的，事實上我在兩年前的 8 月 17 日的演講中曾經提出警告，反對製造危機。可是假如有人說印度尼西亞人民不配實行民主或者是不願意實行民主，那末我就要說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我還要進一步指出，在整個東南亞，甚至一直到這個大陸的最西端，我們是最渴望實行民主的人。

現在坐在我左邊的是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內閣的新部長們。他們不是由魔術家變戲法變來的，而是在好幾個星期的民主鬥爭中產生的，他們有的以前就擔任過部長，有的是第一次擔任部

長，有的是有黨派的，有的沒有黨派關係；但是現在這個內閣，像以前幾屆內閣一樣，是民主鬥爭的成果。

有的人蔑視我們，其中也有人嘲笑我，原因是上一屆內閣危機拖得太久了，正像有些人所說的它打破了全世界議會民主制度史上內閣危機的最高記錄。我要問：這有什麼關係呢？你想要怎樣？上屆內閣危機的持續明確地證明我們無論如何是不會放棄議會民主的道路的。我堅持議會民主的程序，雖然費了好多星期，雖然組閣者在組閣中紛紛失敗，但是最後第四位組閣者獲得了成功。這難道不是證明我們要實行民主嗎？

另外有些人說，形勢緊急，總統應該迅速採取行動。但是我認為我們並沒有處於緊急狀態。你想要怎樣呢？希望我組織一個總統內閣嗎？但是我並不願意違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憲法。你希望我解散議會嗎？我並不想解散議會。難道你要我變成獨裁者嗎？我並不想做獨裁者。

難道還有人能說我們不想實行民主嗎？

我們承認印度尼西亞的民主還不夠完善，我們也承認經常發生內閣危機造成了損失。但是印度尼西亞民主本來就還不可能具備完善的性質，因為我們還在尋覓符合印度尼西亞民族精神的民主形式。印度尼西亞的民主還處在發育的階段，正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形式、風格和旋律。除了共同的要素——一般民主制度普遍具有的要素以外，印度尼西亞的民主還必須找出特殊的要素，這些要素必須以印度尼西亞人民自己的政治生活的精神和旋律為基礎。

有沒有特殊的要素呢？有的。例如互助和像一家人似地共同決定重要問題，這就是印度尼西亞的特殊要素。這些要素在西方民族中是沒有的，這些要素是世世代代、許多世紀傳下來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傳統精神的遺產，是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時代以前人民

的傳統。西方民主的方式純粹以多數為根據，它跟印度尼西亞的互助精神以及在一個大家庭和團結統一的願望（不是製造相互反對、對立和敵視的願望）的基礎上來決定問題的精神不同。使我們國家的哲理——建國五原則生氣勃勃的就是這種尋求團結統一的精神和一家人的感情。坦杜拉爾所說的“殊途同歸”，最足以表達這種精神。

我要求印度尼西亞的全體領導者深刻地理解這種民族精神，並努力實現這種精神。我們的旋律是尋求統一的和解精神，因此我們不要在自己人中間劃分界綫，說什麼“這是我的團體，那是你的團體。”“這是我的地方，那是你的地方。”這不是尋找團結的旋律，而是分裂的旋律，對抗和敵視的旋律。這不是印度尼西亞的旋律。印度尼西亞的民主不是把重點放在“我在这邊，你在那邊”而尋求單純以人數為基礎的大多數。印度尼西亞的民主確實是從人民中產生的。讓我們給予它成長所需要的東西，使培植它的土壤肥沃起來，因為它不應該成為西方民主的諷刺畫，而應該把幸福帶給印度尼西亞人民，從而為全人類作出榜樣。

因此，我盼望這屆內閣能迅速採取必要步驟，舉行人民等待了好久的普選，並且迅速實施已經通過了的法律。在普選中各黨派將獲得極其廣泛的機會，以民主的方式（我希望這種民主的方式就是我剛才解釋的那種方式）來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在這次普選中我們可以組織一個比較完善的國會，從而可以成立一個比較穩固的政府。有一個比較穩固的政府就可以更加不間斷地實施復興計劃，不會像現在那樣由於內閣不斷發生危機而使計劃中斷。因此我們大家都希望這次危機能夠促使我們迅速舉行普選。

除了我剛才所講的內閣危機以外，還有一種值得我們非常注意和深刻考慮的危機。那就是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国家工具——軍

队的危机，我在兩年前 1951 年 10 月 5 日建軍节的演說中，已經提到过这种危机。但是从此以后，这种危机反而有增無已，終於在去年 10 月 17 日爆發成一樁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件。这是軍隊参与政治的結果。

实际上軍隊不应当参与政治，不应当被某一种政綱所左右。軍隊应当是精神蓬勃的，但是不应当参与政治。軍隊是政府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工具，一种武裝了的工具，但是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这种工具应当是鋒利的、效能强大的，但是不应当受掌握这种工具的人的支配，除非掌握它的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摩訶婆罗多”叙事詩中描写了一种叫做“巴苏巴迪”的武器，無論什么人(不論是阿諸那或其他武士)在使用它的时候它总是發揮了强大的效能。同样地，被称为南加拉、查克拉、貢打·威查雅达奴的武器在任何人手中都有强大效能。不管由于国内政治变化的結果而使哪一个政府当权，軍隊作为国家的武器也应当有强大的力量。正如一个弱点会减低巴苏巴迪、南加拉、查克拉、貢打·威查雅达奴这些武器的效能一样，軍隊的内部如果發生糾紛也会失去它的力量。因此，軍隊中某一个人如果参与政治，就應該受到普遍的譴責，因为参与政治以后就必然会引起軍隊内部的糾紛。因此，凡是遇到軍隊里有細微的裂痕的时候，我們就應該竭力使它恢复原来的团結。同时我深信，假如軍隊認識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变成爭取自由的先鋒的話，那末它就会重新紧密地团結起来。

我希望軍隊迅速恢复成为国家的“巴苏巴迪”。

同时我們必須努力迅速制訂一个將來成为我国国防制度基础的国防基本条例，这个条例确定以后，我們就能够避免由于国家武裝力量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而产生的糾紛。

我本来还想和你們談一下其他許多問題。但是因为我們必須

在十点鐘的时候第九次宣讀我們的獨立宣言，因此讓我在这里簡單地談談這些問題，然后再談一下對外關係和西伊里安問題。

由于國家收入減少，我們做了一些整頓工作，使預算赤字從40億盾減到18億盾（雖然後來又不得不有所增加），減少赤字的方法之一就是大大減少奢侈品的輸入。

我們也減少了外國大米的輸入額；由于國內糧食增產，我們已經減輕了消費和生產之間的不平衡現象。過去這種現象是通過輸入來克服的。我們必須努力改進我們的財政狀況和人民的糧食狀況。

荷蘭軍事代表團將在今年年底離開印度尼西亞，只是在我國海軍中服務的那一部分仍將停留幾個月。

正如剛才我講的，普選條例已經通過，可以在貨幣和財經方面使我們的國家主權趨于完整的印度尼西亞銀行條例也通過了。這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我們自己組織本國的軍隊，自己制定財經和貨幣政策，自己處理外交事務，因此我們國家的主權已經變得更加完整。

現在，我們跟外國的關係怎樣呢？我們的對外關係已經有了發展，例如同北美的加拿大、中美的墨西哥和南美的巴西都已建立外交關係，還在西德的波恩設立了使館。我們即將派遣一名大使駐在北京來促進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同時為了保持我們在外交方面的均勢，我們的國會希望今年在莫斯科設立大使館。

我們希望這種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均衡的外交關係能使人所共知的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加完善。當我們和美國簽訂共同安全法案協定的時候，有許多人懷疑我們在獨立自主的政策中是否還保持必要的均勢。這種懷疑是如此嚴重，以致它成為蘇基曼—蘇維約內閣倒台的原因之一。後來幸亏韋洛坡內閣在處理這

个問題方面采取了明智的措施，而且由于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們就有可能来改进上述协定，把共同安全法案协定改成經济技术援助协定。此外由于我們在接受外援問題方面作了慎重考虑，参加了“科倫坡計劃”，因此在政治均势方面有了改进。

我們也不要忘記联合国長期以来通过駐雅加达的联合国專門机构給予印度尼西亞的帮助。

我們热烈欢迎朝鮮停战。人类是否終于認識到国家与国家之間的糾紛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呢？这个問題的重要条件是不依靠强权政治的思想方式和不傾向于实力政策的思想方式。什么时候大家才能認識这种思想方式？什么时候人类会采取建立在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彼此的見解、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权利和每一个民族的尊严的基础上的思想方式？

我們必須尽快消除的、引起各民族之間糾紛的因素之一就是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就是侵占別人領土的欲望和行动。在引起糾紛的这种根源还没有消除以前，在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民族而使后者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和平就不会实现，也不会有任何真正解决問題的方法。因为，殖民关系主观上是一种伤害人民心灵的关系，客观上是一种充滿内部矛盾、内部冲突和内部对立的关系。不管人們对这种殖民关系編造一些什么名称——不論称它为“神聖的使命”、“傳布文明”或“白人的义务”，它始終不过是捏造出来的名字，目的是想掩飾对另一个民族的权利、尊严和主权的侵犯，是想为自己覓取統治权和享乐生活的强权政治行为。这种情况，正如我剛才說的，主观上它使別人痛苦，客观上它的内部充滿了矛盾，結局总是發生仇恨、冲突、暴动和战争等等。沒有哪个亞洲人会不同意某作家的这句话：“白种人，如果他放下了他們所說的什

么責任，那末他就是一個好人了。”什麼時候白種人才能覺悟到這一點，從而使東方人和西方人像好人和好人那樣地携起手來呢？

印度支那問題什麼時候才能解決？突尼斯、摩洛哥和本地治里問題什麼時候才能解決？果阿、馬來亞和蘇彝士運河問題什麼時候才能解決？西伊里安問題什麼時候才能解決？我認爲，如果殖民主義和強權政治沒有剷除，這些問題就不能獲得解決。我們亞洲各國人民並不憎恨白人，我們基本上都是世界上最溫和的人，在我們這些人當中曾經產生倡導人類都是兄弟這種思想的大師，而我們在沉睡了好多世紀以後，已經重新覺醒，現在重新要求全人類、全世界人民都能有基本權利。自由的火焰已經使我們內心在燃燒，在亞非兩洲全體人民的心靈中，爭取自由的願望之火已經燃燒起來了。的確，這火焰不會暗淡，不會減弱，不會熄滅，而將燒得更加熾熱，不斷蔓延，強烈地放出光芒，因為這是“聖火”，一旦燃燒，就永遠不會熄滅，像不死的神鳥那樣。殖民主義一定死亡，帝國主義一定死亡，但是這種火焰永遠不會熄滅！

我們很感謝西方給我們的物質上和技术上的援助。但是不要以爲單是這些技術上和物質上的援助就能夠滿足我們內心的欲望了。將近2,000年以前，亞洲西部的一位先知說：人不單靠食物生活。一個民族的生命的波濤不是僅僅用物質就可以使它平靜的。你們知道人為什麼時常獻出自己的生命？一個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往往不是為了追求物質而是為了維護一種理想，為了捍衛一種理想。翻開世界史，仔細閱讀從古代到現代的史實，你就會發現我的話是對的。

現在我們亞洲各國人民大部分都已經獲得獨立，但是我們的獨立大部分都不是徹底的。有的還存在果阿和本地治里問題，有的還面對着蘇彝士運河問題，有的還在爲收復西伊里安而鬥爭。在

亞洲和非洲的其他部分，民族主義的火焰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變得越來越熾烈。對於重新建立了國家的我們來說，為了我們大家所渴望的世界和平和世界繁榮，我們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在我們從事建設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的工作中，援助我們，而不要干擾我們。

第二、我們希望同具有各種不同理想的各個民族建立並保持友好關係。

第三、我們要繼續為收復我們祖國還沒有解放的一部分領土而奮鬥，並將援助其他一切為自己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

這三個問題很明確，它們是從我們的內心深處發出來的。我們把這三個問題向世界各國提出，同時我們也要再次地向印度尼西亞人民提出。

我要求印度尼西亞人民不要忽視這三個不可避免的任务。幾十年來，你們不是為了這三件事而鬥爭嗎？你們曾經不惜犧牲全部安寧的生活、妻兒的幸福、自己的身體和靈魂，忍受一切災難和痛苦，面臨坐牢、放逐、槍斃、絞刑、焦土政策等等苦難，難道不是為了這三件事嗎？

實際上這三個任務和我在以前的許多演說中向你們提出的三種義務沒有什麼不同：第一、按照我們的民族理想使獨立更完善；第二、按照我們的社會理想充實獨立的內容；第三、在國際的風浪中維護我們的獨立。這些義務的理想已越來越明確：必須加強政府組織，使軍隊迅速地重新成為國家的有力工具，盡量增加人民所需要的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生產，加緊進行復興工作，迅速舉行普選，將我國的財政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用正常的外交關係來代替印荷關係，加緊進行收復西伊里安的鬥爭，設法取消有損我國民族利益的“圓桌會議”的各條款。只有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取得了

独立以后，民族国家才能名符其实。民族国家不可能建立在殖民地性質的基础上。

这项工作是很巨的。但是我们应当刻苦努力。天下什么时候有过不經刻苦努力而出現的强大的国家和健康的民族呢？但是只要我們同心协力地工作，只要我們热爱我們的工作，繁重的工作就会变得容易。

我們中間有一些不喜欢做这种工作而且感到不耐煩的人說：“我們已經独立了八周年了，一切还不是老样子！”

自从宣布独立以来我們已經工作了八年，但是这八年同我們好几十年的斗争比較起来又有多久呢？从历史的观点上說，八年又算得了什么呢？过去我曾經用林肯的話說：“我們不能逃避历史”。你、我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亞民族都不能逃避历史——在20世紀中显示了它的自然發展趋势的历史。我所說的自然發展趋势就是指被压迫的和被奴役的民族开始觉醒，走向反压迫反奴役的民族革命和人类革命，走向建立东方新国家、民族平等和人类平等。

我們印度尼西亞人过去确实始終是跟随着历史的自然發展趋势前进的，跟随着历史的偉大旋律前进的。我們爬山过嶺，渡过海洋，冒着狂風暴雨，直到我們来到現在这个地方。但是历史并不是靜止的，它以急驟的旋律繼續前进，因此我們还是不能逃避历史。

讓印度尼西亞人民以煥發的精神繼續前进吧！我們不要停下来，革命还没有完成。我們不要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的人將被历史淘汰，違反历史自然發展趋势的人（不管他們屬於哪一个民族）將被历史的車輪輾碎。如果荷蘭違抗历史，例如他們不願意結束在西伊里安的殖民統治，那末他們被历史車輪輾碎的那一天（虽然还不能肯定是哪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違抗历史，那末我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这方面，我主要是向印度尼西亞的青年，向還沒有有意識地跟隨着歷史的道路前進的現在這一代的人講的。我想問問他們，他們是否已經了解到自己走上這條道路的時期立刻就將到來？你們那些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的人是否已經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顯示出自己已經意識到你們有自己的理想，意識到自己是歷史的工具，有生命的工具，它為了推動歷史，將同保守主義和貪婪、奴役和殖民制度作鬥爭，從而為你自己的民族和全世界其他一切民族創造新的世界？你們青年一代是否像我在兩年前要求你們的那樣，已經不再是享樂第一？

我們的革命還沒有完成。使殖民主義死亡的革命還沒有結束。建設的革命還沒有完成。讓我們從沙璜到馬老奇的 8,000 萬印度尼西亞人民邁步前進吧！讓我們邁步前進，不斷地工作，不懈地勞動。讓我們不懈地勞動，正像革命的蓬勃發展一樣。我們不要以蝸牛的速度和 30 年前的知識來建設現代的國家和社會，現在已經是噴氣式飛機和原子彈時代了。

過去幾年中我們又染上了昏迷不醒和奴隸心理的毒素。如果我們真正希望取得徹底的獨立，我們就必須有獨立的和崇高的精神。

你們必須証實自己有獨立的精神和崇高的精神，努力工作的精神，自力更生的蓬勃精神，而不是乞憐、沮喪和哀求的精神，不是夢想自己不工作就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我們是生活在現實中，不是生活在幻想中。我們生活在充滿困難的世界上，不是生活在天堂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論大小都要服從這樣一條規則：“要活，就必須吃；吃的是勞動的成果，不勞動就不得吃；不吃就得死。”

這就是世界的規則。這就是生存的規則。不管願意與否，全

人类必须接受这条规则。因此，以崇高和独立的精神——不是依赖于人而是依赖于真主的精神来接受这条规则吧！

因为我们国家生存的目标不只是一个八年而是一千个八年，是永远地生存下去！

要想获得幸福和繁荣，就必须付出代价。





按照自然的規律行动吧

1954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独立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国会議長先生，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从沙璜到馬老奇的全体印度尼西亞人民，

請接受独立的敬礼！

我聚精会神地傾听了国会議長先生發表的演說，这篇演說里有許多指示和建議，在这需要我們共同关心的时刻里，这些指示和建議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我們独立九周年了！至大的真主！过去有人說：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維持不到八个星期。現在它已經維持450个星期以上了！

我們要感謝至高無上的真主，因为他庇佑并引导我們的国家和民族，使我們平安地达到今天的幸福日子。願真主繼續庇佑和引导印度尼西亞国家和民族进入它的第十个年头。真主的庇佑和引导是我們所迫切需要的，也是我們所祈求的。因为，有些迹象已經表明：我們將要面临更繁重的任务。

是的，更繁重。不只是由于外界的迹象表明我們国家和民族的斗争將更加繁重，也由于生活的規律就是事物愈来愈繁重；我們年岁愈大，落在我們肩上的任务也愈繁重。

因此，我們必須及早加強我們的責任感，不論是個人的還是民族的。

對誰負責呢？對我們自己負責，對全人類負責，對真主負責。

正由於我們有了這樣的責任，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工作，繼續鬥爭。繼續鬥爭，必要時不惜犧牲我們的生命。繼續鬥爭，以實現1945年8月17日的獨立宣言。繼續鬥爭，因為我們不願意背叛1945年8月17日的宣言。

恰好在一年以前，當我們在紀念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獨立八周年的時候，我曾經這麼說：“在我們民族的生活過程中，最初八年的獨立已經體驗到‘好’和‘壞’之間，‘得’和‘失’之間，‘建設’和‘破壞’之間的对舞——有時互相替換，有時却又像大漩渦的兩個組成部分突然緊緊地卷在一起。我認為這種舞蹈還會繼續下去，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場激烈而緊張的舞蹈，參加的有‘好’和‘壞’，‘得’和‘失’，‘建設’和‘破壞’。”

以上是我在一年前講過的話。

很明顯，在過去一年中，我們並沒能避免在我們國家和社會的軀體中產生破壞因素。的確還有人沒了解到什麼叫做民族的責任。例如，直到現在還有武裝集團企圖用暴力強迫別人接受他們的主張，結果造成了混亂的局面，造成了人民的痛苦和流血，破壞了人民的幸福。

但是，相反地，在我們社會中也存在着良好的力量，積極的建設性力量，而且更多，更強大。我們國家和社會的軀體可以動員這種良好力量作為抗毒素來消滅我們軀體上這些企圖擾亂和摧毀我們軀體的這些病菌。我們的民族原來就是個堅韌不拔的民族！即使不說是一個銅筋鐵骨的民族，也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民族。

很明顯，在我們國家和社會的軀體中，不論是精神上或物質

上，都存在着抗毒素，这种抗毒素显示出我們民族生命力的强大。我們的身體即使傳染上了疾病，抵抗力还是一直存在着的，而重要的就是这种抵抗力和抗毒素的存在。當我們國家和社會的軀體中還存在着足夠的抗毒素的時候，當我們還擁有足夠的抵抗力，或者更確切地說，當我們還擁有足夠的積極力量的時候，我們就不必為我們民族未來的命運擔憂。

我們已經獨立九年，這就足以證明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的軀體經得起時代的考驗，我們甚至經得起敵人和反革命分子的大鐵錘的打擊。我沒有必要在這裡再提那些能夠反映我們的力量的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件。我們絕不會忘掉這些事件。我們的子子孫孫也絕不會把這些事忘掉，每逢明月當空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談起這些事。最根本的事實是：我們站的愈來愈穩了，我們愈來愈強大了。我們在繼續前進，我們滿懷信心地向前邁進。我們有信心，不僅是因為我們的鬥爭是正義的和正確的，也是因為我們民族的历史告訴我們：

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來克服各種困難，來掃除一切阻力和障礙。必要時，粉碎一切敵對的力量。就是這種信心使我們堅定地繼續向前邁進。

我們將由此繼續向前邁進的時代，它今天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一直在努力恢復治安，我們張開雙手歡迎已經翻然悔悟了的騷擾分子重新回到社會上來，但是我們要用鐵拳繼續打擊那些仍舊擾亂國家和社會的人。

謝謝真主，我們恢復治安的工作是有進展的。道特·貝魯的力量已經很小了，我們在加里曼丹恢復治安的工作有了進展，在南蘇拉威西和西瓜哇也是如此。我們將繼續積極進行恢復治安的工

作。

其次，我們現在正在改善和健全民主生活；我們正在進行普選的准备工作。

我們的民主生活確實還需要改善和健全。九年來，我們一直在不斷地努力改善和健全我們的民主生活，我們經常利用各種民主組織，作為解決各種大小問題的工具，雖然這些組織還是不夠完善的。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我們社會上從祖宗歷代留傳下來的民主原則。

自從我們宣布獨立以來，我們的憲法已經經過數次修改，但是憲法的序言始終明確地規定着：我們的獨立必須以建國五原則為基礎，建國五原則包括“民主”和“社會正義”兩項。這兩項是我們民主革命理想的重要因素。是革命精神之火，是革命的火炬！是我們革命的要求，也是我們對革命的要求。

是的，是我們對革命的要求！我們絕不能要求他人來實現我們的理想，我們只能對自己要求。我們只有依靠我們煥發的精神、頑強的意志和奮不顧身的行動來實現我們的理想。

我們是否已經有了這種精神，有了這種意志和行動呢？

有了。

我們有了精神，有了意志，也有了行動。總之，我們三者都已經有了。但是顯然這三者還沒有達到能夠實現上述革命要求即“民主”和“社會正義”所需要的程度。

但是我們並沒有停滯不前，我們仍在繼續工作，一步一步地繼續前進。在民主方面，我們的臨時國會已經成功地制定了1953年第7號法令，即普選法令。

繼普選法令以後，政府還採取了一連串具體的措施。政府已頒布了實施普選的條例，印度尼西亞中央選舉委員會已經宣誓就

职并且已经开始工作。各地区的普选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了，协助委员会也产生了，选民登记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改善与健全民主的轮子已开始转动。我要对所有为实现普选而紧张工作的人们表示敬意，我特别要向进行选民登记工作的人员表示敬意。他们日夜不停地工作，挨家挨户地进行登记。没有他们，普选将不可能实现。他们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也遇到了许多令人胆寒的危险。交通工具缺乏，进行工作的地区偏僻，经费不足，有时还会遭到武装分子的杀害。但是，由于认识到他们是在执行国家的光荣和神圣的任务，他们都以勇敢的精神面对这一切。我要向他们致以敬意。

整个的普选工作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进行普选。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在普选的过程中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缺点。可是，我们能因为这些困难和缺点而取消普选吗？不能！绝对不能！任何新的工作总是有一些困难和缺点的。正是要不顾一切困难和缺点而立刻动手去解决问题。

普选一定要实现，我再说一次，一定要实现。这是为了要实现我们民族革命的理想，为了要满足我们民族革命的要求和我们民族革命的要求。

是的，一定要实现。这是我们的民族使命。不仅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期待着它，就是全世界也在注视并十分关心着印度尼西亚第一次的普选。甚至有一些在籬笆外的人士在疑虑，也有人希望我们的普选失败，因为他们不乐意看到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稳定。甚至还有些人不只是关心我们的普选，并且对普选的结果还寄以某种希望，他们还在暗中积极地工作，以求实现他们的那种希望。

因此，我要切实提醒即将行使选举权利的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及为人民所信任的领袖们：要提高警惕！要提高警惕！不要

对任何足以侵害我們民族利益的东西疏忽大意！你們的眼光只能落在民族利益上！一刻也不要忘記，能保障决定印度尼西亞民族命运的权利的不是別人，而是印度尼西亞民族本身！

还有，我已經再三說过，不要把普选变成政治斗争的場所以致危及民族的团结。我們之間的矛盾行將尖銳化的迹象已經有了，容忍的精神行將消失的迹象也出現了。唉，人們难道不知道沒有容忍的精神，民主就要毀灭嗎？因为民主就是容忍的化身。难道弟兄們希望在普选中，有非常危險的魔鬼，即仇恨的魔鬼、憤恨的魔鬼出現嗎？如果讓这些魔鬼誕生了，你們就会看到民主將为它的叛逆之子所囫圇吞下。你們所理想的民主將因而毀灭。民族团结將因而毀灭。民族力量將因而毀灭。民族革命的光荣也將因而毀灭。剩下来的是恐怖和無政府状态、混乱和屠杀以及敌人哈哈大笑的声音，敌人哈哈大笑是因为这一切正是他們所期望的。

我过去說过，民主就是用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公正和繁荣的社会的工具。普选是用以改善和健全民主的工具。因此，普选只不过是用以改善工具的工具。如果仇恨和憤恨的魔鬼因普选而誕生并且横行，如果民族的团结因而四分五裂，如果民族的力量因而崩潰，那末正如我过去所說过的：“工具比我們所要医治的疾病还要可怕。”

在竞选中，人們在宣傳各自主張的时候很容易糊塗而激动起来，以致危及民族的团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许多人已經忘記了普选的真正目的。

普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不外是选举制宪議會議員（还有国会議員）为我們于1945年8月17日宣告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国制訂固定的宪法。讓我再說一次：是为我們于1945年8月17日宣告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国，而不是为別的国家或者一个新

的国家制訂宪法。通过这次普选和制宪議会的建立，我們要以依旧忠于我們民族革命理想的精神——讓我再重复一次——要以依旧忠于我們民族革命理想的精神制訂固定的宪法以充实我們現行的临时宪法。为了上述民族革命的理想，数以千計的青年牺牲了，几百万平民献出了他們的生命。印度尼西亞人民为了它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未来的普选不外乎是为了繼續实现我們民族革命的理想而采取的民主的道路。在这次普选中，誰离开了民族革命最初的理想，誰就是不忠于民族革命，背叛了民族革命。

我們为什么要在今天庆祝 8 月 17 日宣布独立的紀念日呢？就是因为我們是忠于民族革命理想的。我們为什么需要进行普选呢？因为我們必須忠于民族革命的理想。我們在未来的制宪議會中將要制訂的宪法为什么不應該离开我們民族革命的最初的原則呢？因为这些原則反映了民族革命的理想，而我們是不能不忠于我們的民族革命理想的。

一年半以前，在紀念印度尼西亞民族运动 45 周年的时候，我會把民族运动比作一条河流，我說：“百川归海，不背其源。”河水都能不背其源，难道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就不能忠于我們民族革命的最初理想嗎？

弟兄們，我們的民族革命尚未完成，我們民族革命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們民族革命的理想只有在获得过去燃起了 1945 年 8 月 17 日革命之火焰的力量的支持才可能完滿地实现。

这是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全印度尼西亞民族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力量。

难道我們忘記了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告独立的时候民族的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力量嗎？难道我們忘記了在保衛我們独立的时候民族的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所表現出的威力

嗎？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們的民族革命尚未成功，我們民族革命的理想尚未實現。唯有民族的團結，民族的万众一心才能保全革命的成果，才能實現民族革命的理想。

在印度尼西亞也許沒有第二个人像我这样明确和徹底地提出這個問題。我被选为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總統已經九年了。作为總統，感謝真主，我有机会几乎走遍了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每一个地区，包括离开中央最远、靠近伊里安的地区。我几乎熟悉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每一个地区，不論是东部的、西部的、南部的或者是北部的。我到处都受到成群結队的群众的欢迎。在每个地区我都接近人民，常常和他們在一起。我看过他們的标語，傾听过他們發自內心的呼声，我看見過他們的眼睛以及从他們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像我这样經常接近人民。我說這句話并不是为了表現自己。我很了解 8,000 万印度尼西亞人民中大多数人的心思。我可以自命为了解大部分印度尼西亞人民心情的第一个晴雨表。因此，請相信我這句話：如果我們放弃了我們宣告独立时的最初原則，如果我們背离了民族革命原来的理想，我們的民族團結一定会破裂，整个国家和社会一定崩潰。我們的民族革命必然会分崩离析。也許会再来一次新的革命。什么革命呢？天曉得！所以，記住吧！不要抛弃掉我們独立宣言里的基本原則！不要背离民族革命的最初理想！讓我們永远友爱和睦，共同站在我們的革命的最初原則和理想上。

弟兄們！

但願真主庇佑和指引我們行將来临的普选。通过普选我們要健全和建立我們的政治生活。是的，仅仅是要健全和建立我們的政治生活。因为普选并不是一种万灵丹可以医治民族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疾病。它不过是實現我們一部分的民族革命的理想工具

罢了！它不过是在政治方面健全民主生活的工具而已。

我們打算通过普选而实现的政治稳定，还需要有稳定的經濟生活来支持。甚至只有經濟也民主化之后，通过普选而获得改善的政治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我們的社會是否已經有了經濟上的稳定呢？我們的經濟生活还很容易因为外来的因素而动荡起来。世界上执行实力政策的各大国之間的政治和經濟上的矛盾确实影响了我們要卖到世界市場上的原料产品的价格。他們的实力政策往往会影响他們各自的經濟政策。他們对年輕国家的經濟利益是不够尊重或者是完全不尊重的。

所以，我們必須迅速改变这种“依賴”性，尽我們的一切力量把它变成能够自給自主的經濟，特别是在和人民大众日常生活有关的方面。

在这一点上，我对人民粮食增产工作进行的迅速表示快慰，我要对这方面的工作人員表示敬意。过去我們不得不經常向外国購買大米，有时每年达 60 万吨。1950 年甚至达到 70 万吨或 7 亿公斤。今年我們只买了 10 万吨。但願在今后，我們不需要再向外国購買大米了。

我再一次向这方面的工作人員表示敬意。我特別不会忘記向农夫农妇們、男女青年农民們表示敬意。粮食是全人民的必需品：我們的注意力首先就必需集中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素以农业国著称的，居民 70% 到 80% 是农民，土地是那么肥沃，“种什么，長什么”，土地是那么广闊，空地还很多，如果这样一个国家在独立了之后还需要依靠外国来满足人民粮食的需要，这不是很怪嗎？

俗語說：“丰衣足食”，“足食”是我們最起碼的要求。如果我們必須在下列兩者之間选择一种，我們要先选择那一种呢？穿朴素

的衣裳而吃得飽呢？還是穿着講究的衣裳而讓肚子整天咕咕作響？我相信千千万萬的人民一定選擇前者。生活安定的關鍵就是肚子的安定。英語有一句話：“一個飢餓的人就是一個憤怒的人”。

我上面說過，印度尼西亞是土地肥沃，幅員廣大的。在蘇門答臘、在加里曼丹、在蘇拉威西、在哈爾馬黑拉、在西蘭、在普魯、在西伊里安，還有億萬公頃的處女地正等待着青年們下手把它開墾為農業區。

因此，我要問問青年們：你們是民族的希望、你們是民族的力量，你們為什麼都擠在這人口稠密的爪哇島上呢？為什麼你們在城市中完成學業之後不分散到更需要你們的力量、思想和領導的各個處女地去呢？在我國革命初期，我看到蓬勃的“開路先鋒”的精神。過去那種在你們胸中燃燒着的開路先鋒的精神曾使你們投筆從戎，那種精神現在那裏去了呢？

除了在人民糧食方面之外，我們也希望建立民族工業以生產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使我們不致經常受國際政治紛爭的影響。我們必須迅速成為一個在經濟上很穩定的民族。實行工業化有下列四種需要：一、需要資本；二、需要原料；三、需要勞動力；四、需要專門人才。而超乎這四者之上、具有鼓舞的作用的，應該是開路先鋒的精神，先鋒精神應像查克拉瓦蒂一般高居寶座。

這種開路先鋒的精神甚至能夠實現上述四種需要的一部分。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原料是不會少的，因為我國擁有大量的原料，處處皆是。勞動力也不會少。8,000萬印度尼西亞人民像螞蟻一樣聚居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各地區。我們所缺少的就是資本和專門人才。

印度尼西亞民族果真沒有資本嗎？資本是有的。弟兄們，我們共有8,000萬人，如果每家平均按五口人計算，我們就有1,600萬

家，难道不能集資 1,600 万盾（即每家每个月只要一盾），或每年 1 亿 9,200 万盾嗎？因此，資本是有的。我再說一遍，資本是有的。但是問題在于組織的能力，在于如何組織这些分散在社会上的金錢，使它成为有活力的資本。

“活的資本”就是能够創造新生活源泉的資本。現在有亿万盾的錢分散在社会中，藏在千百万平民的口袋里。但是其中只有很少部分被組織起来成为一股力量，用来进行更大的更有生产性的工作。这亿万盾分散的金錢等待着經濟之神显出神威把它們集中起来和組織起来，并且下令說：“喂！金錢啊！集中起来罢！醒来成为活的巨大的資本罢！成为能够創造新生活的源泉的資本罢！”

弟兄們！

我主張运用民族資本。但願这些資本能够一步一步然而很迅速地組織起来，使我們的經濟理想能早日实现。我們的国土是广大的，在这里开办大工業有着莫大的可能。

我們必須集聚数亿盾的錢。如果民族資本还是不够的話，我們可以利用外資作为輔助的資本，但是我們必須把重点放在民族資本方面。为了我們这地大物博的国家的建設利益，我們准备利用外国資本和外国人才，只要他們真正願意与我們共同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进行建設。在这里我不需要再补充說明，我們坚持上述合作关系必須是互惠性質的。也不用說，我們反对与任何附有政治条件的外資合作。这些外資和外国人才的工作当然必須依照国家法令所定的原則而工作。上述法令当然要照顧和保障我国人民本身的利益，使殖民时代剝削印度尼西亞工人和人民財富的事不再重演。

弟兄們！

我們有了資本之后，还需要專門人才来实现我国工業化的理

想。我們是个拥有 8,000 万人口的民族。考虑到 8,000 万这个数字，我們还需要增加成千上万个專門人才。在这里我再次向青年們，特别是現在尚在求学的青年們說几句话。你們应该从你們当中培养出更多的專門人才。你們应该更多地进入技术学校学习。我对你們抱着一个希望，希望你們在选择学习方向的时候能够以建設时期我国社会的需要为方針。要知道，在建設时期，社会最需要的是技术人才。

是的，我的青年們，印度尼西亞是富庶的。可是我們的財富还是潜藏的財富，还是埋藏在地下的財富，还需要我們去开发，还需要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胼手胝足地去开发，还需要在專門人才领导之下辛勤劳动来开发！未經开发的財富对誰都毫無意义。它不过是死的財富。它将使我們受天上神灵的嘲笑。如果这些財富因我們本身無能力开发而繼續埋藏地下，我們將仍旧在財富之中貧穷不堪，像餓死在谷倉里的鷄和渴死在河里的鴨一样。

真主給我們預备了这些財富，但是开发的工作却需要我們自己去做。我們的命运，我們的富有或貧穷，痛苦或幸福不是由他人来决定，也不是由神仙来决定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对任何民族來說，“自力更生”和“自助”是走向繁荣幸福的鑰匙，也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民族主义，不論它是白皮膚的民族、亞洲民族、爱斯基摩民族或霍屯督民族，都是这样。

“依靠自己而不是乞援于他人！”对已經获得了独立的民族來說，这是最正确的口号！可能有几亿的外資願意和我們合作，或在印度尼西亞投資。可能有千百个外国專門人才願意在印度尼西亞出力！但是，如果印度尼西亞民族本身只是袖手旁觀而坐享外資和外人开发的成果，这些外国的因素是不可能把我們的国家建設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国家的！只有在独立之后我們能够發掘自己

的力量，这种独立才算是真正的独立。外来的因素我們應該只把它当作是助手、推动者和激励者！作最后决定的是印度尼西亚民族本身，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的血汗！

弟兄們！

在民族經濟建設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建設！我們的国家是一个島国，非常需要交通和运输工具！

讓我們汲取历史的教訓吧。三个半世紀了，我們因忽視民族团結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三个半世紀中，我們受到了处罰。現在我們已恢复独立，因为我們已經恢复了团結。讓我們利用一切搞好团結所必需的工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繼續維護和加強我們民族的团結。

一个民族生存之道和人类生存之道一样，都是兩方面的，即內在的和外在的，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搞好民族团結——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也包括上述兩方面。我們必須給印度尼西亚民族以內外联系的工具，使团結工作搞得更好。联系內心的工具非常重要！只有建立在一个比民族本身更广泛的基础上，一个民族才能真正团結在一起。这更广泛的基础就是內在的基础、精神上的基础。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要的精神上的联系就是建国五原則。請記住，我們并不是單由一个民族組成，我們并不是只有一种風俗習慣，我們并不是只信仰一种宗教！“殊途同归”——我們的国徽上这样写着，意思是說：“虽然不同，却是統一的。”我現在要強調这“不同”兩個字。請記住，我們是“不同”的，我們要团結这具有不同精神生活的 8,000 万人。我們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水泥，那就是建国五原則。建国五原則是唯一能够把从沙璜到馬老奇、从米仰加斯到奴摩达勒各种不同的印度尼西亚民族連在一起的精神水泥。

这一点，我也是以充分的信心明确地提出来的。我在前面曾

經說过：我几乎到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每个角落。我曾經到过居民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区，但我也曾經到过不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区。我曾經到过居民信仰基督教的广大地区。我也曾經到过居民信仰天主教的广大地区。我时常站在信仰佛教的人民当中。达雅克民族时常派代表来見我，我也时常接見来自西伊里安的代表。根据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和注意到的这一切，我以充分的信心在这里明确地提出来：唯一能够团結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原則就是建国五原則。西伊里安的弟兄們甚至更明确地表示：“我們希望赶快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怀抱里，但是只有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仍旧以建国五原則为基础的情形之下，我們才願意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怀抱里。”

在几个星期以前甚至有西伊里安人划着小船到哈尔馬黑拉一个叫威达的小村庄来見我的时候，还帶着一个标語，上面写着：“西伊里安是共和国的領土，是以五原則立国的共和国的領土！”

唉！弟兄們！当我听到有人要以其他的国家原則来代替建国五原則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因憂慮而战慄。如果我們的民族团結因而分裂，怎么办呢？如果我們的国家因而崩潰，怎么办呢？在这个世界上沒有比民族分裂、国家崩潰更可怕的了。我們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的基本原則如果粉碎了，我們的民族革命也只好收場！

而你們是否真正希望西伊里安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怀抱里来？請注意西伊里安弟兄們的明确表示，只有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仍旧是以建国五原則为基础的共和国时，他們才願意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怀抱里来。还必須記住的是，西伊里安問題不光是国家原則的問題，正如西伊里安弟兄們所提的那樣，同时也是力量的問題，权力的問題。只有印度尼西亚民族强大了，有了权力，有了力量，我們才能把西伊里安收回来。团結一致的印度尼西亚

民族才有力量，不團結一致就沒有力量。不團結的印度尼西亞，就不要夢想收回西伊里安。相反地，團結起來的印度尼西亞民族是一定能夠把西伊里安收回的。我曾經說過几十次、甚至可能几百次，只要8,000萬人的印度尼西亞民族團結一致，真正團結一致，在明天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之前，西伊里安一定會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

因此，團結是我們在收回西伊里安的鬥爭中取得勝利所絕對需要的條件。而團結的基礎，就是精神聯繫的工具；唯一能夠為絕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民所接受的精神聯繫的工具，就是建國五原則。請堅持建國五原則，不要放棄建國五原則。

以上是精神聯繫的工具。那末，什麼是物質聯繫的工具呢？

物質聯繫的工具表現為國家組織的統一。國家組織的統一要依靠中央與各地區間的完備的交通工具。在海陸空三方面，我們都要發展交通事業，要把印度尼西亞3,000個島嶼組織在一個交通網內，把他們聯成一片。

只有鞏固地團結在一起的印度尼西亞才能屹立于波濤洶湧的國際政治經濟鬥爭的潮流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波濤經常在衝擊着印度尼西亞。用一切精神的和物質的聯繫工具把印度尼西亞緊密聯繫起來吧！我們的戰略地位恰恰是位於波濤之中，不僅是經濟上的戰略地位如此，政治和軍事上的戰略地位也是這樣。

但是，除了島際間的聯繫之外，作為一個團結一致的整体，我們也必需考慮到和外界的聯繫。

現在的世界好像已經縮小了。人口的增加、生活需要的增加、國際交通工具技術上的進步，使這個世界好像變成一把傘那樣小。地面上任何地方發生的每一樁事件，其影響或打擊在整個地球上都能感受到，印度尼西亞也不能例外。“閉關自守”在這麼一個世界

上已經不可能。我們也不能不與其他民族建立關係而生存。

我們與其他民族的關係怎麼樣呢？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誕生於已經形成了巨人的各民族當中。而這些巨人又不是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不是的，他們是在互相敵視、互相猜疑的氣氛中互相提防着，深恐對方突然撲擊。

冷戰環繞着我們。熱戰也時有發生。就在這冷戰和熱戰的環境中，這年輕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必須渡過它現在以及未來的日子。這年輕的國家還沒有這些猜疑或成見。至大的真主！它有着自己的生活信仰，那就是建國五原則。它願意而且也能够以建國五原則和全世界每一個民族自由來往，和睦相處。這年輕國家自由的行動及和睦的態度有時也使上述巨人不安地問道：印度尼西亞往何處去？

是的，他們問：印度尼西亞往何處去？奇怪的是，有時他們往往根據他們的願望和疑慮自己立即作出答案來。其實，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印度尼西亞民族本身，除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本身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的回答却是非常明確而簡單：

我們願以建國五原則的精神和世界上任何民族自由來往、和睦相處，並且願意貢獻出我們的力量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和睦相處。

每個民族都應該生存，並且有權依照各自的信仰而生存，他們都有權根據他們的良心生存。他們可以根據他們的良心採取步驟，採取行動，經營事業，進行貿易，只要他們不損害別人或別的民族。

為了要生存，每個民族必須和其他民族來往。人類需要來往，民族也需要來往。這是規律。誰也不能違反這規律。

在和任何民族來往的時候，印度尼西亞民族不過是這個規律

的執行者而已。凡是阻止這種往來的企圖，不論是用強迫的或自願的方式，都是違反這個規律的。每個違反這個規律的行動都將引起人類或民族間規律本身間的緊張關係。使得世界上的人類不安定不安寧的就是這種緊張關係。

是的，人類要生存，一個民族也要生存。這是一個好像大象那麼大的不能否認的事實。讓人類去求生存，讓各民族去求生存吧！我曾經在前面說過：“一個飢餓的人就是一個憤怒的人！”這是很對的。但是，如果我說：“一個飢餓的民族就是一個憤怒的民族！”也不會錯。最後，決定一個人或一個民族能否繼續生存的規律就是“自衛”的規律。

因此，使人類社會生活走向健全的唯一道路就是讓每個民族都能獨立自主并讓各民族自由交流生活資料。如果我們都能遵守這個規律，所有民族一定能正常合作，一定能互相滿足對方的生活需要，一定能互惠、互利、互敬、互助，甚至互相保護。不會再有一個地區缺少某一種生活資料，而另一個地區卻又生活資料過多的現象。再也不會互相嫉妒的現象，再也不會互相猜疑，再也不會衝突、爭執和奸詐的事情。有的只是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往來。

因為，各民族間這種友好往來的關係實際上是合乎規律的關係。也有人主張在國際合作關係上“多貿易，少援助”，因為“援助”兩個字有它自己的氣味。名稱並不很重要，最重要的還是我上面說過的實質。重要的是：在建立天下各民族間的友好關係的時候要合乎規律。

從必須遵守這個規律出發，人類必須鼓起勇氣作出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什麼呢？那就是取消一切殖民主義。

不論是什麼形式、什麼顏色、什麼方面的殖民主義，都必須從地面上消滅。每個民族應該能夠充分行使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必須尊重每個民族的自決權和自衛權。不管它們的膚色、血統、宗教、政治信仰、社會意識和文化程度——所有民族都必須充分地行使自決權。

現在已是1954年了。公元1954年不應該還有殖民主義在地球上存在。公元1954年不應該還有生活在殖民主義腳底下的民族。自從有了大西洋憲章，自從有了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之後，殖民主義便是一件突出的怪事，是使得億萬人民受苦受難的時代錯誤。殖民主義確實是地面上人類社會中的“鼠疫”。

但是，不論獲得什麼理論的支持、不論獲得什麼武器的支持，殖民主義是沒有力量繼續阻撓民族自衛規律的發展的。最後，億萬受苦受難的民眾必然會形成民族主義的颶風怒吼起來，而且越久越猛烈！受殖民統治的人民行動起來，形成獨立運動的風暴，它怒吼、轟擊、震撼、吹毀每個地方的殖民主義堡壘。

作為獨立運動的成果，亞非兩洲有幾個民族已經恢復了獨立自主，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除了西伊里安族）。亞非民族的另一部分仍舊生活在殖民統治下。但歷史將不斷前進。被統治的民族將繼續行動。任何一個殖民主義者都沒有辦法凍結歷史。我時常對任何一個殖民主義者說：“我們不能逃避歷史”。大人先生的任何武器決不能抗拒自然的規律。誰能使太陽停止轉動，誰才能制止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現在我們親眼看到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中非、埃及、本地治里、果阿、越南、馬來亞、西伊里安及其他殖民統治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聲勢是多麼浩大。

這些獨立運動鼓聲的响亮難道還不足以喚醒這些殖民主義者嗎？除非這些殖民主義者準備讓歷史發展規律的車輪碾得粉身碎骨，否則，他們就應該聽一聽上述足夠明確的警告，盡速了解時代的旋律。亞洲已經醒來了！非洲已經醒來了！這覺醒的力量再也

不能忽視了。

這些力量都在要求大家考慮考慮它們。它們甚至聯合起來要求大家考慮。科倫坡會議，日內瓦會議，願真主庇佑，還有未來的雅加達的亞非會議，都是上述要求的明証。世界還在那邊猶豫並且在問：在民族獨立和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在自由解放和奴役之間，印度尼西亞究竟站在那一方？

在這個對我們是個神聖的獨立紀念日，我要向人類的良心呼喚，讓人類的良心引導世界上的領袖們，使他們不要落后於歷史的潮流。這個潮流要我們放棄各式各樣的枷鎖。放棄幾世紀以來壓迫着亞非各民族使他們不能依照各自的規律發展的殖民統治和奴役的枷鎖吧！

弟兄們想知道關於西伊里安的問題吧。

現在我們已請求聯合國大會討論西伊里安問題。現在我們請業已參加聯合國的各個國家證明荷蘭是片面違反了他們自己所簽訂的協定。根據上述協定，西伊里安的政治地位必須協商解決。可是現在他們已不願和我們再商談有關西伊里安的問題了。

那就是說，我們曾要求荷蘭共同協商解決西伊里安問題。從這一點世界人士可以知道我們是願意繼續遵循已為聯合國所規定的原則，即協商的原則的。我們始終遵循這個好原則。但是可惜得很，荷蘭方面並不願意接受我們的邀請來進行談判。現在我們已把西伊里安問題提到國際講台上去解決了，我相信尊崇正義和高尚道德的各個國家一定會支持印度尼西亞這個重要的控訴。

是的，我們向聯合國控訴的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規律的作用。荷蘭方面應該更要了解這個規律。不錯，他們可以用種種的借口和解釋把西伊里安問題加以歪曲，顛倒是非，使世界人士或聯合國大會相信西伊里安問題不是一個殖民主義的問題。但

是歪曲的解釋絕對掩蓋不住自然的規律，規律是無法歪曲的。規律將永遠起作用。它將壓倒一切顛倒是非的解釋。总有一天，規律將橫掃一切。总有一天，不曉得是明天还是后天，西伊里安人民將遵循自然規律發展的旋律站起来。这一天將来临，这一天必定来临。願真主庇佑我們，像明天的日出一样，西伊里安將回到我們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大怀抱里。

弟兄們想知道关于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的問題嗎？在这个問題上，自然發展規律顯然也在發生作用！我們老早就对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关系表示不滿，因为这种关系不符合我們独立自主的观点。荷蘭方面也老早提出了一連串的理由，主要的是有关保障經濟利益的問題。但是結果如何呢？結果發展的規律是無法抗拒的。它繼續在起作用。所有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所有的政党都主張解散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感謝真主，在1954年8月17日这个神聖的日子里，我可以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總統的身分，在这里向从沙璜到馬老奇、从米仰加斯到奴摩达勒的全印度尼西亞人民，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宣布：根据最近在海牙举行的談判，并于上个星期二晚上签了字的协定草案，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宣告解散！

是的，自然發展規律在發生作用，联邦已經进入墳墓。我們再也不受和荷蘭的联合关系的約束了。对于这一点，我們要說：“至大的真主！只有您才能給我們这样好的斗争果实！”对印度尼西亞人民，我要这样說：請大家了解，印度尼西亞—荷蘭联邦的解散是走向完整的印度尼西亞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也必須記住，它只不过是一个里程碑而已。我們的路还要走下去。“一个战斗的民族旅程是沒有尽头的……”我們繼續前进吧！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还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設法去解决，首先是財經方面的問題。

当然还有西伊里安的問題。我毫不厭煩地再三提出，西伊里安問題是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建立良好关系的最大障礙。我再三表示，我們是希望印度尼西亞和荷蘭建立良好的关系，可是西伊里安問題是个很大的障礙。

弟兄們！

在这20世紀中，我們确实遇到了一件怪事，看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現象。有些人到处高喊“独立自由”、“人类的尊严”，但是不願意讓那些要求独立的民族独立。人們到处在高喊“要和平”、“要实行国际合作”、“要建立世界友好关系”，但是，我們又看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区还有殖民統治存在。其实，上述兩種現象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有一个作家曾經这么說：“你不能一方面相信自由而又否認自由”！和平的主張和殖民主义的主張是不可能握手言欢的。我們只能在兩者之間选择其一：要和平就不能有殖民統治，要实行殖民統治就不会有和平。誰要讓和平和殖民統治結亲，誰就違反了人类邏輯最基本的知識，誰就違反了自然發展的規律。可是奇怪而又奇怪的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人們坚持上述違反自然發展規律的自相矛盾的怪現象。

有人問：面臨这种事实，我們該怎么办呢？

有許多人提出了各种理論，并学究式地展开辯論，可是他們却不够注意周圍的环境并从中得到啓示。

在一个令人顫慄的寒冷的晚上，我曾經在某个动物园里看到一群受冻的豪猪。由于天气太冷，它們就挤来挤去，互相靠攏以取暖。可是它們挤得太紧了，它們的刺却刺痛了同伴的肉，于是它們又自动分开。分开之后，它們又感到寒冷，于是又再靠攏。一靠攏又刺痛了身体，于是又再分开。分开之后又再靠攏，这种靠攏又分开，分开而又靠攏的动作周而复始，最后，它們終於找到了它們之

間适当的距離：它們取得了所需要的溫暖而又不致互相刺痛對方的肉。

這個故事是够明顯的，可是却含有很深刻的意義。

如果各民族之間的关系过于緊密以致于干涉到別个民族的內政，那末这个关系就形成了殖民統治的关系。每种殖民統治都是危害被統治者的生活的一种刺。当某一方的生活受到危害的时候，依照事物的發展規律就会引起反抗的行动，和平也就談不到了。

相反地，如果各民族之間的关系过于疏远，就会引起一連串的問題：思想距离太远、誤会、猜疑、竞争、緊張局势、軍备竞赛、冷战等，也可能引起热战，和平也談不到了。

弟兄們，这就是我們从一个寒冷的夜晚的一群豪猪的簡單故事里所得到的啓示。

世界上各民族是不是有和平的誠意？如果真有这个誠意，就應該赶快消灭一切殖民統治！

現在馬上就消灭各种奴役制度，比明天才来消灭更好。应迅速讓世界上每个民族获得完整的独立自主，不要再用种种的借口或炸彈、地雷来阻止他們独立自主。因为，独立自主始終是要實現的。它將粉碎一切障碍，它將撕破一切包裹，因为它是規律之子。尽速地讓各民族独立吧，然后再来进行“站起来一样高，坐下来一样矮”的国际合作，即建立一种完全沒有歧視的国际合作——地位平等，不分膚色、种族、宗教、政治信仰、文化程度或社会制度。

上面的理想就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在国际关系上生存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別的，就是建国五原則——神道、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和社会正义——国家哲学的反映。

有了上述国家哲学，我們就感到幸福，有了上述国家哲学，我們就感到有力量。我們就根据上述国家哲学拟定和执行我国的对

外政策。

“殊途同归”不仅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民族本身内部的团结，同时也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对普天之下各民族之间应有的关系的见解。有了“殊途同归”和“建国五原则”，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我们将以“殊途同归”和“建国五原则”继续前进。在原则上和行动上，我们将以“殊途同归”和“建国五原则”继续展开反对任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把我们自己贡献给各民族间的独立合作和国际和平的事业！

我们以“殊途同归”和“建国五原则”来适应自然发展的规律……。

印度尼西亚的弟兄们，我的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理想！让这理想在你们心中继续燃烧吧！有了理想就等于心里有了原则，有了一定的生活方向。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或没有理想的民族是多么贫乏啊！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应该继续竭尽全力设法实现我们的理想！天上的星预示出印度尼西亚将来的伟大，可是光是望着天上的星胡思乱想，也半文钱不值。快别胡思乱想，尽一切力量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吧！

但是，要实现一个理想，必须先建设本身的力量。建设并充实这个力量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把它充实起来吧。我们虽然独立了九年，可是进行建设却只有四年。我们现在还不过是在奠第一块地基、竖立最基本的栋梁的阶段。

基本的栋梁有下列四条，请大家记住吧：

- 一、维护和捍卫从沙璜到马老奇、以五原则为立国之本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团结和统一；
- 二、建立我们的民族经济；

三、以 1945 年 8 月 17 日的獨立宣言為基礎，維護我國武裝力量的完整和統一；

四、培養我們的青年，訓練我們的青年，鍛煉我們的青年，使他們成為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負責的一代！

這四個棟樑都是我們效忠於建設民族力量的場地或海洋！你們都投入這個效忠的海洋吧！你們都以胸中燃燒着的烈火般的開路先鋒的精神，都以沖入雲霄的理想之火，發揮你們每個人的才能，根據各自生命的呼喚，投身於這個海洋吧！

無條件地獻出你們的身心吧！不要只獻出一半！只獻出一半，拿不到一把稻，獻出整個身心，你將得到世界！

威威干南達曾說過：一個已經沉淪的民族，只有雷和電構成生命的人們才能把它挽救過來。

請以雷和電構成的生命投入為國家效忠之海吧！願真主永遠庇佑我們！

完了！

謝謝！





讓新的亞洲和新的非洲誕生吧！

1955年4月18日在亞非會議開幕會上的演講

閣下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各位姊妹，各位兄弟：

我能够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代表处在主人地位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和政府欢迎諸位来到印度尼西亞，感到非常荣幸。假使我国有些条件不符合諸位的期望，我請求諸位諒解和原諒。我向諸位保證，我們已經尽了最大努力使諸位在我們中間的逗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难忘的。我們希望，我們的热烈欢迎將补偿可能会有的任何物質缺点。

在我环顧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貴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會議。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諸位，感到自豪；我对諸位能够接受五个發起国家的邀請，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們許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經歷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們在生命、物質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認識到：我們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們的祖先、我們自己一代和年紀更輕的人牺牲的結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納了

亞洲和非洲國家的領袖們，而且容納了先我們而去的人們不屈不撓的不可戰勝的不朽精神。他們的鬥爭和犧牲為世界上最大兩洲的獨立主權國家的最高級代表的這個集會开辟了道路。

亞非兩洲各國人民的領袖能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聚集一堂討論和商議共同有關的事項，這是世界歷史上的新的起點。不過在幾十年前，我們各國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國家甚至別的洲去，才能聚會。

在這方面，我回想起大約將近 30 年前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同盟”的會議。在那個會議上，許多今天在場的傑出的代表曾聚在一起，在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中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是，那是一個在數千英里之外、在異邦人中間、在異邦的國土上、在別的洲上的會議地點。在那個地方集會，並不是由於選擇，而是由於必要。

今天，對比很鮮明。我們各個民族和國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現在，我們已經取得自由、主權和獨立。我們重新當家做主。我們不需要到別的洲去開會了。

在亞洲土地上，已經舉行了幾次亞洲國家的重要會議。

如果我們尋找我們這次偉大的集會的先驅者，那末我們必須望着科倫坡——獨立的錫蘭的首都——和 1954 年在那裡舉行的五國總理會議。而 1954 年 12 月的茂物會議表明，走向亞非團結的道路已經掃清了，今天我榮幸地歡迎各位來參加的會議就是這種團結的實現。

我國是你們的東道主，我感到很驕傲。

但是我想到得並不全是印度尼西亞今天享受的榮譽。不。我的一部分心情由於其他的考慮而黯淡下來。

你們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團結和合作的世界中齊集一堂的。在國與國之間，國家集團與國家集團之間，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們的不幸的世界支離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國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懼的心情，擔心儘管他們沒有過錯而戰爭的惡犬仍會再一次被放出籠來。

如果儘管各國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發生這種情形，那時將會怎樣呢？我們的新近恢復的獨立將會怎樣呢？我們的子女和父母將會怎樣呢？

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們的責任是不輕的，因為我知道，這些關係人類本身生死存亡的問題一定會放在你們的心上，正像它們放在我的心上一樣，而亞洲和非洲國家是無法逃避它們對於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所負的責任的，即使它們想逃避也做不到。因為這是獨立本身的責任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為我們的獨立而愉快地付出的代價的一部分。

許多代以來，我們這些國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無聲無臭的人民。我們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的別的国家代為作出決定，一直生活在貧困和恥辱中。於是我們各個民族要求獨立，並且為獨立而戰，最後終於獲得了獨立。隨着獨立的獲得，就擔負了責任。我們對我們自己，對世界和對那些還未出生的後代負有沉重的責任。但我們並不因負有這些責任而懊悔。

在1945年，我們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們印度尼西亞人碰到了在我們最後獲得獨立時——我們从不懷疑我們將獲致獨立——我們對獨立怎樣辦的問題。我們知道如何反對和破壞。然後我們突然碰到了必須給予我們的獨立以內容和意義的問題。不僅是物質的內容和意義，而且還有倫理的和道德的內容，因為沒有倫理內容和道德內容的獨立，將是我們所尋求的東西的一種可憐的贗品。

独立的職責和負擔、独立的權利、義務和特權，必須看作是独立的倫理內容和道德內容的一部分。的確，我們歡迎使我們負起新的負擔的變化，我們都決心盡我們的一切力量和勇氣來承擔這些負擔。

兄弟姊妹們，我們的時代是多麼有生氣呀。我記得，幾年以前我曾有機會公開分析過殖民主義，我當時曾促請大家注意我所說的“帝國主義的生命綫”。這條綫從直布羅陀海峽起，穿過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紅海、印度洋、南中國海和日本海。在這個遙遠的距離的大部分，這條生命綫兩邊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們的前途抵押給了一種外國的制度。沿着這條生命綫，這條帝國主義大動脈，吮吸着殖民主義賴以生存的鮮血。

今天在這個會議廳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國家的人民的領袖。他們已經不再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了。他們已經不再是別人的工具和他們不能影響的勢力的玩物了。今天，你們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分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亞洲有風暴”，非洲也是如此。在過去幾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許多民族和國家從許多世紀的沉睡狀態中蘇醒過來了。被動的人民已經過去了，表面的平靜已讓位給鬥爭和活動。不可抗拒的力量橫掃了兩個大陸。整個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經改變了，這種改變的進程還沒有完結。世界上到處產生新的情況、新的概念、新的問題、新的理想。民族覺醒和復蘇的狂風橫掃了大地，震撼它，改變它，把它改變得更好。

20世紀是一個具有巨大活力的時期。近50年來的發展和物質進步，或許比以往500年所發生的還要多。人學會了控制一度威脅他的許多天災。他學會了縮短距離。他學會了把他的聲音和形象穿過海洋和大陸傳到遠方。他深入地探測自然的奧秘而學會了如何使沙漠開花，使地球上的植物增加產量。他學會了如何把

封鎖在最小的物質分子中的無限力量解放出來。

但是，人的政治技能是否和他的技術的和科學的技能同時並進呢？人能夠控制閃電，但是他能否控制他所生活的社會呢？答案是不能！人們的技術技能已經遠遠超過他的政治技能，他不能肯定地控制他所製造的東西。

這種情況產生了恐懼。人們切望安全和道義。

目前的社會、政府和政治家的態度也許比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時候都更需要以道義和倫理的最高準則為基礎。在政治方面，什麼是道義的最高準則呢？那就是一切都要服從人類的幸福。但是，我們今天面對的情況是，人類幸福並不總是在人們的考慮中占首要的地位。許多掌握大權的人卻是在想如何控制世界。

的確，我們是生活在恐懼的世界中。今天人們的生活受到恐懼的腐蝕，而且因為恐懼而變得很痛苦。恐懼將來、恐懼氫彈、恐懼意識形態。這種恐懼也許是比危險本身更大的一種危險，因為恐懼使得人們採取愚蠢的行動、輕率的行動和危險的行動。

兄弟姊妹們，我懇求你們，你們在討論中不要為這些恐懼所左右，因為恐懼是一種酸素，把人們的行動腐蝕得怪模怪樣。請大家以希望和決心為指針，以理想為指針，並且以夢想為指針！

我們屬於許多不同的國家，我們有許多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條件。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們的民族特性、色彩或主旨——你們願意怎樣稱呼它都可以——是不同的。我們的種族是不同的。甚至我們的膚色也是不同的。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人類是由於這些東西以外的考慮而分裂或團結的。衝突並不起於膚色的不同，也不起於宗教的不同，而起於欲望的不同。

我深信，我們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們分裂的東西更為重要的東西聯合起來的。例如，我們是由我們對不論以什麼形式出現

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厭惡联合起来的。我們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厭惡联合起来的。我們是由維護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联合起来的。这些不就是你們接受的邀請書中提到的那些目的嗎？

我坦白地承認，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純粹和个人無关的动机所驅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們來說，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遙远的东西。我們知道它的全部殘酷性。我們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貧困，以及它終于無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去时所留下的遺迹。我国人民和亞非兩洲許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們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們还不能說，我們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經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沒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亞非兩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們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現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大家还不能認為現在已經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認為他們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們时常听說，“殖民主义已經死亡了。”我們不要为这种話所欺騙或甚至为这种話所麻痹。我告訴你們，殖民主义並沒有死亡。只要亞非兩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們怎么能說它已經死亡了呢？

我請你們不要仅仅想到我們印度尼西亞人和我們在亞非兩洲各个地区的弟兄們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現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現为由一个国家之內的一个小小的

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它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诸位知道今天是这个斗争的一个著名的纪念日吗？就在180年前的今天，在1775年4月18日，保罗·里维尔在半夜骑着马穿过新英格兰的乡间，警告人们说英国军队来了，美国独立战争——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反殖民战争——已经开始了。关于这件午夜骑马奔驰的事，诗人朗弗洛写道：

一个反抗的而不是畏惧的呼唤，
一个黑暗中的声音，一阵敲门声，
一个将永远萦绕的呼声。

是的，这个呼声将永远萦绕，正如在我们斗争的最艰苦的日子里使我们感到宽慰和安心的其他反殖民的话语将永远萦绕一样。但是请记住，180年以前开始的斗争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在我们能够环顾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以前，这个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

所以，在我谈到反殖民斗争的时候，我并不是超然的。

在我谈到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时候，我也不是超然的。我们中间谁又能对和平采取超然态度呢？

就在不很久以前，我们提出理由说，和平对我们是必要的，因为要是在世界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话，那就会危及我们不久以前以十分重大代价赢得的宝贵的独立。

今天，景象更黑暗了，战争不仅意味着对我们的独立的威胁，还可能意味着文明、甚至是人类生命的毁灭。在世界上有这么一

种已經解放出来的力量，沒有人真正知道它有多么大的造成惡果的潜力。那怕是在战争的演習和預演中，它的影响就很可能扩大成为某种不測的恐怖。

不太久以前，我們还可以多少引以自慰的是：战争如果發生的話，說不定还能够以所謂“常規武器”，即炸彈、坦克、大炮、人力等来解决。但是在今天，我們連那么一点点安慰也得不到了。因为事情已經很明显，將來必然要使用極端恐怖的武器，各国軍事計劃工作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非常規武器成了常規武器，而且誰知道还發現了其他甚么用非其所、穷凶極惡的科学技术来禍害人类呢？

不要認為浩瀚大洋能保护我們。我們吃的食物，喝的水，就連我們呼吸的空气都能够染上数千英里以外来的毒，而且即令我們自己僥幸逃过的話，我們的后代的畸形的身体上也可能留下标記，說明我們沒有能控制已經在世界上解放出来的力量。

沒有比維護和平更迫切的任务了。沒有和平，我們的独立就沒有什麼意义，我們国家的复兴和建設也就沒有什麼意义，我們的革命就無法进行到底。

那末我們能做些什么呢？亞非人民所拥有的物質力量是很小的，就連他們的經濟力量也是分散而薄弱的。我們不能迷恋强权政治。外交對我們說來也不是一件揮舞大棒的事情。我們的政治家大体上都不是有密集的噴气轟炸机队伍做后盾的。

那末，我們能做些什么呢？我們能做許多事情。我們能把理智的声音貫注到世界事务中。我們能够動員亞非兩洲的一切精神力量、一切道义力量和一切政治力量来站在和平的一边。是的，我們！我們亞非兩洲有 14 亿人民，远超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我們能够動員我称之为各国的道义暴力来拥护和平。我們能够向住在其

他各洲的世界上的少数派表明，我們多數人是要和平而不要戰爭的，并且表明，我們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总是要投到和平方面去的。

这个斗争已經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認，邀請諸位到这里来的發起国的总理們的活动在結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發揮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請看，亞洲人民發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傾听着。这不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視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沒有进行威胁。他們沒有發出最后通牒。他們沒有動員軍隊。相反地，他們共同磋商，討論問題，集合他們的意見，并匯集他們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議，这些建議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長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經常自問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長期外交經驗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讓惡劣的局势更加惡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險呢？是不是因為他們是亞洲人呢？也許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經燒到他們門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將會造成對他們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認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對問題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們并不是謀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們沒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圖，他們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結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姐妹們，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亞洲的某些国家發言，世界各国傾听。它們所談論的是同亞洲有直接关系的問題。它們这样做就表明，亞洲的事务是亞洲人民自己的事。亞洲的前途可以由遙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現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們不能够、也不敢把我們的关心局限于我們自己的大

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賴的。沒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許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們的事务，我們的將來有賴于一切国际問題——不論这些問題看来可能与我們多么無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視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亞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會議。1949年初——从历史上說，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們的国家被包圍、圍攻，我們广大的領土被占領，我們很大一部分的領袖被監禁或放逐，我們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問題不是在會場里决定而是在戰場上决定。当时我們的使节就是步槍、大炮、炸彈、手榴彈和竹槍。我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鎖。

就是在我們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慘然而光輝的时刻，我們的好鄰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亞洲和非洲国家會議，来抗議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們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鎖被打破了，我們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們爭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亞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亞洲兄弟国家而表現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們的亞洲和非洲鄰邦的外交家、政治家、報紙和普通人全都支持我們。这样我們有了新的勇气来繼續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們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話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

也許，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會議有几分起源于六年前亞非国家的这种团结一致的表现。

無論情况如何，事实仍然是，諸位每一个人都負有重責，我要向上蒼祈禱，大家勇敢地明智地履行責任。

我要向上蒼祈禱，这个亞非會議將胜利完成它的工作。

兄弟姊妹們，讓这个會議取得偉大的成就吧！尽管与会者之間存有差异，讓这个會議取得偉大的成就吧！

不錯，我們之間是有差异的，誰也不否認。派有代表出席會議的大小国家的人民所信奉的宗教几乎有世界上每一种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儒教、印度教、耆那教、錫克教、拜火教、神道及其他宗教。我們在这里几乎可以碰到每一种政治信仰：民主主义、君主主义、神权政体和它們的数不尽的派別。几乎每一种經濟学說都有代表在这个大厅里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和混合的平民主义、社会主义、資本主义、共产主义。

但是，只要有團結一致的願望，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这个會議不是要互相反对，这是一个兄弟會議。它既不是伊斯蘭教會議，也不是基督教會議，也不是佛教會議。它既不是馬來人會議，也不是阿拉伯人會議，也不是印度雅利安人會議。这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設法反对任何其他集团的集团。它可以說是一部分开明的具有寬容精神的輿論，它要讓全世界知道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在太陽底下都有他們的地位，要讓全世界知道有可能在不失个别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在一起生活，共聚一堂，互相交談，而有助于对共同关心的問題获得普遍的諒解，并促进这样的真正的認識：各国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在世界上生存就要互相依賴。

我知道，亞洲和非洲比世界上其他各洲有更多种类的宗教、信仰和信念。但这完全是自然的事情。亞洲和非洲是那些已經傳布到全世界的各种信仰和概念的古老的誕生地，因此，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保證那个通常称为“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原則——請注意我不是說那个已經陈腐的“放任和自流”的自由主义的原則——首先由我們在我們自己的亞洲和非洲的地区以內最充分地加以实行，

然后才能把它充分地推广到我們和各鄰国的关系方面以及推广到更远的关系。

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世界上这一部分地区。大約这里的宗教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宗教更要多。而且，我們这些国家都是宗教的誕生地。难道我們一定要讓我們宗教生活的多样性把我們分开嗎？不錯，每一个宗教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宗旨”，有它自己信仰的特別引以自豪的地方，有它自己的使命，有它所希望宣傳的它的特殊的真理。但是除非我們認識到所有偉大的宗教都啓示我們要寬容，要坚持“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原則，除非每一种宗教的信徒們都願意对于任何地方的別人的权利都給以同样的考虑，除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尽到职责来保証对于各种信仰的信徒們都給以同样的权利，除非做到这一切，否則宗教就会墮落，它的真正的宗旨就会被歪曲。除非亞非各国認識到它們在这个問題上的責任，并共同采取步驟来履行这些責任，否則應該成为團結的源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堡壘的宗教信仰的力量本身就会使它分裂，并且結果可能毀灭亞非大部分地区由于共同行动而获得的得来非易的自由。

兄弟姊妹們，印度尼西亞是亞洲和非洲的縮影。它是一个拥有許多宗教和許多信仰的国家。在印度尼西亞，我們有穆斯林，我們有基督教徒，我們有湿婆教徒，我們有信仰其他教义的民族。此外，我們还有許多种族單位，例如亞齐人、馬达人、中苏門答臘人、巽他人、中爪哇人、馬都拉人、托拉賈人、峇里人等等。但是感謝真主，我們有團結的意志。我們有我們的建国五原則，我們实行“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原則，我們彼此容忍。殊途同归是印度尼西亞的立国格言。我們是一个民族。

因此，讓这个亞非會議取得偉大成就吧！使“自己活也讓別人

活”的原則和殊途同歸的格言成為團結的力量，使我們團結起來，通過友好的沒有拘束的討論設法使我們每個國家能和平融洽地過自己的生活并讓其他國家也能按照它們自己的方式來過活。

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獲得成功，那末這在整個世界對人類自由、獨立和幸福的影响將是很大的。諒解的光芒已經再度燃起，合作的支柱已經再度樹立。會議成功的可能性已經由於各位今天來到這裡而得到了証實。我們的任務是給予會議以力量，使會議具有鼓舞的力量，把會議的言論散布到全世界。

會議如果失敗，那將意味着在東方剛露出的諒解的光芒，過去在這裡誕生的所有偉大的宗教所期望的這種光芒，將再一次被不友好的烏雲所掩蓋，使人們得不到它溫暖的照耀。

但是讓我們充滿着希望和信心吧。我們是有着非常多的共同之处的。

相對地說，我們今天在這裡聚會的都是鄰邦，我們幾乎都有身受殖民統治的經驗的聯繫。我們之中許多國家有着共同的宗教。我們之中許多國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礎。我們之中許多國家，所謂“落後國家”，有着或多或少相似的經濟問題，因此我們能夠從彼此的經驗中得到好處，進行幫助。我認為我也許可以說，我們都很珍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理想。是的，我們有這么多的共同之處，但是，我們互相了解却這么少。

如果這個會議使有代表在這裡開會的東方人民彼此更能了解一些，彼此更能尊重一些，對彼此的問題更能同情一些，如果能做到這几点，那末這個會議當然是值得召開的，不論它可能取得其他什麼成就。但是，我希望這個會議將不僅取得諒解和建立善意。遠在國外的一个外交家說：“我們將把亞非會議變成一个午后茶會。”我希望會議將揭破和證明這種說法是無稽之談。我希望，會議

將證明这样的事实：我們亞洲和非洲的領袖們都了解到，亞洲和非洲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得到繁榮，若沒有一個團結的亞洲和非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證。我希望，這個會議將給人類以指導，指出他們取得安全和和平所必須遵循的道路。我希望，它將證明，亞洲和非洲已經再生了，不，新的亞洲和新的非洲已經誕生了！

我們的任務首先是彼此取得諒解，從諒解中將產生彼此間的更大的尊重，從尊重中將產生集体的行動。我們應當記住亞洲最偉大的兒子之一所講過的話：“說易行難知最難，一旦知後行就易。”

最後，我祈求真主，但願諸位的討論有很多收穫，但願諸位的智慧從今日環境的堅硬燧石上擊出光明的火花來。

讓我們不記舊怨，讓我們的眼光堅定地注視未來。讓我們記住，真主的任何祝福也不如生命和自由甘美。讓我們記住，只要是有的國家或國家的一部分仍未得到自由，全人類的气概就為之減色。讓我們記住，人類的最高目的是，把人類從恐懼的羈絆中，從人類墮落的羈絆中，從貧困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把人類從長久以來阻礙多數人類發展的肉體、精神和智識的羈絆中解放出來。

兄弟姊妹們，讓我們記住，為了這一切，我們亞洲人和非洲人必須團結起來。

作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並代表印度尼西亞 8,000 萬人民，我歡迎你們來到這個國家。我宣布亞非會議開幕，我祈求真主祝福這次會議，使會議的討論有益于亞洲和非洲人民以及一切國家的人民。

真主啊！祝諸位成功！





繼續飞翔吧，神鷹！

1955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獨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講

朋友們！

我的這篇演講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過去，第二部分是關於現在，第三部分是關於將來。

請聽吧！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亞宣布了獨立，今天是十周年紀念日。在這一天，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不論他們在什麼地方，在國內或在国外，都在慶祝這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在這十周年紀念日，我們以特別隆重的儀式來慶祝，是應該的。因為宣布獨立是一件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的事件，而十年又是一個特殊的數字。

十年了！這是充滿犧牲的十年，充滿痛苦的十年，艱苦努力的十年，實現光輝燦爛的理想十年！這是光榮的十年！來吧，讓我們莊嚴地、清醒地來紀念至高無上的真主給予我們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偉大恩賜！

是的，十年了！十年來，印度尼西亞猶如一艘大船，渡過了洶涌的海洋，經歷過起伏無定的驚濤駭浪，有時從海浪的高峰摔下

来，仿佛將粉身碎骨，有时又被涌上高峰，仿佛天上的星星都可以抓在手中。是的，这是艰苦斗争和患难重重的十年，但我们不曾有过十分钟的气候，不曾有过十分钟的颓丧！今天，假如天神问道：“十年前的1945年8月17日，在充满暴风和闪电的空中开始飞翔的印度尼西亚鹰，现在哪儿去了？”天上的星星将会这样回答：“印度尼西亚鹰不要降落下来，印度尼西亚鹰永远在空中飞翔！”

印度尼西亚鹰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不错。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什么要宣布独立呢？因为独立是每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利。正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过独立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经历了灾难深重的三世纪半再加上三年半的外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在十年前的今天，才宣布了独立。印度尼西亚人民可能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为了宣布独立，维护独立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斗争到时代的最后一刻，这种做法是不会错的。因为这是一种权利，一种固有的责任。

1945年8月17日，我们夺回了长久以来被人剥夺的基本权利。一旦河堤决口，革命和革命改造的潮流，就像滔滔的洪水一样向前奔流。1945年8月17日向前跨出第一步以后，并没有停顿下来；人民继续前进，再接再厉地前进，去实现崇高的理想——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就要建立一个以“建国五原则”为基础的、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人民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建立一个统一的并以“建国五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宣布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深信上述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以“建国五原则”为基础的民族独立是一座“金桥梁”，可以使印度尼西亚人民走到繁荣、伟大、物质的和精神的幸福的境地。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在独立后不久，就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来保衛刚刚获得的自由，反抗企圖卷土重来的荷蘭帝国主义，爭取国际上承認印度尼西亞独立斗争的产物——印度尼西亞共和国。

这个斗争的确是激烈的！炮彈爆炸了，房屋燒毀了，外交活动在国内外展开了。的确，要是誰还不了解什么叫革命，那末，我們要告訴他：我們所經歷的就是革命！正如昨天才發生的事情一样，我們还可以回忆起那激烈的斗争——赴湯蹈火的武裝斗争和唇槍舌劍的外交談判！正如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样，我們还可以回忆起1946年1月3日的深夜，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政府怎样从雅加达迁移到日惹。正如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样，我們还可以回忆起政府以怎样的方式領導国家經歷了起伏不定的斗争，經歷了林芽椰蒂協定和倫維爾協定——兩個被荷蘭破壞了的協定。正如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样，我們还可以回忆起荷蘭怎样用槍炮来剝奪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基本权利，怎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軍事行动，逮捕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領袖們，把他們关在不拉八和邦加兩地。

但是，誠如我經常所說的：“天上的1,000个神仙也不能粉碎一个民族的独立，只要这个民族有了独立精神！”历史已經証明，在日惹被攻占以后，印度尼西亞人民并没有动搖或者退縮，相反地，他們以更大的力量、更旺盛的精神和更高的热情来維護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推翻荷蘭殖民政权的支柱。这样，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政府重新掌握政权以后（1949年年底的圓桌會議承認了它的主权），才結束了武裝斗争的阶段。1949年年底，主权获得承認后兩天，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政府光荣地回到了当初宣布独立的都市。这时，世界上所有的爱国志士都这样說：“在那里，从沙瑣到馬老奇，有一个英雄的民族，他們勇敢地宣布了独立并捍衛着独立。”

神聖的紅白旗几乎飄揚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国的全部領土上。

从那时候起，国家重建工作的巨輪轉动了，起初是緩慢的，但愈来愈快。这时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开活动，以取得各国的承認并爭取参加建設世界大家庭的工作。1950年9月，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正式被承認为联合国的會員国。

1950年第一次响起了建設的口号。“起来，起来，印度尼西亞民族，起来进行建設！”这个口号到处可以听到。“起来进行建設！”我們在國內进行建設是为了巩固尚未完善的国家，是为了建立一个安全、公正和繁荣的社会；我們在国外进行建設是为了参加建設一个能給全人类帶來繁荣的世界社会！

朋友們！時間差不多已經过了五年。現在，在1955年8月17日这个光荣的日子，我可以这样說：大規模的建設工作虽然远远不能令人滿意，但肯定地是在上升。國內的建設工作在各方面都有进展，只要看看扫除文盲运动和粮食的增产情况就够了。我們在國際上的建設工作的結果是，我們和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和埃及、叙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国、菲律宾簽訂了友好协定；召开了由29个国家参加的亞非會議。在亞非會議的光輝照耀下，印度尼西亞共和国在和緩部分国际緊張局势方面作了一些貢獻，現在可以繼續为世界相互諒解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朋友們！这就是1945年到1955年的历史發展情况。如果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我們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現在，讓我們来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

我們應該有勇气正視我們的社会和国家中存在着的现实。这些事实能够令人滿意嗎？假如有人提出这个問題，而我又必須回答的話，那末，我認为很清楚我們在各方面現在还生活在过去殖民統治的廢墟上，生活在殖民主义堡壘的廢墟上。然而，情况是否能与此不同呢？在一个世界性政治社会制度破产的历史上，五年算

得了什么呢？在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大变动——例如从统治了世界好几百年的帝国主义制度转变到一个完全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境地——的历史上，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

殖民主义统治已经垮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已经肃清了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已经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的残余。西伊里安还在殖民主义的枷锁下。殖民主义的残余和它所造成的创伤不仅遗留在物质方面、财政和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道德甚至个人精神生活方面也都受到这种侵蚀着印度尼西亚民族躯体的破坏性寄生虫的影响。请大家注意，我们宣布独立已经十年了，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也已经五年了。但是许多迹象表明，在我们的繁荣的制度下，殖民主义残余还不时抬起头来。我们成立共和国已经十年了，但是，消灭道德危机的斗争说明，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还有一些人受到殖民主义遗毒的影响。我们升起红白旗已经十年了，但是，分而治之的殖民主义政策还不时抬头而表现为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我们高喊独立已经十年了，但是，现在还存在着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文盲现象，还存在着具有民族自卑感的人，还存在着了解和热爱欧洲文化超过本国文化的人，还存在着一切荷兰化的狂热，还存在着一些不作挺起胸膛的印度尼西亚人而在精神上甘愿作奴隶的人。

可是，我们单是知道还存在着殖民主义的残余就够了吗？不，不够。我们必须知道，清除一个几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还需要一年又一年的艰苦努力！我们还需要一年又一年的辛勤工作，斗争和建设，斗争和建设！对于各种表现的殖民主义残余的了解，应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是错综复杂的。提高道德水平，培养精神能力，扩大学习机会，发展以有效地调和个人愿望和国家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制

度——这些就是我們的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所应采取的方針。我們國家的活動不僅要能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同時也要能使精神生活有廣泛發展的機會。我們已經取得的獨立應該使生活真正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使生活達到更高的水平。

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有一個很大的障礙：治安尚未完全恢復。假如治安還受到干擾，這個地球上的哪個國家能夠把全部時間和全部精力用在重建工作上呢？印度尼西亞的每個真正的愛國志士都希望並祈禱治安能夠迅速地恢復。我們的烈士要是看到他們經過長期鬥爭才贏得的果實受到別人的侵害，是不能瞑目的。我們迫切地需要恢復治安。如果我們辦得到，我們要向太陽和月亮，向蒼天祈求，讓它們向擾亂治安的人發出忠告：迅速地回心轉意吧，重新過正常的生活，本著團結的精神參加共和國和社會的建設工作吧。

請記住，朋友們，不論你們是在我們當中或者是在森林中，在這個神聖的獨立紀念日要記住，維護民族團結應該高於一切。請記住：我們過去是在團結的旗幟下開始革命的；只有團結一致，我們才能完成革命，使革命有內容，有意義。

恢復治安的工作，實質上就是團結工作。加多蘇維約、道特·貝魯、穆查卡爾、蘇莫基爾，他們每一個人都破壞了這種團結。加多蘇維約、道特·貝魯、穆查卡爾、蘇莫基爾的追隨者，也有意或無意地破壞了我們的團結。

感謝真主，由一小撮被錯誤的思想支配因而輕信荷蘭軍官的謊言的人所製造的南摩鹿加共和國事件，現在已經差不多解決了，現在只剩下一小撮人還跟隨著蘇莫基爾。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而且可以明確地指出：所有的摩鹿加人是從來不支持南摩鹿加共和國的，他們從來不要脫離由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經過鬥爭建立

起来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摩鹿加人民曾經兩次熱烈地歡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總統的訪問。“獨立”的呼声响徹云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萬歲！”“以‘建國五原則’為基礎的共和國萬歲！”的呼声响撼大地。

而加多蘇維約等人的伊斯蘭教國運動又是怎樣一回事呢？我相信，大多數勃良安人是不支持加多蘇維約的。我是非常了解而且熱愛勃良安人民的領導者之一，因為勃良安人民熱愛自由。我甚至曾經公開地說過：我願意死在勃良安，願意葬在勃良安。我肯定地、確實地知道，勃良安的全体人民珍視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的獨立，熱愛紅白旗，熱愛共和國。勃良安西部的情况是这样，勃良安中部和東部的情况也是这样。據人們說，勃良安東部的治安不好。兩個月以前，我曾到勃良安東部視察（我也不知道這是我到那里去的第幾次了）。從芝渣連加到牙律，到打橫，到尖美士，一路上是一片紅白旗海，沿路上有幾十萬人夾道歡迎，這是擁護共和國的有力表示。“獨立！共和國萬歲！獨立！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到處响徹云霄。

然而，勃良安却被認為是一個不安寧的地區！是的，每一個拿着武器的罪犯都能夠進行恐怖和破壞的活動。如果遇到一個沒頭腦的人，給他一支左輪手槍，他就能夠進行恐怖活動，使整個鄉村雞犬不寧。給他一支手提機關槍，他就能夠使一個廣大的地區變成地獄。

整個說來，勃良安人民是熱愛共和國的。但是，到處都有一些自稱為印度尼西亚伊斯蘭教軍的集團進行破壞活動。

亞齊和南蘇拉威西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所有治安不良的地區中，並不是全体人民反抗共和國。正如我在過去某一個 8 月 17 日的演說中所指出的，僅僅是一些匪徒、罪犯和政治歹徒進行恐怖活

动。

的确，假如我們想一想，这些扰乱也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残余。何况现在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荷兰的罪恶分子参加了这些叛乱活动。因此，我始终感到乐观。愿真主保佑，有朝一日骚扰事件不再发生，有朝一日政治罪恶分子被消灭干净。因为殖民主义一定会被消灭，被消灭干净，连一点点残余也不留下来。

但是，没有人的推动，历史是不会前进的。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应该采取步骤，因为我们是历史的积极因素。我们应该打倒那些叛乱分子，同样地，我们应该消灭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的确，我们应该用种种方法摧毁殖民主义。

这样做对吗？对，我们应该尽力消灭这些叛乱。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继续进行说服，用教育的办法，用理性的和道德的力量来消灭叛乱分子。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良知。但是，假如不可能这样做，我们就应该用枪杆子的力量来粉碎他们。如果理性的和道德的考虑无效，我们就应该用大铁锤狠狠地打击他们。

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扑灭叛乱的唯一正确的办法，也许就是用理性和道德力量同武力相配合的办法。我们不就是用这种办法长期地打击殖民主义吗？不就是用政治压力和革命打击相配合的办法吗？不就是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相配合的办法吗？

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所表现的特点和性质跟在其他国家不同，因此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残余势力必然具有独自的特点和性质。在印度尼西亚，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方式也跟其他国家的方式不同，因此，反对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方式也应该跟其他国家不同。

印度尼西亚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式是采取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相结合的办法，因此，据我看来，反对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方式也

必須是用精神与物質力量相結合的办法。

有些民族和种族集团能够單靠精神力量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客观形势决定了他們那样做。在基督教的初期，基督教徒是用精神力量击败了敌人的。古代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用精神力量击败敌人的。在19世紀，匈牙利人在德克·弗朗斯的领导下用精神力量制定了1847年3月法令和1867年宪法。而在20世紀，甘地用精神力量的巨大影响迫使英国給印度以独立。

与此相反，弗雷德里克大帝和俾斯麦則用一种跟精神力量完全不同的手段把一个分裂的民族統一起来。从俾斯麦口中产生了“鉄血”这两个令人贊嘆或者憎恨的字。

是的，他們用鉄腕引起了流血，这也許是因为客观形势决定了他們必須采用鉄腕和引起流血。

我說的是：也許。但是，显然每一个偉大的历史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它的战略适应当时的决定性条件，适应敌人和本民族或本集团的实际情况。任何偉大运动，如果不与客观形势相适应，就不能开展；而每一个偉大运动的領導者，如果看不到客观条件的各种表现，就要給他所領導的集团或者民族招来失败、灾难和禍害。

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分析我們所要推翻的荷蘭帝国主义的本質，分析它所具有的一切有形或無形的力量。我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进行斗争，抵抗，进攻，竭力打击荷蘭帝国主义。事实說明，到現在为止，我們已經取得了胜利，因为我們采用了政治武器和物質武器互相結合的办法。因此，我認为只有政治武器和物質武器結合起来使用，才能肃清表现为扰乱活动的殖民主义。因此，我們的口号是：用政治宣傳来喚醒这些集团的成員，使他們認識到我們大家必須一起来热爱印度尼西亞共和国，一起

来保卫它，一起来维护它；使他們認識到必須关心同胞的命运，絕不能搶劫、掠夺或者杀害他們，絕不能使他們的财产化为灰燼。我們要使他們認識到这一点，再一次努力使他們認識到所有这些。但是，如果有人还是充耳不聞，那末我們就要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严厉的步骤来对付他們！用大鉄錘来狠狠地打击他們！

关于治安問題，我已經談得很多了。的确，我們必須立即徹底地恢复治安，因为还有許多建設工作需要我們去做，还有許多建設任务沒有完成。

就拿工業化这个大問題來說吧。工業化問題逐漸地但是肯定地变成了有关印度尼西亞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自古以来，印度尼西亞社会就靠农业为生。但我国民族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民族，它是一个繁盛發展的民族，是一个充滿生命力的民族。印度尼西亞民族的人口增長得很快。它由每年增加50万發展到每年增加75万，而現在几乎达到每年增加100万了。印度尼西亞人口已經由20世紀初期的5,000万增加到現在的8,000万。光靠农业已經不再能滿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了。光靠农业，光靠古老的耕种方法，已經不再能自給自足了。我們必須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因为問題是我們要活下去呢，还是要灭亡——今后我們的国家必須改变方向，实行工業化。在各方面实行工業化以提高产量。在农业方面也必須实行工業化，以提高人民所需要的农产品产量。

但是工業化需要知識、手艺和技术，需要最高度的計劃和管理的本領。印度尼西亞的青年必須注意向这方面發展。印度尼西亞的青年必須有最广泛的机会来参加工業化事業。的确，改变我国社会面貌的艰巨工作落在你們青年人的肩上了。老習慣要革除，固執和懶惰要改掉。印度尼西亞民族將奋發起来，將像过去那样

活躍起來。拖拉機和機器的吼聲將響徹雲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工業化顯然是增加社會和國家財富的唯一方法，是有关印度尼西亚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必須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知識水平。到1955年年底，印度尼西亚將擁有33,000個小學，1,600個中學和6個大學。我們大家都知道，雖然這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但還遠遠不夠。

實際上，需要建設的呼聲來自各方面。來自衛生事業方面，交通事業方面，軍隊方面，水利方面，公共事業方面，外匯基金方面，公職人員訓練機構方面，負有培養國家意識的任務的機構方面，所有這些都向我們提出要求。我們必須回答這些方面的要求，而滿足這些要求所必須具備的唯一條件是國家，我再說一遍，是國家。

是的，這裡有一個相輔相成的規律在發生作用，最近我曾幾次在演說中提到這一點。我常常用這個“Dharma Eva Hato Hanti”規律來說明團結的必要性，這就是“強大是因為團結，而團結是因為強大”。

那末建設和國家之間的相輔相成的規律是什麼呢？每個人都會很容易地回答出來：建設是為了國家，而國家是為了建設。在各方面進行建設是為了鞏固國家，而只有國家強大我們才能够在各方面進行建設。

因此，我願意，特別是在今天——印度尼西亚宣布獨立十周年紀念日，號召全體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更充分地認識到國家是自己的，要以這種認識作為行動的準繩。今天，我號召所有的團體，所有的黨派，所有的機關，甚至也號召森林中的所有集團：要更充分地認識到國家是自己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國是自己的，要以這種認識作為行動的準繩。

意識到自己有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人民的團結、和睦和很好的合作，人民与政府机关之間很好的合作，各机关部門之間很好的合作，簡言之，意味着一个地位巩固的政府。这就是意識到有一个政府的本質，意識到有一个国家的本質。

我們必須維護和加强国家。我們需要建設我們的国家。我們需要由国家来動員和配合我們的一切力量。全体印度尼西亞人民必須像一架以“建国五原則”为动力的巨大机器一样，像一个協作的奇迹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動員起来。这部机器的每个輪子都必須互相帶动，每个輪齿都必須互相帶动，每顆螺絲釘都必須一刻也不松懈地坚守自己的崗位。这就是意識到自己有一个国家并以全副精力建設国家的一个民族的壯麗景象，这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的光輝形象，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活动的壯麗景象。整个社会像一个巨大的蜂窩，必須实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則。建設中所得到的成就不是屬于一个人的，因为这是所有参加建設的人協作的成果。

这就是我們的国家生活所要走的方向。我們独立十年了，我們奋斗和工作也十年了，感謝真主，虽然我們在某些方面还有下降的情况，但是我們可以說，整个來說是向上發展的。虽然还不是全国各階層人民都在各种程度上意識到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虽然我們剛剛經過了一次內閣危机，但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革命一开始就产生了稳定的政府。不久，我們將举行普选，成立国会和制宪議會。再过不久，这两个機構就要举行第一次會議，国会是在今年年底，制宪議會是在明年。

願真主保佑，全体具备条件的印度尼西亞公民不久就要选举他們認為适合的人来做代表，参加国会和制宪議會。通过這兩次普选，將改进政府組織結構，將产生完全符合民主要求的政府形

式。到那时，“建国五原则”中的一项原则将成为现实，几十年来印度尼西亚的普通人所要求的东西将以具体的形式体现出来。

但是，这个婴儿的诞生是多么痛苦和危险啊！如果不小心，印度尼西亚的整个躯体就会四分五裂！我国政党之间已经呈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披着思想和原则外衣的感情魔鬼不仅在高空中窥视着，而且开始在各地叫嚣。“我党必须在普选中胜利，我党必须胜利！”这种口号在任何一次普选中都是很平常的，但是，难道我们忘记了其他国家发生的悲剧吗？

我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说，民主只是工具，普选只是工具，乃至国家也只是工具，而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公正和繁荣，印度尼西亚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才是目的。绝不能让工具破坏了目的！绝不能由于使用工具而损害了目的！绝不能因党派之见而意气用事。绝对不能举行了普选而印度尼西亚民族在灵魂深处还是四分五裂，在长年的仇恨妒嫉中毁灭。无论如何，民族的统一必须加以维护。

我感到奇怪。我们当年的革命正是为了把我们的整个国家，把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从殖民主义的泥沼中解放出来，难道人们忘记这一点了吗？独立必须是全体人民独立。繁荣幸福必须为全体人民所有。民族文化必须为全体人民分享。科学进步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制定了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的“建国五原则”！的确，有谁敢否认“八·一七独立宣言”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呢？有谁敢否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各自为政的自治邦之所以归于统一正是由于民族团结的力量呢？在日惹时代，还有一些领袖高唱“我开始忠于国家的时候就是我结束忠于我的党的时候”。但在普选的前夕，这些领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人们好像以为，在普选前和普选期间的争吵不和在普选后一

定可以克服过来，于是他們在普选前就不顧一切地感情用事。他們忘了有些不和是無法医治的。有些不和將繼續腐蝕、毒害和割裂人民的灵魂，而最后破坏整个民族的統一，甚至爆發成为毀坏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剧烈的內战。这样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遭殃。从此，它將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能站立起来，像一个流血过多的受伤者一样。

因此，我衷心地向印度尼西亞民族大声疾呼：“撇开一切党派之見，保持團結吧！維護統一吧！”我并不是仅仅因为自己是超乎一切党派的总統才这样呼喊。我呼吁團結和統一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热爱民族独立的人，是一个热爱人民也热爱團結的人，是因为在几十年的斗争中我多少做了一些事，是因为我为民族的團結和民族的独立付出了代价。为了民族團結和独立的利益，我願意离开独立宮不做总統而做一个爱国者。

我們大家都是真主的子孙。我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为我們安排的。对于未来，我們仿佛是个瞎子。我們定計劃，我們劳动，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最后是真主来决定一切。因此我們必須时时刻刻恳求真主指导我們。沒有一人有权利說，他，而且只有他是正确的，而別人都是錯誤的。說这种話的人是盛气凌人、自私自利、走極端的唯我独尊的人，这种人不能忍讓，因而也就是和民主格格不入的人。这种人實質上是法西斯分子。这种人最后也忘了只有真主才是主持真理者。

我的民族，重新團結起来吧！如果我們現在不能稍微控制住感情，那末我們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此外，难道我們忘了我們的民族革命尙未完成嗎？要不然我們为什么更热心于挑剔他人的缺点而不想办法把我們的民族革命貫徹下去呢？难道我們忘了西伊里安还在帝国主义的鉄蹄下呻吟嗎？要不然我們为什么更热心于

打击别的政党而不想法粉碎还牢牢地掌握着西伊里安的帝国主义呢？

想想吧，我們宣布独立已經十年了，但西伊里安到今天，到这一小时，到这一秒鐘，还没有归印度尼西亚所有，我們还停留在要求的阶段。荷蘭依然統治着伊里安！不久前，我們曾在联合国努力爭取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个計劃失败了；荷蘭現在依然統治着伊里安！作为关于取消荷印联邦的談判的一部分的海牙談判也沒有获得成功，荷蘭依旧統治着伊里安！

最后，亞非會議对这个問題进行了討論，它給印度尼西亚向联合国繼續提出要求开辟了道路。的确我們要向联合国提出我們的要求，而这問題一定会再列入联合国的議程。

虽然外来的帮助是需要的（我們要感激亞非會議的参与国家），但是假如我們不把伊里安的兄弟們的命运作为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末我們的要求永远只是一个要求，一直到末日还只是一个要求。我們絕不容許發生这种事情。联合国只是一个战綫，而不是唯一的战綫！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力量，用印度尼西亚民族自己的力量来解放伊里安。托真主之福，我們用自己的力量一定能够解放伊里安。一切力量动員起来吧！一切斗争力量动員起来吧！

加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决心，团結并动員 8,000 万印度尼西亚人的物質和精神力量，加强解放伊里安的斗争，这样西伊里安一定会很快地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統一国家的版圖里来。

印度尼西亚并不想跟誰挑战。在西伊里安的問題上，我們願意跟任何人，尤其是跟荷蘭方面談判。全世界都了解我們願意举行談判，但是荷蘭竟时常以拒絕談判来回答我們。印度尼西亚民族必須了解，只有依靠本身的力量才有可能收復西伊里安。印度

尼西亞民族准备在各个战綫上利用一切正义的和正直的力量来收复西伊里安，甚至准备在整个20世紀中进行斗争，以实现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号召——恢复我国的領土完整，从沙璜一直到馬老奇。

在最近一次跟荷蘭的談判中，我們在联邦問題上取得了成就。1950年，當我們將各邦（当时印度尼西亚由16个邦組成——編者）合并成为統一国家的时候，當我們把联邦制度投进人民所热爱的統一的熔爐中化成灰燼的时候，我們跟荷蘭还保持着一点关系，那就是以荷蘭女王为元首的印度尼西亚—荷蘭联邦。这种关系严重地压抑了我国的民族精神。由于政府的努力，联邦終於取消了。从1954年起，联邦已經变成历史名詞，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也从此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現在，取消联邦只等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

朋友們，到現在为止，我們取得了一些什么成就呢？从至善社时期到伊斯蘭教联盟、东印度国民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民联盟时期，到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会、印度尼西亚党、大印度尼西亚党、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和其他政党时期，到受苦难受磨練的日本时期，到革命时期，一直到現在，我們經過了几十年的斗争，流了多少血汗，我們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我們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我們應該感謝真主使我們取得了許多成就。

第一：我們已經建立了珍貴的統一的國家，虽然西伊里安还不在于它的管轄之內。这个國家驕傲地屹立在兩個大陸与兩大洋之間，像“一个翡翠的玉帶環繞着赤道”。这是一个富饒的統一的國家，它蘊藏着最丰富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不可与之比拟的自然財富。

第二：一个民族，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已經站起来了。这个民

族在現代需要而且能够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需要而且能够为取得和保衛祖國的獨立而奋斗到底。这个民族在史前时期就已經具有自己的文化，而在获得獨立以后，它已表现出进一步提高民族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个民族对于外来的学說和进步抱着开明的态度，但它也努力發展民族文化。

第三：我們已經建立了政府機構，而且一年比一年完善。和这个政府站在一起的是武裝力量，由于它不断克服困难和不断执行战斗任务，它的能力和效率已日益提高。遺憾的是，上届政府与軍隊之間曾經發生冲突，至今尚待解决。

第四：我們已經跟世界的另一边建立了关系，并且同亞非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們的積極的獨立外交政策不仅使我們易于获得援助來發展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而且也明显地使我們得到机会为緩和目前威胁世界和平的緊張局势作出貢獻。

我們將把斗争和牺牲取得的这四項成果帶到制宪會議桌上。这并不是微小的成果。誰能說这些成果是微小的呢？只要想一想我們在本世紀初的情况，当时我們是分裂的、受了几百年奴役的人民，是一个貧困和受苦的民族，是一个受輕視的民族，甚至被禁止用自己的名字來称呼自己！那时和现在的区别是多么大啊！現在我們重新成了一个統一的印度尼西亞民族，成了一个統一的國家。我們有了有組織的政府，我們与外界建立了关系并受到尊重。这的确是四項光榮的成果，这四項成果使印度尼西亞每一个爱国者的眼睛閃閃發光。这是真主賜予的四項成果。

我們按照真主的号召前进并非徒勞無功，我們的努力和斗争并没有白費，我們所作的牺牲也不是毫無意义的。

朋友們，这就是印度尼西亞人民从过去直到現在的斗争写照。讓我再說一次：我看到这样一个民族，不久以前还沉陷于耻辱的泥

沼，几乎不能自拔，沒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在只有云層作为自己的遮盖物的天空下受苦受难，后来逐渐地从泥沼中掙脫出来，最后终于完全跳出这个泥沼，摆脫和粉碎了压迫它达 350 年之久的帝国主义。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我看到他們站起来了，我看到他們打退了每次进攻，我看到他們的力量和勇气日益增長。我看到他們放射光芒、伸起手来向真主乞求保佑，我看到东方世界發出黎明的曙光，因为它的女兒普拉蒂韋又巍然站起来了。

誰是普拉蒂韋·阿特瑪加？她就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到現在抬起头來已經十年了，由于她过去所表現的坚强和决心，她將在真主的庇佑之下永世長存，因为她从过去的經歷知道，一个民族只有真正具有民族精神才能生存下去，只有成为一个整体才能强盛，只有献身于自由才能自由，只有鍛煉自己的人民才能获得新的力量，只有用血汗来建設国家才能得到幸福。

但是她知道这种自然規律并按照这种規律来生活嗎？朋友們，永远不要忘記这种規律，一分一秒也不能忘記。强大的国家曾因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忘記这个規律而衰亡和消灭。古埃及帝国、羅馬帝国、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帝国、麻喏巴歇帝国都倒下去了。的确，过去的伊斯蘭教世界差不多都是因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忘記了这条自然規律而垮台。十年已經过去了，从今天起我們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願我們一直是一个不知“旅途終了”的“战斗国家”，願我們認識到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願我們做到这一点，實現我們的誓言：“一旦独立，永远独立”。

當我們面对着当前的任务和开始担負起这个任务时，讓我們都很勇敢。我們面前的根本任务是清楚的，我們在第二个十年内奋斗和努力的方向和途徑也同样是清楚的。

这些根本任务是什么呢？我認为有五个根本任务，有五条应

走的基本道路。我認為有五項責任在清晰地向我們呼喚：

第一：我們必須再一次尽可能地加強民族團結，任何像我們現在的不協調現象都不容許存在，即使是最微小的分裂也不容許存在。

第二：我們必須鎮壓、制止、清除或消滅任何可能破壞團結的分子，特別是擾亂治安的分子。

第三：我們必須在各方面繼續進行建設，用比過去更大的精力，比過去十年更大的熱情來進行建設。

第四：我們必須繼續一般地為掃清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殘余而鬥爭，特別是為收復西伊里安而鬥爭。我們必須加倍地作一切有效的努力，我們必須用盡一切辦法來進行鬥爭，直到西伊里安回到祖國的懷抱，直到在我們祖國的土壤上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寄生蟲留下來。

第五：我們必須在全國各地按時舉行大選，一天也不能拖延，包括被稱為治安不良的地區。

這就是我看到的我們面對的五項責任，這五項責任無疑地將振奮英雄人物的心，使戰士熱血沸騰，也使懦夫心驚肉跳。

對於民族團結的重要性，還有必要再多說嗎？當然沒有。我曾一再說過，沒有團結，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健康地和安穩地生存，也無法生活下去。

我們必須鎮壓那些破壞團結和破壞和平的人，向他們作鬥爭并肅清他們，這一點還有必要再加以說明嗎？同樣沒有必要。在物質上，破壞治安已經明顯地造成很大的損失；在精神上，它們造成的危險更大。因為在精神上它們不是建立在團結的原則這一基礎上的。它們不是基於民族團結的原則，不是基於民族國家的原則。我們是從民族國家的原則出發的，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國家，一

个包括全民族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我們从民族国家的原則出發，因为我們需要一个大的国家，它的疆土从沙璜伸延到馬老奇。因此我們坚持我們的基础——“建国五原則”，也只有“建国五原則”才能統一从沙璜到馬老奇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才能統一这个宗教不同、風俗習慣各异、种族有别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但是加多苏維約和他的朋友們抱着什么看法呢？对于他們來說，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包括从沙璜到馬老奇的印度尼西亚全部領土的国家并不是根本的前提，不是絕對的前提。他們滿足于祖国的部分土地，滿足于一塊甚至于只有傘一般大的土地，只要那个地区的政府符合他們的想法。因此从根本上說来，他們是在破坏統一原則。他們是在破坏民族統一原則，摧毀包括全民族的国家的原則，踐踏民族国家原則，背叛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言。但是他們的倒行逆施还不止于此。他們并不是通过議會民主的途徑来背弃原則的。他們是用反对国家、用武裝力量、用恐怖手段、用燒杀的手段来这样做的。国家的权力机构正在积极地跟他們作斗争，但这方面的努力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或者最后的成功。

对于在各方面加紧建設国家的必要性，或者說絕對必要性，还用得着多說嗎？我想也用不着。每个孩子都知道，我們需要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一个富足、和平、快乐的社会。

然而我們必須讓人們記着，这样的社会不能用口中念念有辞的戏法变来，而要用工作和努力、苦干、緊張的劳动以及忘我的精神来建設。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說过，独立并不就是繁荣和幸福的保証，而仅仅是一座桥梁，它使我們有可能自由地爭取繁荣和幸福。假如我們不利用这个机会，不努力，不流汗，不十分辛勤地劳动，那末我們永远得不到繁荣，即使到世界末日也得不到。

我是否需要談到我們繼續为西伊里安而斗争，为扫清印度尼

西亞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殘余而斗争的責任呢？我們都是爱国者，反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半心半意的共和主义者，不是独立宣言的叛徒。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發誓要繼續斗争。正如我說过的，西伊里安一定要回到印度尼西亚祖国的怀抱，即使需要整个20世紀的时间。在原則上我們反对任何地方、任何形式、任何一种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4月亞非會議上我們曾說，帝国主义並沒有死亡，殖民主义並沒有死亡。“殖民主义並沒有死亡。只要亞非兩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們怎么能說它已經死亡了呢！”也正是我們毫不迟疑地在道义上支持任何为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例如突尼斯、阿尔及利亞、摩洛哥、越南、馬來亞等。因此，讓我們再說一遍，我們將以全力，以我們所有的一切繼續斗争，直到西伊里安归还我們，直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最后一个寄生虫被消灭。

不要以为我們是在空口說白話，是在夸夸其談。假使荷蘭还需要在印荷之間保持良好关系，假如良好关系对荷蘭还有意义的话，那末讓他們接受我們所主張的、也是亞非會議所主張的办法，开始和我們談判移交西伊里安主权給我們共和國的問題。

为了兩國的良好关系，实际上也是为了世界和平，任何造成印荷之間緊張局势（这种局势具有爆炸性）的原因必須消除。在过去五年中，就因为西伊里安这一問題，印荷之間一直保持着緊張局势。你們荷蘭人为什么要讓局势这样下去呢？造成印度尼西亚和荷蘭之間局势緊張的原因有很多，但事实証明，我們通过談判已經消除了不少原因。在1953年年底，由于双方願意談判，我們已消除了一个原因——荷蘭軍事代表团。同样地，由于双方願意談判，我們已經取消了荷印联邦，而这个問題也曾是造成緊張局势的原因之一。

那末为什么一直不能消除造成一切緊張局面的主要原因——

西伊里安這一問題呢？假如荷蘭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假如他們對西伊里安問題上的衝突的爆炸性置之不顧，據我看來，要想使印荷之間的关系重新改善恐怕就難了！

我越來越懷疑荷蘭是否具有與印度尼西亞改善关系的任何真誠願望。荷蘭發動了白皮書運動，到處濫發那本白皮書，兜售誹謗印度尼西亞名譽的消息，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們容許顯然以破壞印度尼西亞安全為目的的南摩鹿加共和國運動的支持者在荷蘭，究竟有何意圖？是何居心？為什麼像韋斯特靈這樣一個在印度尼西亞有犯罪記錄的人，仍被允許策劃回到印度尼西亞來再干那些可怕的行動並且幾乎實現了他的計劃呢？是什麼原因使得荷蘭四處找人來保護幾個被控在印度尼西亞進行罪惡活動的罪犯呢？事實上，荷蘭的這些行為沒有一個能表示他們真誠地需要和我們保持良好关系。他們顯然不再能夠從歷史的角度或政治心理方面進行思考，顯然不能夠從過去的經歷吸取經驗。他們顯然已經變成睜眼的瞎子。“真主欲毀其人，必先使其失明，”他們顯然已經變成這樣的人了。顯然，正如以前一樣，荷蘭在觀望，一直要等到訴諸武力，等到歷史的鐵錘打下來，等到他們面臨這個事實：沒有人能逃避歷史。顯然，在這以前，他們是不會改变自己死死抓住不放的立場的。是的，到“不能逃避歷史”這一鐵的規律抓住荷蘭的時候，他們就只好受苦受難了。

因此，我們有責任為收復西伊里安而繼續鬥爭，為清除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殘余而繼續鬥爭。

現在讓我来談一談舉行普選的中心任務。是不是還要我对舉行普選的必要性作冗長的演說呢？真的沒有必要了。但是我願意稍許講一講和普選有關、同樣也和黨派制度有關的一些事情。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每當談起我國的黨派制度我就感到憂慮。

普选离我們越近，我就越担心。

但是話得說回来，举行普选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民主，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稳定。但是目前还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論調。据說，为了使政治稳定，首先要使政治不稳定。这个論調只要不再引伸下去，还可以暂时存在。

1945年11月3日，哈达兄以副总统身分签署了一项鼓励人民建立党派的法律。“人民將得到最广泛的机会建立政党，然而仅限于建立保衛独立和維護社会安全的政党”。朋友們，請注意，我們是鼓励人民建立政党的，但是應該“建立保衛独立和維護社会安全的政党”。

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自从那項法令頒布以来，党派好像花朵一样，紛紛含苞吐蕊，盛开怒放。今天印度尼西亞政党的数目已近30个。是的，30个。像印度尼西亞有这么多党派的国家是很少的。我决不同意任何人說印度尼西亞共和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共和国！

但是在發展民主的过程中，有时曾出現一些迹象，表明党派的組成不再是一种健康的組合，而是一种近于分裂的行动。我說是一种分裂的行动是因为就基本原則而論，許多党派之間并没有重要的差别。不！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許多党派的存在只是因为有些人感到他們沒有受到社会的足够重視，只是因为求取功名的狂热和扩大势力的狂热以及追求地位的要求，而不是因为民主。

这一分化的进程若不被立即發覺和制止，会發生一种什么样的灾禍呢？無疑地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問一問达达普和华魯那样正直的人，或者問一問瑪尔哈英和克罗摩唐沙那样真誠的人。他們会回答說，必然發生的灾禍是一种妒嫉的灾禍，是一种使我們的民族力量不断消耗的灾禍。也問一問正直的知識分子，他們將

回答說，必然發生的災禍是民族潛力的瓦解。

在這個宣布獨立的紀念日要注意到：1945年11月的諾言是各政黨應“保衛獨立和維護社會安全”。但近年來我們所常看到的，並不是保衛獨立和維護社會安全，而是保護某一集團或某一個人的私利，維護某一集團或某一個人的安全。

同胞們，擺脫目前這種不良的情況的出路何在呢？我問你們，老百姓們，瑪爾哈英、達達普和華魯、沙里南姆和沙里拿赫，你們說說看。45天以後就是1955年9月29日，那時你們將成為裁判者！在大選中不是別人而是你們將成為裁判者！抓住這個機會，牢牢地抓住它！使黨派制度簡化一些，選出真正的領導者！選出真正反映印度尼西亞8,000萬人民的願望的國會來。把那些真正忠於印度尼西亞人民和祖國而不是忠於外國利益或者本集團利益的人選出來。

通過這些選舉使我們的政治生活健康起來！你們一定能做到這一點，因為未來的裁判者是你們，而不是我，不是哈達兄，不是軍隊，也不是內閣。我們必須朝着更樸素的方向前進；不僅僅在日常的物質生活方面，而且特別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必須朝着這個方向前進。

我們要好幾十個黨派干什么？正如我在演講中時常提到的，注意那宇宙的和諧韻律，遵循它。也正如我在其他演說中提到的，“百川歸海，不背其源”。瞧吧！幾十條，幾百條或許幾千條小河听从發源地的命令而奔流入海。幾千條小河流啊流啊，大部分小河匯集成屈指可數的大河，而匯流入海的就是這些大河。那些沒有匯集成大河的小河因阻塞而成了池沼，成了蚊子和其他害蟲的老巢，或者變成臭水溝，或者干涸而不流一點痕迹。

遵循宇宙的和諧韻律吧！不要使急于為自己开辟一條道路的

政治支流太多！讓它們匯集成數目不多的政治洪流，匯集成少數主要的政黨。小河的力量微不足道，但巨流的力量是驚人的。水泥和石頭擋不住它們，鋼鐵擋不住它們，要是兩旁的河堤想阻擋它們的去路，那就會被沖垮。

來吧！把我們的政治制度簡化一些。使我們的政治制度合理化，使政黨的數目減少。就利用即將來臨的選舉使我們的政治合理化吧，因為政黨過多意味着領導力量的浪費，而領導力量的浪費意味着民族力量的浪費。

內閣危機發生了許多次，其中原因之一還不就是由於我們的政治制度的這一特點造成的？現在我們又新成立了一個內閣。但是，你們知道在過去十年中我們經歷了不下15次內閣危機嗎？每次內閣危機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人力和寶貴的時間的浪費，意味着國家動力的浪費。政府危機總是由小沖突引起的。這些小沖突幾乎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假如不乘它們還不嚴重時立刻解決掉的話，它們就可能發展起來。但是我們總是不夠小心，總是沒有全面地來看問題，因此我們也就不能精確地預見一個問題可能發展的各方面，而常常面臨既成事實，面臨已經積重難返不易改變的形勢。

這是造成混亂局面而引起內閣危機的原因之一。的確，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原因，譬如個人和集團之間的猜疑、厭惡、輕視或懷恨以及其他種種主觀情緒。但是根本的原因，所有原因的根源，是真正過分夸大了的黨派之間的差別，這種差別幾乎造成分裂局面，而這種差別根本沒有什麼合理的原則為基礎。有多少黨派就有多少種思想方法，有多少種思想方法就有多少種觀點，而有多少種觀點就有多少種主張。各種顏色都混雜在一起了。白的、黑的、綠的、紅的、藍的、棕的、黃的和和其他好多種我不知道的顏色，全混

杂起来了。所以一个本来很簡單的問題，由于根据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观察它而变得复杂起来。問題本来并不复杂，但是我們的思想方法使問題复杂化了。最后，我們思想上的混乱將扼住我們自己的脖子。于是我們在半死不活之中喘息着，不能够正常呼吸，也不能够正常思索。在精疲力尽的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我們根本找不到出路。

是的，看来我們好像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誤解民主的漩渦，好像在这个誤解民主的漩渦中越来越接近溺死的境地。我們已經把自我紀律和国民紀律这两件衣服从民主身上剝去了。我們已經把自制的衣服从民主身上全部剝去了。

因此，各种各样的疾病向我們这个社会，向我們这个国家襲来。以权威這個問題來說，由于社会誤解民主这一病态，权威在印度尼西亞往往处于令人不愉快的、不体面的状态。

每一个人都認为自己有权利和权威对抗，因为据他說这是履行“民主权利”。最近我們对于如何“恢复权威”談得很多。我們对于“权威的危机”也談得很多。对我來說，所有这些都是新鮮事情。好几年以前，我就在这独立宮的台阶上預告过权威的危机。好几年以前，我就談到当权者的权威問題。好几年以前，我就提出权威應該重新回到权威的宝座去。因此現在我对这一点不用多說。但是，你們应当了解，权威不过是一个因素，它需要其他因素和它配合起来。它需要別的东西来补充它。假如那些当权的人要真有权威的話，那就必須受到尊重——对权威的尊重，一种由敬爱而生的尊重，而不是一种由恐惧而生的尊重。沒有贏得尊重的权威并不是权威；沒有贏得尊重的权威就好像服飾庄严的“泥菩薩”一样，好像穿着將軍服裝的傻子一样。

权威只有掌握在真正的人民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手里的时

候，人民才会尊重它。这就是我們正在努力爭取的恢复权威的關鍵。这就是普选对恢复当权者的权威的意义。

因此，很明显，普选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

因此，不要讓普选再拖延下去。不要讓任何人出卖普选或者企圖推迟普选。也不要讓任何人在普选过程中制造障碍，拖延普选，破坏普选从而使普选遭到失敗。普选將意味着巩固我們在十年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誰要是企圖阻撓普选，企圖使普选失敗，誰就是革命的叛徒，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神聖权利的叛徒，民主的叛徒，“建国五原則”的叛徒，共和国的叛徒，独立宣言的叛徒！

朋友們，今天我們已进入我們共和国的第二个十年了。我們的共和国是在充滿喧囂和动乱的历史时期誕生的。我們的共和国并不是在幽靜的明月下誕生的。的确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誕生的。几乎燒遍整个地面的世界大战的火焰当时还没有完全熄灭，地震还在震撼着大地，海洋还在汹涌。正如我說过的，我們的共和国是在火焰中誕生的。

战争是一个古怪的煉丹师，这是一句很真实的格言。战争常常会产生最意想不到的事情。沒有一个人意料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現了苏維埃俄罗斯。沒有一个人意料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印度、自由巴基斯坦、自由越南和自由印度尼西亞。

是的，我們的共和国是在火焰中誕生的！現在，十年以后的今天，太陽开始放出光芒，讓我們吸收这陽光，讓我們高兴快活，因为我已經說过，火焰中誕生的任何东西不会在陽光下融化。的确，我們在陽光下沐浴的时间越多，我們就成長得越快，就越加富于英雄气概，就越坚强，越有力，就越加像珈多·加責，就越結实，越和鋼筋鉄骨一样，越加不可战胜。

你們知道什么东西能够使我們解体，灭亡。并不是陽光，而是我們自己的軟弱，我們身上的疾病。我們会由于我們自己的不一致和种种誤解，由于我們缺乏民族理想和热情而解体。假如我們失去权衡輕重的感觉而一意孤行，假如我們違背民族主义原則而把集团的原則放在第一位，我們就会因为我們自己的貪心和妒嫉，因为我們毫無計劃地組織集团而解体。假如我們对自己的民族力量漸漸失去信心，我們也会解体。我們会由于我們自己而解体。

我已經向你們提出五項任务：恢复团結，加倍努力进行建設，向破坏治安的騷动者作斗争，加强收复西伊里安和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举行普选。但是你們应当了解这“五項任务”仅仅是我們必須履行的任务；但这些义务还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繼續生存的先决条件。繼續生存的先决条件是生活的意志，是对生活的欲望和追求，对生活的爱。对一个民族來說，繼續生存的先决条件是作为一个民族而生活的意志，是作为一个民族而生活的欲望或对生活的追求。一个民族如果缺少这种民族生命的火焰，缺少这种照耀全体人民的神聖的火焰——不管它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如何，不管它屬於什么种族，追求着什么政治理想——一个民族，如果它的心灵沒有被这种神聖的火焰所照耀，这个民族迟早会停止正常發展，会自行解体，而仅仅变成人的凑合，或者根本被世界遺忘。

是的，我已經向你們提出了五項任务，但是，除非这种神聖的火焰照耀着你們的心灵，你們是不会真正有計劃地生气勃勃地实现这五項任务的！

無論在什么地方，如果这种神聖的火焰將要熄灭的話，就把它煽起来；如果这种火焰还燃着的話，就把它煽得更旺。正是这种神聖的火焰給我們勇气宣布 1945 年 8 月 17 日的独立宣言；正是这

种神圣的火焰給我們勇气进行革命斗争；正是这种神圣的火焰使我們屹立了十年。正是这种神圣的火焰將把我們引向我們的目的地，不管它有多远，不管要翻越多少高山峻嶺，也不管要橫渡多少海洋，甚至要登天踏在雷和电上，也在所不惜！

是的，說真話，我們还没有达到我們的目的地。讓我們繼續前进吧。什么？在我們的伙伴中有人失去信心了嗎？有人完全丧失斗争精神了嗎？只不过是因為路途遙远嗎？讓我們稍为回顧一下过去。我們已經走过了十年道路。在这十年中，我們斗争着，拼死命地工作着，时常遭到苦痛、牺牲，的确也时常感觉到我們的一切好像已經支离破碎。但是我們从来没有气馁，連十秒鐘也沒有；我們从来没有懊丧的情緒，連十秒鐘也沒有；我們的意志从来没有消沉，連十秒鐘也沒有。这神圣的民族火焰照耀着我們的心灵，讓我們在这种照耀下繼續前进吧。由于神圣的民族火焰照耀着我們的心灵，由于真主保佑我們，我們能够繼續前进。

因为这神圣的火焰是造物主所產生的，是宇宙主所产生的。

只要我們在宇宙主容許的道路上繼續前进，我們就能到达我們的目的地。

一旦独立，永远独立！

永远自由！

謝謝你們。





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武裝部队 最高統帥命令

1955年10月5日

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武裝部队全体官兵！
兄弟們！

今天是1955年10月5日，我們的武裝部队滿十周岁了。

今天我們热烈地庆祝。用历史的尺度来計算，十年的岁月虽然并不算長，但是，这剛过去的十年，对于我們武裝部队來說，却是我們这个国家政权工具的生活中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是因为我們的国家本身也正好滿十周岁，目前它正处在从一个时期轉到另一个时期的轉折点，正面临着斗争和生活的一个新的阶段。我們的国家剛剛举行过国会普选，不久又要举行制宪議會选举，这两次选举將决定我們国家將来的內容、形式和政策。

正是因为武裝部队是国家的工具，所以武裝部队也面临着决定性的时期。建军节十周年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在这样重要的建军节，我感到有必要明确說明在保衛国家、爭取实现我們民族理想的斗争中，武裝部队应努力完成的任务。

什么是我們民族的理想呢？請讀一讀1945年的宪法、即我們

全体所拥护的独立宣言宪法的序言。在它的序言中写道：

“独立、主权、統一、公正和繁荣的印度尼西亚国家。”

这就是我們民族的理想，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理想。我們民族的这个理想是不是已經全部实现了呢？

我們完全独立了嗎？主权完整了嗎？完全統一了嗎？我們一想起西伊里安，上述三个問題就很容易答复。我們已經得到了公正和繁荣嗎？这个問題也很容易答复。

因此显而易见，我們民族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国追求民族理想的斗争也还没有完成。因此，作为国家工具的武装部队的斗争也还没有完成。

所以，在今天这样重要的日子里，作为最高统帅，尤其是作为和你們一起斗争的兄弟，我感到有必要要求兄弟們深刻認識到武装部队的地位和任务，不論把它看作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或者是拥有軍籍的公民的聚会的地方。

自从我們的武装部队建立以来，我曾不断向你們指出，武装部队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宪法，不应不同于国家宪法。

从这个事实得出了这样的邏輯：武装部队的指导思想体现为七条守則，这些守則确定了战士的如下立場：

一、他是建立在“建国五原則”基础上的統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公民。

二、他是拥护并保衛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爱国者。

三、他是敬仰真主，維護公正、真理和正义的勇士。

如果武装部队的指导思想是国家宪法，而士兵是遵守“七条守則”的，那末武装部队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作为一个組織來說，武装部队是用来維護国家宪法的国家政权的工具。

作为技术工具来说，武装部队是一个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政策在民主国家中是由政府负责的。

国家政权的工具，执行政策的工具！但是，它不是像殖民地国家里那样的死的工具，不是没有生命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活的工具，是一个由爱国者和战士组成的工具，是一个由战士公民所组成的工具！这些公民的胸中燃烧着以“建国五原则”和“殊途同归”为基础的国家宪法的指导思想。

在目前国内政党和政治的纷争中，武装部队的地位是怎样的呢？我可以肯定地说，武装部队的地位如下：

一、作为国家政权的一个组织来说，它是不参加政治的。

它只是执行由政府负责的政策。它不知道政党的政策，它只知道国家的政策。

二、作为公民——作为士兵的公民，拥有军籍的公民，——来说，武装部队积极参与某一政党的政策的活动是不对的。因为，武装部队应当是国家政策的全力保卫者和彻底拥护者。

从我前面所讲的已经可以知道，作为一个组织来说，武装部队是一个政权工具和执行工具，——具有活力的政权工具和执行工具，不是死的政权工具和执行工具，它是由对政策负责由政府所领导的，那就是说，它服从对政策负责由政府。

克劳泽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在另一种方式下的继续。”

因此，军队是政治的工具。军队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国家政策是由政府负责的。因此，军队是由政府领导的，而这个政府是对政策负责的。

的确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如政治和战略、战略和策略、策略和技术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一样。

简单说来，武装部队的整个态度，它的一言一行，无论何地，是

受国家政策方針約束的。

兄弟們！我曾經不斷向你們指出，1945年8月17日獨立宣言所激起的我們的鬥爭，還沒有完成。對外來說，還沒有完成；對內來說，也還沒有完成。也正因为如此，而且由于国家政策要繼續不變地根据国家的指导思想来决定，所以国家政策必須仍然具有繼續进行1945年革命鬥爭的性質。我希望作为武裝部队成員的我們根据这一点来重新檢查自己，不論是从武裝部队的角度来檢查，或者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檢查：我們，不管是作为武裝部队，或者是作为士兵个人來說，是不是还具有純潔的精神来繼續进行獨立宣言的鬥爭？对这个問題必須作以下的明确的答复：我們一定要繼續保持1945年革命鬥爭的武裝部队和1945年革命鬥爭的战士所具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把民族鬥爭的利益置于一切其他利益之上。

尽管在国内和国外有人企圖橫蛮地进攻我們，但是我們的武裝部队和人民一道，已經有能力使宣布了獨立宣言的国家的鬥爭取得胜利。决定着我們国家的存亡的第一次荷蘭侵略和第二次荷蘭侵略，被武裝部队和人民打败了。

現在，我們的武裝部队面临着重大的任务。它必須維護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并已經被全体人民所承認的獨立主权，反对国内的各种叛乱和外来的各种顛复活动。它必須在軍事方面繼續进行尚未完成的1945年革命鬥爭：它必須逐漸建立一支以1945年时期的士兵为核心的人民武裝部队，来帶头建設人民国防事業，保衛獨立宣言国家，对付可能發生的、来自国外或国内的一切侵略和进攻行动。

是的，我們的一切任务都是圍繞着并且是起源于1945年獨立宣言的。

將近两个月以前，全体人民庆祝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

周年。那时候，我們一致表示要繼續努力按照独立宣言的目的来改善我們国家。

那一天，我提出了当前的五項任务，其內容是：

第一、恢复我国民族最紧密的团結。

第二、消灭破坏团結的一切力量，首先是那些制造騷乱和破坏治安的力量。

第三、加紧进行各方面的建設。

第四、为使西伊里安回到祖国的怀抱而斗争。

第五、在整个印度尼西亚举行普选。

同时我也說明过：“五項任务”仅仅是任务，是必須去完成的任务，还不是某一个民族借以繼續生存的絕对必要的条件。

一个民族借以繼續生存的絕对必要的条件是民族的“生存的意志”和“生存的欲望”。这个“生存的欲望”我也把它叫作“民族生存的火焰”。

只有具备着并燃燒着这种“民族生存的火焰”，才能很好地履行一切責任，执行一切任务，包括不久前在8月17日那天我所提出的“五項任务”。

对武裝部队的成員來說，上述“五項任务”毫無例外地同样完全适用。我希望“民族生存的火焰”也在你們的胸中燃燒。在独立宣言中燃燒着的，也正是这个“民族生存的火焰”。

所以，讓独立宣言的火焰在你們的心中重新燃燒吧！把我們的武裝部队变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工具、一个燃燒着独立宣言的火焰的工具吧！

請你們讀一下历史：坚强的武裝部队一向是具有旺盛的精神的武裝部队；坚强的武裝部队一向是具有“智慧的火焰”的武裝部队，具有“信仰”的武裝部队，具有“信义”的武裝部队。穆罕默德的

武裝部隊是堅強的，因為他們狂熱地相信以殉道者的方式犧牲的人是不死的。日本的武裝部隊是堅強的，因為他們深深地相信，他們的靈魂在靖國神社里將是高貴的。蘇聯的武裝部隊是堅強的，因為他們強烈地相信他們是為整个人類創造新世界而鬥爭。希特勒的武裝部隊是堅強的，因為他們深深地相信爭取建立“第三帝國”的鬥爭。

亞齊的游擊部隊堅韌地反抗荷蘭人，因為他們深信，要是在戰場上犧牲了，愛倫·馬吉雅公主就會迎接他們上天堂。麻喏巴歇武裝部隊是堅強的，因為他們深信，當他們“服從國家和領導，消滅敵人，不為報酬而作戰，不作一切卑賤恥辱的行為”的時候，他們將得到上帝的賜福。

我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武裝部隊的信仰是什麼呢？我們必須尋求“信仰”，我們甚至必須尋求“神話”。如果我們有了“信仰”，如果我們有了“神話”，那末我們的武裝部隊一定會具有像燃燒着的“神聖之火”那樣的精神。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武裝部隊一定是團結的，一定是不容易動搖的，一定是堅強的，一定是不容易被擊潰的。

最低限度，這種信仰、“信義”或“神話”必須是相信1945年獨立宣言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超自然力的獨立宣言，神聖的獨立宣言，不是僅僅由領導者製造的獨立宣言；而武裝部隊在繼續進行這個神聖獨立宣言的鬥爭中擔負着神聖的任務。

在革命初期，這種信仰曾經深入我們武裝部隊的心靈。

我感謝真主！值此武裝部隊十周年之際，我們已經開始克服了長久以來使印度尼西亞國防軍的軀體發生裂痕的種種原因。因為只有完整的軀體才能強壯。只有完整的軀體才能鬥爭。只有完整的軀體才能取得勝利。只有重新認識了國家的思想意識和軍隊

的思想意識实际上是一致的，印度尼西亞國防軍的軀體才能够恢复完整状态。只有印度尼西亞國防軍全体官兵重新持有本来的“信仰”，印度尼西亞國防軍的軀體才能恢复完整状态。

对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军队的指导思想的認識，对繼續进行1945年8月17日神圣的独立宣言斗争的共同任务的認識，現在已开始恢复。这种重新恢复的認識开始体現在采取“日惹宪章”的步驟上（日惹宪章是1955年2月17日在全印度尼西亞軍区300多名高級和中級軍官举行的會議上制定的，宪章的内容和目的主要是恢复陸軍内部的团結——編者）。“日惹宪章”打开了走向完整的道路，这种完整是以1945年时期全体战士的团結——独立宣言时期战士的团結为核心的。

因此，讓我們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重新保持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军队的指导思想吧，讓我們全体恢复我們本来的信仰——在革命初期深入到我們心中的“信仰”！

特別是对我国武裝部队的高級軍官來說，恢复这种“信仰”是絕對必需的。我們的武裝部队需要高級軍官的軍事領導。軍事領導除了应具有尽可能高明的軍事技术的修养之外，还絕對需要具备軍事道德的条件。軍事領導是我們的武裝部队本来的“信仰”的体现，軍事領導也是指导国家思想意識和军队思想意識的斗争的保証，这种思想意識是在革命爆發初期我們共同拥护过的。已故的苏狄曼將軍的模範的軍事領導，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亞整个武裝部队、全印度尼西亞人民、全印度尼西亞民族、整个印度尼西亞国家所尊敬的軍事領導！

兄弟們！

正像每年的8月17日和10月5日那樣，我們到烈士墓去悼念。在烈士墓前我們宣誓：我們將繼續进行1945年的革命斗争。

在烈士墓前，我們宣誓：我們將繼續為獨立宣言而鬥爭。我們曾經和那些已經安息在幸福之墓——無論是公墓，或者是散佈在從沙璜到馬老奇全國各個角落里的千萬個無名的墳墓——的人們共同忠誠地宣誓：我們將忠實於獨立宣言。

這些埋在墳墓的人們說：“我們的尸骨未寒……”

讓我們共同深深地回憶過去，並重新一起誠懇地宣誓效忠於共同的志願！

完了。





在美国国会兩院联席會議上

發表的演講

1956年5月17日

議長先生：

我認为能向这个可敬的国会發表演說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感激你們給我这次机会。

当我站在这里，站在你，議長先生，和全体其他可敬的国會議員前面的时候，我的思想飞向选出你們作为代表的各阶層美国人民的家庭和心灵。因此，請允許我向你們，并通过你們向美国人民轉达印度尼西亚人民对美国人民最誠懇的敬意和他們对于你們过去所提供的慷慨援助的謝意，并且希望这次訪問美国会使我們兩國之間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在我們目前的世界，美国的影响是愈来愈多地被感觉到了。美国人的观点、思想、技术上和科学上的进步所發生的影响几乎达到了亞洲和非洲的每一个角落，而在美国本国，亞洲、亞洲人和他們的才能、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劳动成果也愈来愈受到注意。美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彼此間已不再陌生了。我們从电影里互相認識；無綫电的电波一直达到我們的家里，而杂志和每天的报纸也促使我們互相想到对方。这些文化交流，再加上你們的工業产品和我們的土产，經常把我們联系在一起，使我們兩國之間那几千哩的

距离大大地縮短了。

像我昨天說过的一样，我到美国来是为了亲自看看你們的国家和观察一下偉大的美国人民的成就。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肯定或修改我对你們国家的印象，这些印象是我在遙远的地方花了許多年的時間累积起来的。但是我到这里来首先是要向美国学习一些东西——不仅是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来学习，而且是把美国当作一种精神状态，当作一种观念的中心来学习。

事实上，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独立原则的第一个产物正是这个美国。正是这个美国，作为美国技术的温室，超过了較老的姊妹国家的發展而变成了一个强国，而且是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今天的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影响着全球人民的现象，是两个美国联姻的产兒，一个是华盛顿、杰弗遜和林肯的革命的美国，一个是有着爱迪生和福特的异常的技术精神的工艺的美国。

全世界都听到了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放出的槍声。这槍声仍然迴响在最近赢得了独立的人民的心坎中，仍然迴响在还在为摆脱殖民束縛而斗争的人民的心坎中。

发动美国独立战争时所用的那些火一般的詞句已在世界一半以上的地区內作为鼓舞的泉源和行动的計劃而被認真地学习着。是的，这个时代正是亞洲和非洲苏醒的时代。

假如我們能像我昨天从飞机窗口俯視你們的国土一样看到历史的經過，我們就不会怀疑这个世界是正在經歷着亞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时代了。

我在用“民族主义”这个詞的时候是有些迟疑的，因为我知道在很多国家里和对很多民族來說，民族主义已經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学說了。請記住，議長先生，对于我們亞洲人和非洲人來說，民族主义是一种年青的和进步的精神。我們并不把民族主义同沙

文主义相提并論，我們也不把民族主义解釋成我們的民族比其他国家的民族优越。不是的！對我們來說，民族主义就是重建我們的国家，就是努力使我們的人民受到同样的尊重，就是决心把未来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對我們來說，民族主义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和改进国家的决心，这种主义曾經在不十分久远以前像火炬一般指引了你們国家的創始人的行动。民族主义对今天世界上的許多国家說来可能是一种过时的主义；對我們亞洲人和非洲人說来，它却是我們努力的主要动力。懂得了这一点，你們就掌握了理解战后大部分历史的鑰匙。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不論怎样思考，不論使用多少詞句，也不論怎样源源不断地供給美元，都只会引起痛苦和失望。

在亞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时代生活在亞洲和非洲的我們，特别是受命来指引国家命运的我們，要求世界其他地区對我們諒解和同情。說來說去，我們到底在为什么而斗争呢？不是为名誉，不是为征服，不是为擴張領土，也不是为支配其他国家的人民。我們的努力和我們所遭受的牺牲是为了把我国人民从經歷了几代和几世紀的殖民暴政下解放出来。这一直是、現在也还是一个爭取滿足人的起碼要求的斗争，这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說来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我們要求你們了解我們的民族斗争，我們也要求你們同情这个斗争。我們要求你們了解和同情这样一个事实：我們的民族斗争事業仍然沒有完成。當我們亞洲和非洲的千百万人民仍然处在殖民統治下，仍然沒有自由的时候，这个斗争怎么能算完成了呢？當我們自己国家的一部分，我們自己民族的一部分仍然沒有自由的时候，印度尼西亞的民族斗争又怎么能算完成了呢？

我怀着最大的愉快心情回忆起去年第一次亞非會議之后不久，这个国会一致通过決議，重申了美国的傳統的反殖民主义态

度。有 29 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代表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的万隆会议，明显地指出了历史的方向。参加会议者实际上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而参加会议的国家差不多都是刚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他们由于很多原因而联合起来，但主要是由于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清楚地说明了他们要继续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这个国会注意到了那次会议和它的宣言，一致决定向全世界重申它长久以来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这个国会以这一行动表示了它对我们的努力的同情。在历史的天平上，你们显然是站在未来的一边。

自从印度尼西亚人民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独立以来，差不多已经 11 年了。请注意！我说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仅仅指爪哇，不仅仅指苏门答腊，也不仅仅指苏拉威西，而是指全体，从苏门答腊的北面到我们称之为西伊里安的西新几内亚的极南角。

那个独立宣言所指的地区包括曾被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所有部分，这片地方曾经是一个欧洲小国在亚洲的广大殖民帝国。我们并不是反对作为一个民族的荷兰人本身；我们并不是反对作为一个政府的荷兰政府本身。我们和我们祖先所反对的是殖民主义；我们所反对的是某些荷兰人的殖民态度，我们所反对的是荷兰政府的殖民态度和行动。

跟着来的是四年半的战争和谈判。在那四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受尽日本统治折磨的贫困不堪的殖民地国家，由于有人想把已经被我们拒绝了殖民主义再强加在我们的头上而受到了更多的苦难。最后，在不小程度上由于联合国和它的机构——美国在那里占有重要地位——的努力，荷兰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正式承认了印度尼西亚的主权。

但是我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兄弟中

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得到自由——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自由。西伊里安即西新几内亚这块领土，仍然是在印度尼西亚土地上的一个殖民前哨。我们的独立宣言所指的领土是包括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写明荷兰承认这种独立和这种主权的那些协定，也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整个领土。但是，我们的一部分土地，那些协定中所包括的领土的一部分，仍然是我们祖国身上的一个殖民毒瘤。

人家告诉我们：西伊里安人民不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系统，所以西伊里安不是印度尼西亚的。那末，我们要再问一问，哪个国家的人民纯粹是一个种族呢？事实上，过去几百年来，西伊里安一直被承认为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部分。在殖民时代以前，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麻喏巴歇（它是印度—爪哇文明的光荣之一）的一部分。西伊里安曾经是荷兰王国在亚洲的一部分，无疑地被当作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个单位而受着统治。无论从哪方面说，就是从殖民地共同经验的联系来说，西伊里安也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家告诉我们：西伊里安的人民还没有条件改变自己的殖民地地位，需要西方继续加以指引以便训练他们向自由过渡。

我们知道这种“指引”！我们有过这种“训练”的经验！350年过去了，这种“训练”留给我们的是94%的文盲，是没有足够的医生来诊治那些病得甚至快要死去的人们。它留给我们的是典型的殖民地式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我是用最庄严的态度告诉你们这些的。在我们独立以来的11年中，印度尼西亚民族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幸福，远远超过了过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几十代祖先所取得的。我们的人民是自由的，他们在自由中找到了他们的灵魂——正如西伊里安人民在获得自由时也要找到他们的灵魂一样。他们可以做我们所做过的

事。数字是可以說明問題的，如学校的增建、时疫的减少、粮食状况的改进和嬰兒死亡率的降低等数字。請原諒我，假如看起来我是在吹牛的話。我并不想吹牛。我希望給你們一个真实的叙述。讓我只在教育方面举一个例子。战前文盲占人口总数的94%，而今天只有40%。这就是結束殖民主义的意义。这也將是在西伊里安結束殖民主义的意义。

對我們來說，归还西伊里安是我們国家政治願望的剩余部分。这是殖民債務的最后一笔。我們看到和我們共同宣布独立的弟兄們仍然处于枷鎖之下，因此，我們自己的自由仍然是不完全的。在整个印度尼西亞再次在自由的旗帜下統一以前，我們是不会充分地尝到自由的滋味的。而自由却是全人类生而具有的权利。

議長先生，請允許我提醒諸位，美利堅最偉大的兒子之一曾經說过，这个民族，（美国）不能生存在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中。虽然当时这位美国傳統之父說的并不是殖民主义的奴役，但他的富有感动力的話完全适用于殖民主义的奴役。

議長先生，我們印度尼西亞虽然迟了一些，但現在已进入民族动荡的时期。这个时期，你們比我們早150年就已經經過了。我們是反殖民主义者，因為我們辛苦劳动的成果曾被別的国家掠夺，剩下的是貧困和心头的悲痛。我們是民族主义者，因為我們有权利重新取得我們在各民族大家庭中所应有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是三个半世紀以前別人从我們的祖先手中夺去的。所有这些，我們并不要求大家承認我們發現了什么新的原則，不，而是像你們的祖先一样，我們認為我們的观点是有世界意义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財富。

今日的印度尼西亞和过去美利堅合众国的成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現在你們是在收获开拓时期奋斗的果实，而我們却还在忙于散播我国未来生活將賴以萌芽的种子。你們根据你們今天所最

自豪的民主原則獲得了物質和文化的繁榮。民主也是我們的原則的一部分，是我們的建國五原則——國家繁榮和穩定的工具——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印度尼西亞人很清楚地認識到：雖然目標是崇高的，但實行民主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去年我們曾兩次面對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即自由秘密選舉的考驗。這兩次選舉——國會選舉和制憲議會選舉的舉行說明印度尼西亞正如國際報刊所報道的，是能夠走民主道路的第一步的。雖然這兩次選舉並不規定人民必須參加，但是約80%的選民，散佈在我們這個偉大的群島之國的綿延數千英里的數千個島嶼上的大約3,500萬人投了票，盡了他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所應盡的責任。由於舉行了選舉，我們有了可能成立一個由各大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國民黨、馬斯友美黨和伊斯蘭教教師聯合會（後二者是伊斯蘭教政黨）在另外一些比較小的政黨的支持下，組成了聯合內閣。我相信這個得到國會廣泛支持的聯合內閣能夠穩定地度過四年的任期，使國家的發展不致因政府的時常更換而受到影響。

雖然這些初次的選舉勝利地完成了，但是，議長先生，在談到實現民主的成績時我還是應該謙虛一些，因為誰又有絕對的民主呢？我們已經踏上了民主的道路，作了一個好的開端。但是即使民主道路是有終點的話，我們也不會拿虛構的幻想來欺騙自己，說我們已經走過了整個民主的道路。無記名投票、新聞自由、信仰自由、議會中的表決，這些都只是民主的表現。一定程度上的繁榮，即免于匱乏，是言論自由的保障。所以對我們來說，民主原則並不僅僅是一個目的，不僅僅是人類天性所固有的願望的表達，而且也是為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的一種方法。言論自由和免于匱乏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個軀殼的兩個互相依賴的靈魂。正如所有其他的自由一樣，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不分場合，無限制地運用言

論自由可能阻礙其他各種自由的協調發展，可能阻礙免于匱乏的自由的協調發展，因而種下破壞人類自由的基礎的種子。

你們的民族是在各個國家的水平還沒有很大的差別的历史時期開始為自由、平等、博愛和繁榮而鬥爭的。當時富有者和貧困者之間還沒有很大的差別，還沒有極端貧困的民族和非常富有的民族，沒有技術高度發達的民族和技術極其落后的民族，而享有充分民主的幸運者和處在完全專制統治下的受苦者之間差別還沒有這樣大。今天的差別就很大了。有些民族所享有的生活的幸福和一半以上的人類被迫忍受的苦難之間的差別是有天淵之別的。這種情況無助於民族正常地朝解放的方向發展，特別是當那些沒有什麼特權的民族在日常活動中遭到那些有特權的和強有力的民族的競爭的時候。不過，假如把新獨立的國家的繁榮發展看作是保存文明的人類所不可缺少的部分，那當然就沒有必要惋惜用地球上的財富和幾乎無盡的資源來進一步發展人類的技術文明。

議長先生，貴國革命對世界各國的影響並不都是一樣的。我們印度尼西亞非常重視言論自由，即使是在堅決地奠立我國國民經濟基礎的艱苦時期，我們也保持言論自由。還有一些革命則目標在於立刻建立重工業作為將來免于匱乏的基礎，假如有必要的話，甚至可以暫時犧牲一部分言論自由。這是互相敵對的概念，這些概念形成了對印度尼西亞的一種考驗，我們必須用實現理想這一行動來答復。

印度尼西亞的發展以及亞洲某些國家的發展，將是在現代世界中運用民主原則是否會成功的考驗。技術較落后的國家能否自立，新近獲得獨立的人民的社会和經濟問題能否以適應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人類大家庭中平等成員的覺悟程度的速度獲得解決——這些都是衡量我們的民主成就的尺度。在印度尼西亞，除了自然

資源外，我們的主要資本是我們人民的汗和泪，是先烈們的犧牲——甚至生命的犧牲。自願的人們的合作和犧牲，過去是現在仍是我們的發展所需要的。我們沒有強迫人民節省他們的一部分低微收入來積累迫切需要的國家資本。我們既不為國家事業而實行強迫勞動，也不沒收現有的主要是為了謀利而經營的大公司。

而且，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正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即使我們這些經濟力量薄弱的國家，也必須為了成長而競爭，為了在優勝劣敗的浪潮的沖擊下生存下去而和強大的富有經驗的國家的力量競爭。總而言之，民主可以給予本國人進行人類活動的平等機會，其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外來競爭者最順利地進行工作的機會。這樣，有時候就會導致違反時代潮流的錯誤，即犧牲了民族的發展而加強了殖民主義的殘余。考慮到所有這些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民主能在印度尼西亞勝利嗎？民主真能給印度尼西亞帶來繁榮和幸福嗎？為什麼印度尼西亞對民主方法和民主進程有堅定的信心呢？議長先生，這些都是長期盤旋在很多印度尼西亞領袖腦中的問題。我想這些問題也會使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對印度尼西亞人民在這個動亂的世界中是否能經得起民族責任的沖擊這一點，發生疑問——或者產生希望。

議長先生，對這些不用懷疑。

我們在1945年8月宣布獨立後，立即把“潘查希拉”即指導我國國民生活的五項原則作為憲法的序言。也許你們已經知道我們的“潘查希拉”是什麼。它是我們的建國五原則，那就是：

- 一、神道，
- 二、民族主義，
- 三、人道主義，
- 四、民主，

五、社会正义。

这五項原则是根据印度尼西亚的自然环境和居民性格确定下来的。这些原则有一部分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4月21日在美国报纸編輯协会上講話时所肯定的，当时他曾講到这样几个原则：

一、“他們深信自治的权利”；

二、“他們深信人的尊严”；

三、“他們渴望增进作为有組織的社会的基础的个人的福利”。

議長先生，我再一次請你对印度尼西亚的民主不必怀疑。即使在主权刚刚获得承認的最困难的年代里，我們也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民主概念，即我国箴言中所說的“殊途同归”——“在分歧中求統一”，来保衛我国的統一。在我国，人民自願地忠誠于整个印度尼西亚祖国，未經强迫，也未經內战，尽管那些不想看到我們自由的人进行顛复活动，尽管国内外都有人进行挑撥。

我国經過最初几个最危急的年头以后，我們已經能够更多地注意建設和恢复工作，特别是技术的發展工作。在我就要离开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我們發起了一个农村社会發展运动，同时国会也馬上就要討論第一个五年計劃，其撥款总数是110亿盾即10亿美元。

但是，不管这几点多么重要，在国外經濟或政治竞争的冲击下，單靠我們本国的努力是不足以使我国稳步地走上独立的發展道路的。在这方面，为了我們大家的利益，我們要求得到你們的諒解和合作。美国的慷慨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美国的納稅人已經在外援上付出了500亿美元以上。但是这种外援帶來了各种不同的結果。好的結果的一个例子是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恢复。在世界的許多地区，結果究竟怎样还有待分曉。而在某些地方，人們認為美国的援助对国家进步的裨益是

值得怀疑的。

印度尼西亚对美国到现在为止所给予的技术援助，的确是感谢的。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愿意以一个朋友的坦率态度说话。議長先生，我可以坦率地说话吗？为了促进它们所起的自由的保卫者的作用，美国和印度尼西亚需要了解怎样取得持久的结果，而这要看亚洲民族的具体情况和亚洲人民的愿望的发展而定。这种民族愿望，的确是不能期望美国立即就知道或者了解的。在援外问题上，应该在不同的国家根据不同的原则。假如不充分了解这些国家，那末，即使你们给予援助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这个地区的稳定，结果也会适得其反，那怕是源源不断地注入几十亿美元，结局也只能造成紧张关系。显然，军事援助不能使亚洲稳定。军事援助只能使接受军事援助的国家更加依赖美国，减少它们在争取自由、和平和繁荣的世界性斗争中作为真正伙伴的价值。亚洲人民的主要目的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稳定，从而能够击退任何攻击，保卫自己的自由。只有政治情绪稳定才能带来政治稳定，而我们的政治情绪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足。亚洲人民必须很快地进入能够保卫得之不易的自由的發展阶段。

这个双重的斗争是一个更长更艰苦的斗争。但是，如果这个斗争没有取得胜利，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完成。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一个在民族理想方面曾大大地吸取西方的经验，特别是你们伟大国家的经验的民主国家。我们知道这还是不够的。对挨饿的人来讲，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对一个劳累过度而孩子又为瘧疾折磨的妇女来说，一张选票又有什么意思呢？民主不只是民治，民主还应该是民享。

我们的斗争就是为我国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请相信我的话，我们是不逃避这个责任的。我们要求你们谅解并同情这

个斗争。我们将以最感激的心情接受可能给予我们的任何援助，不管援助来自何处，因为这种援助能减轻我们的负担和缩短我们的斗争。这种援助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利的。这种援助可以产生更多的善意，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世界上生产更多的东西。但是，不管这种援助来自这个分裂的世界的何处，我们决不讓任何物质利益收买我们的得之不易的自由的任何部分，因为这种自由，对我们来说，要比任何国家能够给予或卖给我们的产品更为宝贵。我们欢迎以互利为基础的援助。我们拒绝用思想自由和精神的独立或肉体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临时性的好处。

議長先生，最后請允許我再說几句话。

我們生活在一个不安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不能安心，也不能用他的全部思想和精力来为人类謀福利。一个充滿恐怖的陰影威胁着未来。这是一个人为的陰影，它的蘑菇似的形狀（指原子彈的爆炸——編者）影响着我們的思想 and 美夢。人类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創造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善或惡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超过了人类所能想像的地步。

到現在为止，人类的这种最新成就的全部恐怖景象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現。到現在为止，只有这种人类战胜自然界的發明物的少数样品被用于原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願真主不要使人类来担負使用这种武器的責任。毁灭世界不是人类的特权。

帶有諷刺意味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力量使沙漠成为鮮花盛开的花园，消除世界的穷困和匱乏，开辟兄弟情誼的新紀元，然而，同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滿怀信心地瞻望未来。河水和潮流服从我們的命令，我們能够飞翔在天空，也能从地下和海底挖取财富；我們正在战胜历来折磨人类的瘟疫，甚至正在战胜死亡。另一方面，我們却在石头中挖掘避难所并准备坐在里面死亡，正如

人类在世界的初期那样。难道我們进步得这么少嗎？难道我們什么也沒有学到嗎？

也許战争是人类的天性，也許人类的好斗情感使他們不能和鄰人和平相处。也許如此，可是我并不認為如此……我并不認為如此……

無論如何，如果开始投擲这种新武器的話，这个問題將成为空談，因为那时我們遇到的將不是战争，而是普遍的死亡和短暫的人类文明的結束。的确，在历史上，人类曾經数次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但每次都复活了。不要在这方面犯錯誤！原子战争以后，將不会有复活。自然，我們不能听任事物自由發展，不能听天由命地希望那自認為有無限权力的半瘋狂的人不按那帶來巨大灾难的扳机。

我在向你們說这番話时，我很明白，我所說的話都是你們已經知道的，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已經对这个問題感到焦虑。我們沒有原子彈的人將密切注意你們在这个問題上采取的一切步驟。我們的心中抱着希望，可是我們的胸中充滿了恐惧，我們將欢迎有助于我們的兒童將來得到安全的一切事物。我們將支持你們或任何国家的負責領袖为了消除籠罩在世界上的原子彈陰影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願真主給予人类防止灾难的意志。

願真主給予美国和印度尼西亞在此以前从未有过的良好的友誼！

謝謝你們。





亞非兩洲的民族主义时代

1956年5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的全国新聞俱乐部的演講

能够同时和这么多的男女記者会面，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經驗。不光是了不起，而且是有点令人战战兢兢，因为無論是在好的方面或是在坏的方面，新聞事業的确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我記得很贊嘆报界的力量，馬克·吐温曾这么說：“能够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放射光芒的只有兩種力量，一种是天上的太陽，还有一种就是这里的美联社。”但是，馬克·吐温無論如何不曾有过同600名之多的記者見面的經驗，而且其中不仅有美联社記者，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此外，我所喜欢的就是馬克·吐温先提到太陽。这一点一定至少会使所有的記者——以及我們大家——具有恰当的謙虛态度。

諸位要我發表談話，当然是要我發表有关印度尼西亞的談話，不过，对專家們講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是这样，我还是非常重視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不但能够借此見到許多老朋友，而且能够結交許多新朋友。

技术进步的最大后果之一表現在世界各国間的往来方面。某一个国家今天所做的事，全世界明天就会知道，就会贊揚或批評。这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驟都可以讓大家很清

楚地知道——那就是通过新聞的报道。这一切說明大众的輿論的确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要素。任何一国政府，不論其政治性質如何，都不能忽視这个要素。那也就是說，某一个国家所發生的事情能在全世界起影响。如果有一个人受压迫，全人类的品格就打了一个折扣；如果有一个人得到了比較公平的待遇，人类的束縛就解除了一些。报纸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找出事实，加以發表并进行分析。上述任务的完成程度，对各国輿論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有很大影响。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責任，但是我認為新聞界是不怕負这个責任的。

实际上，“負責任”已成为生活在 20 世紀的人們的特点。否則，世界必然会处于令人憂虑的状态。現代的人所負的責任往往要比过去的人所負的責任更为重大。我們当中有誰願意和那必須決定是否要投擲原子彈的美国总统換一換地位？我們当中有誰願意把決定給人民以槍杆还是牛油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現狀实在是一个諷刺：大家都能同时有槍杆和牛油。假定大家都有牛油，我們恐怕是不会再要槍杆的。我們的确創造了一个古怪的世界，一方面我們高唱人类友好的最高理想，同时我們又准备去毀灭自己的兄弟。我們懂得怎样去征服自然，却没有办法解决我們思想上和心里面的問題。

虽然是这样，我們到底已經有了进步。过去只不过是空想家作品中的一綫光明的东西，現在却已成了事实。人类建立友好关系的这种理想已有了进展，人人必須相互爱护的这种理想虽然还没有普遍实现，却已为大家所接受。我們亞洲人，現在还有非洲人，对这种理想已經有充分的認識。

由于得到了各洲与各国人民的援助，我們实现民族理想的斗争的負担也減輕了。他們的同情与了解為我們加速了历史車輪的

轉動。我們從他人的好榜樣和熱情的言論中汲取了勇氣。人們經常提到的并切實地為之奮鬥的真理和崇高理想，已經驅散了黑暗，帶來了光明。

這個世界實在是合一的，人們的行動足以影響所有的人。不久以前，我偶而看到一本我國學校所採用的歷史課本。這是10歲到12歲兒童的課本，也是初認識字的成年人所廣泛採用的課本。

這個歷史課本上有世界各國為祖國的自由而奮鬥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它講到了華盛頓和杰弗遜、加里波第和瑪志尼、克倫威爾和艾拉敦以及其他各國的民族英雄的故事。這本書上有我們所熟悉和熱愛的但是諸位可能會感到生疏的埃及、土耳其、摩洛哥、印度、緬甸、日本和中國的民族英雄的名字。他們都是為祖國自由而鬥爭的偉大人物。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在他們的這種理想尚未實現之前便犧牲了，但是他們所燃起的火把始終沒有熄滅過，也永遠不會熄滅。他們由於共同的行動與信仰而打成了一片。

他們為什麼而鬥爭呢？不錯，是為他們的民族而鬥爭。但是，民族是什麼呢？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曾經考慮過這個問題。答案也很多，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令人無所適從。我所知道的最恰切和最令人感動的答案之一是俄亥俄大學一位不很知名的教授寫的一篇短論。約在40年前這位泰勒教授寫道：“民族是什麼？有沒有民族這個東西？讀者們一定會說：民族只存在於人們心里和思想上。它是人們腦中的一個概念。因此，民族比它的法院、軍隊、城市、鐵路、礦場、牲畜更真實，比你們和我更真實，因為民族老早就存在於我們的祖先的心中，以後也會存在於我們的孩子的中心。民族是一個概念、一種理想、一種精神、一種人類的創造。誰敢否認民族的存在。”泰勒教授就是這樣寫的。

是的，雖然連政治學家都不能下定義，但是誰打算否認，誰又

能够否認民族的存在？

有人对我們亞洲人說：亞洲的动乱是民族主义引起的。这种說法和“世界的动乱是由于有了原子能”的說法同样錯誤。不錯，亞洲有动乱，但是它是殖民主义的后果和余殃，并不是民族主义的解放斗争的結果。我說“民族主义的解放斗争的結果”，并不光是指各民族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中恢复自由，我是指人們感觉到自身的自由。你們从来沒有尝过殖民主义的味道，所以不会体会到它对人的意义。土地、經濟与政治上的后果是能够估計的，但是对人的思想和精神所产生的后果是无法估計的。請諸位从这簡單的角度想一想：殖民地人民的政治領袖好几代以来曾为摧毁殖民政权而工作。这些領袖可能知道他們鼓吹和培养破坏精神的危險性，但是大部分人民却只知道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痛苦，他們一心一意只想粉碎殖民主义。結果，通过某种方式，他們終於取得了独立。这个已經很弱小——因殖民主义以及反殖民主义斗争而变成弱小——的民族必須迅速地改变努力的方向。現在需要的是建設而不是破坏了，是协助而不是反对，是合作而不是冲突了。独立自主有时會象醉人的酒一样，这有什么奇怪呢？

無論如何，不管全世界同意与否，民族主义和各民族的解放是一个事实，是国际生活中的事实。我們所應該做的就是學習怎样根据这些事实来改善国际关系。我們决不能歪曲事实来适应旧的标准。因为这样做必然会帶來許多糾紛，首先会給我們現在已經建立的很有价值的国际組織帶來許多糾紛。亞非兩洲的新兴的国家是这个成年人的家庭中的新分子。这个家庭中的老成員不應該妒忌新成員。

上述各民族所共有的首要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解放。要了解亞洲与非洲，就必須先了解民族主义。对我們來說，

民族主义是一切活动的主要动力。这是不会使西方民族感到惊异的，因为爱国，爱国主义的精神，也是你们这里的生活上一个重大的因素。如果生活在 1776 年的美国人心中没有燃烧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之火，在美国决不会发生独立战争。进一步说，推动盟国各民族反抗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还不是民族主义？

我知道，对好些人来说，民族主义今天已成为可疑的名词，含有我们所反对的沙文主义、种族优越感和其他许多思想。这些邪恶的东西并不能称为民族主义，只能说是对民族主义的歪曲。请不要把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和健康的东西混为一谈。如果因为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民主被误用而歪曲了民主理想，我们就抛弃民主，这不是很愚蠢的么？同样地，如果因为民族主义有时被歪曲，我们就抛弃民族主义，这不是也很愚蠢的么？

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们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及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曾目击我们最亲爱的优秀同胞受苦难而死亡，斗争而倒下去，爬起来继续斗争，再倒下去，再爬起来，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有一样东西在他们的心中燃烧着，有一样东西鼓舞着他们的精神。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我们关心并且亲自看到他们所建立的以及他们在建设中所毁坏的东西，我们把他们的崇高理想，也是我们的崇高理想，称为民族主义。对我们来说，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相反地，对我们来说，民族主义中存在着人类最好最高尚的东西。

世界上将来也许会有比民族更大的组织。显然，人类向着国际主义前进的趋势是人类日益成熟的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将来也许 would 看到国际的、超民族的组织的發展。这是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各民族本身尚未建立以前，上述国际组织是不可能组成

的。各民族本身的国际地位尚未取得以前，就不可能組成国际組織。人們不能不以民族为基础、磚头和基石来建立超民族的組織。

因此，我說：請不要誣蔑我們的民族主义。請設法了解和同情它。最低限度，民族主义是一种積極的信念，並沒有那些生命力較少的思想所具有的那种憤世嫉俗的頹廢精神。

人們無論怎样批評我們的民族，他們总不能說我們的民族是“靜止”的。它是朝气蓬勃的，11年前的革命的推动力現在还一样强大。实际上，當我們举行了全国第一次普选而踏入新的阶段的时候，这种推动力还有了增强。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能够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政治观点的民选国会。我們有了一个得到国会支持并且对国会負責的政府。事实上我們已經掌握了民主政治的一切工具。这是一种进步。我們在11年中經歷的政治發展比得上較老的民族好几世紀的發展。我們还超过了若干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所达到的民主政治阶段。这并不是吹嘘而只是提出事实而已。在我国，普选是以普遍而秘密的方式举行的，而在某些民主国家里，还未能采取这种方式。

我們当然也犯錯誤；我們当然有时也会操之过急。有时我們做一件事也会超过合理的限度。不过請諸位記住：我們的民族还是革命的民族，在11年前我們还落后了350年。我們必須迎头赶上，因为世界决不会为了等我們赶上去而停止前进。我們必須把几世紀的經驗由一代来运用；在我們，繼續保持自我牺牲与團結的精神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們的动力。

有一点誤解必須迅速消除。我們不是反对西方。我們可能而且事实上有时也会做出一些反对所謂“西方”的事。可是这种行动并不是出于反对西方的精神。在我們与世界各国的来往关系上，我們总是寻找我們認為对全人类最有利的道路。誠然，我們有时

也会犯錯誤。但是毫無疑問，我們有時是正確的。的確有一種西方精神的表現是我們——以及全亞洲——所堅決反對並且將繼續反對的。這種西方精神的表現就是殖民主義。有人對我們說，我們只看到過一種殖民主義，而這種殖民主義現在已經死亡。是的，我們只經歷過一種殖民主義，而這種殖民主義正是來自西方。但是，我想提醒諸位，去年的萬隆會議曾一致表示反對殖民主義的一切表現。是的，一切表現，不論是經濟的殖民主義、肉體上的殖民主義、古典的殖民主義或是一個小小的外國組織對一個民族施行的殖民統治。

誠如上面所說過的，有人對我們說：殖民主義已經死亡，我們是在鞭打一匹死馬。我的回答很簡單：請到亞洲來親眼看看吧！請到非洲去親眼看看吧！只要有一個民族還沒有得到自由，聯合國憲章的理想還沒有應用於某一地區，殖民主義的壁壘還把兄弟們隔開，那末殖民主義，那怕是古典的殖民主義，就沒有死亡。只要還有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的事情，殖民主義就沒有死亡。只要各民族（包括我國民族）還沒有在全人類的天賦權利——自由——中重新團結起來，殖民主義就沒有死亡。根本就沒有什麼善意的殖民主義，正如沒有什麼有益的疾病一樣。戰後的历史表明，殖民主義並不是引導人民走向建立自己的政府的道路，它只有製造仇恨，而這種仇恨往往是針對着殖民統治者或殖民主義本身的。

我知道，在美國人們並不需要為反殖民主義政策辯護或道歉。但是，人們時常需要為上述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辯護，特別是在上述政策與這個國家的政策或其友邦的政策發生抵觸的時候。現在讓我們根據具體事實來看一看這個國家的政策。這種政策的真正目標是什麼？目標不是擊敗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諸位是殷切地希望做到這一點的。但是，這不是你們的政策的目标。不是的。我相

信諸位會同意，你們國家的領袖也會同意你們是在尋求人類更大的自由。而在諸位看來，共產主義是你們實現上述目標的障礙，所以你們就反對共產主義。以共產黨的失敗作為政策的最后目的，正如把軍事上的勝利和戰爭目的混淆起來一樣。

現在，我們的政策的目標是什麼呢？印度尼西亞的政策目標是什麼呢？它的目標是為全人類尋求更大的自由。為此，我們必須設法解脫最后的束縛以及殖民主義的一切后果。因此我們的政策的目標和你們政策的目標是相同的。我們在策略上是有差別的，因為我們所直接面臨的問題各有不同，但是，我們却有着共同的基本目標。

在承認了這個事實以後，我相信大家必然會同意我們可能找出更多的道路來徹底實現我們的政策。我們所談的並不是幾何問題，在幾何學中，我們所有的和我們所要的之間的最短距離是一條直綫。在國際問題上，一條直綫可能會通往具有 100 萬噸炸藥的爆炸力的毀滅中心。我們所要處理的並不是數學公理而是人的問題。

我堅信，我們當中恐怕沒有一個人了解全部真理。能夠無所不知的是真主而不是人類。但是很明顯，我們必須繼續尋求了解。我知道，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社會調查工作的國家。它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對象大部分是使人類分離的因素。我還想看到你們調查研究使人類團結的因素。這一類的因素很多。我想看到的不是調查研究人類文化的差別，而是人類文化的共同點，是使人類成為兄弟的因素，而不光是統計圖表上的小圓點。從冰島到新西蘭島，從日本到紐約，人性是相同的。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一點，如果我們能夠了解人並不等於他自己的偏見所織成的鐵幕，那末，在實現我們的理想的道路上，我們已經走了一大半。

我們所繼承下來的世界的確是古怪的。我在灰心的時刻往往覺得人類舉起手來想拿下天上的星星却以太古的污泥弄髒了自己的手。我們有盤尼西林，同時也掌握了細菌戰的秘密。我們有用火箭推動的轟炸機，同時也有牛拉的犁。我們有原子炸彈，而一半的世界還在用微光閃爍的煤油燈。我們有電視，同時也有庸俗的廣告節目。

我們的技术才能是否超過了我們的智力呢？我不相信這一點。因為我對人類的能力有着堅強的信心。看來我們顯然患了技術消化不良症。因此，我們必須切實地更其小心地注意我們的飲食。我們認為應該使它更加平衡。我們缺少精神上 and 道德上的內容。在國際問題上，我們忙於尋找治標的辦法，却從來不曾真正掌握現實。在國內問題方面，我們很難遵循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這個基本原則，因為我們不知道最大的幸福是什麼。是的，這是一個令人迷惑、令人不安的世界，但也是激發我們去作最大努力的世界。

有時人們會同情我，因為我經歷過多年的監獄和放逐生活。這幾年的獄中和放逐生活是一個複雜的經驗。我痛恨它，因為它使我脫離了我在世界上最熱愛的東西，那就是復興我們的民族的民族鬥爭。同時，那幾年的生活也可說是真主的恩賜，因為我得到了世界上難得的東西，即考慮基本問題、重新研究我的信仰的機會。

自從占領了我們的日軍在 1942 年把我從放逐中釋放出來之後，我重新擔負起的不可以最充分最有益地運用真主所賜與的一切能力的工作。我了解我的人民；從上到下，從外到內，我都了解他們。我這樣說大概不能算言過其實吧。我現在就來談一談他們。

對印度尼西亞人來說，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他們曾為祖國

而斗争，現在国家已成为他們的财产。他們曾为独立而斗争，这是他們的权利。他們曾为自身的發展而斗争，这也是他們的权利。过去，他們曾經为这些而斗争，如果还有人再敢公然威胁他們或蚕食他們，他們还要繼續进行斗争。

有人說我們是“中立主义者”。我們并不守中立，而且在全世界人类尚未自由解放以前，我們永远不会守中立。有人說我們不过是坐在籬笆上，但是我們不願意在畜欄里被人踐踏而死。有人說我們咬了給我們吃飯的人的手。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在我們摆脱殖民奴役之前，我們不能不先把使我們飢餓的人的手咬一口。

我誠懇地要求諸位：設法了解我們。可能的話，請同情我們，因为我深信諸位一定会同情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可能的話，請給我們以積極的同情和諒解。这將對我們有帮助，同时也將對你們这个偉大国家的人民以及全人类有帮助！

我們已經取得了我国的民族独立，現在我們正在設法充实我們的独立內容，使它对我們幅員广大的群島之国的每一个飢餓的男人、每一个疲劳的女人、每一个失学的兒童都有意义、有价值。一个飢餓的人是不能以选举票充飢的。我們相信民主的方法和民主的理想，但是民主必須是經濟、社会与政治上的民主。在貧困和社会歧視当中，民主是不会持久的。

我們正在設法团结全国人民，我們現在正在努力，以后也还是要努力把西伊里安收回到我們的怀抱里。我們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我国民族的一部分仍在受殖民統治这一事实為我們造成極大的痛苦。千言万語不足以掩飾那边仍然存在着殖民主义的事实。沒有西伊里安，我們就感到不完整，不安全，同时也感到我們的独立斗争的最基本阶段还没有完成。

必須了解，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亞非兩洲的民族主義時代中。對亞非兩洲來說，是民族主義第一。美元與盧布即使滾滾而來，也不會改變它。只有亞非各國人民的民族願望得到尊重，美元與盧布才会有意義。

最後，請記住：我們還沒有取得完全的獨立，但是，我們珍重我們已經取得的东西，超乎一切之上。我們決不會出賣我們的獨立，金錢不可能買到我們一絲一毫的獨立。我們當然準備接受援助，不論這援助是來自何方，因為這種援助能夠停止因挨餓的孩子的哭聲，能夠挽救因工作而精疲力盡的人，使他不致夭折。但是，與其用我們的一部分的自由來換取某些援助，我們寧願徒手在我們的土地和山林里工作。

我很感謝諸位耐心地聽我講話，同時我也要多謝大家給我今天和諸位見面的機會。

致獨立的敬禮！這是我們印度尼西亞人給諸位的敬禮！





給万隆第一次亞非学生会議的祝詞

1956年5月30日

主席先生！

弟弟妹妹們！

我从遙远的地方向你們祝賀。今天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亞非学生会議開幕的日子，可惜我沒有机会同你們見見面。我現在离开我的祖国很远，正如你們当中的許多人离开你們的祖国很远一样。

但是此刻我怀念着你們，热忱地祝福你們。一年以前，我很高兴有机会在万隆欢迎第一次亞非會議，当时我曾以兄弟姐妹来称呼聚集在那里的代表——各国的領袖。一年以前聚集在那个大厅里的大部分人是同代人，我們一同經歷过20世紀的上半世紀。

今天，我的听众是年輕的。所以，請允許我以弟弟妹妹来称呼你們。

今天我不能見到你們，对我來說，这的确是一件遺憾的事，但这种遺憾的心情是同兴奋的心情交織在一起的，它使我想起了許多事情。我們这些經歷过許多世界大事的人，对于可以同我們的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們接触的每一个机会总是欢迎的。

不要以为政治家和国家領袖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不要以为他

們腳不是牢牢地站在堅實的土地上的。不論我們的職務要我們到哪裡，也不論我們的職務是什麼樣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國家的力量和一切政治運動的力量在於普通人民。因此，如果我能看到你們，我會十分高興的，不論你們是從我們本國來的，還是從我們剛剛認識的鄰邦來的。

我所說的普通人民也包括你們——學生們。我還沒有衰老到想不起自己的學生生活的程度。我知道每個青年，大概每個女青年也一樣，都認為自己是舉世無雙的。當然，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是真實的，因為世界上沒有兩個人完全相像。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千萬不要忘記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基本需要，都有同樣的基本願望：他需要食物，需要躲避風雨的住所；他需要朋友，需要愛他的人；他需要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生活，養育兒女，使他們成家立業。田野里的農民，工作台上的機工，撈取海中財富的漁人，講台上的教授，以及總統府里的總統，大家都需要這些東西。

不論什麼責任落到我們的肩上，每個人都要記住自己同世界上的任何人並沒有多大的區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你們，亞洲和非洲的學生們，在這方面有一種特別的責任，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在沖擊着我們兩大洲的文盲和半文盲的大海里，你們有機會受教育，可說是得天獨厚。不要看輕你們得到的這種特權。不要忘記這種特權所帶來的責任。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一個學生不應當把自己放在社會上面。他不應當感染“半瓶子醋”知識分子的驕橫氣息，這些人不懂得智慧是來自生活，而不是來自書本。如果忘記了這一點，那末，這個學生，這個享有特權的人，就失去了一切重要性和力量。

我想你們都讀過自由的革命俄國的偉大小說，都記得那些小說里描繪的浮萍般的學生的生動画像。你們記得他們怎樣跟着知

識界的風尚飄蕩，怎樣沒有生活的目標，怎樣沒有基本的哲學。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那些學生——顯然都是一些很聰明的、很有教養的學生，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定的目標，沒有一個前進的方向呢？他們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沒有在本國人民和社會里扎根。他們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看到本國的大弊病，而沒有做任何有建設意義的事去消除它。

不要像那些俄國小說中的學生。不論你們學的是哪一門，不論是科學還是技術，不論是法學、醫學還是文學，都努力學吧，因為你們有責任為本國人民的未來完成偉大的工作。

但是，首先要想到，要記住你們的祖國，要記住你們需要完成的民族任務。每個男人和每個女人虽然是單個的人，但在世界上並不是孤獨的。他是所有走在他前面的人的繼承者，同時也有責任把知識的火炬傳給他後面的人。你們今天能在这里做你們國家的學生團體的代表，這不只是由於你們國家的努力，不只是由於你們自己的努力，也是由於你們先輩的努力。

我這一代，也就是你們的父母這一代，是和我們的民族鬥爭同時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在青年時期被號召去為自由而奮鬥，在中年時期繼續為實現這種自由而奮鬥。我們是看不到它的充分實現了，因此，我們必須把這項沒有完成的工作交給你們，我們後面的一代。

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過去的工作比較容易，因為當時我們必須做的是破壞殖民主義，而破壞要比建設容易一些。

不過要想破壞殖民主義，首先就要恢復本國人民的喪失殆盡的自信心。而這項工作現在還沒有完成。這是不能不交給你們的另外一付担子。

過去我們從許多民族領袖那里得到教益和鼓舞。他們的名字

是我們常常提到的，然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很少知道他們，很少注意他們。我們的哲學觀點和政治思想是從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一些偉大領袖那里得來的。何塞·里薩爾、孫逸仙、泰戈爾、甘地、凱末爾、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夏努爾·巴夏、卓格羅阿米諾多、集托曼昆古蘇莫，就是我們學習的一些杰出榜樣。亞洲和非洲各國的歷史和觀點雖然不同，但是它們都尊重精神財富，都重視精神力量。當歐洲處在黑暗時代，人類的知識是保藏在北非和中國的偉大的學府里，準備再散播出來，使歐洲的荒地再度變成肥沃的土壤；從那時候到今天，我們亞洲和非洲的人一直把調解紛爭、調和異見當作我們的責任。在這方面，亞洲和非洲——文明和宗教的搖籃——已經為世界作出了貢獻。今天，這種觀點反映在我們希望創造互相諒解的國際氣氛這一願望中。我願意坦白地說，西方國家沒有做到這一點。而我們是不能不做到的。你們，青年人，等不久以後輪到你們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個任務擔負起來。

你們當中有許多人是从剛恢復獨立的國家來的。你們的任務的確不同一些。你們的任務在許多方面要比你們上一代人的任務困難得多。我這一代人和現在還沒有自由的國家的學生的任務，就是爭取民族自由。由于真主的恩惠，我們已經贏得了民族自由，但是在許多方面付出了重大的犧牲才贏得的。

現在，我們面對着未來。現在，我們面對着必須作各種現實的考慮這一事實。我們的人民、民族和國家已經取得獨立，現在必須給這個獨立以內容。政治主權本身是不算什麼的。民族獨立本身是不算什麼的。重要的是這些東西的內容。獨立和主權是打開未來的大門的鑰匙，但是鑰匙事實上只是一個工具，只會替我們打開大門。

那末，我們為獨立而犧牲奮鬥究竟得到了什麼呢？我們得到

了这把鑰匙，這是一把金鑰匙，打開未來的大門的寶貴的鑰匙。這不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嗎？讓我告訴你們：我們從上一代生活過來的人，已經看到我們國家巨大的新的人的力量和潛力獲得解放。我們已經看到人的自由大大增加了。長期籠罩在我們國家頭上的殖民主義烏雲已經被驅散。現在我們的任務的第二部分已經開始。未來的担子大部分要落在你們這樣年輕的人的肩膀上。

你們當中還沒有獲得民族自由的人，要從周圍所看到的事物中吸取鼓舞力量。要認識到歷史是在你們這一邊，未來是你們的，要從這個認識中吸取鼓舞力量。不要被任務的重大所吓倒。要知道殖民主義的黑夜快要結束了，民族自由的太陽就要升起來了。民族獨立的鬥爭給了我們大家一個集合點，給了我們鼓舞人心的火炬。我們需要一個同樣的集合點和同樣鼓舞人心的火炬來執行同樣重要的民族復興的任務。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洋溢的熱情，也應當貫注到必不可少的復興工作中去。這不只是政治家、國家領袖、工程師、技術員的責任，一個民族的幸福的基礎是人。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在生理上、道德上、精神上不健全，這個國家的組織就不會健全。人們是不用朽木和銹鐵造橋的。我們的任務，我們大家的任務，就是建築一座通向未來的橋梁。我們要用的材料是人材，而人材就是我們國家的男男女女。你們，你們國家的優秀分子，應當做這座橋的基礎和橋墩。

作為學生，你們要學習世世代代積累起來的智慧。作為男人和女人，作為公民，你們必須學習正確的生活態度。你們必須學會珍惜既得的成就和爭取新的成就。就物質財富來說，我們的大多數人民是貧窮的。但是在這種貧窮當中，我們的人民有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財富。這是必須細心地加以愛護和發展的。在追求物質幸福的時候，不要忽略了我們的精神幸福。有了精神幸

福，我們的民族生活才完整。

我曾聽到有人這樣問：“今天學生在我們的社會里占的是什麼地位？”顯然，這個問題本身就包含着答案。學生必須在社會里面，而不能在社會外邊。學生雖然是特權人物，但是他們並沒有特權把自己同產生他們的文化隔離開來的。

要記住：賜給你們特權地位的是集體，是社會。歸根結底，付出了代價的是社會。學生既然對社會負有債務，就應當償付。不要把受教育看做過舒服生活的鑰匙，或者看做享受高俸厚祿和贏得社會威望的門路。這些東西是可能得到的，但是這些東西絕不是受教育的理由。所有的學生都能夠用勤勉學習來償付他們的一部分社會債務。一個學生畢業以後，他就可以為改進他來自其中並且是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而勤勉地工作，以償清他的債務。

像一年以前舉行的、給目前這次會議以啓發的亞非會議一樣，亞非學生會議也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參加會議的各國學生有史以來第一次自由地聚集在一起，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討論每個國家的每個青年所關切的問題。

為什麼要舉行這樣的會議呢？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亞洲人和非洲人彼此了解得太少。

這不完全是我們的過錯，而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邪惡的東西——殖民主義——的又一惡果。許多世代以來，有人一直教我們向西方尋求啓發和指導。樹立在我們周圍的重重障礙——物質的和精神的障礙——一直把我們同我們的患難兄弟隔開。現在是他們恢復很久以前中斷的聯繫的時候了。現在是摧毀這些人為的障礙，重新互相了解的時候了。

你們來自許多國家，屬於許多種族，你們的社會制度各不相同，但是你們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到底有多少相同的地方，你們

会在这个开幕仪式之后的討論和研究的日子里發現的。

虽然你們来自环境不同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們互相了解和合作。不要寻找你們之間的不同点，而要寻求你們的共同点，寻求你們对和平事業和人类幸福所能作出的共同貢獻。

最重要的是不要用冷眼看待人生，不要悲觀。再說一遍，最重要的是不要用冷眼看待人生，不要悲觀；因为用冷眼看待人生是消極的父亲，而悲觀是疾病的母亲。为什么你們，所有世代的繼承者，要用冷眼看待人生呢？

現在我和你們談的是普通事情，談的是人类、和平、自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用冷眼相看的！因为它們是生活的本質。如果你用冷眼看待它們，那末，你最好把你的灵魂还給創造主，因为生活將不会給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你們，你們的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要悲觀呢？現在我对你們談的是斗争和牺牲，如果我說你們的前途是平平坦坦的，那就是不老实了。前途是崎嶇艰險的，我們大家的前途都是崎嶇艰險的，这是長期的殖民主义黑暗統治的結果；但是只要斗争，就会胜利。我們当中不会有人看得到这个斗争的結局。我們当中不会有人看到最后一塊拱心石安在我們应当为之献出生命的民族大厦的拱門里。

但是，如果我們能够做建筑这所大厦的磚头，做这所未来的宏偉大厦的磚头，那末，我們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

讓我給你們講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牺牲和死亡的故事。

1948年，荷蘭军队来侵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占領了我国的大城市，逮捕和放逐了我們的大多数領袖，他們庆幸一揮动現代化武器便輕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我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知道得

很清楚：我們不能同侵略者的坦克大炮進行正規戰。但是我們也知道：自由人的靈魂是絕不會在炸彈和子彈面前哀哭的，雖然他除了用百折不撓的意志來保護他所珍貴的一切以外，很少有別的東西。

我們的軍隊，我們共和國的軍隊，並沒有想同荷蘭侵略者進行正規戰。它撤退到山區和叢林里，撤退到他的力量所在的地方。它尋找自己的力量，在游擊戰中加強自己的力量。不久以後，我們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荷蘭侵略者這時才知道他們能夠占領我們的土地，但不能欺騙我們的人民。

那時候我們的軍隊是由老百姓、學生、教員、機工、職員和農民組成的，是一支疲累的、衣衫襤褸、裝備簡陋的軍隊。領導這支軍隊的是蘇狄曼將軍。我們大家都很受戴他，叫他狄曼伯伯。

這位將軍是一個病人，病得快死了的人，他在保衛祖國和人民的鬥爭中由於勞累過度而變得瘦弱不堪。他病得那樣厲害，常常不能步行到叢林和稻田里去，而他的職務需要他到那里去。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坐在用一把木椅和兩根竹子做成的轎子上，讓弟兄們抬他去。狄曼伯伯就帶着病痛在那個轎子里指揮我們的軍隊，告訴荷蘭人絕不能再束縛我們自由的人民。

後來終於簽訂了停戰協定，共和國政府回到了首都日惹。

後來，我們的軍隊——甚至更襤褸，更疲累了——從過去作戰的山區走出來，由狄曼伯伯率領着。這些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戰士向着他們的首都前進，用轎子抬着他們的狄曼伯伯將軍，懷着同志的溫存看護他，懷着戰士的純朴的友愛照料他。

但是狄曼伯伯不願意讓人抬着他進入首都。他從轎子里走出來，抖擻起僅有的一點精力，領着他的部隊走進了日惹城，並且作了報告。沒有多久，他就死了。死了，我的弟弟妹妹們。

這就是我想講給你們聽的故事。

現在，你們当中有誰會說狄曼伯伯的犧牲是無謂的呢？他的肺部，是的，他的肺部，被細菌侵蝕得像籬篩一樣了，但是他的靈魂里沒有絲毫用冷眼看待人生的念頭，沒有絲毫悲觀的情緒。

狄曼伯伯白死了嗎？日惹城有他的一座紀念像，雅加達有一條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不僅如此，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心里也有他的一座紀念像，通向未來的大道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其他所有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世界上最美麗的事業——人類解放事業——的人的名字命名。

我們当中有許多人都不能夠和蘇狄曼將軍相比，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努力學習他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

我不知道你們這次會議的實際結果怎樣。也許成就很多。也許你們會通過很多決議，作出很多決定。

也許會這樣！但是不論你們取得許多實際成就，或者一無所成，單說你們聚集一堂，一同談笑，更多地互相尊重，這就是很重要的。

是的，互相了解和互相尊重是多麼寶貴的東西！我們的世界是一個緊張的世界，造成這種緊張局勢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義和由於誤會而產生的恐懼心理。

很大的一種恐懼是恐懼戰爭。如果戰爭再來襲擊這個充滿恐懼的世界，那末我們的一切成就和希望都將毀滅。

為什麼人類不能從世界上清除殖民主義這個罪惡，清除這個戰爭的根源呢？你們，學歷史和學政治的學生，也許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人類在兩萬年前就能夠聚集陽光使它燃燒起來，人類能夠控制河流、潮水和風暴，能夠使物質的最小的顆粒放出光來看書；人類沒有一天不吃自己的兄弟們做的麵包，沒有一天不祈禱仇恨和罪惡的“蘑菇雲”不要給世界帶來慘禍。

有些人以为殖民主义和战争永远是生活的威胁。有些人以为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兒子和父亲、丈夫和爱人以及母亲在战争中变成殘廢或者死亡，是很自然的事。有些人以为这些事似乎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恋爱、結婚和生育兒女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不，不是这样的。

亞洲和非洲的学生們！

弟弟妹妹們！全世界的青年人！不是这样的！我再說一遍：不是这样的！人类能够制造的东西，人类就能够消除。人类能够制造的东西，人类就能够控制。我們能够制止殖民主义，我們能够制止战争，我們能够使战争發动不起来，我們能够在每一个地方建立自由。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根本要素是合作。而合作的一个根本要素是互相了解。今天你們聚集在这里，有机会互相了解，那末就增进彼此的了解吧！

不論你們还要討論什么，你們要了解自己，要互相了解和互相尊重，要把对方当作人来了解和尊重，不要把对方当作藍皮書里的統計表！亞洲和非洲千千万万的知識青年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彼此合作，就能够制止世界上的許多罪惡行为。

我以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总統的身分，欢迎你們从遙远的地方来到印度尼西亞，并且保證你們一定受到印度尼西亞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我祈禱你們的會議成功，願它成为亞洲和非洲以及全人类走向安宁和幸福的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祝你們成功，我的弟弟妹妹們，祝你們成功！

謝謝你們。



給予你們的生命以內容！

1956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獨立十一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講

兄弟姐妹們！

11年前，當戰火的黑煙還籠罩着天空的時候，印度尼西亞宣布了獨立。宣布獨立並沒有帶來柔和的月光，也沒有帶來美妙的音樂。相反地，還能感覺到戰時的動亂。這樣，人民革命的火焰燃燒起來了；刀劍的聲音和拿着竹槍的軍隊的呼喊聲響徹雲霄；炸彈和手榴彈的爆炸成了天天發生的事。

當時沒有一個人想到或者考慮到外面的世界對我們的獨立究竟抱着什麼態度。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為了保衛共和國而犧牲奮鬥，究竟會得到些什麼。

當時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只抱着一個堅定不移的決心，那就是“一旦自由，永遠自由”。當時印度尼西亞全體人民都好像得到了一種靈感的鼓舞。

在牆上，在橋上，人民簡單而明確地写出了自己心里的話：“印度尼西亞決不再成為任何國家所吮吸的鮮血”；“我們為自由而戰，只許勝利，不許失敗”。

天空迴響着人民心里發出的堅決的聲音：“不自由，毋寧死！”

說真的，350 年來印度尼西亞一直在用自己的鮮血供養另外一個國家。殖民統治者長胖了，我們却瘦得皮包骨頭。出乎意料，這些皮包骨頭的人民，這些被稱為“世界上最溫順的人民”，這些被踩在地上從不吭聲、經常挨打也從不反抗的人民却整個兒站起來了，並且說：“停下來，到這兒為止，別再往前走了！我們自由了，我們不想再被統治了！”

同樣出乎殖民統治者意料的是，這些皮包骨頭的人民居然擊退反攻，保衛住了自己的共和國，居然在重重的困難中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國，居然實現了自己的“一旦自由，永遠自由”的誓言而使全世界感到驚異。1 年過去，它有 2 歲了；2 年過去了，3 歲，4 歲，5 歲，6 歲，7 歲，8 歲，9 歲，10 歲，11 歲……感謝真主，它從 11 歲要一直成長到 100 歲，1,000 歲，願真主保佑，一直到萬歲！

說實話，在 1945 年 8 月，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在全世界面前還是一個問號；在荷蘭人面前還是他們可以在幾天或者幾個星期內就吞食掉的一盤美饈。可是現在，在 1956 年 8 月，對於全世界說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已經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个不可輕視的力量；對於荷蘭人說來，它已經變成一種難以吞嚥的食物了！的確，印度尼西亞的財政可能還沒有整頓就緒，生產可能還沒有充分發展，行政管理可能還不夠完善，教育制度可能還沒有完全上軌道——的確，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其他許多事情雖然都是真實的，但是，誰也不能否認：現在，就在此刻，有 8,000 萬印度尼西亞人在慶祝他們的獨立 11 周年紀念日，慶祝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在第二個十年中的獨立紀念日！

我榮幸地有第 11 次機會在這樣盛大的集會上講話。可是，實際上跟人民的努力和鬥爭比起來，我所做的一點點事算得了什麼？是你們，是你們從沙璜到馬老奇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是你們 8,000

万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你们曾经努力，是你们曾经进行斗争，是你们托真主的福建立了这个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你们给了共和国生命和力量！是你们被真主改造成一个独立的民族，是你们被他改造成执行他的意志的工具。的确，真主是国家独立的创造者，真主是各国人民的拯救者。仰起头来吧，向真主伸出你们的手，感赞他；托他的福，你们就可以永远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兄弟姐妹们！在去年8月17日的讲话中，我曾经着重地谈到“潘查达玛”（五项任务），即：

第一、恢复团结。

第二、消灭混乱状态。

第三、加紧进行建设工作。

第四、加强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和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

第五、举行普选。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潘查达玛”执行得怎么样了。

恢复团结——这个任务正在执行，但是结果还不能令人满意。

消灭混乱状态——这个任务正在执行，但是结果还不能令人满意。

加紧进行建设工作——这个任务也正在执行，但是结果还不能令人满意。

加强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和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个任务也正在执行，但是结果还不能令人满意。

举行普选——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且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因此，这“五项任务”只完成了一项。其他四项任务还没有完成。“查塔达玛”——即四项任务——还没有完成。它们在召唤我们！

事实上，这四項任务集中在一項“达瑪”上，那就是建設的“达瑪”。“查塔达瑪”受到“艾卡达瑪”——“艾卡”就是“一”的意思——的鼓舞。四項任务集中在一項任务上，那就是建設的任务，建設，再說一遍，建設。不實現團結的“达瑪”，我們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进行建設工作。不實現維持社会治安的“达瑪”，我們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进行建設工作。不完成把帝国主义从西伊里安赶走的“达瑪”，我們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进行建設工作。

事实上，如果不首先完成普选的“达瑪”，我們甚至根本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进行建設工作。因此，“潘查达瑪”也集中在“艾卡达瑪”上。五个集中在一个上，五个是为了一个，四个是为了一个，三个是为了一个，两个是为了一个，一个——建設——也是为了一个！那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达达普兄”和“华魯兄”——为了所有的普通人。

为了伊基夫人，为了沙里納，为了阿瑪特兄，为了博潘伯伯。为了無产者，为了农民，为了武裝部队的战士，为了民政机构的人員。为了印度尼西亚各阶層的人民。不只是为了有錢的人，不只是为了“沙道罗”（貴族）。不是为了加諾兄，不是为了“部長伯伯”，也不是为了內閣部長閣下。

这就是我所說的“一个”！“潘查达瑪”或者“查塔达瑪”都是为了人民。甚至在这一点上也必須从本質上加以提高，提高到內在的統一，这就是真主。

兄弟姐妹們，我們首次举行的兩次普选已經結束：1955年9月29日是国会选举，1955年12月15日是制宪議會选举。“試驗民主”的时代已經結束，“更具体的民主”的时代开始了。我們的普选进行得有条有理，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全世界的人最初以为普选时期会發生混乱，他們甚至預言一定会發生混乱。但是，就民

主來說，印度尼西亞人民並不是昨天才誕生的嬰兒！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民主的精神和實質並不是新鮮的東西，也不是舶來品；它是印度尼西亞人民所固有的。當西方世界的人還在那里互相攻訐，每人都說自己擁有唯一的真理的時候，印度尼西亞已經在實行一些民主原則了！因此，當我用“試驗民主”這個名詞來概括國會選舉和制憲議會選舉舉行以前的那段時期，我一點也不是說印度尼西亞人民還在探求民主的意義，而只不過是說：在普選舉行以前的時期里，沒有一個人能肯定地說坐在我們的各種代議機構里的一些人究竟代表什麼。當時，還沒有一種制度可以使人民來運用民主一詞所概括的基本權利，也就是說，還不能秘密地、自由地、安全地選舉自己的代表。

那時候，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肯定地說自己究竟代表多少人。那時候，我們還在探索那些將決定我國生活的政治觀點的民主力量的性質和數目。

現在我們的情況已經改變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由人民選舉的國會。現在我國人民的政治形態已經明確了。現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政治霓虹的彩色已經顯現出來了。現在我國社會中政治力量的均勢已經明顯了。現在人民的各種意志都表達出來了。

因此，我們已經為今後發展更加完善的民主生活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础。“為了發展”，因為我們的民主制度還不夠完善。

但是：“潘塔萊伊”——一切都在流動。這是我在前幾天說過的一句話。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運動，沒有靜止的東西。不要忘記這條歷史規律！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對於普選的情況不滿意。我知道有人會說：“別說了！做議員的還不是那些人！”不過，請問：難道這個程序不是經過上屆國會批准的嗎？難道民主的意義不是服從大多數人的意願嗎？

我們要不要根据民主的原則办事呢？我們当中沒有人会滿意我們截至現在所取得的成就。我也不滿意。不过，我是从现实出發来考虑問題的。我不要求现实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剛才說：通过普选，我們已經为未来發展更加完善的民主生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至于我，我一点也不怀疑我們是朝着未来的更完善的民主制度迈进。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肯定的事，是一个牢固的信念，像岩石一样牢固。再說一遍：“潘塔萊伊”，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發展，我看到我們的前途越来越光明，我看到我們的未来放射出燦爛的光芒。我完全知道我的人民的理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我完全知道我的人民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方面具有多么大的潜力。我对我的人民还没有失去信心！

今天庆祝独立的另一个特点是，我們已經有了这样一个政府：它的施政綱領已經为人民选出的国会一致通过。人民选出的这个国会在1956年4月21日还一致批准了单独廢除全部的圓桌會議协定！

廢除圓桌會議协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們已經使我們的国家恢复到独立宣言所宣布的那种地位，这就是說，我們的国家已經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具有充分的主权，沒有留下一点受其他任何国家束縛而有損主权的痕迹。我們又回到了11年前我們所宣布的那种政治现实。我們又回到了独立宣言原有的含义。我們又达到了我們的誓言所提出的目标，我們从革命一开始就提出的目标：“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沙瑣到馬老奇！”

的确，廢除圓桌會議协定意味着：恢复最初的那种政治现实，即宣布独立时的那种政治现实。1945年8月17日不仅仅是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日子，而且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誕生的日子。

因此，廢除圓桌會議協定意味着恢復 1945 年 8 月 17 日的那種政治現實。但是，廢除這些協定是不是也意味着恢復整整 11 年前我們所具有的那種精神呢？是不是意味着恢復 1945 年 8 月使印度尼西亞愛國志士的心像一團烈火一樣地燃燒起來，使他們的心像天使的心一樣耀眼的那種光芒四射的精神呢？是不是意味着恢復充滿了理想主義和自我犧牲的決心，不知恐懼、不知自私自利、不知怯懦、不知半途而廢的那種光芒四射的精神呢？是不是意味着恢復當時使我們的政治革命成為世界民族革命史上空前未有的精神革命的那種光芒四射的精神呢？你們自己回答這個問題吧！因為今後我們進行的鬥爭是不是會很快地取得令人滿意的成就，就要看你們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了！

本屆國會正式成立的時候，我曾說我們已經渡過了兩個鬥爭階段：武裝革命階段和克服武裝鬥爭帶來的一些有害後果的階段，也就是物質革命階段和爭取生存的階段。“現在，”我當時曾進一步指出，“我們已經進入投資的階段，即為了將來的建設而進行一種最廣義的投資的階段”。我還說明了投資的類別：人力投資，物質投資和精神投資。

人力投資是提高技術，提高熟練程度和速度。因此，這首先是培養幹部。

物質投資是積累物質資本。這種資本的形式是物品、原料、工具，另外還有貨幣。以貨幣為形式的資本應當成為民族資本，我們應當用印度尼西亞人民自己的錢來建立這種資本，像我在兩年前的 8 月 17 日所建議的那樣。

精神投資是積累精神資本。這種資本包括思想方法、人生觀、意志和精神。

所有這些投資，特別是精神投資，需要一種純潔無瑕的民族精

神，即努力工作而不帶一点卑劣动机的精神。这一点，你們明白还是不明白？这种民族精神实际上就是独立宣言的精神，就是我才所說的像一团烈火的精神，就是像天使的精神一样的精神。的确，我再說第 100 遍：我們也許沒有全套物質設備，我們也許还没有几万架或者几十万架拖拉机，我們也許还没有堆积如山的鋼、水泥或者煤，我們也許还没有大批化学品，事实上，我們也許連一个鋸或者一个錘子也沒有——我們也許一个工具也沒有，我們也許什么也沒有，我們也許只有把天空当作我們的屋頂，把云層当作我們的毛毯。但是，感贊真主，如果我們的精神像天使的精神一样，我們就不会灭亡。不过，如果我們的精神还不是一种真正要建設一个新的印度尼西亞的精神，还是一种受自卑感影响的精神，还是一种感染着荷蘭思想方法的精神，还是一种沒有經過精神革命的精神，那末，我們对未来就不要抱任何希望。我們的前途將只是落后和奴隶的前途。在美国的时候，我曾說，我們宁願沒有拖拉机，沒有开路机，也絕不牺牲一点主权和一点理想；我們宁願用双手采伐树木和扒地，也絕不用自己的一根头髮長的一点点独立来换取美元或者盧布。我所說的这几句話如果得不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真正的独立宣言精神的支持，就永远不会变成现实。

有許多事情还是令人失望的，但是，應該承認，我們也有进步。例如，在党派間的合作方面。但这种合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为了有效地进行投資工作，需要有良好的气氛来使人民毫無障碍地勤勉工作。現在我还不准备談到我們建設本身的未来的巨大任务。我們应当努力于首先使党派之間的关系达到完善的程度，从而創造一种良好的气氛。順便說一句，党派之間的关系也包括在我剛才談的精神投資中。在精神上，我們必須改变一下！在精神上，我們必須富有革命性！在精神上，我們必須擺脫使我們經常爭

吵的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人民选出的国会已經成立了，联合政府已經建立起来了，政府的施政綱領也被整个国会批准了，讓我們希望这些事实会增多創造良好气氛的机会，从而使我們能够繼續进行工作，根据計劃按部就班地开展投資工作和建設工作，向实现人民的理想这一目标前进！

虽然普选沒有使我国党派制度簡化（想想我国有多少党派，大的，小的，極小的），可是普选至少表明，在思想方面各党派最多集中于四个、五个或是六个中心。如果这些中心的領袖能够在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能够創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来合奏我們就要开始的交响乐——我們盼望了几十年的建設国家和社会的交响乐，那真是一件好事。这些中心的領袖应该保証自己不要成为到处散布敌对情緒的消極影响的中心，而要成为促进团結的积极影响的中心，要成为一个力量的核心，其他的政党都圍繞着它有秩序地运行，就像組成一个整体的电子圍繞着自己的核心运行一样。

是的，同过去比較，我們已經有了一些进步。像去年那样的党爭已經减弱了。像去年人們那种接近相互殘杀的激动情緒也冷靜了一点。可是还有些事情妨碍着团結和統一。

例如：第一、中央和地方之間，地方和中央之間的关系还不正常。第二、武裝匪徒扰乱社会治安的現象还没有完全消除。第三、荷蘭的經濟統治还没有彻底推翻，西伊里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統治还没有結束。如果我們能够在短期內消灭这些現象，如果我們决心进行投資，建設工作就会非常順利地进行。

看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关系！人天生就对手边的东西比对远处的东西更加关心些，对衣服是关心的，可是对皮膚就更加关心

了。政府也不能摆脱这个天生的特点：它对边远地区往往看得不够清楚。但是，正如同我两个月以前在海得尔堡大学所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有机体是不能分割，不能分裂的，否则就会危害到它。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器官，可是它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就它们的功能来说，又相互推动，彼此给予活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一个有机体，印度尼西亚民族是一个有机体。

应该关心这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团结。应该保证不要使任何器官因为缺乏维持生命的食物而不能发挥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不要有任何器官得到过多的食物，以至各种器官不能平衡地发展，从而破坏了整个生命的和谐。用我们共和国的名词来说，就是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本身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行政、经济或者财政方面都不至于不协调。只有在我刚刚提到的几个方面，使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本身之间的关系都有着合理的平衡发展，才会消除阻挠我们为投资和建设、为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创造良好气氛和环境的消极因素之一。兄弟姐妹们，我谈到的关于党派之间的生活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紧密团结的“达玛”，团结是创造良好气氛的先决条件。这个团结的“达玛”除了是整个民族生活的必要条件以外，还是——正如我刚刚说过的——实现建设“达玛”的一个条件。同样地，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达玛”也是建设工作的条件。

社会治安没有恢复以前，建设工作就不能够顺利地进行！当人民由于骚乱分子匪帮仍然逍遥法外而经常处于不安妥和忧虑重重的情况下，人民怎么能够安宁地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呢？怎么能够坚决地建设自己的社会呢？这些匪徒必须尽快地消灭干净！虽然这些匪徒有一种政治思想为其背景，可是我们不能同意他们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的那些活动，如叛乱、縱火和杀人、对人民施行暴行、使人民淪为赤貧、搶劫人民、使人民的經濟陷于紊乱、吓唬人民、瘋狂地破坏人民的安全。

因此，必須立即制止这些扰乱社会治安的現象。是的，我說这些话已經多少次了。是的，其他人也时常說这些话。事实上，这是一个进步。政府在国家政权工具的协助下正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有些地方已經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有些地方的匪徒已經改变了主意，回到共和国和我們社会里来了。对那些已經改变主意的兄弟們，我向他們表示感謝。我以总统的身分向他們表示：“欢迎你們归来”。

对那些还没有回心轉意的人，我要重复我一再發出的呼吁。对他們，我还要重复我去年說过的話：“今天，各阶層人民，各个党派，各个領導者，是的，还有在森林中的全体匪帮，我向你們呼吁：要更深刻地了解宪政生活，要开始过宪政生活，即印度尼西亞共和国宪法生活。”

当我从历史观点来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仍然是乐观的。这是历史的乐观主义！我倒不是說，例如我們在一兩天或者一兩個星期就能消灭“伊斯蘭教国运动”和“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軍”。不是这样！但是我敢說，随着時間的前进，“伊斯蘭教国运动”和“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軍”最后終將在地球上消失。去年我曾經說过：“在所有治安不良的地区中，并不是全体人民反抗共和国，而仅仅是一些匪徒、罪犯和政治歹徒进行恐怖活动。”

“的确，假如我們想一想，这些扰乱也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殘余。何况現在事实已經無可辯駁地証明：荷蘭的罪惡分子参加了这些叛乱活动！因此，我始終感到乐观。願真主保佑，有朝一日，騷扰事件不再發生。有朝一日政治罪惡分子被消灭干淨。因为殖

民主义一定会被消灭，消灭干净，連一点点残余也不留下来。但是，沒有人的推动，历史是不会前进的。我們應該行动起来，應該作为历史的積極因素行动起来。我們應該打倒那些叛乱分子。同样地，我們應該消灭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的确，我們應該用种种方法摧毁殖民主义。

对，我們應該尽力消灭这些叛乱！如果可能的話，應該进行說服，用教育的办法，用理性的和道德的力量来消灭叛乱分子。無論如何，我們應該采取理性和道义的途徑。但是，假如不可能这样做，我們就應該用槍杆子的力量来粉碎他們。如果理性的和道义的途徑無效，我們就應該用大鉄錘狠狠地打击他們。”

印度尼西亚镇压叛乱也許只有这一条明显的道路：說理和武裝力量相結合的道路！我們不就是通过这个說理和武裝力量相結合的道路，政治压力和革命斗争相結合的道路，道德力量和物質力量相結合的道路，积年累月，終于击潰了殖民主义嗎？

兄弟姐妹們，最后还有一个障碍，一个阻撓我們实现統一的严重障碍。它是統一的障碍，是創造良好气氛的障碍，它是民族情感的創伤。这个障碍和創伤就是殖民主义还在西伊里安存在。西伊里安的殖民主义一天不消除，我們就一天不会感到安全。而且西伊里安人民本身也热望西伊里安并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因此，我們必須拿出全副力量来解放西伊里安。

我很高兴我能在这个神聖的日子向大家宣布，我們已經成立了西伊里安省。事实上，西伊里安已經有一部分在印度尼西亚的管轄之下，还没有在我們管轄下的其他部分还在荷蘭政权的統治之下——荷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統治之下。建立西伊里安省，只是我們把現在荷蘭人統治下的那部分地区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事实上的管轄范围的斗争方法之一。这仅是一个方法！因为我

們不能把我們的斗爭完全寄托在建立西伊里安省這一件事上。我們要在我們認為適當的各个方面進行斗爭。我們的斗爭首先依靠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力量，其次還依靠全世界的反殖民主義力量。但是，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亞人民本身的力量才是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你們還記得去年我在泗水所說的話嗎？“決定西伊里安斗爭的地方不是海牙，不是華盛頓，也不是聯合國。決定這個斗爭的地方在這裡，在我們自己國內！”

因此，要尽可能把人民的力量組織得堅強些，要尽可能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蓬勃些。

我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使西伊里安回到我們祖國的懷抱里來。

兄弟姐妹們，在我繼續說下去以前，讓我重復幾點：

第一：

我們是在這樣的氣氛下慶祝我們的獨立紀念日的：

一、這是國會和制憲議會舉行普選後的第一次慶祝大會。

二、這次慶祝大會是在這樣一個政府主持下進行的，它的綱領已經得到由人民選出來的國會的一致同意。

三、這次慶祝大會是在全部廢除了圓桌會議協定後舉行的。

四、這次慶祝大會是在進行建設投資的氣氛中舉行的。

第二：

我們必須實現民族團結，因為民族團結將會為投資和建設帶來良好的氣氛。普選已經為這個良好的氣氛和這個團結奠定了基礎。可是，普選只不過是一個開始。普選只不過是朝這個方向走的第一步。還必須加強民族團結，這樣才可以很快地創造一種良好的氣氛：

一、各黨派之間的关系还不能令人滿意，應該予以改善。

二、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間的关系也还不能令人滿意，應該予以改善。

三、扰乱社会治安的現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應該繼續努力。

四、西伊里安还处在殖民主义的統治之下，應該同西伊里安的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兄弟姐妹們，这些我以前都解釋过了。我的全部說明里面貫穿着一个东西，这就是火焰，努力的火焰，斗争的火焰。当我詳細解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关系还不很好，有些地方的社会治安还没有保証，西伊里安还在殖民主义的統治之下的时候，我不是要你們歇下来，不是要你們抱着头沉思默想。正好相反，我这样做是为了激励你們的精神，喚醒你們，这样你們就可以进行各种努力，就可以奋斗，斗争，准备担負艰巨的任务，进入投資革命和建設的阶段，进入充滿民族團結的火一般的精神的革命阶段。

感謝真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能够團結全國民族力量的綱領，這就是為各個黨派所同意的內閣綱領。讓我們利用這個政治綱領作為我們尽可能有力地推動建設的工具。決不要使這個內閣綱領又成為一個裝飾性的文件，又成為一張具文！因為，一個綱領可能非常出色，非常進步，在理論上非常正確——可是如果沒有勇氣去實現，那末這個綱領就是一張具文。

我們在撕毀全部圓桌會議協定的時候已經表現了我們的勇敢。這樣，我們就已經採取了一個革命性的步驟。但是我們決不能就此停止下來。我們一旦敢于採取革命的步驟，我們就必須繼續鼓起勇氣來採取革命行動，來承擔革命步驟的全部後果。我們決不能抱着冷淡的態度，決不能猶疑不決，決不能半途而廢。當然，我們決不能草率從事，我們決不能不作任何考慮就貿然採取行動，但是，不要把不能草率從事和凡事要經過考慮解釋為我們不要

迫切地完成任务！我国人民已經不能忍耐了。我們也許还可以忍耐一个月，两个月，也許还可以忍耐一兩年，但是决不能要人民再等上350年！

达达普兄、华魯兄、普蘭兄、巴都兄——所有的普通人——他們究竟迫切需要些什么呢？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究竟迫切需要些什么呢？他們迫切需要的是食物、衣服、房子，而对农民來說，是土地。对农民來說，依靠土地可以得到自己的食物，自己的衣服，同时还可以在上面盖自己的房子。

一般人民每天思索的三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有飯吃，怎样有衣服換，怎样得到一座可以蔽身的房子。这就是衣、食、住。至于农民，他們的問題是：如何得到土地，来满足这三項基本需要。农民！是的，那些成群結队前往投票站的几千万人是些什么人？那些在烈日下排队的是些什么人？那些帶着子女排队的妇女是些什么人？他們都是农民和农民的家屬。在行列里面站在他們前面的是农民，站在他們后面的还是农民。他們来都是为了投票。当然，他們是抱着一些希望来的。当然，他們来投票不是毫無目的的。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他們的希望應該馬上予以实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不再是一个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独立的有主权的国家，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以人民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如果我們当前的国会——这个国会是那些在烈日下排队的男子以及携兒帶女的妇女选举出来的——能够馬上完成这个任务，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完成这个任务还不仅是国会的事。我們全体都应该完成这个任务。我們全体就是国会、政府以及所有的政党。我們决不能仅仅通过“討論”这些問題来实现这个任务，而是要找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單靠說話是建設不了我們的国家和我們的社会的。

是的，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決不能只是提出問題；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決不能只是空談。投資和建設是這次慶祝大會的口號——大規模的投資和大規模的建設。這就是說，卷起袖子，一直工作到腰酸背痛，一直工作到不能再做為止。

人力投資要求我們訓練各行各業的幹部，經濟方面的幹部，技術方面的幹部，組織方面的幹部。它要求我們增設學校，增加訓練我國前途無量的青年的場所。物質方面的投資要求我們建立物質資本，這種資本包括原料資本，特別是——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貨幣資本，這是一種我們必須從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金錢積累起來的民族資本。

至於精神投資，則要求我們徹底改變我們的思想方法和我們的心理狀態，要求我們從殖民地的心理轉變為民族的心理，從“內地人”（這是對殖民地時代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輕蔑稱呼）的心理轉變為革命者的心理。

我們已經廢除了全部圓桌會議協定。人民等待着怎樣在實踐中廢除這些協定。印度尼西亞在全世界的朋友也在等待，他們好像在問：“下一步做什麼，印度尼西亞？”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前進！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我們決不能半途而廢。讓我們前進吧，讓我們隨時隨地不要忘了國家和一般人民的利益。前進吧，前進！讓我們在一個民族戰綫上肩並肩地前進吧！在實踐中貫徹廢除圓桌會議協定（這件事得到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贊同）是團結我國民族力量的一個適宜的共同綱領。

感謝真主，我們並沒有半途而廢。我們並沒有猶疑不決。廢除全部圓桌會議協定以後，我們馬上成立了一個“廢除圓桌會議協定善後諮詢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提出了建議，政府正在仔細研究它的意見。政府將有步驟地逐漸地採取行動，從全國來清除套在

人民脖子上的、綁着人民的手脚的殘余束縛。

这些束縛之一無疑是“圓桌會議協定”的債務。这是誰欠的債呢？当荷蘭人在 1949 年末承認我們獨立的時候，当他們离开印度尼西亞的時候，他們留下了一個保險箱。这个保險箱不是裝滿了錢、黄金或鑽石，这里面並沒有珍寶，而是塞滿了……付款憑單。

荷屬东印度政府的債券达到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盾之多！根据“圓桌會議協定”，我們必須把这些債券接收过来。我們必須償付这些債務。我們必須償付，償付。非但这一代要償付这些債務，一直到沒有能力再償付为止，而且下一代也要受这些債務的束縛。实际上，我們必須償付到我們倒下去为止。

“圓桌會議協定”执行六年多了。在这六年里，我們作为品質高貴的人民，已經付了債，而且付了应加的利息。償付債務已經使我們精疲力竭。的确，我們是最守信用的債務人！

但是当这些付款憑單扔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沒有足够的時間来仔細檢查一下。我們沒有足够的時間来查明要我們償付这些債務是否恰当，我們接受这些債務是否恰当。那时候荷蘭人倒是非常積極地計算自己的全部債務的——算在我們的头上！

現在我們已經对这些債務作了仔細的檢查。我們甚至徹底檢查了“圓桌會議協定”的后果。我們發現了什么呢？原来我們不應該償付全部債務。原来按道理說，我們是不必償付全部債務的。因为这些債務大部分是購買荷蘭人用来打我們的棍子的賬。

政府根据諮詢委員會的意見，采取了明确的決定：不承認印度尼西亞欠荷蘭的債款，不再償付印度尼西亞欠荷蘭的債款。

注意！欠荷蘭的！我們仍舊承認我們已經接受的荷屬东印度政府欠別國的債款，我們还是要保證償付这些債款。因此，我們不再償付的是指我們欠荷蘭的債，不是指欠其他國家的債。

我們不是騙子手。我們不是那種不履行自己的義務的民族。我們願意償付一切債務，如果債務是真的。但是，我們最近的結算表明，事實上我們已經不欠荷蘭什麼東西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些債務大部分是用于進行反對我們的戰爭的，一小部分是用于建設工作的。不用說，我們當然承擔這一小部分債務。但是其餘的大部分債務怎麼辦呢？要我們承擔荷蘭人為了購買打我們的棍子而欠的債務，豈不是極不應當、極不公平、奇怪之至！要我國人民償付荷蘭人為了購買打我們、殺我們和攻擊我們的炸彈和火藥，豈不是古怪之至？就連一個娃娃也會說這是古怪之至的。

但是，用于建設方面的那一小部分債務怎麼辦呢？不用說，我們當然承擔，我們當然願意償付。但是，這一小部分債務是可以和比它的數目要大得多的那部分債務相抵消的！我們已經這樣做了！這樣一來，我們欠荷蘭的債務事實上已經付清了。這些債務已經付清了，已經償還了，已經解決了。我們不是騙子手。

兄弟姊妹們，我們在向前邁進！

阻止我們前進的人必將毀滅！歷史的車輪在不斷地轉動，它是從來不停留的。我們印度尼西亞人民，還有亞洲和非洲的其他人民，現在仍舊處在掃除世界上的殖民主義禍害的鬥爭高潮中。我們一定要同他們一道，盡一切力量推翻殖民主義的寶座。因此，在這裡，在對我們說來是神聖的日子里，我要向一切與殖民主義作鬥爭的英雄致敬，向各個國家的在這個光榮的戰場上犧牲的英雄們致敬，向那些因為爭取獨立而在受苦受難的英雄們致敬。我要告訴他們：印度尼西亞人民一致站在他們後面支持他們，因為印度尼西亞人民不能中立，我再說一遍：在殖民主義和獨立之間的鬥爭面前不能中立。我現在把我一年以前在開羅說的話重說一遍：我們是埃及的朋友，我們在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是決不妥協的。我們

热爱和平；我們真誠地热爱和平，但是我們只是在沒有殖民主义同时存在着的情况下热爱和平。为了摧毁殖民主义，就必须集合一切力量，集合一切反对殖民势力的力量。讓我們不要把精力和時間浪費在自己人之間的爭吵中，浪費在亞非兩洲各民族之間的爭吵中。讓我們在充分認識到我們作为有自尊心的国家所負的国际責任的同时，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用世界上的每一个講台，繼續与殖民主义作斗争吧。

目前世界正处在混乱状态，因为苏彝士运河被收归国有了。印度尼西亞的立場非常明确：印度尼西亞承認，埃及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把苏彝士运河收归国有。印度尼西亞希望停止一切軍事准备，以便寻找一个符合亞非會議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的和平解决办法。印度尼西亞完全相信埃及关于苏彝士运河將永远向国际航运开放的保証。

印度尼西亞参加了昨天开幕的倫敦會議。印度尼西亞是在明确地声明自己并不受倫敦會議發起国事先制訂的那些前提的約束以后才到倫敦去的。印度尼西亞到倫敦去的时候，是完全站在十天前發表的政府关于苏彝士运河問題的声明的立場上的。印度尼西亞到倫敦去，是为了維護埃及的主权和保衛和平。

的确，印度尼西亞政府的立場是明确的！苏彝士运河的国有化是独立自主的埃及的不可剝夺的权利！我还要进一步說，苏彝士运河不但和埃及有关，而且和所有的殖民地国家、所有新近独立的国家都有关系。特别是亞非兩洲的国家現在必須呼吁：不許干涉埃及！要是由我来决定，我就要立刻召集第二次亞非會議来討論这个問題！

不久以前我在国外的时候曾經說，我們給其他国家的独立斗争以及在發揮他們自己的力量方面以帮助或同情，不是基于得失

的考虑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原则，独立权利的原则，发挥自己力量的原则，由自由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新世界的原则，处在独立、和平和友好气氛中的良好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天下一家的原则。说实在话，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寻求和平，我们决心获得和平。然而，这种和平必须没有殖民主义，因为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和殖民主义携手而行的。

为什么还有些国家不懂得这件事呢？为什么还有些国家在公开地或暗地里实行殖民主义呢？

请看一下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之间的关系吧！只要这种关系仍旧被殖民主义所玷污，那就不能希望两国的关系融洽和谐——甚至到了世界的末日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两国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好处了。相反地，如果我们不谨慎从事，这种关系就会愈来愈糟，最后弄得很不利——不是对我们不利，而是对荷兰人民自己不利。荷兰人民的力量在16世纪推翻了西班牙的暴政——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所说的“伤了我的心的暴政”；荷兰人民的力量在19世纪推翻了法国的统治；他们在20世纪在粉碎纳粹的统治上也出了一把力。如果荷兰人民的这股力量现在能集中起来把他们自己制造的殖民主义从荷兰国家的身上洗去的话，那末，首先得益的将是他们自己。

一个国家在它的生命史上曾经三次奋不顾身地反抗过殖民统治，而现在，在这样的进步时代，却拚命地维护它在西伊里安所实行的殖民主义，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讽刺吗？

这不仅是历史的一个讽刺。“荷兰的精神结构一定有些问题”，“荷兰人的精神状态一定有些问题”，我在国外听到人们这样说。荷兰人希望做印度尼西亚的朋友，但是他们伤了印度尼西亚的心。他们希望和印度尼西亚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统治着

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領土。他們希望和印度尼西亞并肩而立，但是他們之中有些人在言論和寫作中，在言論和行動中，常常奚落我們，常常糟蹋我們，常常玷污我們的名譽，傷害我們的感情。這就是人們說“荷蘭人的精神狀態有些問題”的根據。他們沒有了解到，如果他們要保持良好的關係，就不應該散布那樣的謊言。他們沒有了解到，如果他們要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們就不應該再把我們當殖民地看。他們沒有了解到，數以千計的荷蘭國民還能夠從印度尼西亞的國土上賺許多的錢，荷蘭的資本仍舊能夠獲得丰厚的利潤，雖然印度尼西亞不再是荷屬東印度了。他們沒有了解到——的確，他們可以說印度尼西亞的財政亂七八糟，他們可以說生產在下降，他們可以說治安還沒有恢復，他們可以說教育上的缺點還不少，他們可以說國家機器還沒有轉動得很好——他們可以列舉出所有這些不良的現象，但是事實證明印度尼西亞的 8,000 萬人民是能夠慶祝它的獨立的，而現在已經獨立 11 年了！

你們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們還是向前進！說老實話，我們的地位是會被這些話削弱的。一個為正義事業而忠誠地鬥爭的人是不會被人輕視的，他甚至會被人估計得很高。一個保持自尊心的人一定會受到人們的尊敬，雖然他可能很窮，可能非常缺乏食物和衣著。

看吧，兄弟們和姊妹們！剛才我指給你們看了兩種諷刺：荷蘭歷史的諷刺和荷蘭人的思想方法的諷刺。關於他們還有另外一種諷刺。你們該還記得吧，有一次謠傳我們將片面地廢除圓桌會議協定，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一聽便亂成一團。他們說，採取那樣的步驟將損害印度尼西亞在國際事務中的信譽。“印度尼西亞將失去全世界對它的信任和尊敬”，他們這樣斷言。但是事實是怎樣的呢？我們剛剛“片面地”撕毀圓桌會議協定，協定的紙片剛剛

抛进字紙簍，給印度尼西亞共和国总统的請帖就馬上像雪片一样飞来，邀請他去进行国事訪問！这些邀請証明，人民了解并且承認印度尼西亞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邀請証明，世人对印度尼西亞的尊敬增加了，而荷蘭人曾經說这种尊敬肯定是要减退的。这些邀請說明，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常識判断是傾向于印度尼西亞这一边的。

为了我国人民和我們国家的利益，我們必須巩固和加强現在对印度尼西亞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故意毀損我們国家的地位和威望的任何步驟都是不負責任的行为，因此，都是反民族的和反革命的。

因此，政府和国家工具的义不容辞的責任便是去阻止任何这种反民族的活动。

作为原料来源和市場，印度尼西亞对世界福利的重要意义是世所公認的。大家也都承認，它的文化对人类的精神福利也会有所貢獻的。

印度尼西亞的国家元首的訪問旅行使世界人士对这些事了解得更清楚了。現在世界人士已經更加了解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全部理想，更加了解我們的独立的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因此，印度尼西亞对各种世界問題的看法和立場变成了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在过去，我們独立的和积极的外交政策是被人認為有問題的，被怀疑的，不被信任的，有时甚至是受到訕笑的。現在人們开始認識到，这种独立政策在別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行列里是有它的地位的。在过去，这种独立政策被人認為是敌对的，現在人們开始認識到，事实上它和国际上緩和世界緊張局势以及促进和平的努力起了相同的作用。

由于它們的独立政策，亞洲和非洲成了必須估計进去的愈来愈

愈重要的因素！世界的命运不再仅仅是被两个强权的电极——华盛顿和莫斯科——所左右所决定了。

不！世界的命运现在也决定于其他的中心了。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必须承认，除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电极存在，还有像开罗、新德里和雅加达等等地方的新的电极！显而易见，现在这个世界的政治结构中正在发生一种反极化的现象。

这种反极化现象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有一部分荷兰人似乎还没有看到这种现象。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在亚洲和非洲正在出现一些新事物，而荷兰政府的领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新事物。但是，人们是不能逃避历史的。不论他们愿意不愿意，现在他们将会痛苦地发现，在亚洲和非洲，有一股魔术般的力量正以惊人的姿态升起来，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不可抑止的力量，任何动人的勾引手段都欺骗不了它。

我们奉行独立政策。可是我们再三声明，这种独立并不等于中立。当我们面临着好和坏的时候，我们是不中立的。当我们面临着殖民主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中立的。当我们考虑对待那些争取独立的人民的态度时候，我们是不中立的。可以千真万确地说，我们一定会支持那些正在争取独立的人民和民族。当我们必须选择一条思想路线的时候，我们是不中立的。我们一定会选择“建国五原则”。我们不是没有颜色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颜色，那就是“建国五原则”的颜色。我们奉行独立的政策，但是我们的政策并不是没有道义原则的。一心信奉万能的真主、主张人道、尊崇民族主义、实行民主、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的政策，难道会没有道义原则吗？如果人们不能正确地估价这种高度的道义原则，那我们就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叫做道义原则了！

除了不缺乏道义原則以外，我們也不是不積極的。我們不是騎牆派，在世界事務中我們并不袖手旁觀，我們並沒有把時間化費在白日夢里。“我們不是騎牆派”，以前我在國外的時候就說過這句話。我們在作種種努力，我們常常左努力，右努力，我們總是出面做些工作，我們是積極的。我們的政策不只是獨立的而已，它是獨立的和積極的。

請看我們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立場。請看我們現在在蘇彝士運河沖突問題上的積極的主張。沖突地區一定會縮小，和平地區一定會擴大。的確，世界上還有幾個風暴中心。過去，朝鮮是這樣一個沖突地區。感贊真主，現在沖突已經停下來了。印度支那過去也是這樣一個沖突地區；感贊真主，現在緊張局勢已經緩和下來了。現在，蘇彝士成了一個沖突地區；讓我們大家來設法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吧。

願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從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上吸取經驗教訓。願我們記取這種教訓，以便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些錯誤曾經成為戰爭的原因，而且幾乎摧毀了世界和平。

人們會記取這些教訓嗎？我們對朝鮮的事記憶猶新，印度支那的火藥氣還沒有消散……現在災難的魔影又潛伏在地中海的地平綫後面了！人們正在那里忙着作軍事準備，軍艦在那里巡駛，傘兵們在那里整裝待發，後備部隊也動員起來了。為了什麼呢？我再重復一遍我的問題：為了什麼呢？為什麼人們這樣匆忙地捏緊了拳頭？為什麼人們這樣匆忙地端起了來復槍？為什麼人們這樣匆忙地在磨刀擦劍？為什麼人們這樣匆忙地架起了大炮來？

埃及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它完全同別的獨立自主國家一樣擁有主權。採取它所認為必要的步驟來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是埃及的主權。把埃及的一個企業蘇彝士運河收歸

国有，这是埃及的主权。是不是这就构成一个必须予以灭绝的罪行呢？是不是别的国家就从来没有把一个设在自己领土上的企业收归国有呢？诚然，必须承认，苏彝士运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它是最重要的，并不比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次要。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以及波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由通航是由有关国家来保证的。美国保证巴拿马运河的自由通航，联合王国保证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通航，土耳其对于波斯普鲁斯海峡也同样这样做了。埃及已经宣布它保证苏彝士运河的自由通航。那末，为什么人们对于埃及这样做的权利竟会提出怀疑，或者对它发怒呢？

难道他们是在怀疑埃及保证船只自由通航的能力吗？假如这就是愤怒和怀疑的原因的话，那末我要遗憾地说，这些发怒的人仍然是热中于殖民主义的思想方法。假如这就是他们的愤怒和怀疑的原因的话，那末我要抱歉地说，除了所谓落后国家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得不叫它“落后思想”的东西。

“要了解亚非人民目前的民族愿望！”我前些日子在国外的時候，曾再三特别强调这句话。如果你要了解历史的进程，如果你关心全世界的幸福，那就必须了解现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不要玩弄刀剑，也不要玩弄命运！因为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正是历史的进程。我要在这篇演说里第二次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人不能逃避历史。”设法使这次冲突和平解决吧，仅仅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吧！

停止一切军事准备！停止一切炫耀武力的行为！召集一个国际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会得到良好的结果的，如果这个会议是在战神的信号下，在军舰的阴影下，在轰炸机的呼啸中，在武器叮当和坦克隆隆声中，在兵士们威胁性的咆哮下召开的话。

我們的政策是独立的和積極的，它積極地謀求和平。我們擁護和平共處、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尊重他國領土完整、承認所有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以及為了共同利益而進行合作的原則。誰用得上，誰就記住這些話吧！和平共處的原則將不僅有利於大國，也同樣地有利於小國——它將對地球上所有國家、所有民族、所有人類都有好處。

20世紀的潛力是多麼巨大啊！我們現在已進入這樣一個時代，人們好像能把天都摸着似的。我們現在進入了原子時代！這個原子時代所含有的潛力比之蒸汽機時代與電氣時代要大千萬倍。打開新的道路為人類幸福來加速建設的可能性已增大了千萬倍。然而，有一個基本要求，一個構成必要條件的基本要求是必須具備的：原子革命必須伴同着精神上的革命。原子革命必須和精神上的革命攜手同進。我們必須敢於從和平的角度來看問題，而不是從戰爭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敢於從相互信任的角度，而不要從相互猜忌的角度來看問題。我們必須有勇氣從合作的角度，而不要從殘酷的競爭的角度來看問題。如果這個原子革命不是伴同着精神上的和道義上的革命的話，它所帶來的進步就會把人類引進災難的深淵。真主啊！把人類從災難的深淵救出來吧！現在的原子時代像一個明亮的白天，但它的光亮却有危險被一些令人恐怖和毛骨悚然的烏雲所遮掩。破壞與毀滅的魔影隱藏在那些烏雲中間。可怕的魔影也隱藏在人們的思想方法和狂妄的念頭中。這個魔影已使人們生活在一場噩夢里。目前的世界是一個恐怖的世界。感謝真主，這個魔影還沒有定型，它還沒有在世界上顯示它的破壞力量而消滅所有生命的痕迹。然而，我們不能斷定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現在的世界是處在地獄的邊緣上。因此，全體人類都必

須喚起并集合道义的力量，把这个魔影从地球上驅逐出去。

因此，印度尼西亞参与道义上的动員来反对原子的魔影。因此，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亞在謀求人类幸福和世界和平方面積極地負担起一部分責任。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亞不要参加任何軍事联盟。

軍事联盟是不会使我們向和平靠近的，它会使我們向战争靠近。它至少也会引起冲突的气氛、軍事准备的气氛和仇恨的气氛。而要实现把原子能用于建設目的的理想，却需要和平的气氛。有人說，軍事联盟并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集体防御的利益而締結的。無論如何，并不是每一个有着可以被認为正确的目标的行动，都会帶來正确的后果。我們所面临的是人的問題，人的关系問題，而不是机器的問題，不是死的事物的問題。前些日子我曾說过，国际关系是人的关系。人不是死的东西，而是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尤其須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事实：人具有一些本能，这些本能在某些时候也能支配他的行动。当一群人締結一个軍事联盟的时候，就会使那些感到威胁的人們也締結一个軍事联盟。这两群人就会彼此影响，于是这两个联盟便逐渐地、愈来愈剧烈地进行軍备竞赛，伴随而来的是两个陣营間的日益增長的緊張气氛。最后，这两群人將針鋒相对，他們不仅成为两个武装到牙齿的陣营，而且还成为有着亿兆伏特电压的两个电極。整个气氛所包含的电力已經达到爆發点。只要有星星之火，只要人类的本能、人类的不可控制的本能發出一个火花，整个气氛就会爆炸，电光閃閃，雷声隆隆，像克里希納·特里維克拉瑪一样。整个世界將变成火海，从西方到东方，天空將变为血紅色，人类全部文明都將化为灰燼！因此，軍事联盟的目标可能是善意的，但最后它們还是会帶來战争，因为在人們的心坎中藏有难以預測的主觀因素，而这些主觀因素就叫做动物的

本能。

为什么人們会迟疑，会不愿意制止那愈来愈使人在内心感到恐惧的军备竞赛呢？恐惧——不仅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們的心中感到恐惧，而且那些武装起来的人們的内心的深处显然也感到恐惧。人类千万年来攀登着文明的阶梯，许多世纪以来喊着自由的口号，为什么却不能摆脱热中于权力这一束缚（請注意，这种束缚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以致使自己的心中充滿恐怖，充滿人为的恐怖呢？

如果人类能够多用些时间来檢查自己的感情和思想，那該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讓我們所有的人，特别是所有国家的政治領袖們，多用些时间来反省，来問問我們自己：我們到这世界上来为的是什麼？当然不是为了爱慕宝石！当然不是为了崇拜黄金！当然不是为了弄刀舞槍！当然不是为了去做权力的奴隶！当然不是为了从属于別人！当然不是！我們被帶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侍奉我們的創造者，为了侍奉我們人类的創造者！我們生下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侍奉真主。如果对待我們这个世界上的同类方面，我們的生命不以道义准則为指南，我們能不能侍奉真主呢？

我們侍奉真主意味着我們和我們的同胞以及其他民族和平友爱地相处。因此，我們把人道包括在“建国五原則”里面去。因此，我們的政策是独立的，并且是积极地謀求和平的。因此，我們不要参加軍事联盟。因此，我們反对把原子能用于破坏性目的。因此——真的，因为我們侍奉真主——我們請求人們和平友爱地相处，彼此合作，互相帮助，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把它尽可能提高到最高水平。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的内容和生命的真諦。我們的生命必須有内容和真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生命内容和真諦，那就是一个不深刻的膚淺的民族。这种民族只是爱好表面上的事物而不爱好內在的价值。它是大棒的威力的崇拜

者，而不是道义准则的力量的崇拜者。它崇拜名气，而不是崇拜真主。它生活在庸俗事物的幻光中，而不是生活在真理和正义的光辉里。有时候，它可能是强有力的，但是它的力量只是浮于表面，而它内在的本質却是空虛的。

印度尼西亚民族不能变成这样一种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应该始终忠于自己的本性。我們已經解放了 11 年，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使这个独立臻于完整——我們必須使它完整，再說一遍，我們必須使它完整——但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完整并不就是万事齐备了，它必須与生命的實質和生命的真諦联結在一起。如果它不是謀求生命的真諦，不是充滿了生命的內容，它就不会帶來真正的幸福。

一年以前我曾說过：“你們应当了解，‘五項任务’仅仅是我們必須履行的义务；但这些义务还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繼續生存的先决条件。繼續生存的先决条件是生活的意志，是对生活的欲望和追求，对生活的爱。对一个民族來說，繼續生存的先决条件是作为一个民族而生活的意志，是作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欲望或对生活的追求。一个民族如果缺少这种民族生命的火焰，缺少这种照耀全体人民的神聖的火焰——不管它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如何，不管它屬於什么种族，追求着什么政治理想——一个民族，如果它的心灵为沒有被这种神聖的火焰所照耀，这个民族迟早会停止正常發展、会自行解体，而仅仅变成人的凑合，或者根本被世界遺忘。”

真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但仅仅是生命的延續是不能做到其中任何一点的，为生活而生活是不能做到其中任何一点的。生命只是在有了真諦和內容的时候，才有活下去的价值。要使生命有真諦和內容，除了要有生存的意志以外，还必須有生命的真諦、生命的深度、生命的內容、生命的意义。因此，除了要有民族的生存意

志以外，還必須在我們心中煽起一股能熔冶一切的火焰——民族生命的真諦、民族生命的深度、民族生命的內容、民族生命的意義。在你們心中煽起“建國五原則”的火焰吧！因為“建國五原則”能填補那些缺陷；因此，“建國五原則”是印度尼西亞的靈魂的實質。

“獨立宣言”現在已經有 11 歲了，因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現在也有 11 歲了！

事實上，1945 年 8 月 17 日不僅是印度尼西亞獨立宣言誕生的日子，而且也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誕生的日子。現在，共和國已經進入它的第 12 個年頭。我們所必須完成的任務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五項任務”中還有四項沒有完成。完成它們吧！同時，我還有話對你們說。

什麼話呢？我們已經選出了一個制憲議會。真主庇佑，我將在 10 月底，即當我訪問蘇聯、奧地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回來以後，正式宣布這個制憲議會的成立。真主庇佑，我將高興地對制憲議會說：“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為單一化的共和國起草一個憲法，它的領土從沙璜伸延到馬老奇，它有完整的主權，它沒有任何有損於主權的束縛。為這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不是為一個從圓桌會議上產生出來的共和國，而是為一個從獨立宣言中產生出來的共和國——起草一個憲法吧！”

兄弟姐妹們，我們這個共和國的生命必須要有內容和真諦！因此，它的生命的內容和真諦必須反映在即將由制憲議會起草的憲法中，如果可能的話，在明年內起草完成。

因此，明年將是最重要的一年。明年，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將決定它的憲法——至少決定它的憲法的實質和精神。明年，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肯定地將決定它的生命的內容和真諦。

因此，在我們將要跨進一個新的年頭的時候，我要向你們說一

句話：要深刻和严肃地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要对我们共和国生命的内容、真谛和基础给予应有的考虑，从而获致我们共和国的完整和统一，使我们共和国能真正获得一个持久而丰富多采的生命。然后把你们思考的结果写进即将由议会起草的宪法中去。

因此，我提出要你们在明年完成的“达玛”又成为五项了；其中四项是去年的、一项是今年的。因此，我要求你们把这个新的“潘查达玛”作为我们向祖国的微薄的献礼，它将包括下列任务：

第一、繼續加强我們的团结；

第二、繼續恢复社会治安；

第三、加紧进行建设工作，特别是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即五年计划的阶段；

第四、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加紧进行恢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使西伊里安能很快地在事实上处于共和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第五、在制宪议会中决定我们共和国生命的内容、真谛和基础，使我们的共和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把这五项使命作为一个新的可以激励我们各阶层人民的“潘查达玛”来接受吧。用你们全部勇气，用你们奋發向上的灵魂的蓬勃的勇气，用你们不可征服的灵魂的蓬勃的勇气，来实现这个新的“潘查达玛”吧。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年青一代具有这种精神。事实上，他们是人民的發动机，他们是人民的推动力。可是，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冷淡的，某些人已经丧失了信心并且离开了革命的民主和进步的原则，而采取了“准革命”的原则——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开了真正的革命的路綫。

讓我們忠于我国革命的民主和进步的原则，讓我們不要被“准革命主义”的五光十色所眩惑。不要离开道路！难道你们丧失了信心嗎？难道你们仅仅因为“11年来情况一点也沒有变”就离开

了真正的路綫嗎？去年我曾說：“你們是否有些人已經喪失了信心？你們是否有些人因為還要走漫長的道路而感到沮喪？向後看一看吧！我們已經前進了十年，我們已經鬥爭了十年，在這十年里我們經常受苦受難，在這十年里我們經常遭受犧牲，在這十年里我們經常感到精疲力竭，但是我們的精神沒有一個剎那，沒有十秒鐘是沮喪的，我們的意志沒有十秒鐘是消沉的”。

真的，11年的時間並不算短。在這11年過去以後，我們有許多人並不感到滿意。我也是感到不滿意的一个。但是，並沒有理由喪失信心，沒有理由離開我們革命的真正路綫，沒有理由拋棄民主和進步的原則。但是，並沒有理由離開我們的路綫，把自己投入“准革命主義”的漩渦里。我們應該仍然忠實於真正的路綫，我們應該堅持真正的路綫，我們應該為實現這條真正的路綫而努力奮鬥，我們應該更加進步和更加朝氣蓬勃，我們應該更加大力動員人民，我們應該更密切地聯繫人民和發掘人民的潛力，我們應該同人民更加緊密地合作，我們應該發揮人民更大的主動性，我們應該更加深入人民的生活——是人民，而不是不與普通人民接觸的准革命的知識分子和男女青年的隊伍！實際上，我們是一個戰鬥的民族，對我們來說，旅途是沒有止境的。但是，我們也是戰鬥的民主主義者，我們必須忠實於“主義”和民主的方式。我們必須忠實於“主義”和民主的方式，因為只有在對它們忠實的情況下，它們才會成為現實。

在我的前面，我看到一個具有無限熱情和興奮心情的人民的海洋。他們全體實際上代表着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着一個思想：人民享有獨立的思想，人民維護獨立的思想。他們有着堅定的決心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允許自己的命運受任何知識分子、任何領袖或是任何年青人來決定。人民享有和維護獨立的思想使他們的

精神像一个火球一样地燃燒，使他們具有天使的精神，使他們具有炸藥的精神——雷和电的精神！就是这些人民——这些几千万普通人民，这些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人民，这些住在茅屋和河边的人民，这些从沙璜到馬老奇的人民——就是这些人进行了革命，他們是革命的原动力，他們就是革命本身！

知識分子，男女青年們，讓我們同他們一起前进，并且为了他們而前进！

当革命是为了他們的时候，革命就决不会失敗；当革命拥有他們的时候，革命就肯定地会得到胜利。

謝謝你們。

一旦独立，永远独立！





附 录

印度尼西亞控訴*

1930年12月在万隆荷印殖民法庭上的辯护詞

前 言

政 治 审 判

尊敬的法官先生!

当我在1930年6月16日的报上看到总督在国民議会的開幕詞中宣布將直接向法院控告我时，我当时就說：“这將成为轟动一时的审判!”

的确，自1929年12月29日进行搜查和逮捕以来，在印度尼西亞和荷蘭的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惊愕之声就不断地迴响着。这种关心和轟动迄今还繼續震撼着印度尼西亞和荷蘭的政治气氛。

-
- “印度尼西亞控訴”是苏加諾博士1930年年底在荷印殖民政府万隆地方法院“受审”时所作的辯护詞。当时受审的有他和另外三位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領袖，他們被控告的“罪”是：领导一个政党，目的是要顛复荷屬东印度政府。1930年12月22日，苏加諾博士等四人被判处徒刑四年。

苏加諾博士在这篇辯护詞中尖銳地揭露并譴責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这次“审讯”变成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訴。——編者

而这种关心决不是由于和我个人有关，而是由于这个审判的意义。这是对于独立运动的审判，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它为朋友所注意，也为敌人所注意。这种注意和轰动超过“B部”（一个秘密革命团体——编者）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超过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也超过任何一切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这个审判是对于一个运动的审判，这个运动正如密登多洛普所说的，实际上是印度尼西亚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肉中之肉和血中之血”。

用不着我们再来说明，这个审判是一个政治的审判；因此，在审判中，不能把它和成为我们运动的性质和原则以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靈魂的政治问题分别开来；在审判中，它必须把这些政治问题带到这个法院里来，使得各位法官先生能够了解我们的运动的所有原则和性质，了解我们思想的全部内容，了解成为各位先生审查对象的我们的言行的一切原因和意图。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不怀疑，我们相信各位——无论各位有怎样的政治信仰——我们相信各位是会秉公处理的。因此，对于那些憎恨我们和我们的运动的报纸，如“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及其他各报煽动法官先生说，在这次审判中我们必将被判刑，即我们“不可能被宣判无罪”等等，我们对此报之以微笑。对于这类报纸所暴露的它们的真正的道德，我们也报之以微笑。

政治审判中的法官

我们对各位先生的政治信仰是毫无所知的。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它。但是，我们相信舒曼法学士和博士的忠告对各位先生是不必要的，这个忠告就是：“惩罚煽动者是很吸引人的，这也是因为他是政治上的敌人”。①

我們相信，我們深信莫倫赫拉夫教授的忠告对各位先生也是不必要的，莫倫赫拉夫教授这样說：“我們所喜欢的方面，那就是我們所認為对的方面”。尽管也許各位先生也像范·豪登法学士所講的那樣(是否这样我們不知道)是屬於“因为也是人，就不可能永远置身于某一糾紛之外”的法官集团，甚至可能是置身于“政治运动的中心”或者是“積極参加每一个斗争”的法官集团。^②

我們再說一遍：我們相信各位法官先生是会秉公处理的。而如果等一会我們說明我們的一切政治信仰，如果等一会我們分析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一切性質以及我們的一切观点或意識形态，如果等一会我們把“政治”帶到这个法院里来的話，那末，这并不是为了宣傳我們的信仰的正确性，而不过是使各位先生能够了解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原則、性質和斗争，同时能够衡量、了解、理解我們的政治观点，从而了解各位先生在这个审判中所要审查的我們的一切言行的内容和意圖。我們發表这篇講演的目的仅是如此。至于有关法律的部分，那是屬於我們的辯护律师沙斯特罗慕尔約諾法学士等人所要說的範圍。

橡膠似的条文和指控

各位法官先生，我們在这里被控告所犯下的各种罪狀，給了主觀的意見即偏祖一方的意見以广泛的机会。我們被控告違犯刑事法第 169 条，而在起訴書中还載有各种違法的指控，如違犯关于暴动的条文、刑事法第 161 条的附加条款和第 171 条。我們被控告进行的一些事情在“刑事法”中关于这些事情的叙述方法給主觀的意見大开方便之門，即在“所謂譏諷的方法是什么”，“所謂提出諾

① 杜愛斯著“印度尼西亞大學生的辯护詞”。

② 同上。

言的方法是什么”，“所謂隱語是什么”等問題上产生的主观主义；在“所謂公共秩序是什么”，“所謂犯法是什么”等問題上产生的主观主义；在“所謂引起騷乱事件是什么”等問題上产生的主观主义；在“所謂謠言是什么”，“所謂社会的經濟生活是什么”等問題上产生的主观主义，等等。特别是第 161 条附加条款和第 153 条附加条款大大地为主观的意見开辟了極广泛的机会。我們，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家，自从这些条文頒布以来就不断地批評它，不断地提出抗議。我們認為这些条文是履行“結社和集会权利”的一个巨大障碍，而这个結社和集会的权利原来就受到“防止散播仇恨情緒条文”和“放逐到利辜（利辜是荷印殖民政府放逐政治犯的一个地方——編者）的权利”等等的巨大威胁。如果“防止散播仇恨情緒条文”已經以“比橡膠更有伸縮性的橡膠条例”的名称出名的話，那末像第 153 条附加条款这样的条文應該給它按上什么名称呢？孟德尔斯先生在荷蘭国会的下議院就 1926 年荷屬东印度的預算进行一般辯論时这样描写这个条文：这是“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刑事法条文”，是他在“近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条文，他說：“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們就不能說这里是有法律的……这意味着完全没有法律”。他进一步指出：“这是利用法律作为武器而进行的暴行”。他的話是沒有錯的。

必須考虑我們的信仰

各位法官先生，我們希望，我們相信这个条文在先生們的手里不会被用来制造暴行！

虽然如此，由于这些橡膠似的条文威胁着我們，也由于西蒙斯教授所說的“問題是这个刑事法应在多大的程度上和采用什么方式来考虑被告的信仰”，^①或者像舒曼法学士和博士所提出的法官

應該“考慮種種情況，居民繁榮或不够繁榮，挑蚌事件的多寡”^②的忠告，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向各位先生說明我們的政治信仰的所有最重要的部分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的所有活動的重要部分，使各位先生立刻了解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和我們並沒有犯被指控的一切罪過。

法官先生，如果我的這篇演說要求各位先生花費幾個鐘頭的時下來注意聽它的話，那就請你們原諒吧。如果我在各處引用若干書本上的若干論點的話，也請你們原諒吧。因為這些論點對於我們向各位先生證明我們所說的一切，首先是那些痛苦和辛酸的一切，是非常必要的。這並不是我們自己捏造的，而是以英明的和正直的人們的知識作為依據的。

對於審判長先生在審訊中提出的一個問題，我們的答復是：我們無論採用怎樣公正的態度，我們作為左派分子，在觀察目前印度尼西亞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的時候，看到的惡劣部分要多過好的部分。我們是以這個國家和人民的惡劣命運的批評者著稱的。我們的确是經常對它進行抨擊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提出過虛假的批評，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公正的態度。我們的這種公正的態度在這些論點中將會得到証實，在一些具體的數字中也會得到証實。

在請求你們的原諒之後，現在我就開始我的辯護詞。

* * *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

它的含義

可敬的法官先生！

① 杜愛斯著“印度尼西亞大學生的辯護詞”，摘自第一頁。

② 同上。

在我們的斗争中，經常可以听到“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名詞。在这个审判中，这两个名詞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假如我們說“資本主义必須被消灭”的話，我們就被指控是意指荷蘭民族和其他外国民族。如果我們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被指控危害政府。是的，我們被指控說了这样的話：資本主义等于荷蘭民族及其它外国民族，并被指控說了这样的話：帝国主义等于目前的政府！

这个指控可能确实嗎？这个指控是不可能确实的。我們从未說过資本主义等于外国民族，从未說过帝国主义等于政府；如果我們提到資本主义，我們也从来不把它解釋为外国民族；如果我們提到帝国主义，也从来不把它解釋为政府或公共秩序或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我們說到資本主义，那末，我們就是指的資本主义；如果我們說到帝国主义，那末，我們就是指的帝国主义！

因此，資本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呢？各位法官先生，在审讯过程中我們已經說过：

資本主义是一种把工人階級同生产資料分割开来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資本主义就是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因此，就使剩余价值不是落在工人階級手中而是落在資本家手中。也正因为这样，資本主义造成了資本的积累、資本的积聚、資本的集中和产业后备軍。資本主义的趋势是使工人階級貧困化。

我們在这篇演說中是否應該还要更詳細地說明資本主义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思想，一种見解和一种制度呢？我們是否还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制度，正像我們已經簡單說明过的那样呢？啊，各位法官先生，我們認為不必要了。因为没有一个知識分子是不知道这个名詞的含义的。世界上沒有一种事物曾經像資本主义那样被多次

地从左、右、內、外加以研究的。世界上沒有一种事物曾經像資本主义那样有着那么广泛的文献——甚至有好几十册書，好几万种有关它的研究材料、标准的書籍和小册子。

而帝国主义这个名詞的含义是什么呢？帝国主义也是一种思想，帝国主义也是一种見解。他的含义并不像对我們的指控所說的那样。它不是政府公務員，不是政府，不是权威，也不是任何機構。它是一种欲望，是一种支配或影响其他民族的經濟或国家的制度，——一种統治或操縱其他民族的經濟或国家的制度。这是社会中的一个“現象”，而其产生是由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的經濟發展的必然性所致。只要存在着“民族經濟”，只要存在着“国家經濟”，世界上就会看到帝国主义。我們在羅馬之鷹飞到各地、征服地中海周圍和以外的国家的欲望中找到它。我們在西班牙民族为了能够挫敗英国而占領荷蘭的欲望中找到它。我們在东方王朝三佛齐征服馬六甲半島的国家，征服馬來王朝，控制柬埔寨或占婆的內政的欲望中找到它。我們在麻喏巴歇王朝征服和控制着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島——从峇里島到加里曼丹島，从苏門答臘島到摩鹿加島——的欲望中找到它。我們在日本帝国占領朝鮮半島，霸占滿洲和控制太平洋各島的欲望中找到它。帝国主义存在于一切“民族經濟”的时代里，存在于其經濟已經需要帝国主义的一切民族中。不仅在白种人中有帝国主义，而且在黄种人中也有，黑种人中也有。甚至像我們这样的棕种人中也有，正如在三佛齐和麻喏巴歇时代所証实的那样。帝国主义是一种“經濟上注定的需要”，是某个社会(不論它是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的經濟發展水平所决定的一种必然性。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制度或欲望，而且帝国主义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控制其他国

家和民族的經濟的欲望或制度！它不一定要使用刀劍、槍械、大炮或軍艦，不一定要像范·哥尔所解釋的那樣，“以武裝力量來擴張國家的領土”^①的方式來進行。它也可能僅僅通過“花言巧語”或以“狡猾”的方式來進行，也可能以“和平滲透”的方式來進行。

首先，從它影響其他民族的內政的性質來說，“托管地”和“勢力範圍”等等都是現代帝國主義的產物；而從它征服其他國家的性質來說，殖民地則是帝國主義的產物。

古代和現代的帝國主義

我們不僅可以把帝國主義像上面那樣分為兩種，我們也可以把帝國主義分為古代帝國主義和現代帝國主義。16、17和18世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民族的古代帝國主義，或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古代帝國主義，同我們所看見的19和20世紀的現代帝國主義，即當現代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北美洲登上王位以後就開始擴張到各地的現代帝國主義，這兩者之間不是有巨大的區別嗎？

現代帝國主義——現在在整個亞洲大陸和島嶼上橫行霸道的并為我們所反對的現代帝國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物。現代帝國主義也已經有其文獻，但其含義和秘密還沒有像資本主義問題那樣為人們所熟悉。為此，各位法官先生，我們準備根據一兩本書對現代帝國主義的含義作稍多的闡明。我們不打算引斯登堡的“帝國主義”一書，即使它是很吸引人的，學術水平高的，但聽起來還是有些枯燥。我們要引用剛去世的荷蘭領袖畢得·耶勒斯·特魯爾斯特拉法學士的解釋，他寫道^②：“我所指的帝國主義就是

^① 1901年11月22日在荷蘭國會下議院的發言。

^② “回憶錄”第3卷第258頁。

某一个国家的巨大資本(大多数已为銀行所控制)利用該国的外交政策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現象。

19 世紀的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农業和工業上的激烈竞争。

这种竞争的結果之一就是在 19 世紀末期(保护本国的)保护政策迅速地得势了。

現代的大工業产生了,大工業的生产力也跟着大大提高了,但是,在国内銷售的可能性却有限,从而产生了寻找国外市場的必要。

大工業解决这个困难而又不减少其利潤的方法是: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場上提高价格而在国外則进行傾銷政策(即以比当地正常价格更低的价格銷售貨物)。

仅仅是这种‘进攻性的保护’政策已經使国际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此外,各大銀行發展得很快,其資本大大地增加,国内的工業和商業已不能容納这些資本的投資。

其結果是:这些資本流到国外去,特别是流到經濟不發达和缺少資本的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的資本流到俄国去,荷蘭的資本流到东方去。

这种資本輸出不仅仅采用貨幣的形式。輸出资本的国家也运去机器,建立工厂,修筑鐵路和碼頭,等等。

在許多方面,对投資者來說,投資到經濟落后的国家的种植园对他們是更有利的,在这些国家里劳动力低廉,而所得的利潤也不受劳动法等等的限制。”

这是畢得·耶勒斯·特魯尔斯特拉法學士的解釋。現在讓我們听一听另一个社会主义者、著名的英国作家夏·恩·布萊斯弗德所說的話:

“在現代,所謂財富首先是指取得最大利潤的投資的机会。过

去，對於征服這個字的含意的解釋，現在已經過時了……。在國外追逐特權和開發弱國及垂死的王朝的潛在財富是越來越成為一種官方的事業，一種民族的事務了。

在現階段，對統治者來說，輸出資本比輸出商品更為重要和更有吸引力。

帝國主義不過是這樣一些資本日益增長的趨勢的政治表現：這些資本堆積在工業較發達的國家並力圖投入較落后及人口稀少的國家。”^①

上面兩個例子清楚地表明，認為帝國主義是官員或白色人種或政府或一般的“權力”的想法，豈不是完全錯誤了嗎？讓我們再一次聽一聽另一個社會主義者、著名的奧托·鮑爾的分析^②：他看出在現代帝國主義中包含着擴張領土的政策，這個擴張政策是“始終爭取實現這樣的目的，即保證使資本得到投資場所和銷售市場。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經濟中隨時都有一部分貨幣資本從工業資本的周轉中抽出來……也就是說，隨時都有一部分貨幣資本凍結着，休閒着。

如果許多資本被凍結，如果這些自由的分散的資本遲緩地流回到生產企業中去的話，那末首先是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這意味着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的產品價格和利潤的立即下降，工會的鬥爭的加重，工人的工資的下降。但這兩件事也影響着製造日用必需品的工業。對直接用以滿足人們的需要的商品的需求減少了，首先是因為經營生產資料工業的資本家獲得更少的利潤；其次是因為失業群眾的增多和工資的下降減少了工人階級的購買力。因此，在生產生活必需品的企業方面，物價、利潤和工

① “鋼和金的戰爭”(范·拉佛斯坦譯本)第22、第51、第68頁。

② “民族問題”第461頁。

人的工資也都下降了；因此，从一般工業的資本周轉中抽出大部分資本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即：物价、利潤、工資的下降以及失業群众的增多。所以这种知識对于我們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因为現在我們才理解資本主义統治別个国家的政策的目的。这种政策，就是努力地寻找投資的場所和銷售商品的市場。現在我們明白了，这一些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問題，而实际上是一个問題”。

以上就是我們根据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作的对帝国主义的含義的說明。讓我們現在听一听非社会主义者的解釋，即伊·斯·巴茨特拉博士在他的“現代帝国主义的历史”一書里的解釋。在这里也將証明我們所講的是对的：帝国主义不是政府，不是任何一个政府成員，不是任何一个外国民族，而是一种渴望，一种欲望，一种控制或影响其他民族的經濟或其他国家的制度。巴茨特拉博士說道：

“約在 1880 年英国最先引用‘帝国主义’这个名詞时所指的含義是把过去在‘自由时代’同其宗主国的关系已經稍为松懈的自治領^①再同英国的关系密切起来的一种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詞已經完全失去了其原来的含義。

……久而久之，这个詞兒取得了別的內容和含義。它現在的含義是英国人企圖为‘帝国’擴張更广大的殖民地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不論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如果它們落在竞争者手里，那末可能对它是危险的）或者是通过掠夺其他地区（因为这些地区能够成为良好的銷售市場或成为国内手工業的原料供应地，而当时正是国内的手工業由于外国的竞争而开始处于日益困难的境地）的途徑。

① 加拿大、澳大利亞等。

在帝国主义这个詞具有無限制地擴張殖民地的含义之后，这种含义就立刻为大家所知道了……。”

接着，巴茨特拉博士对社会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說明，他說：“这个名詞广泛地流行起来的原因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宣傳，他們認為这个現象是資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結果。的确，給这个名詞下更深刻和更广泛的定义的是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像魯道夫·希法亭、卡尔·雷納和著名的夏·恩·布莱斯弗德。根据他們的意見，帝国主义是那些‘資本主义过分成熟’的国家必然产生的外交政策。他們所指的是企業和銀行高度集中的資本主义。由于上述的原因以及在不小的程度上也由于保护貿易主义的作用，已經發生变化了，过去是一种对外保护自己的作法，現在变成了‘傾銷制度’了，所以帝国主义不再满足于国家（对私营企業）不干预、自由竞争和和平主义的傳統的自由思想了。

这种思想似乎已經反过来了，現在是要利用純粹政治性的国家权力工具来达到經濟上的目的了，这种經濟上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和掠夺市場及原料产地，同时也为了保証投到經濟上不發达的国家的資本能够取得利息。

关于后一个問題，即所謂‘資本輸出’，上述馬克思主义著作家特別指出它的重要性。由于更大力發展工業、由于銀行的集中和实行‘傾銷制度’，所以，——他們这样說——無数資本堆积着，而这些資本在國內經常不能充分加以利用。这就是日益感到需要將大量的資本投到經濟上落后的国家去的原因，这种投資当然是会获得最高的利潤的。再者，这样一来本国的工業也就会取得大批鐵路器材、机器等等的訂貨。这一切的結果就是：对外关系尖銳化、战争危險、軍隊远征、海外的‘势力范围’、欧洲銀行家联盟对外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监督、爭先恐后地追逐殖民地。这就是帝国主

义！”

最后，巴茨特拉博士再一次詳細地談到所謂現代帝国主义是什么。他說：“所謂現代帝国主义是無限制地扩大占有殖民地的努力，像从 1880 年起直到現在几乎所有文明大国的外交政策的动机一样，而首先是为了它們自己的工業和銀行資本的利潤。

这种帝国主义决不是唯一的推动力，甚至不是每一个时候都是在那时期内的各种不同的推动力中最有效的推动力，但是，它的后果却是最重要的了，因为历史舞台由此而第一次和永远地在整个地球上扩大了。”

古代帝国主义在實質上是沒有区别的

現代帝国主义的含義就是这样。

那末，古代帝国主义的含義如何呢？我們在 19 世紀后半期以前的若干世紀中所經歷的古代帝国主义在實質上是同現代帝国主义一样的，它也是一种欲望、一种願望、一种理想和事業、一种發展趨勢和一种为了控制或操縱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內政的制度，即向国外伸展其勢力的欲望。虽然它們的形式有区别，它們的基础有区别，它們的产生有区别，但是它們的實質是一样的！

在紀元开始的几个世紀或在 19 世紀，在 16 世紀或在 20 世紀，兩者都有帝国主义！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帝国主义存在于所有的时代！是的，像約瑟夫·舒姆佩特尔教授所說的那樣：

“一个国家利用武力来擴張其領土直到超过其自然疆界的無限欲望是同世界一样古老的”^①。

我們無論举哪一个帝国主义，古代帝国主义或現代帝国主义

① “帝国主义的社会学”。

为例都好，我們不管怎样把它翻来复去，我們無論从什么角度来看，帝国主义仍然是一种思想、一种欲望、一种發展趋向、一种願望、一种嗜好、一种理想和事業、一种制度，而不是政府公務員，不是政府，不是权威，不是荷蘭民族，不是任何其他外国民族——总之，不是机构，不是民族，不是物質！

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利潤問題

自从古代以来，这个欲望、發展趋向、願望或制度就在左右着外交政策，产生了与其他国家的敌对关系，产生了扩充陸軍和海軍的武裝，产生了对外国的掠夺，产生了从其中取得利潤的殖民地。而在現代，它产生了工業原料的供应地，产生了銷售工業品的市場，产生了积累的資本的投資場所……，产生了“势力范围”，产生了“保护国”，产生了“托管地”、“殖民地”和其他种种的“活动场所”，所以帝国主义对独立的国家來說，也是一种危險。

不論是“势力范围”或者是“托管地”，不論是“保护国”或者是“殖民地”（正也如我們上述說明的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物質利益或保护这种利益而建立起来的），这一切都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拒絕所有这样的理論：殖民主义的根源实际上不是寻找利潤，拒絕所有这样的理論：欧、美人跑遍全世界并在各地建立殖民地的原因是希望求名，或希望知道一切新奇的东西，或希望傳播进步和文明。庫斯达夫·葛林的理論这样主張：“战胜民族”散居各地，除了由于追求財富的欲望之外，也是由于“求名的欲望”、“追求和諧的欲望”，“看看外国的欲望”，“自由游历的欲望”所促使的。托馬斯·蒙教授在他的“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一書中則提出了这样的理論：帝国主义除以經濟为基础之外，也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这些以及其他理論大部分我們完全拒

絕。不！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來說，殖民主义的深刻的和根本的根源在于仅仅为了寻找財富和寻找利潤的欲望。

“殖民主义的第一个根源几乎常常是在本国謀生越来越困难”^①，迪特里希·謝菲尔教授就是这样写的。战前德国殖民大臣台尔恩堡也坦白地承認：“殖民統治是为了进行殖民統治的民族所需的經濟利潤而經營土地、經營地下的富源、种植植物、畜牧、特别是管理居民的事業……。”^②

啊，的确，法官先生，殖民統治帶來知識，殖民統治帶來进步，殖民統治帶來文明。但是，它的真正的目的是利潤問題，或者如亞伯拉罕·古依泊尔博士在他的“反革命的政治学”一書里所写的，是“一种商务”，是“一种商务上的关系”！

这个著名人物这样写道：

“在殖民者实行不帶家眷的移民的殖民地为原居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只給他們增产土产、开采矿产、銷售我們的商品和为他們的殖民地商品在我国找到市場的机会，但是这种关系仍然是經濟关系。被認為重要的是开采矿产、制造商品、市場关系和海外貿易，至于在語言和風俗習慣方面，特别是在宗教問題方面，进行殖民統治的民族可以同被統治的人民完全分开。它們的关系就是貿易关系，这种关系仍然具有这样的性質，即具有造成殖民国家富有和往往造成殖民地国家貧穷的性質”。^③

布萊斯弗德特在他的最新的一本書^④里說道：

“帝国主义在地球上，从冰雪掩盖着的西伯利亞到南非洲的沙

① “殖民地历史”第12頁。

② 道埃斯·特克尔著“殖民地的理想”。

③ 斯諾克·赫尔格倫治著“哥林論东印度”。

④ “还要多久？”第227等頁。

漠地帶，都刻上了关于它的英勇和組織天才的燦爛史詩。

但是，它所帶來的教育的禮物、理知的推動和較為人道的政權始終只不过是它的唯利是圖的活動的副產品罷了。賞賜這些禮物很少是、也許從來不是這些強壯有力的先驅者的動機。如果他們有一種比追求物質利益更崇高的動機的話，那末這種動機是為了宗主國的榮譽和偉大。但是，推動他們到這些‘陽光所照耀的地方’去的欲望，通常是為了壟斷原料市場的願望，或者更低的估計是，那裏有等待被利用的、未組織起來的廉價勞動力。如果這一切不是動機的話，那末成為動機的是基於物質利益和地理形勢相互影響的估計……。文明產生了便利，這種便利明顯地是為我們自己的目的而服務的。”

豈不是因為這樣，所以安東·門格教授很正確地寫道：

“殖民統治的真正目的是剝削其發展階段較低的民族；在人們迷信的時期，這個目的就用為了‘基督教’的詞句掩飾起來，而在文明時代則使用為了原居民的‘文明’的詞句而掩飾起來。”或者，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談諧地說：

“英國人始終在談論基督教，但是意思是指棉花。”

法官先生，追求利潤的欲望推動了哥倫布橫渡遼闊的大西洋；追求利潤的欲望促使巴圖魯麥斯·迪亞斯和瓦斯庫·達·伽馬渡過印度洋的巨浪；對利潤的追求成了德雷克海軍上將、馬克爾哈恩、希姆斯克或哥尼利斯·戴豪特曼的“北極星”和“指南針”。追求利潤的欲望成了17和18世紀“東印度公司”的靈魂；追求利潤的欲望成了19世紀，即在現代資本主義在歐洲和美國產生之後，為尋找殖民地而競爭的基礎。

古代帝国主义的活动場所

在現代資本主义时代产生之前，英国人已經統治了美洲的一部分、印度的一部分、澳大利亞的一部分，等等，即为未来的“大英帝国”打下了基础；法国人也已經統治了美洲的一部分和印度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已經在南美洲和亞洲若干地区升起了他們的国旗；西班牙人已經統治了中美和菲律賓群島；荷蘭人已經占領了南非洲以及印度尼西亞群島的若干島嶼，首先是摩鹿加、爪哇、南苏拉威西和苏門答臘。在那个时代，我們就已經看到上述追求利潤欲望所产生的惊人的努力，这就是古代帝国主义的巨大的創造力！

現代帝国主义时期寻找殖民地的竞争

当現代資本主义产生了現代帝国主义时，我們就成了似乎是無止境地“寻找殖民地的竞争”的見証人！現在英国人已經能够將法国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从印度土地上驅逐出去了。再沒有强大的敌人阻碍着它的帝国主义的擴張，英国国旗毫無止境地被插在各个土地上，英国資本主义貪婪無厭地寻找和吮吸着“帝国”疆界之外的富源，沒有一个大陆上听不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战号：

“当不列顛最初照上帝之命从碧藍的海洋出現，
国家的权力就在这里。

同时天使般的聲音唱起了这首歌：

統治吧，不列顛，統治着海浪！

不列顛人永远不会是奴隶！”

印度被征服；新加坡和馬六甲被占領；中国关税自主权遭到掠夺，治外法权被攫取，同时通过武力和“文雅”的手段把它变成“势力范围”；埃及“受到保护”；美索不达米亞“被托管”，——香港、斐

济群島、西印度群島、福克蘭群島、直布罗陀、馬尔他、塞浦路斯、非洲……英帝国主义好像是永远不滿足的！而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也同样参加这个竞争。

法国把脚伸展到北非、印度支那、馬提尼克島、瓜德罗普島、留尼汪島、圭亞那、索馬里蘭、新喀里多尼亞；美国爭夺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夏威夷等；德国把它的帝国主义的手伸展到馬紹尔群島、东非和西非、多哥、喀麦隆、加罗林群島、膠州、馬里亞納群島，挑起摩洛哥騷扰事件等等；意大利忙于經營它的占領地巴布·厄尔·曼得海峽附近的西薩布港，安排在北非的势力，夺取卡薩拉，試圖征服阿比西尼亞，在的黎波里进行搜括等等。

事实上，我們在現代資本主义时代所經歷的寻找殖民地的竞争，像自私自利的大蝸一样張牙舞爪地从左右抓取食物。这种寻找殖民地的竞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日 本

而在亞洲本身，現代帝国主义也証实了它产生的根源，即：它是經濟需要的产物，是資本主义在本国範圍內缺少活动場所的产物。上面我已經說过，帝国主义不仅是白种人的本性，不仅是白种人的心灵的罪惡。不仅現代帝国主义而且古代帝国主义都可以在任何种族里找到。我們記得在13和14世紀，来势像“热風”一样征服了大部分亞洲大陆的韃靼族帝国主义；我們記得侵入印度的阿利安人，馬哈末·迦茲尼和巴卑尔的帝国主义；我們記得征服它的周圍的島嶼的三佛齐帝国主义；我們記得統治几乎所有印度尼西亚群島和馬六甲的麻喏巴歇帝国主义。但是，亞洲的現代帝国主义我們最近才在日本看到。亞洲的現代帝国主义是一个“新东西”，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是一个新奇的事物；的确，在亞洲各

國中只有日本已經進入現代資本主義。日本的現代資本主義需要石油和煤炭，日本的現代資本主義也促使人口迅速增加以致产生了寻找移民地区的欲望。日本的現代資本主義，使得日本人民忘記了他們的俠义行为而將其魔爪伸到庫頁島、朝鮮和滿洲。

对旧民族主义者來說，所謂日本是“亞洲各被奴役民族的勇士”的称呼是一种虛假的东西、一种騙人的东西和一个空虛的幻夢，因为这些旧民族主义者認為日本將要对西方帝国主义大声疾呼：“停止！”但是日本不是用“停止！”来叱責它們而是它自己也跟着变成自私自利的、攫取不义之財的帝国主义！它自己跟着变成威胁中国安全的魔鬼，它自己將在同攫取不义之財的美、英帝国主义的激烈爭夺中也来危害太平洋周圍各国的和平和安全，它自己將是爭夺不义之財的太平洋战争的决斗的参加者之一！

目前竞争的表现

在19世紀下半期“寻找殖民地的表现”仅仅是欧洲各国之間的一种竞争。但是，在这个竞争中英国已經占先，在英国資本主义在它的帝国主义阶段中能够把一切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在約翰牛能够唱起“統治吧，不列顛，統治着海浪”的歌之后，兩個新勇士就进入了帝国主义的决斗場，而这个竞争就成了20世紀內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間的一种新的竞争，这是为了在中国这个迄今尚未大大地“开放”的富裕国家中爭夺霸权的一种新的竞争。

这个在中国爭夺霸权的斗争，現在已經成为这三个帝国主义斗鷄之間竞争的关键，在中国爭夺势力的斗争現在成为了日本、美国和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点。誰能够控制中国，誰就能够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誰能够操縱中国的內政，誰就能够操縱整个东方世界的內政，不論是在經濟上或者是軍事上。因此，法官先生，中

國將遭到這些斗鷄你死我活的爭奪，將在太平洋戰爭中受到你死我活的爭奪！

關於我們對有關太平洋戰爭的危險的宣傳，我們將在別處更詳細地談到它。

在印度尼西亞的帝國主義

“公司”時代

可敬的法官先生，在印度尼西亞以外的亞洲的帝國主義的圖景就是如此。

印度尼西亞的情況怎樣呢？啊，法官先生，我們是知道它一切的。我們知道“東印度公司”如何在17和18世紀在英國、葡萄牙及西班牙人的激烈競爭的推動下而建立了它的壟斷制。我們知道建立和鞏固這個壟斷制時手段的粗暴和殘酷。我們知道在摩鹿加群島數以千計的人命如何被殘殺，各王國如何被消滅，成百萬棵丁香樹和豆蔻樹每年如何被鏟除。我們知道，為了保護在摩鹿加群島的壟斷，望加錫王國如何被征服而它的商業如何被消滅，以致數百數千的無以為生的望加錫居民被迫成為到處搶劫的海盜。我們知道，正如維斯教授或克萊夫·戴伊或萊佛士所說的一樣，在爪哇各王國如何由於“分而治之”的政策而一個一個地受到奴役，人民的經濟完全遭到壟斷制、農產品的納稅制^①和強迫征購制^②的摧殘，是的，完全被排擠和被消滅了。我們知道，……但是，這已經足夠

① 農產品納稅制，是由村長用農產品繳納的一種稅。

② 根據強迫征購制，村長必須供應東印度公司所購置的農產品，而數量及其價格由公司來規定。

了，可敬的法官先生！

“东印度公司”建立其壟断的方法，“东印度公司”永久保持其壟断的方法，“东印度公司”加强其壟断的方法，对爱好閱書的人已不再是生疏的了。

但是，請原諒，法官先生，我們在這兒要多講一些关于“东印度公司”时期和“强迫种植制”时期，因为“东印度公司”和“强迫种植制”的痕迹迄今仍遺留在印度尼西亞的社会生活里，以致于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性質也因而受到影响。

請原諒，如果在这个問題上我与斯諾克·赫尔格倫治教授的意見一致的話。他这样写道：

“人們会这样說，揭發不是現在这一代所犯的旧罪过是沒有用的，但是……这兩個世紀的暴政对原居民在精神上对西方所采取的态度影响，在研究这些問題时是完全不可忽視的。”^①

因此，再次地請原諒，我們再把一二位欧洲著名的知識分子关于“强迫种植制”的意見重述如下：

高倫普蘭德爾教授就是这样写道^②：“‘东印度公司’控制着村長們并責成他們担負各种任务，而他們又把这些任务轉移到人民的肩头上。这个公司貪婪甚于殘酷，但其結果是一样的：压迫！”維特教授这样說：

“种植制的殘酷并不是一般性的坏处，但是……它的近視的貪婪也許比它的殘酷更有破坏性。尼罗的殘暴^③也只不过是伤害少数它周圍的人而不打扰各省的安宁；但是，具有惡劣措施政府却是一种公众的灾难。”^④

① “哥林論东印度”第33頁。

② “殖民地历史”第252頁。

③ 極端殘暴的羅馬國王。

④ “爪哇”第2卷第250頁。

因此，即使不是一向“殘酷”，不是一向“殘忍”，但是，仍然經常是殘酷和殘暴的。

讓我們再次朗讀高倫·普蘭德爾關於在安汶和班達建立壟斷的話吧，他說：

“昆（Jan Pieterzoon Coen——蘇加諾注）在這玷污了他的名聲的一切事件中，採取了非人道主義的殘酷措施，甚至在公司自己的人員的眼光里也認為這是過分的殘酷……。甚至公司里的經理們也都怵目驚心地看到昆在他的信里平心靜氣地提到處死的故事。……這的確是令人感到恐怖的，但是卻沒有引起憐憫的心……。他們自己這樣說，為了他們自己的利潤的需要，一個富強的民族……幾乎完全被毀滅。”^①

基爾斯德拉教授這樣敘述過：^②

“我們的人必須爭取這個商業的壟斷，但是如果已經取得這種壟斷，那末就不加考慮地利用每一種方法來保持它。居民的利益完全為我們的經理們所置之不顧。伊斯蘭教徒和不信仰宗教者在基督教徒的眼光里是沒有價值的；根據那個時代的思想，那些喜歡引用聖經上的詞句的人所說的，他們是‘偽善和被引入歧途的後代’，如果他們敢於反抗公司的話，必要時可以消滅他們”。

再引用一個德國人迪特里赫·斯哈弗爾教授的解釋：“他們要把附近的澳大利亞各島放進其活動範圍里的嘗試，我們已經敘述過了。當證實這裡對他們的事業並沒有帶來什麼結果時，他們就集中他們的注意力來榨取以前較為熟悉的地區。

這個事件產生的方式，使人們並非沒有理由把它稱為殖民主

① 前書第117頁。

② “建立荷蘭的權力”第12頁。

义历史上最殘酷的事件。”^①

最后我們引述斯諾克·赫尔格倫治教授的看法，他說：“荷屬东印度悲劇的第一幕名为‘东印度公司’，它几乎是同17世紀同时开始的。其主要的角色由于他們的惊人的精力而有权利接受我們的尊敬，但是它們所追逐的目的和他們所利用的方法，却使我們时常难于抑制我們厭惡的心情，即使我們充分考虑这样一个原則，即我們应当用他們的時代的标准来衡量他們的行动，也不能做到。

这个‘試驗’是以东印度居民接触荷蘭社会的渣滓开始的，而荷蘭人以原居民所可能忍受的極大侮辱来对待原居民；他們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使在荷蘭的某个股东集团發財致富。这个公司的官員从他們的主人那里取得微薄的薪俸，但是他們的唯利是圖也并不下于其主人，这样就出現了一个充滿着貪污的社会，这比他們对东方民族所指責的最惡劣的現象更加惡劣。”^②

“強迫种植制”时期

“东印度公司”的古代帝国主义的圖画就是这样。“东印度公司”約于1800年死亡以后，壟断制度并没有跟着死亡，以強迫为基础的搜括利潤的制度并没有跟着死亡。甚至……在1800年至1830年的各委员会和英国政权的时代完結之后，在旧的意識形态和为法国革命所傳播的新的意識形态之間“搖摆不定”的時代結束之后，在这个“怀疑的时期”^③結束之后，就来了更殘酷的、束縛得更紧的、更令人窒息的強迫劳役制度，即像打在我国人民肩上和背上的鞭子的“強迫种植制”的強迫劳役制度！法官先生，我也用不着

① “殖民地历史”第82頁。

② “哥林論东印度”第33頁。

③ 約·伊·斯托菲斯著“从战敗国到自治領”。

詳細敘述这个“强迫种植制”的殘酷性。每一个亲身体驗到它的人和研究它的历史的学者都認為这个“强迫种植制”是罪惡的。

但是，关于这个“强迫种植制”——它的痕迹到今天为止尚未消失并且影响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性質，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叙述——也讓我重复一下那些專家的一兩個意見吧。

衡赫来普教授这样說：“除了存在着肉体上能否忍受这种限制之外，無限制的对居民的剝削，毫無阻碍地进行着。”^①这个学者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写道：

“因此，这个制度不仅仅是以强迫为基础；而且这种强迫，在这里所涉及的时期的黑暗的头 20 年中，要比主要是由土著官員征收的农产品納稅制度的負擔更为繁重。由于欧籍官員的活动，‘强迫种植制’更形严重了。这意味着这个制度的压力更加沉重，并且也意味着技术的改进和巨大的利潤。

再沒有像藍靛树那样給人們帶來灾难的了。1830 年当人們过早地把这种植物移植到勃良安的土地上时，这种植物就真正成了居民的灾难。在这一帶的辛布尔区，若干村的男人被迫一連 7 个月远离家庭去耕种藍靛园；而在这期間他們必須自己解决吃的問題。等到他們回到家里，發現他們种的稻已經死了。在 1831 年的头 5 个月內，他們强迫該区的 5,000 名男人和 3,000 头水牛为已建成的某一工厂耕种土地。土地耕好之后，藍靛树的树苗却沒有送到，直到兩个月之后，当耕种过的土地長滿了那可怕的野草的时候，才从巴达維亞（即雅加达——編者）收到所需的树苗。于是又把男人、女人和兒童趕去重新耕种上述土地。孕婦往往在进行繁重的劳动时流产了。……”

^① ‘荷屬东印度經濟史’第 123 頁。

斯托菲斯也叙述道^①：

“直到1866年在有一些地区，种植咖啡树的人每日才得到4仙到5仙的工资，而他們每天却需要30仙才能維持生活。藍靛园往往只付給工人8盾的年薪。……而在咖啡园里一个家庭只得到4.50盾的年薪，即每个人才分到90仙……。作者（活力論者）还在勃良安一帶看到了飢餓的人們骨瘦如柴，沿路蹣跚。有几个人是那麼疲劳，以致他們不能吃下預發給他們的食物；他們死了……。

……在上述种植园里也經常發生居民逃亡而且是大批逃亡的事件。这是他們摆脱苦难的唯一出路。

棍打和鞭笞的事件每天都發生，在許多藍靛田里，拷打用的柱子已成为人們司空見慣的东西了。

在这里我們看到一个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过着奴隶生活的民族。他們对头人的恐惧心理已經深入到灵魂深处；而这些头人也充滿着殖民者的害怕。原先仍活在爪哇民族心灵里的勇敢和要求独立的精神，現在被‘东印度公司’的暴行摧毁了，而范·登·鮑奇的恶劣的过错在于他再度榨取这已經被毀坏了的人民，这种榨取在本質上不仅是与‘东印度公司’制度非常相似，甚至比它还要坏，还要可惡！‘东印度公司’不應該担負这个責任，而且也从來不願意担負这个責任。‘东印度公司’按照冷酷的商人的办法去做生意。范·登·鮑奇則代表国家本身，代表这个在那么多的方面还需要改善的宗主国。

一切能促使殖民关系比它原来的性質更令人厭惡的方法，都被他和他的繼任者使用过。把一种西方的、因此是具有更多的条

① ‘从战败国到自治領’。

件的生产方式强制在一个热带的农业国社会里实行，已经是一种压迫了，但是异族的统治欲所带来的痛苦却更为沉重。……”

法官先生，我还要作两个说明，然后就结束关于“强迫种植制”的说明。这就是基尔斯德拉教授和维特教授的两个说明：

“在荷兰，人们不知道，或者是假装不知道，在荷属东印度所有为教育、公共工程、警察等的支出一向被缩减到最低的限度，以使‘纯利’能够增大；而且，更恶劣的是，居民由于身受压迫，妨碍了他们对自己的水田和旱田的耕作，以致在若干地区产生了贫困和苦难、饥荒和逃难现象。”^①

以及

“甚至对那些认为‘强迫种植制’对爪哇和荷兰都有好处的人——对爪哇来说是因为它教会了爪哇人劳动，对荷兰来说，是因为它充实了荷兰的国库——甚至对这些人，我认为他们把这种制度输进来的伪善的理由，应该是令人厌恶的。”^② 这两位教授就是这样说的。

尊敬的法官先生！“东印度公司”扰乱了印度尼西亚的内政，“强迫种植制”扰乱了印度尼西亚的内政。各位先生也许立即会有这样的想法：“东印度公司”和“强迫种植制”的确是罪恶的，“东印度公司”和“强迫种植制”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说来的确是一个灾难，“东印度公司”和“强迫种植制”的确是使印度尼西亚人民陷入苦难和卑贱的境地中，但是为什么还要揭发这些旧事呢？

对，法官先生，“东印度公司”的罪恶和“强迫种植制”的罪恶乃是旧的罪恶，但是民族的心是不容易忘记它的。

“人们对自己身受的暴行的记忆要很久才会消失；人们对自己

^① “建立荷兰的权力”第38页。

^② “爪哇”第2卷第410页。

所实行的暴行却很快就忘掉了”，山德尔斯这样说。况且，正如刚才我所說的，也正如刚才我所引的斯諾克·赫尔格倫治教授所說的話一样，兩者都是壟断制的“东印度公司”和“强迫种植制”的后果到今天为止尚未消失，到今天为止仍在印度尼西亞社会結構中表現出来，因此，我以下將要叙述的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政策和活动也是受了它的影响的！

19 世紀中叶，在荷蘭开始产生了以“自由劳动”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現代資本主义”。然而……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首先給荷蘭这个国家以利潤并大大地充实了荷蘭私人資本家的荷包“强迫种植制”却没有立即被廢除。这并不是因为荷蘭这个国家不照顾私人資本家的利益，并不是因为把国家的利益放在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不外是因为荷蘭资产阶级当时需要这个“强迫种植制”作为發展荷蘭本国資本主义的一切事先需要的供应者！亨利特·罗兰·霍尔斯特在他的“資本和劳动在荷蘭”一書中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在 50 年代的行动是切合实际的并且表现出健康的阶级觉悟，即在他們还没有从‘强迫种植制’里取得他們所能取得的一切之前，他們并没有把它抛到角落里去。……有这样一个危险，即没有耐心和冒进的人，过早要給爪哇人以自由劳动的恩惠，用私人经营来代替‘强迫种植制’——这个专制权力的遗产。但是，可能有些人持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般是更懂得，他們首先是与下列事項有利害关系：第一、使债务得以依减債基金方法零还。第二、只有用在第一項所說的办法下才能实现的、通过減輕各种税收来促进商業和企业。第三、修建铁路和水路，但不讓人民負担巨額費用，这必然会激起向来节俭的荷蘭人的保守精神。在私人未能在荷屬东印度进行开发之前，这一切都

是必要的，因为荷蘭本国的国家貸款、鐵路和碼頭必須成为这种開發工作的基础。这一切好东西都是来自荷屬东印度的利潤，因此，荷屬东印度的利潤暂时还必须保持下来。”

現代帝国主义

但是，在現代資本主义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之后，在国家貸款穩固之后，在鐵路、运河和碼頭建成之后，現代資本主义發展之后，那么人們就想把他們的过剩資本輸进印度尼西亞来了，于是現代帝国主义就誕生了。这个現代資本主义就不断地敲打着这个开得不够快的印度尼西亞的大門，現代帝国主义的拥护者不断地、不耐煩地敲打着这个大門，这个門的守衛者不断地、常常是战慄地听到想快些进来的自由資本家所發出的呼声：“走向自由！”“走向自由劳动！”。最后，約在 1870 年，这个大門被打开了！像越刮越急的風一样，像越流越汹涌的河水一样，像进入战敗城市里的战胜軍队的排山倒海的声势一样，私人資本在“土地法”和“特·瓦尔甘蔗种植法”于 1870 年被荷蘭国会通过以后，就进入印度尼西亞了，它們到处建立糖厂、茶园、烟草园等等，開設各种矿山企業、鐵路、電車、輪船等企業或其它工厂。古代帝国主义越来越衰老，現代帝国主义代替了它的地位。为荷蘭国家挖掘利潤的搜刮財富的方式越来越改变了，受到那种使私人資本富有的新的搜刮方式的排挤。

搜刮的方式变了，但是对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会有很多变化嗎？不，可敬的法官先生。从印度尼西亞流出的財富洪流甚至更大了，“吸干”印度尼西亞的工作甚至变本加厉了！

“在 1848 年到 1870 年关于殖民地的辯論中，唯一的問題就是强迫劳动和自由劳动的問題。我們看到，在‘东印度公司’倒閉之后的怀疑时期中，爭論激烈地反复进行着；現在可以看出保守派立

場的明确和反对派立場的模糊。保守派仍然認為殖民地的財產是國家利潤的源泉，而反对派則認為把剝削殖民地当作‘利潤的源泉’的想法是卑鄙的。他們要爭取實現一个自由劳动的、由廉潔的人管理的、充滿着發展的希望荷屬东印度的理想是純潔的，并且是充滿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也正如他們最优秀的先驅一样，他們做了几乎是可憐的錯誤的估計，即似乎是只要把自由資本輸进荷屬东印度，这个國家就一定能摆脱作为利潤的源泉的狀況了。对那些已經疲憊不堪的人民來說，更換的，豈不是只有搜刮國家財富的人嗎？在荷蘭本國的关系上，不給人民以参与意見的权利的、把國家資本主义和國家政权混合起来的坏处是結束了；但是，更新的殖民統治的历史却教导說，这个‘强迫种植制’的廢除只是意味着一个搜刮者战胜另一个搜刮者。利潤的源泉找到了新的股東。私人資本对國家有了更大的影响，对被殖民的國家也就当然有更大的影响。‘純利’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新搜刮者领导下那么多地流着；只是采用的方式是更平稳罢了……”斯托菲斯这样描写^①。

慕尔达都里用以下的事实来比喻“强迫种植制”不是很恰当嗎：

“一批大管子，它有無數分管并又分成数百万支細管，它以数百万爪哇人的胸膛为出口，而所有这些管子又与一个被有力的蒸汽唧筒抽压的母管連接起来；而在私人經營方面，每一个冒險家都能够同所有的管子發生联系，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蒸汽唧筒从源泉中吸取东西”。^②

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嗎？

可敬的法官先生，用了这两个引語，就足够刻划在印度尼西亚

^① “从战敗国到自治領”第 92 頁。

^② 罗蘭·霍爾斯特著“資本和劳动在荷蘭”第 150 頁。

的现代帝国主义的一般特性了。

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1870年以来的这个改变的确不过是搜刮利润的方式的改变。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古代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两者都仍然是帝国主义，两者仍然是把印度尼西亚的财富劫走，两者仍然是搜刮！

“文明”，治安，人口的增加，交通工具，等等

哦，是的，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带来了“文明”，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带来了和平和“安宁”的生活，即带来了治安。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加。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带来了便利印度尼西亚各地交通的公路，带来了铁路，带来了码头和完善的轮船交通。但是，从民族的社会来看，这一切在本质上是否是一个与私人经营所散播的灾难相称的进步呢？

啊，法官先生，确有许多人由于大量资本和西方文明的成果进入我国来而眼花了，并且就认为现代帝国主义只是带来了进步。确有许多人被纯粹的幻影弄得目瞪口呆，被现代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现实弄得目瞪口呆，并且就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现在已同‘东印度公司’或‘强迫种植制’时代完全不同了！”

哦，不错，现实的确是诱人的，幻影的确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根据考茨基的话，现代帝国主义是这样的：

“它不同于对待被剥削的殖民地的旧政策，这种政策只是从殖民地中看到可供掠夺的对象和可供搜刮并运往宗主国作为资本的财富。相反地，现代帝国主义正是把资本输入殖民地并在这些国家里进行文化建设的一种政策，因此，它看起来不再是进行破坏，而是促进了文化的进步”。^①

但是，其实质呢，这个现代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文化”的实质又

是怎樣的呢！

約·伊·斯托菲斯在結束他對“東印度公司”的看法時說道：

“但是，這種和平雖然是在意味着一種徒勞的鬥爭，但有時也是一種英勇的鬥爭……來爭取民族獨立；人口的迅速增加就是這個生活上狼狽不堪的和受盡折磨的赤道人民的繁殖”，^②……而這一句話里的每一個字，我們都可以用在這個現代帝國主義時代上面。況且，正如畢得·馬斯羅夫在他的“俄國的農業問題”一書中所闡明的一樣，人口的增加並不始終是意味着繁榮，人口的增加並不始終是意味着公共福利。

在歐洲，無產階級人口的增加要比中等和上等階級人口的增加為數更大和更迅速，難道這是在意味着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生活得更舒服嗎？而實際上，正如剛才斯托菲斯所說的一樣，印度尼西亞人口的增加不外是“生活上狼狽不堪的和受盡折磨的赤道人民的繁殖”！

那些街道、那些鐵路、那些輪船交通、那些碼頭——這一切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不是很好的嗎？

哦，我們的确承認這些交通工具的好處，這些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好處，承認它對人民的來往和進步有良好影響。我們承認，假定印度尼西亞人民現在失去這一切的話，那末他們一定會感到這是損失。但是，不可否認，這些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便利了私人資本的活動。不可否認，這些交通工具便利了這些資本在它的企業里周轉、擴大自己並到處繁殖，以致人民的生活因此而狼狽不堪！

卡爾·考茨基在他的“社會主義和殖民政策”一書中這樣寫道（第41頁）：

① “社會主義和殖民政策”第43頁。

② “從戰敗國到自治領”第12—13頁。

“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实际上是能够扩大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的生产力的，如果不同时继续增大军事费用和外债的话。由于有了这些因素，所以这个改进只不过成了对贫穷国家的产品进行比通常更多的剥削的道路，剥削得那么多，以致不仅仅是由于技术的改进而带来的过剩生产（如果有的话）因而被搜刮干净，而且剥削得那么多，以致留在国内的、供生产者需要的产品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进步就为农业上的粗放制和贫困化开辟道路。”

这就是“赤色分子”的意见。但是，战前德国帝国主义的领袖殖民地大臣台尔恩堡（因此他不会是一个“煽动家”），——我在前面已经引过他的关于殖民统治的真正宗旨的那么坦率的话——也坦率地说：

“但是，所有拥有殖民地的民族已经体验到，广大的、没有铁路的殖民地仍然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财富，它不能保证能够取得经济上的利益”。^①

而我国的情况呢？在我国的证据呢？

著名的谢马豪生（前任副州长）写道：

“爪哇有铁路和电车，有许多已经开发和经营的长期租借地，有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糖厂和靛厂，……但是，这一切能否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即福利事业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呢？”^②

而衡赫来普教授这样写道：

“把荷属东印度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装备起来，对于有大量产品必须运到世界市场上去销售的私营企业的发展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但是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对原居民大众的福利事业所起

① 巴尔弗斯著“殖民政策和它的破产”第15页。

② “关于爪哇和爪哇人”第169页。

的巨大和显著的影响……則未發生”。^①

其他的“绝对需要”

“私营企业的发展所绝对需要！”而没有被发现的“绝对需要”又有多少呢？

有基于“良心的责备”而制定的长期租借法令，有给山区种植园制定的土地国有法令，有给居民多的平原种植园制定的租地法令，有给缺少苦力的种植园制定的附有惩罚条例的工人契约的法令，还有取消亞齐、占碑、古宁芝、龙目、峇厘、波尼等国的独立的“国家疆界的统一”^②的“秩序和治安”以及遍及各处的经营场所，有培养“技术”工人的教育制度；有取消罢工权利的刑事法第161条附加条款，而保护工人的法令却完全没有，以致工人的生活可以任意被摆布，——私人资本真正是不缺少“绝对需要”的，现代帝国主义者置身于天堂！

现代帝国主义的四个特性

帝国主义企业的扩张是猛烈的，它变成了不断增加手臂和头颅的巨人！过去主要不过是作为掠夺生活资料的制度的古代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以下四种“魔力”的现代帝国主义巨人了：

第一、印度尼西亚仍然成为生活资料的供应国，

第二、印度尼西亚成为欧洲各工厂的原料供应国，

第三、印度尼西亚成为各种外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的国家，

第四、印度尼西亚成为成千成万盾资本的投资场所，不仅是荷

① “关于爪哇和爪哇人”第190页。

② 即完全殖民地化。

蘭資本，而且自实行“門戶开放政策”以来，也有英国資本、美国資本、日本資本以及其它国家的資本，以致現在在印度尼西亞的帝国主义形成为国际的帝国主义。

特别是第四种“魔力”，即使印度尼西亞成为外国过剩資本的剝削地区，成为外国过剩資本的投資場所的这种“魔力”，是最厉害的，而且是越来越厉害的！

在1870年，長期租借地共有 35,000 荷亩（每一荷亩等于 0.7096 公頃——編者），1901年已增为 622,000 荷亩，1928 年則增为 2,707,000 荷亩，如果再加上农业租借地的話，那末到 1928 年这个数目已增至 4,592,000 荷亩！現在种植橡膠的土地不少于 488,000 荷亩左右，产量約 141,000 吨；茶园約有 132,000 荷亩，产量約 73,000 吨；咖啡园約有 127,000 荷亩，产量約 55,000 吨；烟草园約有 79,000 荷亩，产量約 65,000 吨；甘蔗园約有 275,000 荷亩，产量是 2,937,000 吨。^①

可敬的法官先生，帝国主义的数百万，不，数十亿盾資本現在搜刮着印度尼西亞的財富！

弗·格·瓦勒尔博士在荷蘭立法者协会会员大会^②上的演說中說：

“根据企業主理事会的估計，东印度各企業，糖、橡膠、烟草、茶、咖啡、奎宁、石油、矿产、銀行及其它小企業的純利，在 1924 年是 4 亿 9,000 万盾，1925 年是 5 亿 4,000 万盾。根据統計，可以肯定地說，其中有 70%，即約 3 亿 7,000 万盾是落在荷蘭的手里。如果我們用 9% 或 10% 的高利来計算这个数字的話，那末現在这些企業的价值就达到惊人的数目，即 37 亿到 41 亿盾。这个数字当然并不是

① 請參看“1928年統計年鑒”。

② 1927年9月30日，第16頁。

精确的数字，但是这已够刻画出荷蘭在荷屬东印度的财产有多少价值了，而对我來說，事实証明，用另一种方法来計算也会得出同样的数字来的。

在荷蘭被征收财产稅的财产共有 120 亿盾，因此，我們在荷屬东印度的财产就不少于我們全体人民的财产的三分之一”。^①

可敬的法官先生，在印度尼西亚，仅仅是荷蘭的資本就在 40 亿盾以上，而投在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外国資本的数目就更大了。如果我們也根据瓦勒尔博士的計算原則来計算的話，大約有 60 亿盾！

每年平均有 10% 利潤的 60 亿盾！但是，有多少外国企業，其利潤不是再多好几倍呢！有多少外国企業，其股息不是往往达到 30%、40%，是的，往往达到 100% 以上呢！我們知道，苏門答腊烟草企業的股息在 1924 年多达 35%，我們知道奎宁企業的股息还要多好几倍，我們知道有高达 170% 的股息！因此，我們并不奇怪，如果像哥林这样的人說，外国資本必須繼續像螞蟻包圍糖罐一样来包圍印度尼西亚！

輸出、輸入、出超

每年从印度尼西亚輸出的外国資本企業的产品的价值的的确是达数百万盾，每年輸出的产品的价值达数百万盾。在 1927 年輸出咖啡 7,400 万盾；輸出茶叶 9,000 万盾；輸出烟草 1 亿零 700 万盾；輸出石油 1 亿 5,500 万盾；輸出糖 3 亿 6,000 万盾（甚至在还没有古巴的激烈竞争以前，往往超过 4 亿盾以上）；輸出橡膠 4 亿 1,700 万盾，全部輸出品的价值不少于 16 亿盾。^②

① 杜愛斯著“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的辯护詞”。

② 請參看“1928年統計年鑒”。

总之，每年从印度尼西亚运走的财富至少是 15 亿盾！

而輸入的价值呢？輸入到印度尼西亚的物品的价值呢？可敬的法官先生，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殖民地，在这里，正如刚才我所說过的一样，帝国主义的第四种魔力是最厉害的。所有的殖民地首先是成为过剩的外国資本的投資場所，成为外国过剩資本的一个投資地区。这样的一个殖民地，其輸出始終是超过輸入的，被輸出的財富始終是比輸入的物品的价值更多。

这就是我們的国家的片面的性質，即出超^①而不是入超；輸出的財富多，而不是輸入的物品多，甚至也不是“物物交換”，即不是輸出的物品和輸入的物品相等。

印度尼西亚的出超越来越大。

在80年代出超是 2,500 万盾，在90年代已达 3,600 万盾左右，在 19 世紀末增至 4,500 万盾左右，在 1910 年前后增至 1 亿 4,500 万盾，在这最后几年中已增至 7 亿盾^②。是的，在 1919 年达到了 14 亿 2,600 万盾的記錄。^③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对帝国主义者來說是一个天堂，是一个在全世界中無可匹敌的、其乐趣無可比拟的天堂。

荷印政府中央統計局局長范·赫尔德倫教授这样写道：“如果我們拿国际数字来比較的話……显然沒有別的国家出超的百分比象荷屬东印度那么高。”^④

① 如果輸出品的价值是 15 亿盾；而輸入品的价值是 5 亿盾的話，那么出超就是 15 亿 - 5 亿 = 10 亿盾。

② 請参看范·赫尔德倫“言論集”第 98 頁。

③ 德·姆·格·哥赫著“职工运动”第 570 頁（1929 年出版）。

④ 范·赫尔德倫“言論集”第 105 頁。

人民的生活

而印度尼西亞民族如何呢？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生活如何呢？

一个非社会主义者的普魯苏夫特法学士在他所著的“在殖民政策中的道德标准”一書中这样回答道：

“答案是很簡單的，我們把殖民地人民推到深淵里去！”“我們把殖民地人民推到困苦的泥潭中去，在这个困苦的泥潭中也使西方社会的数百万人沉到里面去并一直淹到他們的脖子上；这就是那些拥有資本、掌握政权的人对除了其劳动力之外一無所有的人的剝削。”^①

啊，法官先生，那么多荷蘭人不知道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困苦，那么多荷蘭人認為印度尼西亞人民是生活得愉快的。

虽然如此……也有不少荷蘭的聪明人在書籍、文章和演講中指出了这些困苦的情况，有不少白种人的知識分子承認了这种情况！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困苦情况是任何願意以純正的心进行調查的人所必須承認的。人民的困苦情况并不是“空話”或“煽动家的煽动”。这种困苦情况是一个能够容易地用数字来加以証明的事实。再者，法官先生，仅仅是这个出入口貿易的出超，这就不是“空話”，而是一个有着統計数字証明的事实；有着这样的事实，印度尼西亞运到国外去的財富比运进国内来的財富更多，仅仅这个事实本身，对稍有一点經濟常識的人來說，就足够清楚了：这里的情况是“片面”的，这里是“不平衡”的。而且，不仅是这个情况是“片面”的，不仅是“不平衡”，而且由于这种出入口貿易出超日益增大，这个“片面”的情况也日益“片面”下去，这个“不平衡”的情况也日益

^① 范·赫尔德倫‘言論集’第65頁。

“不平衡”下去！

德·姆·格·哥赫在談到这个出入口貿易的出超時說：

“不言而喻，有組織和每年日益增加地把荷屬東印度的錢拿去，這就意味着它喪失了可能被用來促進它的經濟的發展的財富”^①。

還有，法官先生，當在若干年以前政府設立“福利匱乏調查委員會”時，政府自己不是也承認“福利匱乏”的現象是存在的嗎？伊登堡大臣自己在25年以前不是也說過“常年不斷的困苦”“現在蔓延到爪哇的大部分地區”^②的話嗎？這位大臣不是也承認，一種“已經嚴重的貧困”現象是存在的，以致“大部分居民的經濟狀況是十分惡劣的”嗎？^③

這位殖民大臣不是也承認，“劫走利潤”，即“財富外流”的現象是存在的嗎？雖然他認為“指出這種疾病比找到治病的藥更容易”。^④

而且，還有不少其他的荷蘭人也承認了那個時代的這種情況。前荷屬東印度委員會委員普魯愛斯·范·特·胡芬先生在他的“在荷屬東印度服務40年”一書中寫道：

“在近40年來，爪哇人的生活並沒有多大改善。除了貴族和若干政府公務員之外，仍然只有一個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的階級。稍為富有的階級尚未形成，相反地，在最近幾年中，我們看到出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過去只有在主要的城市才有”。^④

前副州長赫·埃·布·謝馬豪生在他的“關於爪哇和爪哇人”

① 范·赫爾德倫“言論集”第570頁。

② 范·哥爾著“荷屬東印度在國會中”第112頁。

③ 前書第107頁。

④ Sneevliet, Proces.

一書中敘述道：

“我亲眼看到，妇女們在走了数小时的路之后，到达目的地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即她們不能参加收割稻子，因为工人太多了。因此，有些人就伤心地哭起来，失望地坐在路旁。这样的情况，只有在久居內地之后，而且也只有在我们对这个国家和居民給予足够的注意并且不断睜开眼睛，我們才能理解！

我們……根据确实的材料……計算了一下，其結果是：她們所得的稻子（即工資）的价值最多是每天九仙。

为了在炎热的陽光下从事繁重劳动来取得这可憐的九仙工資，正如剛才我們所說过的一样，妇女們有时必須走数小时的路，而且有时还遭到拒絕。这些事实比許多仅仅涉及到其表面的报告和演講，更清楚地說明了真实的情况。”（第14頁）

普魯苏夫特法学士并写了他那句名言：“我們把他推到深淵里去”，而在国会中則热烈地討論了这个“淹沒”案件。首先是范·哥尔不断地揭露这个情况，不断地談到这个“丧失元气的国家”或“貧瘠的国家”，不断地描写这个“困苦的地殖民地”的命运，不断地为“人类和牲畜的衰退”即人类和牲畜的生理上的衰退而哭泣。^①

这就是几年以前的情况。現在的情况是不是不同呢？今天的情况会好一些嗎？

可敬的法官先生，剛才我已經用数字来証明，对印度尼西亚的搜刮并不是日益减少，并不是日益縮小，而是日益增大，日益加紧，日益惊人，出超越来越变得無限大，不平衡的状态更加不平衡起来！对那些願意理解的人來說，这个日益加紧的搜刮就必然地不能不意味着人民日益困苦，就必然地意味着这些人民，用普魯苏夫

① 請參看范·哥尔著“荷屬东印度在国会中”。

特法學士的話來說，日益陷入“深淵”里去！

如果在普魯愛斯·范·特·胡芬時代我們已看到“一個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過去只有在主要的城市才有”的話，如果在普魯蘇夫特法學士時代我們已看到“擁有資本的人對除了其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人的剝削”的話，如果在那個時代我們已看到“促進無產階級化”的力量，即最明顯的無產階級化傾向的話，那末現在在我們這個時代，即在帝國主義式的對財富的榨取日益加緊、外國資本日益增多及其“魔力”日益增大的時代，這個無產階級化傾向是如何強烈！

在胡恩德爾博士的“爪哇和馬都拉原居民的經濟狀況概論”一書中，我們讀到：

“在1905年從事農業工作的成人居民有71%，根據國民議會（系1918年5月18日由荷印殖民政府宣布成立的御用的議會——編者）最近的公告……，現在完全依靠農業收入的只有52%。……”^①

中央統計局的范·赫爾德倫教授寫道：

“外國企業的發展自然傾向於這樣一種方法，即一貫地、逐漸地、更大規模地實行這樣一種基本關係，即：成為資本家的是外國民族，資本和利潤歸外國民族；而成為工人的是土著民族，工資則歸土著民族。這樣一來，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大了，依靠工資收入的居民人數也增加了。但是，這件事象下面所述的那樣是發展得很片面的。原居民成了一個完全由工人組成的民族，從而荷屬東印度則成了各民族的工人。”^②

“完全由工人組成的民族”和“成為各民族的工人”，法官先生，這並不是愉快的呀！這並沒有給前途帶來巨大的希望！如果繼續

① 第10頁。

② 范·赫爾德倫“言論集”第116頁。

这样下去的話，这并不会給前途帶來美景！因此，豈不是每一个民族主义者有責任来極力防止这种情况嗎？豈不是仅仅这件事就足够說明我們的运动是正确的嗎？

“完全由工人組成的民族”！——哎喲，格罗莫兄或馬尔哈恩兄（格罗莫和馬尔哈恩指一般的平民——編者）通常所得到的工資是多少呢！例如，在最重要的企業，即糖厂，这个建立在原居民社会的中心、在这个社会的心臟的糖厂的工資是多少呢？根据“統計年鑒”：男工平均每天只有45仙，女工每天35仙！^①

說实在的，胡恩德尔博士这样写是沒有錯的：

“制糖企業对拥有土地权的印度尼西亞人來說是不利的，因为制糖企業支付給为它工作的印度尼西亞人的工資，即使不是低到不足以抵抗死亡，但至少也是最低微的工資”。^②

而且，不仅仅在制糖企業里我們見到“最低微的工資”！在印度尼西亞，我們到处都可以見到最低微的工資。当原居民的家庭仍然是一团糟的家庭的时候，当原居民仍然是“最困苦的人”^③的时候，如胡恩德尔博士所說的一样^④，任何地方的工資都一定会表現为最低微的工資，飢餓的人民不得被迫接受無論是多么低的工資，“以便抵抗死亡”，“以便維持生命”。范·赫尔德倫教授在他的書中極清楚地指出我們这个一团糟的家庭和我們这个社会工資低微的因果关系，根据他的意見，我們社会中的工資并不是“收入工資”而是“生活工資”^⑤，即“仅仅是为了不致餓死”的工資，“仅

① 請參看“1928年統計年鑒”第193頁；胡恩德尔博士的数字稍高一些。

② 胡恩德尔前書第244頁。

③ 最困苦的人是指那些已經是那麼貧困，只要把他們的生活資料減少一点点的話，他們就必然會死亡的人。

④ 胡恩德尔前書第246頁。

⑤ 范·赫尔德倫“言論集”第67頁。

仅是与最低的生活費相等”的工資！

而一般人民的生活呢？一般人民的生活是怎样呢？上面我們已經說过，胡恩德尔博士把原居民称之为“最困苦的人”。

“在爪哇和馬都拉的經濟狀況中最困难和最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背上了已达到他們所不能忍受的程度的負擔的居民似乎是“最困苦的人”，而对他們來說，政府为了改善他們的生活所規定的若干法令，显然是沒有效果的”。^① 这就是胡恩德尔博士的結論。

布克教授并在他的“在殖民主义繁荣政策中的客觀和个人的因素”一書中說：

“小农，这些貧穷的爪哇农民……不仅生活穷困，而且也不能对其周圍的繁荣产生什么影响；他們收入中的一点点的剩余，不可能使他們除了滿足他們的最重要的日常需要之外，也滿足其他稍微有意义的需要，即其他社会階層所能享受的需要，他們等待着別人找他做或自己去找的任何工作。他們在社会上首先所能做的是，压低工資水平”。^②

“穷困的生活”，法官先生，这就是布克教授的意見，他并不是一位布尔什維克或者“煽动家”，而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学家！法官先生，要数字嗎？根据胡恩德尔博士的計算，一个平民家庭的家長一年的收入平均是 161 荷盾，賦稅平均是 22.5 荷盾，因此，一年的純收入是 161 荷盾減 22.5 荷盾等于 138.5 荷盾，即 138 盾 50 仙！法官先生，这是 12 个月內的收入啊！这就是說，一个月不到 12 荷盾，一天不到 40 仙；这就是說，如果有 5 口人（大小平均起来）吃飯的話，那末，每人每天不到 8 仙！事实上，自从普魯爱斯·范·特·胡芬講过大部分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句话以来，自从普

① 胡恩德尔前書第 246 頁。

② 第 11 頁。

魯苏夫特法学士講过人民陷入了“深淵”这句话以来，自从响起了范·哥尔所提出的关于“丧失元气的国家”或“困苦的殖民地”或“人类和牲畜的衰退”的指責以来，——自从那个时代以来，我們的民族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們的民族仍然在“深淵”里生活，我們的民族仍然在“困苦的殖民地”中生活！

实际上，我們不断地遭受到的这种搜刮，难免要体现出它的影响来，现代帝国主义难免要体现出它的巨大的罪行来！

人們可以这样說：“现代帝国主义会有罪行嗎？”糖業通过工資和地租的形式把錢“注进”到印度尼西亞社会中去；种植橡膠、茶、咖啡和奎宁，这些只不过是开拓远离人民的森林地；石油是从土地的最深处流出来的，——这一切都給人民帶來“幸福”和被雇佣的机会！

哦，不錯，糖業的确是把錢“注进来”了，長期租借地的种植园的确不是那么与人民“有关的”，石油的确是从土地的最深处鑽探出来的——这一切的确提供了被雇佣的机会。但是，讓我們看一看斯諾克·赫尔格倫治教授的說法，看看这个外国資本給我們的“所有权”（如果有“所有权”的話）是怎样的，以及这个外国資本如何“維護”我們的福利：

“原居民从欧洲資本那里所得到的好处，不过是这些資本家工作的副产品，从这些資本家的目的来看，这些副产品不是、也决不会是占首要的地位。他們的目的是……賺錢……。譬如說，当一种或更多种土产發生价格危机而使‘糖罐子’——借用哥林的比喻——开始空起来的时候，这些螞蟻就会立即再鑽到地里去，而一点也不顧原先一直把糖裝到这个糖罐子去的3,500万或5,000万人民的生活。……在像現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这些螞蟻圍着这个糖罐子的时候，即当欧洲种植园获得利潤的时候，那末，原居民的利

益在面對着他們(指歐洲資本家——編者)為了要取得更大的利潤的活動,是不安全的,如果沒有強有力的保護工具的話……不必是一位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就可以理解西方資本對一個殖民地的原居民的威脅是多麼危險。”^①

讓我們也回想一下范·赫爾德倫教授在剛才提到的他那本書中所闡明的事實,即工資的高低決定於一般社會的“生產力”,如果這個社會是一團糟的話,那末工資也必然是糟糕和最低的;如果這個社會是一個“養活經濟”的話,那末工資也必然只是“生活工資”!讓我們回想一下,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真實情況的確証實了這個事實,即原居民一般說來都是“最困苦的人”,他們通常所得的工資也不過是“最低微的工資”,不過是“生活工資”而已!讓我們回想一下,帝國主義工業的理想是追求最高利潤,因此,它與實行最低微的工資一事有利害關係,因此,它與使我們的社會繼續處在一團糟的狀態中一事也有利害關係,它與我們的家庭保持着其“養活經濟”的性質有利害關係!

范·赫爾德倫教授這樣寫道:

“如果原居民生產者的生產力提高並且使地租因此而提高的話,那末,歐洲企業家的某些種植園的企業利潤就會更少。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而且確實是經常被感覺到的利益矛盾。”^②

“在使用原居民的勞動力和使用外國人的勞動力方面存在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大部分是有利於外國企業家的。這個差別越小——這是由於原居民勞動者私人範圍的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實際上這是指原居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引起的——外國大企業的其他利潤來源也越小”。

① “哥林論東印度”第40頁。

② 范·赫爾德倫“言論集”第59頁。

在斯赫利格教授的“西方对馬來群島原居民文化的影响的效果”一書中，我們讀到現任国民議會議長梅耶一蘭內夫特先生的这样一段話：

“資本家和工業企業所賺得的利潤总数的增大是和原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下降成正比例的”。①

而布克教授則更坦率地發表了这样的演講：

“他們(指外国資本家——苏加諾注)，首先起着殖民地世界所期望的經濟作用，他們善于从荷屬东印度，特别是从荷屬东印度的土地上挖掘財富，并且使这个国家提供最大的經濟利潤；他們首先着重生产世界市場所需要的产品，而且他們对荷屬东印度的希望和要求，不外是好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對他們來說，居民不外是一种工具(这是指爪哇的居民)或必要的邪惡(这是指外島的居民)。對他們來說，重要的只是……劳动力的供应和土地价格；凡是劳动力供应增加和土地价格降低，那就對他們有利。他們是，他們必須成为如德国人正确地說过的‘实际的政治家’，必須首先注意事实 and 客觀，而空想和个人的因素對他們來說，是無益的或者更坏”。②

換句話說：私人資本家是與我們的生產力的低落和我們的社會水平的低落有着利害關係的，因此，現代帝國主義阻礙着我們的社會的發展，現代帝國主義對我們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種障礙！

很對，現代帝國主義“使原居民成了完全由工人組成的民族，並且使荷屬东印度成了各民族的工人”！

是怎樣的工人，法官先生！是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是居住條件最差的工人！是領取低微工資的工人！現代帝國主義的這種罪

① 第77頁。

② “在殖民主義繁榮政策中的客觀和個人的因素”第12頁。

惡，必然会引起民族意識的反抗!!

再說，將來有誰能够把私营礦業所攫取的印度尼西亞的資源如錫、煤炭、石油再拿回來呢！將來有誰能够把這些礦山的資源再拿回來呢？！

完蛋了，對於我們來說，這些資源是永遠完蛋了，對於印度尼西亞社會來說，它是永遠完蛋了，它已經進到幾個股東的口袋裡去了！

“……采礦企業越來越把礦山的資源搜刮殆盡”，范·赫爾德倫教授這樣寫道：“同樣在這問題上，留在國內的僅僅是生產費而已。其淨利落到外國資本所有者的手裡。這淨利不僅包括企業家的利息和利潤，而且也包括所謂‘礦業利息’，即對壟斷的不能代替的份額的支付，在擁有超越‘生產率限度’的生產率的所有礦業都有的份額。通過折舊和準備金的辦法，投在礦業上的資本總額，可以依然留在業主手裡。但被加工的東西，即煤炭、石油、錫，永遠是完蛋了”！^①

“永遠是完蛋了！”

誠然，“被僱傭的民族”，“最低工資”，“最困苦的人”，“社會經濟的發展被制止”，“礦山資源永遠完蛋了”，這些話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儘管這樣……我們的民族又獲得了哪些權利可以作為這種悲慘的經濟狀況的“代價”呢？我們的民族究竟獲得了哪些權利可以作為治療民族意識這種劇痛的創傷的藥劑呢？教育嗎？哦，在這種“文明的世紀”里，根據中央統計局的數字，能夠閱讀和寫字的男人竟未達到7%，婦女未達到……0.5%^②。儘管這樣，荷蘭一原居民教育委員會却建議停止增設荷蘭一原居民學校！稅務輕微

① “言論集”第113頁。

② 第86頁。

嗎？梅耶—蘭內夫特—恒德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每年收入平均只有160盾的平民兄弟，必須繳納的稅竟約占其收入的10%；而歐洲民族，只有每年收入超過8,000盾或9,000盾的人，才被課以這樣重稅！專門對平民兄弟征收的這種賦稅，雖然在1919年已經達到86,900,000盾，但在富克總督政府之下，每年又再增至173,400,000盾！特別是農村的賦稅負擔往往非常沉重！人民的健康或衛生嗎？全印度尼西亞只有343所政府辦的醫院^①；原居民每年的死亡率不少於20%左右^②，是的，在大城市里，如巴達維亞、峇望、望加錫，往往達到30、40和50%^③！在爪哇島以外的島嶼的就業機會嗎？對契約苦力和處罰條例的問題即現代的奴隸制問題的“交換意見”又“交換意見”，似乎是沒有了結的。對工人利益的保護嗎？完全沒有制訂保護工人的法令，勞動視察只是有名無實，在文明的國家里已不成為問題的罷工權利，由於刑事法第161條的規定而在事實上完全化為烏有了，完全化為一場幻夢了！出版自由和結社、集會的權利嗎？……法官先生，讓我們平心靜氣和誠懇地再問一問：難道印度尼西亞民族在這裡享有出版自由，享有我們實際上可以稱為結社、集會的權利嗎？啊，在刑事法中依然載有伸縮性如橡膠似的關於處分散播仇恨情緒的條文，而這種處分散播仇恨情緒的條文幾乎是原封不動地從托爾貝克稱為“黑暗魔鬼之傑作”的出版條例中援引出來的，在具有更大的伸縮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懲罰條例”第153條附加條款威脅着每一個領導人的安全（如我們今天所遭遇的那樣）的情況下，在政府擁有幾乎無限的權力來取消和放逐它所不喜歡的每一個運動和每一個人的情況

① “統計年鑒”第56頁。

② 請參看“年鑒”第50頁。

③ 請參看“年鑒”第54頁。

下，难道还能有这些权利嗎？在公开場合进行批評極容易招来警告或被制止的情况下，在每一种集会都布满了暗探的情况下，在每一个领导人走到各地的一举一动都有暗探釘梢的情况下，在容易發布“集会禁令”的情况下，在通信秘密常暗中被侵犯（正如我們所亲眼看到）的情况下，难道还能有这些权利嗎？在仅仅根据暗探的报告或每一張匿名信就被認為有理由在各处进行搜查、把数十名领导人扣押起来并把他們放逐到流放地的情况下，难道还能有这些权利嗎？法官先生，讓我們再一次平心靜气和誠懇地再問一問：当这种“自由”和“权利”的实施遭到上述各种阻碍和各种破坏的时候，难道我們的民族在这里还会享有出版自由和結社、集会的权利嗎???

沒有！在这里沒有这些权利！由于上述各种阻碍和各种破坏，这种“自由”只是虛有其名的“自由”，这种“权利”只是虛有其名的“权利”；由于上述各种障碍，这种“出版自由”、“結社和集会权利”也就成为一句空話，一种諷刺！差不多每一个新聞工作者都曾尝过法律的鉄腕，差不多每一个印度尼西亞领导人都曾尝过監獄的味道，差不多每一个进行激烈反抗的印度尼西亞人都立即被視為“危害公共治安”的人物！

实际上人家並沒有給印度尼西亞人民什么权利来作为現代帝国主义所散布的社会灾难和生活灾难的“对照”；人家並沒有給我們的民族什么足够令人愉快的权利，来安慰因看到現代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和經濟的破坏而感到悲痛的民族的心；人家並沒有給我們的人民什么权利可以作为制止帝国主义破坏我們的生活和社会的行为的根据和力量！



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

獨立運動必然要產生

儘管給他權利或不給他權利；給他根據或不給他根據，每一個動物，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如果他過分感受到某一種貪得無厭的詭計的迫害的痛苦時，最後必然要挺身而出，必然要覺醒起來，必然要發動他的力量！不要說人類，不要說民族，就是蚯蚓，當它感到疼痛時也必然要掙扎起來！

全部世界的歷史，乃是人類的各個集團或民族為了擺脫某種痛苦狀況而鬥爭的歷史；全部世界的歷史，按照赫伯特·斯賓塞的話，乃是“被壓迫者的反抗”的歷史！我們記得耶穌基督和基督教為了使猶太人和地中海人民從羅馬鷹的統治底下擺脫出來而進行的鬥爭；我們記得荷蘭人民為擺脫西班牙的壓迫而進行的鬥爭；我們記得使歐洲人民在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從獨裁和專制主義壓迫下擺脫出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我們變成了企圖推翻資本主義寶座的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見證人；我們看到了阿拉比和查格盧爾·巴夏領導下的埃及人民和蒂拉克或甘地領導下的印度人民反對外國的貪婪而進行的鬥爭；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推翻清朝專制主義和反對西方帝國主義所進行的鬥爭；我們許多年來看到了整個亞洲像沸騰的海洋似的洶湧澎湃着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難道這本來不是由於情況的實質所帶來的嗎？難道這本來不是由於每一種生物為了維持和保護自己的本能的欲望或自衛的欲望所帶來的嗎？難道這不就是“被壓迫者的反抗”嗎？

今天的印度尼西亞人民自 1908 年起就已經奮起；今天的自衛的欲望也就是從 1908 年繼承下來的！在印度尼西亞進行搜刮的

現代帝國主義，到處散布苦難的現代帝國主義已經觸怒并使自己的敵人挺身而起了。原來是昏迷的好像沒有生命的印度尼西亞巨人，現在已經屹立起來并准备好力量！他每一次受到打擊，倒下去，但每一次又重新屹立起來！他好像具有神祕的力量，好像具有創造生命的力量，好像具有“潘查梭納”法寶（即起死回生的法寶——編者）和“占德拉比拉哇”法寶（即有殺不死功能的法寶——編者），不會被消滅，相反的，信徒却愈來愈多得不可勝數！

啊喲，——人世間有什麼力量能夠撲滅一個民族的精神，人世間有什麼力量能夠防止爭取生存的人民的奋起，人世間有什麼力量能夠攔阻社会力量所掀起的洪水！帝國主義分子及其伙伴們大聲疾呼說，這都是若干“煽動”分子即“鼓動”分子、“首謀”分子、“挑撥”分子等等所製造出來的，因此他們都認為，只要把所有的“煽動”分子都關進監獄、放逐或吊死，上述獨立運動就會被撲滅。他們這種叫嚷的確實性如何呢？有數十個、數百個、甚至數千個“煽動者”、“鼓動者”和“挑撥者”已經被關進監獄或被放逐，但是，獨立運動停止了嗎？獨立運動低落了嗎？才只有約20年歷史的獨立運動難道不是反而更為擴大和更為普遍了嗎？

弗雷利克拉的詩說，“人不能殺死精神”！1900年，即當這裡尚未出現“挑撥者”，當這裡尚未出現“首謀者”，范·哥爾工學士就已在下院發出了如下的警告：“繼續吧……直到最後總有一天會到來；總有一天，誰知道是在哪一天，神祕的力量必然要爆發！……”

誠然，這種神祕的力量已經爆發了！現在全世界都已經看到這種神祕力量的興起和活動！

全世界凡不是裝聾作啞的人都已經認識到，這種神祕力量並不是人為的，而是進行自我治療的社會本身製造出來的。全世界正直的人都了解到，這種獨立運動就是帝國主義本身製造出來的

对立体。它不是“煽动者”制造的，不是“鼓动者”制造的，不是“首謀者”制造的，不是“挑撥者”制造的，这种独立运动是人民的苦难和穷困所制造的！阿尔巴达工学士在下院警告說：

“有责任或感到有责任在大众面前談論时代的事件的人們当中，有的人喜欢把原居民的独立运动及其發展描写成是西方革命思想的果实，并認為这种独立运动是可以政府用政府的严厉措施和發动警察以及法院来反对它的宣傳家的办法镇压得了的。

这种观点和战略是極其膚淺的，并且表明他們是沒有历史知識和政治知識的……这种独立运动是从社会的情况和它所經歷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即使从来沒有一个革命的欧洲人去过东印度，这种独立运动也会产生和成長起来的。即使这种运动的所有領導人和宣傳家都被消灭了，这种运动也会繼續成長起来的。

正如 16 世紀的宗教改革运动并沒有因为迫害异教徒而停止一样，正如卑斯麦不能用武力镇压政策来粉碎 19 世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样，反动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使 20 世紀的原居民的独立运动后退，甚至不能制止它。

这种独立运动繼續成長着，勿庸置疑，它將实现自己的理想，即把东印度居民从外国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来！……”^①

法官先生或許会說：“哦，这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讓我們听一听一个非社会主义者格拉埃麦尔博士的话，他在“殖民地研究”^②一書中写道：“这也就是說明为什么人們完全估計錯了，如果人們認為，所謂东方世界的觉醒，或者按照我們自己的說法，原居民的独立运动，仅成为某一小部分为数極少的知識分子阶層的問題而已。不管願意不願意，‘沉默無言

① 1919 年 12 月 19 日。

② “殖民地研究”第 5 頁(1927 年 2 月出版)。

的群众’也在运动中沸騰起来”。

不是教条主义者但也不是盲目追随某一信仰的斯諾克·赫尔格倫治教授最近曾說：“‘其根源’……过去和現在都不是由于对数千名接受过多西方教育的并且不能够为原居民社会所容納的知識分子的培育，而是由于到处因异族的殖民統治而引起的对抗情緒，是时而显现出来时而隱蔽着的对抗情緒……”^①

实际上，太陽并不是由于公鷄的啼叫才升起来的，而是由于太陽升起来了，公鷄才啼叫！对于那些仍然認为独立运动是由“煽动”者制造出来的人，讓我在这里略加改动地把法国著名的、杰出的工人領袖讓·若雷士在法国議会对資本家的代表發表的演說的火焰重新点燃起来：“啊，各位先生，非常奇怪，你們竟眼目昏眩起来并說宇宙的进化只是由于若干人的行动造成的！难道你們的心沒有为广泛开展的因而遍及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所影响嗎？它在任何地方，在一切沒有独立的国家同时出現。最近十年来，要描写埃及、印度、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亞的历史而不談它們的独立运动，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而在吸引着彼此間有很大区别的、生活在各种不同气候下的、不論是屬于哪一个种族的亞洲人民的总的运动面前——就是在这样的独立运动面前，你們居然談論关于若干独自行动的煽动者的問題。但是，由于这种指責，你們过分地給了你們所指責的人們以榮譽了，你們把你們所称为煽动者的人看作是極度的不可抗拒的人了。并不是他們各自的工作使如此猛烈的独立运动爆發起来，若干人嘴里的微弱的呼吸是并不足以使亞洲各民族的风暴爆發起来的！

① “哥林論东印度”第12頁。

不是的，各位先生，实际的情况是：这种独立运动是从各种事件本身的深处产生出来的；它是从不可胜数的各种痛苦中产生出来的，这些痛苦迄今彼此互不联系，但在高喊独立的口号中它却找到了自己的口号。实际的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从你们把它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帝国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同样的也是从几世纪以来在该国发展起来的经济上的榨取制度中产生出来的……

帝国主义是一个大煽动者，帝国主义是鼓动暴动的大强盗，因此，把帝国主义押到警察和法官的面前吧！”^①

非常正确！“把帝国主义押到警察和法官的面前吧！”

然而……现在站在法官先生的法院面前的，却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不是帝国主义的朋友，不是特勒普，不是特立布，不是哥林，不是布鲁尼曼，不是佛伦，不是阿里·幕沙，不是臥幕司尔，而是我们——加托特·曼库普拉贾、马斯昆、苏普利阿迪纳塔和苏加诺！

这有什么办法呢，让领袖们遭受这样的命运吧！我们并不感到犯法。我们感到自己是清白的，我们并不感到犯了我们被控告的那些罪行，这些我们在下面将要更详细地加以说明。因此，我们的确是期望着和等待着你们判决我们无罪，希望你们宣判无罪！

但是，法官先生，让我继续我的辩护词吧。

“正义救世主”、赫鲁·查克拉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运动并不是“煽动者”所制造的。同样的，在“煽动者”产生之前，在沒有“煽动者”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的

① “讓·若雷士的报告”第 25 頁。

天空就已經弥漫着因感受到苦难而悲痛的气氛，因此，它也弥漫着企圖摆脱这种苦难的願望的气氛。数十年来，印度尼西亚的天空就已經弥漫着这种气氛。数十年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不断地在呻吟，他們的心不断地在哭泣，期待着將要燃起他們心中的希望之火的啓示的来临，期待着答应給他們一口飯、一塊魚肉和一塊布的法寶的来临。法官先生，希望你們考虑，为什么人民始終相信并期待着“正义救世主”的来临，为什么迄今“普臘布·賈亞巴亞”預言中所說的話仍然繼續燃起人民的希望，为什么我們經常听到在这个乡村或那个乡村里出現了一个“救世主”，或“赫魯·查克拉”，或是一个“哇利·沙芽”的后裔。这不外乎是由于上述人民的哭泣的心不断地和無止境地期待着或希望着援助的到来，正如处在黑暗中的人每吋、每分、每秒地不断地期待着和希望着：太陽何时出来，何时？

哦，誰了解到这种更为深刻的原因，誰了解到人民这种信仰的更深的基础，正如斯諾克·赫尔格倫治教授在他的“被遺忘的联欢节”^①小册子里所闡述的那樣，当他每次听到人民的哭泣声：“正义救世主何时光临，何时？”他必然会感到悲伤并感动地哭起来；当他每次看到人民很快地并虔誠地献身給一个自称为“赫魯·查克拉”或“正义救世主”的伊斯蘭学者或土医时，他必然会感到悲伤并感动地哭起来，而不是臉上露出笑容！

“在原居民知識分子还不能提出其民族所受的各种压迫时，他們对于不遵循認真关心原居民的願望和利益的方針来統治人民的愚蠢措施而引起的被抑制的憤怒和被压制的反抗，必然要爆發成为‘可恶的行动’（即暴动——苏加諾注）。正如目前有大多数的原

① 第13頁。

居民始終準備公開地支持被認為是爭取他們的利益的某一個本民族的知識分子，儘管他們‘還沒有成熟’到能夠了解他的一切理論；同樣的，他們時常願意追隨對他們提出只要有良好機會就可以通過秘密的道路和秘密的方式、或者暗中調動軍隊對異教徒進行聖戰的方式來取得獨立的諾言的領導人。這種嘗試將會是徒勞的，因為開路的工具還是完全不足的，他們不理解這一點，因此他們把每一個對他們提出‘正義救世主’、‘救世主’或維護正義的政府的諾言的人看作是聖人。他們企圖通過非凡的神秘的道路……懷着神將援助他們的信念來取得他們認為不是由自然界、一般的形勢的發展或外國殖民統治所賜給的必要的生活條件。”以上是斯諾克·赫爾格倫治教授所說的話。^①

正如伊斯蘭學者或土醫並不是公眾對於“正義救世主”或“赫魯·查克拉”來臨的信念和希望的製造者，正如他們這種影響的取得，僅僅是由于人民大眾的心確實是哭泣着祈求並期待“正義救世主”或“赫魯·查克拉”的來臨，同樣的，被稱為“煽動者”的我們，也不是當前人民運動的製造者，而且我們的影響的產生也不是由於我們的舌頭能說會道或是我們的筆鋒犀利。

人民運動是由人民的苦難製造出來的，我們對人民的影響也是由人民的苦難製造出來的！我們只是指出道路；我們只是為這種日益泛濫的潮流尋找平坦的道路；我們只是為這種泛濫的潮流指出應走的道路，以便使這股洪流能夠最完滿地流進平安和偉大的海洋……

• • •

① 第13頁。

印度尼西亞国民党

我們关于“印度尼西亞的独立”的宗旨

什么是必須經過的道路呢？哪些是必經的道路呢？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滿怀信心地回答說：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因为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看到了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后面的平安偉大的海洋的美境，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看到了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后面閃爍着未来的曙光！

这是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主要信念，正如在它的宗旨的說明書里所写的那樣：“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坚信，重整印度尼西亞社会的一切結構的極重要的条件，就是民族的独立。因此，首先必須引导全体印度尼西亞民族走向民族独立。”

用荷蘭話來說是：民族独立是走向民族复兴的極为重要的条件！

跟其他許多主張“先治家，將來独立会自行到来”的政党不同，跟其他認為独立是治家的結果的政党不同，印度尼西亞国民党說：“努力实现民族独立，因为只有取得了民族独立才能使人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来最完美地改善其家庭”。印度尼西亞国民党說：“完滿的民族复兴只有在恢复民族独立之后才有可能”。

法官先生，根据我們的信念，印度尼西亞国民党这种宗旨實質上是跟欧洲和美国工人階級的斗争的宗旨没有什么区别的，是跟主張工人階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就必須取得政权的宗旨没有什么区别的。

“無产階級只有取得了政权，才能挫敗資本家階級对于把私有企業的生产工具变为公有的努力的反抗。为此目的，已經認識到

自己在階級鬥爭中所負的責任的全世界無產階級，便把自己組織起來。”以上是關於社會民主工黨的宗旨的說明第 11 段的內容。^①

因此，對於任何殖民地的人民，對於在外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任何國家的人民，根據我們的信念，事情的實質並沒有區別。對於遭受帝國主義製造的災難的任何人民，對於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這種災難的事業，取得政權是非常必要的。對於這樣的人民，上面的話可以改變如下：

“受殖民統治的人民只有取得政權即取得政治權力後，才能挫敗帝國主義分子對人民重整其民族社會一切結構的工作的反抗。”

對於殖民地人民來說，“政治權力”意味着什麼呢？對於殖民地人民來說，“政權”意味着什麼呢？“取得政權”意味着什麼呢？對於殖民地人民來說，取得政權意味着建立民族的政府，取得民族獨立，取得制定自己的法律、制定自己的法令、成立自己的政府的權利！

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就是希望看到印度尼西亞人民能夠取得這種政權，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並不掩蓋其一定的目的乃是取得民族獨立。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了解，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了解，爭取政權，即爭取民族獨立，乃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果和條件。

正如西方國家那樣，資本家設法利用他們的政治勢力來影響國家內政去為他們的利益服務，這些資本家設法利用他們的政治勢力來制定有利於他們的事業的國家法令並取消不利於他們的法令，來保衛和維持資本主義，因此，在任何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者也設法使他們的政治勢力影響國家內政去為他們的事業服務，即為帝國主義制度的利益服務！由於這種影響，以致任何一個殖民

^① 荷蘭社會民主工黨的“萊登綱領”。

地国家的几乎每一项重要法令都具有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利益的性质，符合于帝国主义者利益的性质。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法令的性质都是为殖民统治服务，为帝国主义服务。因此，当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殖民地，甚至，讲得更远一些，当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保护国”或“托管地”的时候，总之，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完全的自由来制定本国的法令的时候，那么它的部分的或全部的法令，都盖上了帝国主义的“印记”。这也就是说，在人民尚未取得管理本国的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们的部分的或全部的生存条件，不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生存条件，都被用来服务于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事业，甚至与自己的利益相对立的事业。他们的手脚好像已被绑起来了，不能自由地进行反对给他们带来苦难的帝国主义的欺诈的斗争，不能自由地进行防止他们的生存条件被用来满足别人的利益的斗争，不能自由地利用他们的生存条件来为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服务。是的，总之是不能自由地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也不能自由地使自己的身体健壮起来！^①

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不能“认识自己”的人民，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民，是一个他们所有的一切几乎都被盖上帝国主义“印记”的人民，这种“印记”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巨大影响所造成的。帝国主义者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之间是没有共同的利益的，两者之间是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存在着需要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的一切利益，不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与一般文化有关的利益，都是同原居民的利益相对立的。帝国主义者想尽可能继续维持殖民统治，原居民则想尽可能

^① 按照我们的信念，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政权的灭亡，不一定就意味着外国帝国主义的彻底灭亡。进行统治的帝国主义被消灭了，但帝国主义的控制势力要到以后才会被消灭（可以用中国为例）。

地結束殖民統治。因此，在帝國主義者的影響下制定的法令，是同原居民的利益相對立的。

既然如此，原居民是否就接受這些法令呢？既然如此，原居民是否就尊重這些法令呢？哦，誠然，原居民是接受這些法令的，原居民是尊重這些法令的。但是，原居民之所以接受和尊重它，只是由於原居民失敗了，只是由於被迫才接受和尊重這些法令的！

不正是由於這種失敗，他們才被別人統治嗎？

不正是由於這種失敗，他們才被迫淪為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嗎？可尊敬的大使和殖民地專家法國人儒勒·哈爾曼在他的有名的著作“殖民地統治和殖民地”中公開地寫道：“當然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即原居民的利益偶然同殖民統治者的利益一致，但是這樣的情況是很少發生的。通常是……兩者之間的利益是彼此對立的”。^①

“兩種概念，即‘殖民地統治’和‘暴力’或至少是‘強迫’，是互相關連的，或互相補充的。根據地點、情況和行動，這種暴力可以是露骨的或不太露骨的，可以是一般的，可以是公開的或隱蔽的，但是對於暴力的使用是從來不會被取消的。當強制消失了的時候，殖民統治也就隨着結束……”^②

有比這種承認更為公開的承認嗎？有比這種正直更為正直的嗎？其實，如果我們這樣說，我們是不會孤立的，即：由於存在着上述利益的對立，每一個殖民制度或法令為殖民地人民所接受和尊重，純粹是因為他們是被迫接受和被迫尊重罷了。被迫，即不是出於樂意的，不是心甘情願的，不是真正同意的，不是完全贊同的！

① 第 122 頁。

② 第 153 頁。

所有殖民地人民都要求独立

法官先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不想独立，没有一个殖民地人民不期望着解放日子的来临。如果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宣传“争取政权”的口号，如果印度尼西亚国民党鼓动要求独立的精神，那它只是提出公众的理想而已。独立是使它能够最自由地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独立也是重整任何殖民地国家一切社会结构的极为重要的条件，是它的民族复兴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是的，独立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不管是东方民族或西方民族，不管是有色人种或白种人的国家事务趋于完善的极为重要的条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不要民族独立而能够成为伟大的民族，如果不独立，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巩固和强大有力。另一方面，就没有一个殖民地国家能够成为一个崇高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殖民地国家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所有殖民地人民都要求取得这种独立，要求能够成为伟大的民族。所有没有取得独立的人民，所有因此而不能和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幸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的人民，都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即生活在上面所说的环境中，生活在一个因互相对立的势力的冲突而引起的“持续性的不安定”的环境中，这一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消除这种冲突的强烈愿望，即结束上述不独立的状况的强烈愿望。从摩洛哥到菲律宾，从朝鲜到印度尼西亚，越过高山和海洋而传到各个地方去，都可以听到高呼着独立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出自新近才领教帝国主义势力的人民的口里，而且，是的，甚至首先是出自数世纪来没有受到伟大的曙光照耀的民族的口里。

儒勒·哈尔曼又这样写道：“尽管他们进行了数世纪的殖民

統治……，如果殖民者就以為他是被熱愛的話，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如果他以為被他所統治的社會是樂意接受他的殖民統治的話，他就是瞎了眼睛。……被統治的民族不論被看作是怎樣的軟弱或墮落，被看作是怎樣的野蠻，他們的領導人不論被看作是怎樣的凶惡；或者與此相反，他們的行為不論被看作是怎樣的彬彬有禮，他們的頭腦不論被看作是怎樣的敏銳，……他們始終將把外國殖民統治的結束或消失視為一種解放”。^①

人們現在是否了解到，為什麼“普臘布·賈亞巴亞”關於獨立的預言數世紀來一直活在人民的心中呢？人們現在是否了解到，為什麼在每一種印度尼西亞報紙上，在每一次印度尼西亞民族的集會上，即使在被認為是“煽動者”的我們沒有出席的集會上，經常可以看到或聽到“獨立”的詞句呢？人們現在是否了解到，為什麼甚至是最能容忍或溫和的政黨，如“至善社”和“巴松丹”，它們很顯然不是“煽動者”的團體，但也都以獨立的印度尼西亞作為自己的理想（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政治團體聯合會是把這種理想作為吸收會員的條件的）呢？

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只是更加明確地提出這種理想；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只是更加肯定地強調這種民族獨立，重視這種民族獨立，把它從一種後果變為一種重要的條件，即改善目前已陷於支離破碎的印度尼西亞的一切社會結構以及使消滅帝國主義的鬥爭能夠取得勝利的極其重要的條件！這是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是從最深刻的本質來認識殖民地問題，從根本上來認識殖民地問題，從最正確的哲學來認識殖民地問題，這個哲學是，——我再重複一遍，在每一個殖民制度中都存在着帝國主

① “殖民統治和殖民地”第154頁。

义者同原居民之間的利益矛盾；在每一个殖民制度中，一般來說，各种情况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都被盖上了帝国主义的“印記”，并被利用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任何殖民制度中，原居民的利益是不能得到最完善的維護的。

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主張

同样的，在这个信仰問題上，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也不是孤立的。同样的，在这个信仰問題上，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主張，也为其他国家的偉大領袖的教言所確認。埃及的穆斯塔法·卡米尔写道：“一个沒有独立的民族，实际上就是一个沒有生气的民族”；菲律宾的馬努埃尔·奎松說：“宁願不要美国而进地獄，但不願跟美国一起进天堂”；从前美国的帕特里克·亨利大声疾呼：“給我独立，或者就給我死亡”——这些并不純粹是“激动”的心情發出的呼声，實質上它們不外是把民族独立摆在第一位。如果我們听到爱尔兰的一个領袖迈克尔·戴維特所說的話：“如果我們沒有获得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那么，不論是幸福，不論是誘惑，或者是有利的法律，都不能使爱尔兰人民感到滿足”；^① 是的，如果我們听到另一个爱尔兰領袖厄斯金·再尔德拒絕自由邦而要求最完全的独立所說的話：“独立并不是討价还价的問題，独立就像死亡一样，它存在或不存在。如果人家把它减少了，它就不再是独立了”^②——这在實質上难道不也是对我們的立場的一种確認嗎？但是，請注意意大利国父約瑟夫·瑪志尼更加明确的話：“建設祖国，甚至是一个义不容辞的事。我剛才所說的鼓励和办法，只能是来自一个統一的和独立的祖国。只有你們参加各民族的政治生活，你們的社会狀況

① 哥布列著“普遍危机中的爱尔兰”第45頁。

② 德利著“在爱尔兰”第101頁。

才能得到改善”。他还說：“不要被这样的思想所欺騙，即認為你們不必先解決民族問題也可以改善你們的物質狀況；在这个問題上，你們是不会成功的……”^①請再注意日本人岡倉所著的“东方的理想”一書中所引的尼維迪塔修女关于为了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的蓬勃發展而把民族独立摆在第一位的話：“艺术只有在过着独立生活的各民族中才能發展。它实际上是个了不起的工具和我們称为民族觉悟的独立的神聖感情的果实。”^②

这些都是理論。实际情况怎样呢？

讓我們就像是在听孙逸仙博士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說一样，这位中国的国父在指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民族独立而是一个“次殖民地”后以下面的話来叙述中国內政受到干涉的情况：“中国和外国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經濟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国竞争的，中国还可以支持，或不至于失败。但是外国一用到政治力量，要拿政治力量来做經濟力量的后盾，中国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竞争。”^③

現在，当中国的民族独立已日趋巩固的时候，英国思想家赫·乔·威尔斯写道：“如果同任何欧洲人领导之下的情况比較，現在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优秀知識分子和更多的人誠心誠意为建設现代化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努力”。^④

在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情况怎样呢？这里的实际情况是否証实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这样的信念，即沒有独立的国家的全部或一部分法令和生存条件都是受到帝国主义（同原居民的利益相对

① 瑪志尼著“人类的任务”第171、第179頁。

② “东方的理想”第8頁。

③ 英譯本第503頁。

④ 第525頁。

立的)的影响,被“盖上了帝国主义的印記”,并被利用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呢?这里的实际情况完全証实了这一点!我們看到,这里的工業帝国主义为了搞好它們的事業,把我們的社会無产階級化了,把我們变为“被雇佣的人民”;我們知道,需要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帝国主义者,正如范·赫尔德倫教授所說的那樣,是跟我們社会生产力的低落有利害关系的,因此他們也就有意識地使这种生产力低落并極力反对原居民为提高生产力所作的一切努力。看吧,如果我們想發展我們的企業、茶园和茶厂,如果我們在泗水成立本国的銀行,如果我們想建立一个印度尼西亚航运公司,帝国主义者就为这种“萌芽的运动”叫囂起来,为政府企圖給本国的銀行以貸款权而叫囂起来,在報紙上和航業界里面对建立航运公司的企圖进行叫囂謾罵。我們并且看到,正如我們在审讯中曾提出过的那樣,帝国主义者企圖影响政府,甚至对政府施加暴力,斯諾克·赫尔格倫治教授对此也憤慨地說:“……这种最高权力有必要为他們(指資本家——苏加諾注)所尊重,正像原居民的政府公務員那樣地尊重它,按照哥林的說法,原居民政府公務員始終是用一只眼睛朝向茂物(按当时荷印总督的別墅設在茂物——編者)的。誠然,最近他們中間的大多数人是把兩只眼睛都轉向茂物的,但这并不是为了听取指示,而是为了提出他們的要求,即要求政府机器的結構和工作能够符合他們的願望。这也是一种革命……”①

我們看到帝国主义者如何影响政府制定对他們有利的稅收政策,正如“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在几个月前以“王国内部的自由貿易是同荷蘭和东印度的利益相抵触”为題一文中所写的

① “哥林論东印度”第41頁。

一样；我們看到在这里有这样一种关于税务的規定，正如梅耶—蘭內夫特—恒德調查委員會所指出的那样，即对于欧洲人只課以非常輕的賦稅，但是对于印度尼西亚人却課以非常沉重的賦稅；我們看到在这里有这样一种只是向原居民的橡膠業征收的橡膠稅，从而使他們的發展遭到巨大的阻碍；我們看到在这里有純粹是对資本家有利的契約苦力及其處罰條例！我們看不到保护工人的法律，有的只是刑事法第 161 条附加条款，該条款也仅仅是意味着：資本家得利，工人倒霉；我們看到各种旨在阻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运动的法令；我們看到这样一种教育政策，它扼杀爱国主义精神，并把我們的青年教育成为抄写員而不是教育成为具有独立性格和独立精神的人；我們看到如德·司徒所說的一种情况，即人民“愈来愈依賴外国，从而也就愈来愈远离东印度是属于东印度人的理想”；我們看到……，但是够了，法官先生，这就足够証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信念的正确性！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确是一个不要空想的政党，一个不願意漂浮在幻想的云端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兩脚站立在实际情况、站立在现实上面的一个政党。它看到，帝国主义跟我們在信念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它看到，帝国主义者使用他們的政治权力来保衛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它說，只有把政权掌握在我們的手里，我們才能够最自由地反抗和制止帝国主义，只有独立，我們才能够最完善地复兴我們的社會。因此，它歌頌印度尼西亚人民追求独立！对此，荷蘭人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相信自己的努力

如何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也是兩脚站立在现实上面来回答这个問題的。它满怀信心地回答这个问题：“通过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的努力！”它不願意附和一部分人的幻

想，这些人認為帝国主义制度在这里的存在，乃是为了把我們教育“成熟”，將來如果我們已足够“成熟”了，上述帝国主义制度就会立刻“自行結束”——像賞賜“宝贵的礼物”一样“給”我們以独立！

啊哟，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話，帝国主义是多好呀；如果是这样的話，那么国际联盟条約第 22 条所說的殖民政策乃是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一种“神聖使命”这句话是多么正确呀！

不，可敬的法官先生，这种幻想是荒唐透頂的！这种幻想是完全漂浮在云端的，是一点也沒有站立在现实上面的空想！不，帝国主义制度不会把我們教育成熟，帝国主义制度不会使我們成熟，帝国主义制度不会把独立“恩賜”給我們，相反的，它却要極力用各种物質的和精神的束縛来更加加强它的殖民統治。因为真正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神聖的使命”。真正的事实是，帝国主义是为了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帝国主义同我們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使我們“成熟”，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利益；把独立“恩賜”給我們，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的利益就是要使殖民統治永远地延續下去、長存下去和巩固下去！

哦，誠然，帝国主义是来自比我們更能干的民族；帝国主义是来自比我們拥有更新式的文化的国家；帝国主义是来自比我們拥有更高的技术和科学思想的地方，帝国主义是来自比我們更善于进行“爭取生存的斗争”的人士方面。这一切我們都承認。但我們不願意承認帝国主义制度就因而要教育我們走向“成熟”！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論家卡尔·考茨基在他的“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一書的第三章写道：“但資本主义剝削不仅是基于公开的暴力、基于誰的权力更大，也不是基于各个集团的区别，而是基于在社会上的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由于一方是一無所有但另一方却拥有一切生产工具而变成不自由了。但一無所有的人自然缺乏

文明的工具，因而也不够文明。因此，这种文明似乎只限于統治階級。因此，后者对于無产階級的統治好像就是文明对野蛮的統治，挑选出来的知識分子对沒有受教育的或英国人称为下層人民的大多数人民的統治。而有产者坚持这种錯誤的看法……根据这种錯誤的看法，他們剝削無产階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获得利潤，他們統治無产階級只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在本民族的範圍內，这样的道德意味着確認有产者对無产者拥有更高的权力。对于别的民族，这样的道德……在實踐中所表現的不外是这种思想，即資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有权統治全世界的人类！”^①

可敬的法官先生，以上就是关于加在我們身上，即“現在是愚昧”的民族身上的帝国主义制度的“保护口号”的一切言論的基础，关于把“不成熟”教育成“成熟”的言論的基础。

不，不——这种保护是沒有的，这种教育純粹是空話，——这种教育“完全是廢話”。如果印度尼西亞民族想实现他們的政治权力，也就是想取得独立，如果我們的民族要在自己家里当家作主，那么，他就必須自己来教育自己，必須自己来保护自己，根据自己的習慣和力量来爭取其实现！从帝国主义制度那里，他們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相反的，从帝国主义制度那里，他們只会得到阻撓！

帝国主义者当然要阻撓我們走向成熟的每一种努力。當我們自己要来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們必然会遭到阻撓、被咒罵、被要求判刑、被要求流放、被要求上絞刑架，正像“今日新聞”过去所要求的那樣。因此，各位先生，你們几乎每周、每天可以从“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爪哇使者报”、“火車头报”或“洒水商报”等報紙上看到他們对我們的咒罵，讀到他們的挑撥和煽动，这些

① 第19頁。

挑撥和煽動甚至試圖影響各位先生在这一审判中所下判決的公正性！

啊，法官先生，那是那么的合乎邏輯，那是那么的自明，那本來是理所當然的：各位先生知道，“東印度公眾和勃良安使者日報”乃是全勃良安地區的橡膠、奎寧、茶等企業主的報紙；各位先生知道，“泗水商報”乃是糖業界的報紙；各位先生知道，“今日新聞”乃是大港唇（雅加達的一個商業區——編者）商人的報紙；各位先生知道，所有這些反動的報紙都是我們所敵視的帝國主義者的報紙，他們這種咒罵獨立運動者的叫嚷，就是那種害怕自己的財庫被焚燒、害怕自己的利潤受到威脅、害怕為他們帶來數百萬財富的企業在安全方面受到威脅的人們的叫嚷！各位先生是了解這一切的！因此，我對於立特爾法學士所寫的“出版自由”一書關於擁護和反對的部分並不感到擔憂，他說：“法官的權力受到公眾輿論影響的這種可能性乃是一種危險的可能性”。我相信，諸位先生將會在不受上述仇視獨立運動的報紙的挑撥和煽動的影響之下來進行審判。

啊，法官先生，我們已經對那種合乎邏輯的咒罵習以為常了。我們不再為它感到驚奇了。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我們的事業的威脅，他們自然要恐慌起來！

斯諾克·赫爾格倫治教授寫道：

“資本家們建立了強大的組織，他們得到了能說會道和筆鋒犀利的人們的幫助，以便通過廣泛的宣傳，來不僅消除那種對賜福（即私人資本的賜福——蘇加諾注）的懷疑，而且還要同那些抱有懷疑的人進行激烈的鬥爭。在東印度的所有歐洲人辦的報紙，現在都支持他們，那些過去樂意開辟專欄讓當地居民傾吐他們的心情的報紙也包括在內。不，勇氣是……需要的，以便抵抗那些用各種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①

而曾經擔任“火車頭報”編輯的利弗胡特先生，是一個正直的自由主義者，因此被“火車頭報”排擠出來，他在1925年寫道，上述帝國主義者的恐慌，乃是：“一種沒有理想的右派極端主義，他們在震耳欲聾的口號下魯莽地執行賺錢政策”，而“再沒有什麼集團會比這種吵吵嚷嚷的集團更加損害在印度尼西亞的荷屬東印度政權，這個集團假裝支持政府，左攻右擊地以便擊潰一切威脅着他們的狹隘利益的東西”（1925年11月5日“火車頭報”）。

對！非常對，法官先生：“假裝支持政府”，他們要求把我們判刑、流放或吊死，實際上是因為他們的口袋和利潤受到威脅！為了口袋的安全，也為了他們的利潤的安全，必要的話，他們不怕去侵犯政府的權力，例如“東印度公眾和勃良安使者日報”屢次肆無忌憚地侵犯上述權力，再如“今日新聞”，它過去曾這樣侮辱德·格拉埃夫總督說：“走開，滾吧，東印度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人！”

口袋受到威脅！法官先生，口袋受到威脅！——為了保護這個口袋，他們就掩蓋公眾的眼睛，——為了維護上述利益，他們就興辦了毫無道德而只有市儈道德的報紙，毫無文明而只有金錢文明的報紙！

過去曾在这里擔任稅務會計主任的弗勒鳴先生發表演說稱：“同樣的，荷蘭仍然是一個用資本主義方式統治的國家，在那里參加到強有力的組織中的大資本家，有不少是在印度尼西亞擁有產業的，他們不僅擁有異常巨大的經濟勢力，而且還能夠通過他們所有的一切手段對政府施加巨大的影響。而這種手段是為數不少的。

這些大資本家同英國、美國、比利時、德國、法國等國的大資本

① “哥林論東印度”第39頁。

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由于印度尼西亞采取所謂門戶开放政策，所以在印度尼西亞也拥有产业，他們在 1921 年同荷蘭大资本家成立了‘荷屬东印度企業主理事会’。这个企業主理事会直接或間接地拥有报纸和广泛的新聞網事業，而它的有关成員跟国外兩種报纸，即英文‘新世界报’和法文‘新世界报’还有联系。参加上述組織的大资本家通过撒謊、欺詐、掠夺別人的食物，——必要的时候，为了他們的利益，如有可能达到其目的的話，他們是不惜采用更殘酷的办法的——为争取他們在每一个国家，也包括在印度尼西亞的利益而斗争，并且在必要时改变他們的方向。”^①

沒有人能比弗勒鳴先生更清楚地說明在印度尼西亞的帝国主义报纸的市儈道德和金錢文明的来龙去脉。因此，我們对于像“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或“泗水商报”之类的叫嚣沒有必要感到惊奇或憤慨。讓它們去大叫大嚷，讓它們去左思右想，讓它們头脚倒置吧，——我們不去理会它，我們不去管它，我們將繼續工作下去！

可敬的法官先生，讓我再重复一遍：政治权力和独立只有依靠印度尼西亞人民本身的奋斗才能得到！帝国主义必然要阻撓我們；依靠殖民統治来維持生存的帝国主义制度，是不能够以停止实行殖民統治来援助我們的，我們不應該抱着这样的希望。我們的命运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我們的安全就在于我們本身的願望，就在于我們本身的意志，就在于我們本身的能力，就在于我們本身的努力。我們的口号不是“哀求”，不是“乞討”，也像第拉克^②所說的那樣，不是“行乞的”，——而我們的口号必須是“不合作的”，更正确地說是：“自助”和“自己努力爭取”！正如我們用野牛头的标

① “國際社公民主殖民政政策”第 82 頁。

② 第拉克是印度人民杰出的領袖。

志所象征的那样！

誰要是还希望从帝国主义制度那里得到援助，誰要是还相信帝国主义者将会“賜”給他們“幸福”，誰要是还听从“神聖的使命”的話，誰要是还向往西方，那他就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真正的事实、对现实毫無所知的人。

因为真正的事实正如我們的宗旨中所写的那样：荷蘭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它对印度尼西亞的殖民統治。真正的事实使德克斯特拉法学士在他的1914年的“东印度指南”一書中写道：“居民在这一兩百年內不能希望我們的帝国主义文化，即不能希望利用我們的权力和知識来改进他們的文明和衛生狀況”。

真正的事实使弗勒鳴先生發表如下的演說：“每年有一笔很大的出超，即东印度的輸出总值要远远超过它的輸入总值，这笔款項都作为利潤、利息、獎金、薪金、养老金、休假津貼等等流往荷蘭，这对于我們这个拥有將近 750 万人口的小国家的公共福利事業有很大的好处。”^①

真正的事实正如蒙教授所写的那样，目前荷蘭的强大是由于它拥有土地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亞这块殖民地。真正的事实使山堡博士在前些时候大吵大鬧写了一本叫作“印度尼西亞独立，荷蘭就破产”的特殊的書，它也使荷屬东印度国防委员会这样写道：“从經濟角度来看，东印度之脱离將是荷蘭的一种最严重的全国性的灾难。”^②

真正的事实是，在很早以前，包特大臣就曾經說过：“东印度乃是一个軟木浮标，荷蘭就漂浮在它的上面”，——而德·加特·安琪利諾在他所著的“荷屬东印度的政策措施和政府的領導”（法

① “國際社会民主殖民政策”第 72 頁。

② Sneevliet, Proces 第 257 頁。

官先生，这是海外殖民部支持出版的一本标准書)一書中公然写道：“工業化的西方世界，如果没有热带和亞热带的农業地区，首先是殖民地的产品，那末，它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它的社会和它未来的前途都和它的殖民地有着牢不可破的千絲万縷的經濟联系。”①

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如果西方世界自动地讓东方世界独立的話，就等于西方世界自杀嗎？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誰要是还敢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事業中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帮助，誰就等于閉上了眼睛！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不願意閉上眼睛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不要作夢，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不願幻想，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保持着最高度的清醒！

許多人这样說，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之所以采取基于“相信自己”的政策，是由于政府沒有履行它在1918年的“十一月諾言”，即答应給予印度尼西亚人民以更多的权利。这种想法是錯誤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采取“相信自己”的原則并不是由于“十一月諾言”沒有被履行；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这一原則，正如上面所說的，是从分析殖民地情况的实質中得出来的，也就是从分析帝国主义的实質得出来的。这一“相信自己”的原則，不仅适用于印度尼西亚，而且适用于一切追求独立的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印度民族、印度支那民族、菲律宾民族、朝鮮民族和埃及民族，总之，所有呻吟在外国帝国主义重压之下的民族，都可以采用这个原則。我們的原則并不受到我国国界的限制，我們的原則是“超越国界”的，因为实际上帝国主义也是超越国界的。帝国主义就其实質來說，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在任何地方，帝国主义都是为了自己的利潤而企圖

① 第1卷第89頁。

控制和影响其他国家；在任何地方，帝国主义都是和它統治下的人民的利益發生矛盾的！在任何地方，帝国主义制度都不会自願地去使它的殖民地走向“成熟”和取得独立！

“十一月諾言”沒有被履行，即福克总督所采取的違背范·林堡·斯第隆姆政府的尊貴的諾言的政策，並沒有使我們不服从。福克总督的政策，即緊縮开支、所謂職員过多、取消高物价補貼、增加稅收、箝制輿論的通告、禁止集会以及刑事法第 161 条附加条款等等，甚至使我們的生活更加困难；福克总督的政策完全是对“十一月諾言”精神的一种侮辱，这样的政策并不成为我們的原则的来源，而仅仅是加强了我們对上述原则的正确性的信心，加强了我們对我們的分析的正确性的信心。这个分析就是，大战之后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的，更加需要印度尼西亚的財富，因而必然要去影响政府！但他們終于許下了“十一月諾言”，这并不是由于我們突然被他們看作比过去稍微“成熟”了，而仅仅是由于政治形势太令他們担心了，即由于当时荷蘭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非常淡薄，人民运动日益高漲，而当时荷蘭国内的形势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十一月諾言”帶有“由于恐惧而作出的諾言”的性质。这个諾言在危险消失之后，帝国主义者必然要用强力抛弃上述諾言！

特魯尔斯特拉在描写当时的形势有必要發表“十一月諾言”时說：“当时是国际間的事件达到了最高峰的时期，被破坏的宝座的碎片飞过荷蘭人民的耳边，而外国的革命雷声震撼在他們的土地上”。但是，当危险消失之后，当上述“十一月諾言”有必要加以撤銷的时候，我們就立即知道了撤銷上述諾言的原因的“秘密”，即德勒普教授在“企業主理事会”1923年6月21日的會議上所揭开的“秘密”，他說：“在我到东印度去以前很久，我就有这样一個印象，这种印象在我到了东印度之后更加强烈了，这就是，由于战争的結

果，东印度对于荷蘭來說，要比过去远为重要！”

“秘密”！……但是，这个“秘密”对于我们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銀元响声的“秘密”，带着糖味的“秘密”，带着橡膠味兒的“秘密”，带着石油味、茶叶味、烟草味等等的“秘密”！在战争时期，每年出超“仅仅”約三亿荷盾，出超的百分比平均“仅仅”占輸出总額的40%，因此，在1919年，它就达14亿荷盾以上，即占輸出总額的70%以上！^①因此，这个“秘密”乃是不再使我们感到惊奇的“秘密”，“十一月諾言”必然为他们所抛弃，必然要被非常反动的政策所代替！

在印度尼西亚联盟成立15周年紀念刊第25—26頁中，我們讀到这样一段話：“当和平到来之后，大規模的破坏活动使經濟情况陷于混乱……因此，欧洲加倍地需要东方‘尚未开发的地区’。在那些地区，自然之母以無限的耐心把自己的財富給了他們。因此，有必要制訂一項旨在保証最广泛地使用权力的国家政策，否則，就不可能进行最有效的开发工作。英国在大战甫告結束对印度所采取的反动政策，就是上述情况所引起的一种無法避免的后果。同样的，首先是能够依靠自己的財富生存的美国，也放弃了它的受到贊揚的孤立政策，而以帝国主义势力的姿态出现在东方。否則，为什么政府的声明会互相矛盾……即最初認为菲律宾已經“成熟”，后来又認为独立的条件还不“成熟”（1916年約翰法是答应給菲律宾独立的）？荷蘭，由于在战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財產沒有受到破坏，但多少也受到欧洲大陆危机的后果的影响，因此它竭尽全力来使它同荷屬东印度在战时業已疏远的經濟联系重新密切起来，……于是福克总督便被派到这里来，“十一月諾言”便化成一陣

^① 請參看哥赫著“1927年职工运动”第570頁和范·赫尔德倫的“言論集”第98頁。

烟霧，或者存在于記憶中的烟霧，——從而使我們對“自助”和“自己努力爭取”的原則的信心加強了，使我們的覺悟提高了，使我們知道獨立乃是我們自己進行鬥爭的結果！

組織力量，建立政權

正如荷蘭工人為爭取大選權利所唱的歌一樣：“乞求憐憫是沒有用的，要選舉權利就必須進行鬥爭！”因此，我們也宣傳我們的口號：“乞求憐憫是沒有用的，要獨立就必須進行鬥爭！”

鬥爭！用什麼來鬥爭？用劍？用槍？用炸彈？破壞公共治安？從事罪惡活動？啊，不是的！不是用劍，不是用槍，不是用炸彈，不是以違犯刑事法第 153 條附加條款或刑事法第 169 條來進行鬥爭，也不是以超越法律的界綫來進行鬥爭，——我們是通過合法的“組織力量”來進行鬥爭，是這樣進行鬥爭：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用現代化的完善組織來建立政權，正如荷蘭工人在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和“奪取”政治權力的鬥爭時一樣，並沒有採取法律所禁止的方式，而同樣地僅僅是採取合法的組織力量的方式。合法的組織力量，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建立政權，這就是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的意圖，法官先生，而不是非法地組織力量，不是用秘密的軍隊來建立政權，不是建立虛無主義式的政權，也不是旨在危害“公共治安”，違犯刑事法第 153 條附加條款和刑事法第 169 條來建立政權。

那麼，為什麼要建立政權呢？我聽到有人這樣問。要建立政權，因為殖民地問題就是政權問題！要建立政權，因為全部世界史表明，重大的改革僅僅是由勝利者來進行的，當利害得失的考慮要他們這樣做的話，或者某一種勢力要求他們這樣做的話。馬克思說，“沒有一個階級願意自動地放棄自己的權利。”全部世界史就是

这种政权运动的历史。全部世界史，特别是在19世紀初期民主思想产生之后的历史，都是說明建立政权的历史；每一个政党、每一个职工会、每一个团体都是一种政权組織，都是一种組織力量。一个人不能够發展成巨大的势力。因此这些人就聚合起来，互相联系起来，——一个团体便誕生到世界上来。例如，欧洲人在这里組織了一个“政治經濟联合会”，欧洲人在这里組織了“祖国俱乐部”，一部分中国人成立了“中华会”，当地居民則組織了叫做“万隆市民”或“驅除病魔，長寿無疆”的团体，而他們仅仅是成立建立政权的机构罢了。

噢，是的，“政治經濟联合会”的建立政权，“祖国俱乐部”的建立政权，“驅除病魔，長寿無疆”的建立政权，跟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建立政权的性質有所不同。“政治經濟联合会”所追求的利益是符合于帝国主义的利益的，“祖国俱乐部”企圖把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統治維持到世界末日为止，而“驅除病魔，長寿無疆”則相信在殖民統治下是有幸福的，——这些团体乃是反动的政党或者是保守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所追求的利益，完全是和帝国主义的利益矛盾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一个反对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建立政权，正如上面所說的那樣，乃是从这样一种信念、即殖民地問題就是政权問題的信念中产生出来的。当印度尼西亚人民还没有形成一个最安全的力量力量的时候，当人民还陷于四分五裂、还没有团结一致的时候，当人民还不能够通过一个有計劃和有組織的力量来提出他們的一切願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追求自身利益的帝国主义者将会繼續把他們看作一只馴服的羊，并且將繼續不去理会他們的一切要求。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每一項要求都是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如果帝国主义者不是被迫接受的話，他們是不会执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任何要求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帝

国主义者和政府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人民进行斗争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帝国主义者被迫作出的让步！

社会主义者格拉麦尔1925年6月10日在下院发言说：“虽然被甜言蜜语所掩饰，但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荷兰的利益，或者更正确地讲，大资本的利益，其安全始终是优先得到保护的；而东印度人民的利益，则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或第四位加以考虑的。

审判长先生！

东印度人民必然会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从像今天这样的结构的议会中，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希望从它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而它们，如果要实现某一种东西的话，必须用权力来对付权力。因为关于参加政府是否成熟的整个问题，首要的难道不是权力问题吗？”

“用权力来对付权力”，格拉麦尔这样劝告说。尽管如此，……格拉麦尔并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格拉麦尔并不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格拉麦尔不是一个要玩弄枪械或炸弹的人，不是一个要“危害公共治安”的人，不是一个要“进攻”或“推翻”政府权力的人。格拉麦尔乃是一个“驯服”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正直的公民”，是温和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一个反对党建立政权的工作并不是始终都必须超出法律的界限！正如“社会民主工党”那样，它通过合法的建立政权的道路，从一个被侮辱被咒骂的小集团能够成为一个被人畏惧的力量，因为它现在影响着数十万人；正如“社会民主工党”所做的那样，它通过动员数万平民，成立职工会、举办合作社、出版数十种报纸，终于能够催促或压迫它的敌人作出有意义的让步；正如“社会民主工党”或者是西欧的工人那样，他们通过非常剧烈但合法的建立政权

的途徑，要取得政治权力并立即停止資本主义的活动。因此，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也是通过建立政权的途徑，要成为一个为人畏惧的力量，从而能够引导印度尼西亚人民也走上政治权力的道路。独立的政治权力，在我們看来，乃是完全制止帝国主义活动的最重要的条件。

每一个爭取独立的政党都要發動叛乱嗎？

“实现政治权力！实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是的，对的，实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因此，如果不給它独立的話，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就要發動叛乱！”人們会这样說。

啊哟，这样的“邏輯”是非常奇怪的！如果这样的“邏輯”是正确的话，那么，人們也就可以立即得出这样的“邏輯”：于是，以建立伊斯蘭政府为其理想的“伊斯蘭教联盟党”，也要發動叛乱！或者人家也可以得出这样的“邏輯”：于是，“至善社”、“巴松丹”、“八打威人”、“馬都拉联合会”以及所有“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政治团体联合会”的成員，他們都要爭取独立，因此他們都要制造騷乱！是的，人們还可以得出这样的“邏輯”：于是“社会民主工党”，“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党”以及以“实现政治权力！消灭資本主义！”为口号的阿尔巴达和斯托菲斯等人，也要用炸彈和火藥来进行騷乱了！

啊哟，这样不是很滑稽嗎：斯托菲斯老头子拿着炸彈和火藥来狂鬧一場！其实，“东印度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怎样的呢？“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又是怎样的呢？斯托菲斯和阿尔巴达等人怎样来实现他們的政治权力呢？

“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取得政治权力呢？”，在关于“社会民主工党”的宗旨的小册子中，他們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在我們所建立和扩大的每一个組織中，我們正在进行上述工作。我們在每一次普

选中，在每一次为争取选举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在每一次同资产阶级进行的大规模斗争中，都是为了上述目的而进行工作。这不是某一天的反抗，而是長年的抵抗斗争……無产者在他們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有形手段，就是結合上述斗争的条件和可能性，并且使用资本主义社会給我們的武器。因此，我們首先就利用議會，也正因为如此，职工运动就使用罢工的武器——法官先生，在荷蘭是有罢工的权利的——这种武器之所以能够被使用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不能排除工人的力量。但是，無产者也用这种武器来提出一般的政治要求和阶级要求，如果他們認為它可能帶來好处的話……

根据我們的經驗，暴力显然是一种惡劣的手段，当权力掌握在我們手中的时候，它对于我們是多余的，当权力不是掌握在我們手中的时候，它对我們是有害的。……但是，無論我們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無論我們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能被抹煞的作为一切的基础的就是需要有一个能够持久的、有牢固的結構和不断成長的組織，一个拥有道德的权利和势力的組織，以便領導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①

其实，認為由此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就要制造騷乱的这种“邏輯”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即使我們不去取笑这种可笑的“邏輯”，每一个願意承認我的神經至少还是沒有毛病的，每一个不把我看作瘋人或白痴的人，自然会理解：我是不会不知道独立只有通过無比艰巨和异常繁重的組織工作和政权工作才能实现，而且我也不可能这样說：独立將在1930年到来！正如欧洲的工人不可能在1年、2年、3年、10年、20年的時間內实现他們的政治权力一样，印度尼西亚人民也不可能在一瞬間就取得独立！

① 特魯尔斯特拉著“社会民主工党，它是什么，它要做什么”第8版第54頁。

啊，啊，“独立將在 1930 年到来！”

他們說我曾經說過，独立將在 1930 年到来！其实，如果确是这样的話，那就非常有必要把我和据說也曾經說過今年將會实现独立的沙多諾法学士立即送进蘭格姆瘋人院的“無法治愈病号”房里去。

我在 1 月 4 日“东星报”（荷文版）讀到这样的消息：

“当沙多諾法学士問法院提出控告的証据是什么时，警察回答說，政府从全印度尼西亚各地得到消息說，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要發動革命，而且——这也是从暗探那里得来的消息——沙多諾法学士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說，在 1930 年，这个国家將會重新得到独立……沙多諾法学士立即正确地回答說，最高領導机构从来沒有作出像上述那种意圖的計劃。因为，如果这种消息是确实的話，最高領導机构当然要通过一項決議并發出指示的！再者，如果他們真有这样的罪惡意圖的話，他們全体当然会在家里收藏武器或至少收藏大刀，而現在，在进行了大規模搜查之后，在那些領導人的家里，連一把小刀或其他武器都沒有搜到。

他記得，他曾經在某一次群众大会上这样說过，在 1930 年，我們的朋友中国人將享有同欧洲人一样的权利。他就这个問題接着說，作为这种享有同等权利的結果是，印度尼西亚人也有权享受由上述同等权利的法律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他一貫这样說，他是非常希望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的。他几乎在每一个集会上都是这样毫不客气地談到这个問題。但他从来沒有說过，印度尼西亚將从 193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独立，并在这一日期的前夕，这里將爆發革命。如果他曾經这样說过，他感到奇怪，为什么当时沒有把他逮捕起来”。

非常正确！我們从来不隱瞞我們是爭取独立的，我們从来不

隱瞞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的理想就是獨立的印度尼西亞！但是我們也不會愚蠢到認為或者說這個獨立在一瞬間就會到來。

噢，是的，如果這個獨立今天能夠從天上掉下來，如果今天有一個可愛的神仙把這個獨立賞賜給我們，那麼我們印度尼西亞國民黨黨員，不僅不會表示拒絕，相反的，將會感到歡欣鼓舞。我們對此將會說，謝謝真主，可贊美的真主，因為根據我們歷來的信念，獨立乃是通向我們偉大的天堂的大門的鑰匙。我們把今天就獲得獨立這種理想看作是最美麗的一種理想，因此，對我們來說，並無所謂來得過早的獨立。

我們不願採取某些社會主義者的那種態度，他們預先地——既定地——拒絕今天就獲得獨立的要求，拒絕今天就獲得獨立的理念來掩蓋他們的宗旨。但是，……獨立是不會在今天或明天早晨到來的！獨立僅僅是某一個國家的人民的一種組織和團結工作的結果，這種工作是要人民流盡一切血汗、埋頭苦幹與竭盡全力和不停地去做的。按照印度領袖蘇連德拉·納斯·班尼里的比喻，獨立“好比嫉妒的神，要求受到最細致的祈禱，並且要求她的膜拜者對她作出最勤勉的和永不間斷的祈禱”。

關於獨立，我經常在群眾大會上這樣說，獨立不是為了我。獨立是為了我們的子女，為了我們的子孫，為了生活在未來的後代！

不，為了實現上述獨立，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並無意動刀劍或炸彈，也無意譏刺或贊揚破壞公共治安的人，或者是冒犯政府權力或者是進行其他像在这次審判中對我所作的控告的罪行，但是，印度尼西亞國民黨進行合法的建立政權的工作，根據現代化的組織的榜樣來進行建立政權的工作。正如歐洲的工人一樣，他們也把政治權力和資本主義的消滅看作實現真正的幸福的唯一關鍵，在集中地進行建立政權工作之同時，也已經試圖通過各種條例以及今

天所能达到的各种胜利来改善他們的生活；正如欧洲的工人在实现他們的最高目标的同时，也不拒絕接受直接的利益一样，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同样地在实现独立之同时，也已經通过合法的途徑来爭取类似的当前的利益。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同样地在实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同时，也已經在經濟、社会和政治方面进行日常的努力，甚至把这种当前的利益看作是实现上述独立的条件。它曾經尝试举办学校、医院，反对高利貸，支持民族銀行，开办合作社，促进职工会和农会的發展。它試圖取消刑事法中关于防止散播仇恨情緒的条文以及該刑事法第 153 条附加条款和第 161 条附加条款的条文，取消总督的过分的权利。它試圖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在日常生活需要中的支援者。如果今天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在这些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多成就；如果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所举办的学校还不多，所举办的医院还不多，所举办的合作社还不多；如果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还没有能够清除上述这些政治欺騙，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立到现在只有兩三年的時間！

“实际行动的斗争”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去年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在 1929—1930 年开展“实际行动的斗争”的決議！

“实际行动的斗争”这句话应该这样来理解，即“通过合法的途徑来爭取实现今天可能做到的各种改善”。在雅加达举行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 1929 年 5 月以前，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还生活在宣傳的时代。在雅加达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切集会、一切言論、一切行动，首先仅仅是为了把自己介紹給印度尼西亚人民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旨，以便使印度尼西亚人民了解并为这个宗旨的

正确性所吸引。在第一阶段，几乎在每一次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所召集的群众大会上，我的演说仅仅是详述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党章中关于我们的宗旨的说明。在这个阶段内的每一次群众大会几乎都是为了成立分党部或者是在已有分党部的地区增加人们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它的宗旨的了解。在这个宣传的阶段，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斗争”，它还没有设法使它的组织去进行实现它的工作表中所列的各种改进的努力。在这一阶段内，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仅仅是宣传它的基础而已，——它还没有“设法”也没有行动起来去执行它的工作计划！

因此，当1929年年初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已经有较多的党员的时候，当1929年年初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已经有较大的力量的时候，——当时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似乎已经作够了的时候，——最高领导便认为有必要来实行它的工作表中所列的各种工作，最高领导认为有必要进入实际行动的阶段、斗争的阶段。对于宗旨的宣传已经够了，于是现在必须把工作计划付诸实行，现在必须进行“实际行动的斗争”！在最高领导的建议下，雅加达的代表大会便通过了关于就工作表中的Id条和IId条进行实际行动的斗争，即关于“消除对人身自由、活动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障碍”，以及“推进职工会和农会工作”等条文。自雅加达的代表大会召开之日起，宣传的阶段便告结束，——新的阶段开始了，实际的建设的阶段，即工作的阶段、斗争的阶段开始了。

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呢？采取用实际行动来进行斗争的方法吗？用炸弹、枪械、火药吗？——不，用实际行动来进行斗争的方法并不使用炸弹，并不使用枪械，并不使用火药，也不使用任何为法律所禁止的东西。它的方法不外是在各个地方召开群众大会，以便来影响、唤醒和激起公众舆论，在报纸上写文章，举办训练班

向黨員講解关于上述各条条文的意義。它的方法，不外是通過合法的途徑來發動我們的力量，來擴大我們的力量。它的方法，不外是通過合法的途徑來發動我們的力量，來擴大我們的建立政權的工作，不外是像“社會民主工黨”那樣進行鬥爭，像“伊斯蘭聯盟黨”那樣進行鬥爭，像每一個以建立政權為基礎的團體那樣進行鬥爭，——也就是動員自己的精神以及最激烈地動員公眾輿論的精神，——使用工作力量，對內為了建立各種必要的組織，如上述的職工會和農會，使用工作力量，對外是為了全力施加壓力以實現它的要求。不是用炸彈來施加壓力，不是用火藥來施加壓力，不是用任何法律所禁止的東西來施加壓力！——而是合法的壓力，正如我在審判中所說的那種壓力，也就是當拉杜朗宜博士還是激進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溫和的時候所說的“精神的壓力”。

啊，法官先生，難道“實際行動的鬥爭”這句話一定要意味着暴動，障礙物^①，強力破壞，——難道這句話一定要意味着暴力，或者至少是違反法律嗎？

西歐的社會主義者也是經常倡議進行這種“實際行動的鬥爭”，也經常倡議進行“直接的鬥爭”，——他們豈不是也不把這種“直接的鬥爭”意味着違反法律、強力破壞或者使用炸彈嗎？

“社會民主工黨”的領袖們這樣說：“由於大資本的勢力主要的恰恰不是設在國會里面，而是設在國會外面，所以，工人階級不能把他們的鬥爭僅僅限制在國會里面。因此，工人階級除了使用議會鬥爭這一武器之外，在大的鬥爭時刻，也必須使用直接的鬥爭這一武器，也就是職工會的政治鬥爭”^②，……——而所有的人都知

① 在歐洲，起義者如在城市里發動起義，他們在市內各街道上用桌子、椅子、櫃子、沙包等物來設置障礙物。

② 特魯爾斯特拉法學士著“戰後的社會民主主義”第17頁（1921年出版）。

道，在国会外面进行这种直接的斗争，并不是蓄意要违反法律，或者强力破坏，或者暴动！

不，法官先生，我再一次重复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要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不是旨在制造骚乱，并不是旨在制造小暴动，并不是旨在违反第 153 条附加条款或者是在这个审判中我被控告的其他罪行，——而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要通过组织和发动合法的权力机构，一个现代化的民族权力机构，一个拒绝每一种不是民族主义方式的民族的群众斗争来达到它的目的。

革命的 和 革命

但是“革命的”这一字眼！但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把自己称作“革命的”政党这件事情！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存心要暴动，或者至少是侵犯政府的权力，危害公共治安吗？

哦，诚然，我经常说我是一个革命者，我经常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本来一开始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起诉书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在以后才变成革命的，这句话是完全错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不是在以后才变成革命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革命的！但是，“革命的”这一字眼，按照我们的解释，完全不是意味着“要制造暴动”或者“进行某种犯罪行为”。革命的这一字眼，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意味着“激进”，“要迅速地进行变革”。我们所指的“革命的”这一字眼，必须了解为“温和”这一字眼的反面，“中庸”这一字眼的反面。我们，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人，我们本来就不是温和的人，我们本来就不是中庸的人，我们本来就不是“躊躇不前”的人，也就是我们历来所谓的“软弱无力”的人；我们是“激进”者，我们要进行最迅速的变革，我们是“野牛头”分子。

啊，法官先生，“革命的”这一字眼不仅在我們的解釋中被理解为“要迅速地进行变革”！如果人們說“蒸汽机是生产方法上的一个革命”，如果人們說，“爱因斯坦教授已經在全部自然科学方面引起了革命”，如果人們称“耶穌基督是全部世界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者”，如果崇拜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者德·立赫特牧师写了一本“革命的基督教”的書，——是的，如果馬克思主义者，鑒于社会的进化規律（作为对于赫尔克利特的“学說”的补充）說：“我們生活在連續不断的革命中，也就是永久的革命中”，——难道这一切都会使我們想起劍、槍、炸彈、火藥、障碍物、人类的血和死尸的气味嗎？

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是“革命的”，因为印度尼西亞国民党要进行迅速的和激烈的变革。著名的皇家法学家而且完全不是“紅色分子”的伯倫捷利教授說，革命一般是意味着：“發生基本的变化”，也就是激烈的变化，最深刻的变化。正如每一个要进行激烈的变革的政党都是革命的政党一样，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也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伊斯蘭联盟党”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是革命的，正如哥赫先生自己所承認的，工人階級的整个階級斗争都是革命的。

斯登赫斯这样說，“不是階級斗争的某一特定形式是革命的，而是这一階級斗争本身實質上是革命的，尽管有許多人把騷乱和罢工看作是革命的”^①。讓我們听一听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李卜克內西对“革命的”这一字眼的說明：“我們經歷着‘連續不断的革命’，非永久性的革命。世界的历史就是一个連續不断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是同一个东西。

社会和国家中的革命的变化过程一刻也沒有停止过，因为国

^① 摘自“1928年10月3日在阿姆斯特丹教育团体上的报告”，見1930年8月4日“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

家和社会是活的东西，——而这一变化过程和革新过程的终点就是死亡。我們社会民主主义者了解这一点，因此我們成立了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就是一个旨在消除社会和国家的自然發展的各种障碍的政党！”讓我們听一听为什么卡尔·馬克思把他的同志称作革命者：

“社会主义者是革命的，这不是由于他們的态度粗暴，而是由于他們对于生产方式的成長的看法，即：和現在人們的想法相反，在这种成長过程中必然要引起对于所有制和生产的新的認識和新的形式；他們是革命的，这是由于他們为階級而奋斗，这个階級必將实施新的制度，他們就是为此而进行組織工作并使它走向成熟。”^①

其实，考茨基的話是非常中肯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政党！”^②

現在，豈不是証明我所說的話，即“社会民主工党”是革命的，“东印度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阿尔巴达等人是革命的，斯托菲斯、德·德魯和密登多洛普是革命的等等，是正确的嗎？难道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不也是革命的嗎？难道我不也是革命者嗎？因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我，也是旨在“消除社会和国家的自然發展的各种障碍”，也是旨在“为此而进行組織工作并使人民走向成熟”。因此，我重說一遍，誠然，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革命的，我是一个革命者，——但这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仅仅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要进行迅速的和激进的变革，要“迅速地进行变革”，要进行“根本的变革”。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我是革命的，这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我要使用大刀或炸彈或火藥，这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

① 奎克著“社会主义者”第5卷第327頁。

② “到政權之路”第67頁。

国民党(按照考茨基的話)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政党”，——而仅仅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要消除一切阻碍印度尼西亚社会的繁荣并使它倒退的因素，并且組織人民来消除这些障碍。

精神的力量

啊！大刀、炸彈和火藥！我們被控告使用大刀、炸彈和火藥！似乎沒有比大刀、炸彈和火藥更犀利的武器！！似乎沒有比數十艘战艦，數百架飞机，數千、數十萬、數百萬的陸軍更具威力的武器！似乎再也沒有精神的武器了，這種精神的武器如果在人民的心中被喚醒、奋起和燃燒起來的時候，它的威力就要超過1,000支槍械和1,000門大炮的威力，甚至超過裝備齊全和全副武裝的1,000艦隊和1,000支軍隊！好像我們就不懂得人民的這種精神力量可以變為無比的超自然力的和強大無比的精神力量似的。別人控告我們企圖用點燃或摔打的爆竹來制造騷亂！好像東方的學術像“巴加哇基達”這本書所歌頌的並且傳授的精神力量的學術已不復存在了！

“讓你知道吧，武器打擊不了生命；

火燒不了，水也淹不了，

炎熱的風燒不焦。

穿不透，

不受攻擊，不受蹂躪，總是自由的，

永恆的、遍及各地、固定和屹立的，

看不見，也說不出來，

言語和思想都包括不了。他自身永遠是存在的——

這就是生命！”

不，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并不是在騷亂中或者是在炸彈和火藥

中去寻求权力，也不是像在这里所控告的那样是从蓄意违犯法律的情况中去寻找力量。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从社会团体和已经觉醒的、奋起的人民精神的团体中去寻找组织力量的权力，是以进一步复活和组织人民的精神（它由于世代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昨天几乎熄灭了，但现在又开始燃烧起来）来寻找组织力量的权力。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知道，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认识到，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相信，如果上述人民的精神已经被组织起来并且熊熊地燃烧起来，人世間就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把它扑灭，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相信，如果它掌握了这样的精神武器，它就会实现它所要求的一切，而不需要用剑，不需要用枪，不需要用炸弹，不需要用大炮，是的，不需要像在这一审判中对我所作的控告那样“傲慢地”故意地去违犯刑事法第 153 条附加条款和刑事法第 169 条。有了这样的精神武器，它就真正地掌握了具有最大威力的武器，真正地念了“占德拉比拉哇”和起死回生的咒语，——法力无边的，永恒的，永远不会被击败的！

印度的女英雄，莎罗伊妮·纳依杜在第 40 次印度国民大会上致开幕词说：“谁能够把某一个民族用锁链拴起来，如果它的精神不愿意被加上锁链的话？谁能够消灭某一个民族，如果它的精神不愿被消灭的话？”^①著名的爱尔兰英雄麦克·瑞尼在他所著的“自由的原则”一书中写道：“因为一个被剥夺了武装的人，是敌不过众多的人的，一支军队是打不过多得不可胜数的军队的，——但是，全世界的所有国家的所有军队联合起来也征服不了一个已经下定决心要保卫他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生命。”^②

其实，炸弹和火药又有什么用呢，傲慢地故意违反刑事法第

① 摘自“亚细亚”。

② 参看德利著“在爱尔兰”第 140 页。

153 条附加条款和第 169 条条文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們仅仅通过精神組織来建立政权就已經肯定地能够实现我們的一切願望的話？

民族主义就是建立政权的生命

因此，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是繼續不断地努力使上述人民精神繁荣滋長起来。被某一种形势置于苦难境地的每一民族，不論它是工業国的無产者，或者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它的精神就是要求独立。因此，我們發揚和培植印度尼西亞人民这种要求独立的精神。我們首先不是像一般工人运动那样用階級觉悟来發揚和培植这种精神，而首先是用民族的觉悟、国家的觉悟和民族主义。因为每一个被异族統治的民族，每一个殖民地的人民，每一个每日每时都感受到异族的帝国主义統治的民族，——每一个受到这种殖民統治的民族，都是具有民族主义的智慧的。对立的情緒，在欧洲或美国是表现为階級对立的情緒，因为在那里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膚色，同一种感情，——而在任何殖民地国家的这种对立情緒是和民族对立的情緒一致的。在殖民地国家中，我們所感到的首先不是工人对資本家的对立情緒，首先不是階級对立的情緒，而是黑种人对白种人，东方人对西方人，被統治者对統治者的对立情緒。

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了解这些問題。印度尼西亞国民党認識到，力量就存在于民族觉悟和民族主义之中，它將來能够为我們开辟美好的日子。因此，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就鼓吹和培植这种民族主义，使它从不大活躍的民族主义变为活躍的民族主义，从本能的民族主义变为自觉的民族主义，从靜止的民族主义变为充滿活力的民族主义，——总之，从消極的民族主义变为積極的民族主义。把

它变为积极的民族主义，法官先生，把它变为积极的民族主义，因为光是对帝国主义表示抗议或怀恨的民族主义，我们还不能得救。我们的民族主义必须是一个积极的民族主义，一个创造性的民族主义，一个“建设性”的民族主义，一个“创造和敬神”的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人民通过这种积极的民族主义就能够创造自由生活所需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由于现在起就使这种积极的民族主义活跃起来，它就能够防止，使这种民族主义不致成为一种仇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不要使这种民族主义成为沙文主义或带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它的坏处正如我们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过的那样，——一个带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它的口号就是“得利或者损失”——像达斯所说的那样——，它进攻这里又进攻那里。从这种积极的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人民就会体会到阿拉宾多·高斯所说的话的正确性，他说，这样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真主自己。

有了这样的民族主义，我们的人民当然会把他们的未来的日子看作是光辉灿烂的黎明，他们的心里当然会充满着生气勃勃的希望。他们不再把未来的日子看作是漆黑一团的黑夜，他们的心里不再充满着猜疑和仇恨。为了这样的民族主义，我们的人民将会心甘情愿地愉快地作出一切牺牲，以便取得他们所向往的美好的未来。总之：有了这样的民族主义，我们的人民将会有生命，将会复活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形同一具死尸！

著名的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尔这样来描写积极的民族主义：

“由于有了爱国主义，落后的民族很快就得到了文明、伟大和政权。爱国主义是强大的民族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它给每一个活着的人以生命。”^①

沒有民族主义就沒有进步，沒有民族主义就沒有民族。

孙逸仙博士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圖發达和种族圖生存的宝贝”。①

使民族主义奋起。过去，现在和未来。

使民族主义繁荣滋長的办法是什么？使民族主义活躍起来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有三条：

第一、我們向人民指出，他們过去的日子，是美妙的日子；

第二、我們提高人民的覺悟，使他們知道他們現在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

第三、我們指給人民看光輝燦爛的未来的光芒，并且告訴他們这个充滿着希望的未来的办法。

換句話說，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喚起和加深人民对于他們的“美妙的过去”，“黑暗的时代”“向他們招手的、放着光彩的未来的希望”的認識。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知道，只有这种三位一体的神才能成为查雅古苏馬花（能使死人复活的神花——編者），使枯萎了的人民的民族主义复活过来。

我們有着美妙的往昔，我們有着輝煌的过去！啊，法官先生，哪一个印度尼西亞人听到这种美妙故事而不会悲嘆呢？誰不会因为丧失自己的偉大而惋惜呢！哪一个印度尼西亞人听到馬來亞王朝和三佛齐王朝的偉大的历史，馬打藍一世的偉大，辛多克时代、艾尔朗加时代、諫义里时代、新柯沙里时代、麻喏巴歇时代、巴加加蘭时代的偉大，以及宾达拉、万丹和苏丹·阿貢领导下的馬打藍二世的偉大的历史的时候，他的民族精神不会活躍起来呢？哪一个印度

① 洛特罗普·斯多德特著“伊斯蘭的新世界”第151頁。

② 英譯本“三民主义”第55頁（1928年上海出版）。

尼西亞人回忆起他們的国旗在过去甚至被馬達加斯加人、波斯人和中国人望而起敬的时候，不会悲嘆呢？但是，相反的，有着这么偉大的过去的人民，必然会有足够的力量取得美好的將來，它一定仍然拥有在未来重新走上偉大的地位的傳統，对此誰又不会产生希望和信心呢？哪一个人在閱讀了过去的历史以后，而不会感到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呢！同样的，当人民知道了自己的偉大的过去的时候，爱国心就会立即复活起来，他們的心里就会立即燃燒起希望的火焰，因此又立即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

哦，是的，过去的时代是封建时代^①，现在的时代是新的时代。我們并不是要恢复这种封建的时代；我們也并不同意并不热爱这种封建时代的法規。我們知道它給人民帶來的坏处。我們仅仅是向人民指出，我們过去的封建主义是活的封建主义，沒有患病的封建主义，是健康的封建主义，而不是患病的封建主义，它是充滿着發展的可能的封建主义，它的生命要不是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害，必然会“繼續它的进程”，会“完成它的进化”，也就是必然会孕育并最后产生出一个健全的現代的社会！^②

但是，我們今天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呢？不是健康的，不是充滿着發展的可能的，而是患病的，“空洞的”社会。在开始的时候，当我說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命运的时候；当我叙述帝国主义攪乱我們的社会的情况的时候，諸位先生已經知道了一些关于今天的狀況。由于時間不多，我就講到这里为止，無需再加以补充。但是，我必須在这里說明，就是这种对今天的恶劣命运的認識大大地激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

① “贵族”的时代。

② 要了解我們这些句子，人們必須記住，社会是“不会靜止的”，而是永远活潑，永远在前进，永远在进化。

确实，不仅仅是对于我們的人民是如此，对于其他的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有生命的动物也是如此，对于某一种恶劣生活的認識，乃是要求获得更愉快的生活的願望的泉源。如果没有对現狀感到不滿的情緒，就不会有願望，不会有希望，也不会有欲望。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团体或者是每一个报纸，都热中于“揭露情况”，也就是热中于揭發他們所不喜欢的情況。如果“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对現政府的政策或者它所畏惧的人民运动进行猛烈攻击的話，如果“政治經濟联合会”叫囂着帝国主义利益受到威胁，如果“祖国俱乐部”向左右咒罵，那么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不滿意目前的狀況，因為他們要散播这种不滿和不乐意的情緒，企圖以此激起或加强他們的同伙对于更美滿的狀況的願望、希望和欲望。同样的，“伊斯蘭联盟党”，“至善社”，“巴松丹”或印度尼西亚的任何一个团体和报纸，它們进行宣傳或抗議，目的都不外是散播他們的不滿并且加强他們的追隨者的願望和欲望。

因此，如果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更加認識到他們今天的命运的悲慘的話，那么，它不外是为了加强上述人民要求更合理的狀況的願望和希望。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知道，就是这种願望和希望变成了工作欲望的推动者，“建設欲望”的推动者，“創造欲望”的推动者。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了解，人民對他們今天悲惨命运認識越深刻，就越会勤勞苦干，用一切力量來實現對美好的將來的各种希望。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了解，对于当前的痛苦的認識越是深入到人民的肉和骨髓里去，就越能激發人民的爱国热情，使原来已經在燃燒的積極的民族主义更加熾烈地燃燒起来。

人們可以把这个說成是散播“不愉快的情緒”，人們可以把这

个說成是“使人民产生不滿和仇恨情緒”，人們可以把我們說成是挑撥者，欲望的燃燒者，煽動者、唆使者。我要回答：我在上面所說的我們的那種作法，同“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祖国俱乐部”和“政治經濟联合会”的行为在實質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同“伊斯蘭联盟党”、“至善社”、“巴松丹”等等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再者：我們从来没有脱离客观实际，我們并没有为了“不愉快的情緒”而散播所謂的“不愉快的情緒”，我們并没有为了掀起仇恨的情緒和憎惡的情緒或者是其他卑鄙的欲望来“制造不滿和仇恨”，——我們散播所謂“不愉快的情緒”仅仅是为了更加激起和更加加强人民对于实现更加美好的状况的願望，更加加强他們的工作热情，并使积极的民族主义更加繁荣滋長。

在这里，我記起了孙逸仙博士的演說，他說：

“照从前……所講的情形。我們要恢复民族主义。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国是多难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經失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圖恢复。”

“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圖恢复。便永远沒有希望。中国的民族。不久便要灭亡。”

“这三件大禍是已經临头了。我們自己便先要知道。自己知道了这三件大禍临头。便要到处宣傳。使人人知道亡国慘禍。中国是难逃于天地之間的。”

“所以我們提倡民族主义。便先要四万万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①

意思是說：使人民認識他們的痛苦的現狀，以便使他們的民族主义抬头并且願意行动起来，——这就是这位偉大的領袖的教言。

^① 英譯本“三民主义”第102、第112頁。

这也就是我們所实行的。

本来就是不愉快的不愉快，并不是我們制造出来的，真正的和原来的这种不愉快，乃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

可敬的法官先生，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关于使民族精神繁荣滋長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工作：激起对过去和將来的認識的工作就是如此。关于第三部分，即关于指出未来的光芒的美丽以及实现它的办法的部分，关于这第三部分，同样的由于時間不多，不需要長篇大論地来談它；因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为建立政权所作的一切努力，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对内对外所作的一切斗争，它的一切行动，甚至，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全部精神和肉体都是贏得和实现未来的希望的方法。而印度尼西亚人民将会实现它，这对我們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人来说，已經不再是什么謎語了：过去是那么的光輝和無比偉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尽管現在几乎是形同一具死尸，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必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能力在將来也建立起偉大的大厦来，必然能够重新登上过去所达到的高度，是的，甚至超过这个高度！

但是，未来的实际狀況？

未来的实际狀況又是怎樣的呢？

沒有一個人能够准确無誤地描繪出未来的情况。沒有一個人能够在事前根据自己的願望来規定出未来的实际狀況。沒有一個人能够走在历史的前面。我們只能夠規定出它的大致情况，我們只能夠研究它的發展趨勢。例如，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准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狀況，而只能知道它的主要的情况和它的發展趨勢而已。印度尼西亚的未来，現在只能看到它的像即將升起的曙光那样美丽的光芒，只能听到它的像月夜中自远处傳来的

悅耳的卡麥蘭(敲擊樂器——編者)的聲音一樣的諾言。正如皮影戲故事中的達那查雅武士到來之前，我們事先就看到他所發出的一片紅光，聽到歡送和追隨着他的鳥兒的歌聲，——現在已經向我們預告了的、我們以不勝企望之心等待着的美好的未來的降臨也是如此。我們已經聽到了它的各種諾言，即關於數百萬的利潤不再被轉移到別個國家去，關於人民的生活因而快樂和安全，關於符合和滿足他們的需要的社會狀況，關於有着廣泛的民主的政治生活的結構，關於不受阻礙的藝術、科學和文化的發展等等諾言。我們聽到了它的關於將會產生一個同其他民族友好並互相尊重的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的諾言，關於一個將要美化東方的天空的印度尼西亞國旗的諾言。我們聽到了關於一個對外對內都是堅強和健全的民族的諾言……

建立政權的基礎有四個

可敬的法官先生，在說明了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三個部分的情況之後，我已經非常簡要地指出了印度尼西亞國民黨關於建立政權的精神的工作，這種精神就是民族主義，熱愛祖國和民族，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歡欣鼓舞，為自己的不幸而悲哀嘆息。現在讓我們來回答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的建立政權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的建立政權的基礎是和這裡的帝國主義制度的基礎針鋒相對的。帝國主義制度的基礎最重要的有四種：

第一：帝國主義制度產生分而治之的政策，即製造分裂的政策；

第二：帝國主義制度把印度尼西亞人民置於落后的境地；

第三：帝國主義制度在人民的心裡和思想裡製造這樣的信念，即有色人種本來就是不夠“開”（按指金位的開——編者）的種族；

而白种人本来就是“最优秀”的种族；

第四：帝国主义制度也在人民的心里和思想里制造这样的信念，即人民的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一致并且是相同的，因此，人民不要进行自助的政策和要求独立的政策，而必须奉行和统治阶级团结的政策，即联合政策^①。

因此，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建立政权的基础就是同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完全相反，同把人民置于落后的境地的政策完全相反；同旨在“灌输关于有色人种的价钱贱、白色人种的价钱贵的思想”的政策完全对立而且是完全反对联合政策的。

甲、反对分裂政策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用宣传印度尼西亚团结的意志来回答上述分而治之的政策，用加强队伍的团结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法宝的威力来回答上述分裂政策。从过去的时代到今天的时代，不论是在东印度公司的时代或者是现代，我们的人民数世纪来不断地被插进分裂的楔子。是的，我们的弱点就在于这种分裂和不和，敌人的胜利也就来自我们的这种分裂状态。“Verdeel en heers”^②——这就是一个民族要战胜另一个民族的法宝，这就是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法宝。“分而治之”是罗马民族的法宝，这一法宝就是他们发现的，是过去西班牙民族和葡萄牙民族的法宝，过去，他们的国旗曾经飘扬在别国的上空，是英国民族建立他们的世界帝国“大英帝国”的法宝。请听西利教授在他的名著“英国的扩张”一书中怎样叙述英国在印度的“分而治之”的情况：

“如果一个不是军事国家的英国，真正必须用英国的军事力量

① 试将我的这种思想和哈达在他的“印度尼西亚独立”一书中的思想以及孙逸仙博士的思想比较一番。

② “分而治之”。

来統治数百万的人口的话，不用說，这样大的负担是超过了我们的力量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英国征服了印度，而且主要是在印度军队的帮助下并用印度的錢繼續統治印度……如果在印度也产生像我們所看到的过去在意大利的那种民族运动，那么英国的势力就不可能进行像奥地利在意大利所进行的那样有力的抵抗，而是必將立即崩潰。”^①

“一群的个人，他們沒有在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利益之下联合起来，是容易被征服的，因为他們容易被挑撥和离間。”

“正像你所看到的那样，暴动大多数是可以用在印度人民中間进行挑撥和离間的办法加以扑灭的。”^②

在印度尼西亚也是一样，古代帝国主义和現代帝国主义都不会忘記上述法宝的效力；在印度尼西亚，分裂的楔子也是不停地在活动着：

“……它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它的最危险的敌人摧毁到無能为力的地步，……最輝煌的胜利是用懦弱的人的武器、狡猾的算計和欺詐取得的，……”費斯教授是这样描写古代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所执行的上述政策^③。而克萊夫·戴伊写道：

“大多数的荷蘭人，就是遵照‘分而治之’这一原始的格言来同当地的土王接触，并且以这个作为他們取得良好收获的原則”。^④

古代帝国主义現在已經死亡了；但是它遺留給現代帝国主义的遺產，即灵驗的、有效力的“分而治之”的法宝並沒有死亡。但这

① 斯登麥茲譯本第 175、第 204 頁。

② 同書第 207、第 208 頁。

③ “爪哇”第 2 卷第 193 頁。

④ “荷蘭的行政”第 52 頁。

一法宝不是像过去那样被用来征服和擴張殖民地，——現在所有的島嶼已經降服，“國家疆界的統一”已經完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伴随着刀劍之聲、槍擊聲、大炮的轟鳴聲，而是通过“更寂靜的道路”（斯托菲斯語）來巩固他們已經取得的成果。

誠然，所有的島嶼已經被征服了，“國家疆界的統一”已經完成了，——在外表上，印度尼西亞已經被統一起來了，在外表上，它已經被束縛在一個統一体中。但是，這種“統一”，按照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說法，就是：“被征服下的統一，它僅僅是一種投降的統一罷了”，^① 啊，……它的內心不要趨於一致，它的精神不要為民族主義所滲透並且成為民族的精神！因為帝國主義者知道，一個沒有民族主義和沒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正如孫逸仙博士所說的，僅僅是“一盤散沙”而已，——像松散互不相聯的沙一樣，能夠被吹到任何一個地方而且可以被隨意挖掘。

精神，現代帝國主義制度首先就是用這個法寶來征服精神，把精神搞得“四分五裂”，以便使帝國主義制度能夠永久“統治”下去。它們首先就是用分裂的楔子打進精神里去，以便使這種精神不能成為民族主義的精神，這種民族主義的精神正像水泥一樣，把它摻進松散的沙里去就可製成一個非常巨大的大炮也打不碎的混凝土塊。

現代帝國主義分子是不會忘記他們的祖先的遺訓的。他們每天每時都不會忘記喋喋不休地念着“分而治之”的咒語。西利教授這樣教導他們說：^②

“如果印度宣布自己是……一個被征服的民族，我們也就立即知道我們不可能再繼續維持下去”……

① 弗·德·澤勒著“社會民主工黨和印度尼西亞”第 23 頁。

② “英國的擴張”第 204、第 209 頁。

“如果，由于某一种原因，居民开始感觉到他們已經屬於某一个民族的話，那么，我將不会說，我們有理由担心我們的政府的安全；不，我將說：我們必須立即放弃我們的一切希望！”

“立即放弃一切希望！”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慌的教导！但是，不，不必惊慌和失眠！因为，难道不是有足够的像“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爪哇使者报”、“今日新聞”、“火車头报”、“泗水商报”等等报纸每周每日的經常散播分裂的种子，刊载着咒罵“原居民”的每一个团結的努力和每一个喚起民族主义的努力的文章嗎？印度尼西亚語，即統一的語言，难道不是很快就要被禁止在学校中使用，而各个学校的教育制度难道不是已經扼杀了所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嗎？难道不是还有一个哥林在他的“今天和明天的殖民地問題”一書中試圖用所謂“島嶼政权”这样一种政府行政結構来体现分而治之的原則嗎？难道不是还有一个德·加特·安琪利諾写了充滿着扼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精神的詞句的巨著嗎？难道不是还有一个哥弗魯尔在他的备忘录中向政府推荐这种作法，即：“把峇厘島开放讓傳教团体到那里去，并使当地居民基督教化。这样，在將來就会出现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成为爪哇和东部各島之間的分裂楔子的峇厘島。类似的分裂楔子已經打进亞齐和米囊加宝之間即馬达族居住的地区已經基督教化了，（亞齐和米囊加宝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編者）”——难道不是还有一个歌頌分裂楔子的哥弗魯尔，引起信奉基督教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如下的抗議：“我的上帝，一个基督教的分裂楔子！我們，信奉基督教的印度尼西亚人，尽管同本民族的其他人的宗教信仰有所区别，但我們同是印度尼西亚母亲的兒女，难道應該，——难道我們應該听任我們的神聖的基督教被利用来实现分裂的目的？难道我們應該听任我們的崇高的基督教被利用来作为阻止我們民族团結的工具，被利用来

离間印度尼西亞母亲的兒女之間的关系的工具嗎？”^①

簡言之，不是到处都有保証上述精神的息灭的制度和保証“原居民”同“原居民”之間永远处于分离状态的制度嗎？

但是，要求权力的我們，我們也不必少睡觉！我們現在也有咒語，这一咒語在將來甚至必然要比上述分而治之的咒語更加灵驗，我們在独立之神的修道院从师一事也不会是白費的，他教导我們关于“团结就强固，分裂就垮台！”的法术的超自然力。我們也注意到前面西利教授的教导，但是是根据我們的意思，根据我們的解釋！

印度尼西亞的团结，法官先生，把所有印度尼西亞人民联合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印度尼西亞的团结，这就是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建立政权的第一个基础。

乙、反对退步，即反对智慧的衰退

而第二个呢？我們建立政权的第二个基础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要置我国人民于落后的境地，——哇噻，我們要使我們的人民从这种落后的境地摆脱出来！我們知道：人民智慧衰退正是这里的帝国主义制度所需要的。因为这里的帝国主义，主要的不是商業帝国主义；这里的帝国主义正如我們在上面所闡明的，最厉害的主要是它的第四个法宝，最厉害的是它把印度尼西亞經營成为剩余資本的經營地区。最厉害的就是它在农業、矿業、一般工業和其他企業方面的經營，——这就是所有需要廉价劳动力、廉价地租、廉价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企業。为了这些方面的廉价，因此我国的人民被搞成“生活清苦”、“逆来順受”、知識水平低、意志薄弱、欲望極少、失去了英雄气概的人民，——愚昧的死气

^① “年青的印度尼西亞的火炬”，1928年9—10月，第274、第275頁。

沉沉的“羔羊”似的人民！

在前面我已經指出范·赫爾德倫教授研究所證明的帝國主義的利益的基礎是人民的社会經濟落后；因此，智慧的衰退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利益！

在關於福利事業的報告第9卷第2章第172頁中，我們讀到这样的话：“村民、村長以及他們的乡村，自古就是‘渺小的人’、就是卑屈的，……因此，必須永遠把他們置于卑賤的地位，——最忠誠的納稅者。和它相對立的是屬於統治者的有官職的人，為了公共的利益，必須把這種區別劃分得清清楚楚。這裡所有的社会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礎上。……即使很幸運地有人要更好地維護賤民的利益……但他必須永遠是下賤的！”

“他必須永遠是下賤的”，法官先生，——他必須永遠“生活清苦”和“逆來順受”，永遠是必須屈從一切的“羔羊”似的人民！這種制度實行了幾十年，這種制度發揮作用甚至有几世紀了。諸位先生會感到奇怪嗎，如果奧古斯達·德·威特夫人在她的“東印度的自然和人類”一書中这样寫道：“不公正已經繼續得太長久了；人們的智慧已經成長，歪曲的成長到符合這種情況。思想已經變成反常和遲鈍，意志已經變成軟弱無力。”^①

諸位先生會感到奇怪嗎，如果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把反對這種智慧的衰退寫在它的旗幟上？我們，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我們試圖發展人民的教育事業，捐助人民的學校、減少人民中間的文盲來撲滅這種毛病。我們試圖激起和加強人民要求過更加接近人類生活的願望，在人民的心中燃燒起更多的欲望。我們設法使人民重新恢復過去那样的英雄氣概、意志、精力，——人民現在是

① “東印度的自然和人類”第90頁。

“軟弱無力”的，按照費斯教授的說法就是“像羔羊似的”；“它的老虎精神已經被徹底馴服”，因為“擺脫不了長期屈服在更強大的異族統治之下的安眠藥所發生的作用”！^①

人民的精力就是我們建立政權的基礎之一——反對帝國主義的詭計的基礎之一，但最主要的是推動人民向前邁進的基礎！

丙、反對灌輸我們是下等民族的意識

法官先生，時間的短促迫使我也用最簡要的方式來敘述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建立政權的第三個基礎。

第三個基礎同第二個基礎是非常緊密地聯繫着的，就是說，同反對那種把有色人種看成下等民族的詭計的第二個基礎是非常緊密地聯繫着的。因為這裡的帝國主義制度不僅對我們的社會經濟的衰退和人民智慧的衰退有利害關係，——這裡的帝國主義制度對人民相信自己確是一個下等人民這件事也有利害關係。

我在上面已經指出，帝國主義者，正如任何地方的帝國主義者一樣，是掩蓋他們的真正目的的。他們用各種動聽的理論來掩蓋它。他們說，他們的目的是利潤問題，不是這樣“粗暴”的問題——他們的目的是“教育”我們，使我們從愚昧走向進步，從“不成熟”變為“成熟”，簡言之，他們要實現一種“神聖使命”。

他們說，他們沒有得到什麼利潤，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相反的，他們反而遭到損失，反而背上負擔——即背上“白種人的負擔”，舉着和抬着我們走向進步！

為了使這一“神聖使命”的理論有“銷路”，為了使“白種人的負擔”這一理論有“銷路”，就很有必要把這種信念灌輸給棕種人；棕種人事實上的確是一個劣等民族或者是一個“不夠‘開’的”民族，

^① “爪哇”第1卷第209頁。

相反的，白种人确是优等民族，的确是“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劣等”民族受“优等”民族及……其帝国主义“引导”是理所当然的！

卡尔·考茨基在关于民族和犹太民族一书中描述“金黄色头髮”的民族对犹太民族的看法时说道：

“那些金黄色头髮的先生們夸耀自己是最聪明、最高尚和最强有力的人，其他人必須为他們服务。”^①

对亞洲人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区别，对我们的民族的看法有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把他们确是优等，我们确是劣等的这种信念灌输到人民的心中，——他们在这里不遗余力地燃起白种人的骄傲，不遗余力地使“我是最优秀的民族”这种感觉流行起来！

一位正直的宗教学者范·立特牧师不久前曾在他所著的著名的小册子^②中写道：

“虽然他们完全不属于过去盗窃丁香的那类人，但是，他们继承了这些人的遗产。他们所有的人都继承了那个著名的东印度公司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们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17世纪的先生们的后代和统治者的儿子，带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骄傲来到东印度。大概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骄傲，但是他们具有这种品质。大概当他们从荷兰动身来的时候，他们是不骄傲的，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当他们到达东印度的时候，他们就免不了要骄傲。他们周围的环境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但他们全都部分地染上这种民族骄傲的毛病。像目前在……东印度继续存在着的荷兰公司，它们继

① Sneevliet, Proces.

② “从荷兰到荷属东印度的政策”第11页。

續經營以前的公司（指東印度公司——編者）的買賣。每一個荷蘭人，雖然他是天主教徒，……都是生活在大的香料商店的環境中，……為了上述大企業的需要而生活，他們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幸福有賴於上述企業的繼續生存和繁榮。”

這就更加清楚了，不能說，那種優越感是那些大企業和“大農園”的基礎之一。的確，我們听到了不少的責備，如“原居民像牛一樣”，“原居民愚蠢”，“原居民笨，如果沒有我們，你們就完蛋”，以及其他“健康的”“贊語”。但是，即使如此，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危險主要不在於歐洲人的高傲的言詞，我們人民精神上的災禍主要不在於某一白種民族的驕傲——最大的危險和破壞性最大的災禍是不斷地和毫無阻礙地將“原居民愚蠢，如果我們不引導你們，你們就完蛋”的信念的毒素灌輸給我們人民的那種制度。因為這種灌輸久而久之便發生“效力”！幾世紀以來，我們受到“原居民愚蠢”的灌輸^①；幾世紀以來，我們受到不夠“開”的覺的灌輸，我們代代相傳地接受這種制度，——再加上我們被肯定為“低賤”和“弱小”，正如上述關於繁榮的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我們的全部力量被撲滅，現在我們民族中的大多數人相信：實際上我們確是什麼都不會做的不夠“開”的民族！喪失了對自己的能力的任何信心，喪失了任何勇氣，喪失了對自己本身的信心和勇氣。我們過去是高举東方文化和偉大的東方的火炬的民族，過去是那麼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智慧，而現在我們變成完全失去這種認識的人民。我們現在變成這樣的人民，即以為，是的，相信我們確是劣等人民。現在到處可以听到這樣的嘆聲：“是的，我們確是愚蠢，如果沒有歐洲民族，我們怎能活下去！”

① 通常給小孩和馬等喝的藥水。

哦！法官先生，如果我們能够根除这种精神上的灾禍，那是多好啊！如果我們在一瞬間能够再建立那摆脱了束縛着的精神鎖鏈的“幸福生活”，是多好呀！各位先生一定明白，“的确不够‘开’”的这种感觉和自卑感，对每个民族的进步來說是毒素，对每一个人民的發展或进化來說是最惡毒的箝制。

如果先生們看到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拚命地消除这种自卑感，費尽心血來消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一切感觉，徹底地揭露“神聖使命”和“白种人的負担”的理論——使人民的心里恢复这种信念：只要給予机会，我們民族所具有的能力是不遜于其他民族的能力的，各位先生觉得奇怪嗎？如果看到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揭露那种說“如果没有西方世界，东方世界將會完全变成野蛮”的謊言，各位先生觉得奇怪嗎？不，对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党员，对我們來說，这是不必再怀疑了，我們的“自卑感”或“愚蠢”并非确是有色人种所原有的真正的品質，而完全是人为的和被灌輸的“自卑感”和“愚蠢”，——我們对于成为我們的論証的卡尔·考茨基的下面这句话的正确性也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一無所有的人自然缺少文明的工具，因此也缺少文明，”^①而这种“神聖使命”的理論只是表面上正确而已，只是“似乎文明統治野蛮”^②而已。

只是在表面上而已，法官先生，在表面上而已！

只是在表面上我們是不够“开”的民族，只是在表面上帝国主义者是本質上更优等的人。消除这种錯誤的看法，消除不够“开”的感觉，这就是我們建立政权的第三个基础。消除不够“开”的感觉之后，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就为它的“相信自己”和“自己为自己工

① 摘自同書第19頁。

② 同上。

作”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即为它的“自己努力争取”或“自助”政策提供了条件。

丁、反对同那边的人团结的政策

現在讓我談一談我們建立政权的第四个基础吧。在这里我也能够简单地說一下。因为剛才我已經說明，在每一个殖民地里面，在每一个方面，不論是在經濟方面或社会方面，不論是在政治方面或任何方面，都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原居民之間的利益上的矛盾。認為上述双方有着利益上的共同点的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教誨是不正确的，因此，由于上述原因，認為殖民地必須永远和“宗主国”团结在一起，而且因此我們必須实行同那边的人团结的政策即联合政策的这种教誨也是不正确的。

不，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不願意承認这种利益上的共同点，不願意实行这种联合政策。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坚信，在这里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正如許多正直的欧洲人所承認的那樣。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坚信，由于这种利益上的矛盾的存在，沒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能够完善地解决它的一切社会問題，如果这种利益上的矛盾的存在尚未結束的話，就是說，如果殖民地不先結束其殖民地状态的話！因此，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争取独立的政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政党。但是独立是不能够由帝国主义通过目前那种設法先使我們“成熟”的办法“恩賜”的，因为独立是帝国主义的损失。独立是这样一种成果：它必須由我們自己努力争取、必須由我們自己締造、必須由我們自己創立和歌頌！联合政策是同依靠自己的这种信仰相違背的，联合政策会使局势混乱。在一个殖民地里面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因此，我們的政策也必須是建立在这种对立的上面。那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在政治上不站在这种对立上面，他就是幻想！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不願意幻想，不願

意沉湎于幻想中——印度尼西亞国民党願意站在真實的情況中，站在現實當中。不，成為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建立政權的第四個基礎不是聯合政策，而是對立政策。由於採取這種對立政策，所以它在這邊和那邊之間划上一道清楚的界綫，把這邊的人和那邊的人加以區分，——使局勢變得尽可能的澄清！

建立政權的物質身軀

法官先生，我現在只剩下再說明一下關於我們建立政權的一件事情。我已經闡明我們建立政權的精神，即民族主義。我也已經闡明建立政權的基礎，即印度尼西亞的統一，反對人民智慧的衰退，消除不夠“開”的感覺，實行對立的政策。我現在必須闡明我們建立政權組織的構成——物質身軀。

什麼是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建立政權組織的構成部分呢？

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建立政權組織的物質身軀是群眾，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樣。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所渴望的不是一個僅僅由十個或幾百個人組成的政黨，不是一小撮每天只是發發牢騷的“沙龍政治家”的團體，——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所渴望的是一個最劇烈的群眾運動，一個能夠喚醒幾千、幾萬、幾十萬，是的，幾百萬人民的群眾鬥爭，不論他們是老的或少的，男的或女的，聰明的或愚蠢的，親戚或朋友！根據它的信念，只有採取這種群眾鬥爭，它建立的政權組織才能完善。只有採取像擁有巨大力量的、不能阻擋其前進的洪水那樣的群眾鬥爭，像泛濫到整個印度尼西亞——從亞齊到法克·法克——的波濤那樣的群眾鬥爭，只有採取這樣的鬥爭，政權組織才能成為真正的政權。幾十年來印度尼西亞的水是平靜的，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就是想使印度尼西亞的這種水流動起來，使一個泉源接一個泉源，一條河流接一條河流，一個海洋接一個海

洋，直到最后匯成一股十分寬闊和聲勢壯大的潮流，波濤滾滾地朝着一個方向流去。有了這樣巨大的物質身軀，有了像我在上面所說的神通廣大的四個基礎，有了在心中燃燒着的民族主義精神，那麼，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所想要建立的政權就建成了，像克里希納巨人那樣神通廣大，不可戰勝！

群 眾 斗 爭

克里希納巨人！那不是要革命，那不是要像“雅雅比南坤的瘋狂”那樣發狂，那不是要發生騷亂或至少要推翻法律？

不，再重復一次：不！

不是違反法律或革命——而是一個和平而又猛烈的群眾鬥爭，一個有組織而激烈的群眾鬥爭，正如二十年前爭取選舉權的社會民主工黨所發動的群眾鬥爭那樣。在當時的社會民主工黨的群眾鬥爭中，當幾十個人，幾十萬人行動起來的時候，是否有投炸彈或爆炸、破壞公共安全和侵犯政府的權力的事件發生？在爭取選舉權的群眾鬥爭中，社會民主工黨是否流了血，它的領導人有沒有因為違反這一條或那一條法律而被判處徒刑的？

法官先生，目前荷蘭人民為這次民主的勝利而感到高興；我們對此也表示祝賀，我們也跟着歡呼：“幸福啊，祝你們獲得選舉權而幸福，嗨，荷蘭民族！”——但是，……讓我們回想一下，荷蘭人民是採用什麼方式取得選舉權的，這次民主的勝利是採用什麼方式取得的？不是別的，——是通過群眾鬥爭！通過像席卷荷蘭全國的波浪那樣的群眾鬥爭，喚起了人民的全部力量，刺激了民族的整個軀體，——偉大的群眾鬥爭，現在已用金字把它寫在荷蘭民族的历史書上，而且它帶來了現代的政府法令！

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所渴望的就是這種偉大的群眾鬥爭，偉大

而力量無窮的群众斗争，它震动了人民的整个躯体，也刺激了民族的整个躯体——向其目标流去波涛汹涌的群众斗争并没有任意违反法律的意图，像我们在这次审判中被控告的那样，也不是用炸弹、枪、毒气或“胡闹”等武器，而只是用民族主义和上述四个基础的精神武器，因为只要经过充分的磨练，这种精神武器就能够使我们神力广大和不可征服，就是说，能够唤起巨大的“精神力量”，直至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是从千百万平民当中，是从像蚂蚁般群集在一起的群众当中来寻找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建立政权的物质身躯。

啊哈！“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经常写道或者是哥林式的证人阿布里斯经常说道：因此，它（指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编者）代替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替了“共产党人”！这又是一个可笑的“逻辑”，法官先生！

不是“合乎逻辑”吗？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摧残之后不久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样经常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样愿意发动群众，因此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样的，因此红白野牛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党徽——编者）和红色锤子镰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徽——编者）是一样的，因此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是一样的。

虽然是这样，——虽然上述“逻辑”是这样“合乎逻辑”——，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究竟不是“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确实是在1927年成立的，确实是反对帝国主义，确实是一个群众的政党，确实是一个格罗莫（即贫民之意——编者）和马尔哈恩（即平民之意——编者）的政党，芝普多博士的确曾经担心它会被当作印

度尼西亞共产党的繼承者而迅速地被控告和鎮壓，但是，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不是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秘密繼承者”！^①

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像我上面所說的，是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并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采取群众主义、格罗莫主义(貧民主义)和馬尔哈恩主义(平民主义)，而是由于印度尼西亞的社会制度使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信奉格罗莫主义和馬尔哈恩主义！

馬尔哈恩主义

誰叫我們信奉格罗莫主义？法官先生，就像欧洲的社会制度叫社会主义者信奉普罗主义那样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叫我們信奉格罗莫主义。因为印度尼西亞目前的社会制度是格罗莫标记的社会，是馬尔哈恩标记的社会，——社会中的極大部分是由小农民、小工人、小商人和小船夫組成的，总之：……一切都是小的格罗莫和馬尔哈恩組成的！在我們这里像印度那样有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力量通过实行“自給自足”政策，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资产阶级，可以說是沒有的。印度尼西亞民族中的許多民族主义分子說：印度尼西亞的运动必須仿效印度的运动，也像印度那样实行經濟抵制或爱用国貨运动。我們回答說：如果能够，当然好，但是印度尼西亞的运动不能仿效印度的运动，不能跟着实行爱国貨运动，不能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因为印度尼西亞沒有有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印度尼西亞的运动必須是一个几乎完全要从格罗莫兄弟和馬尔哈恩兄弟那里寻找力量的运动，因为印度尼西亞几乎

① 起訴書中写道：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是印度尼西亞共产党的“秘密繼承者”。

全是格罗莫和馬尔哈恩！印度尼西亞的命运主要是掌握在格罗莫和馬尔哈恩的手中，而首先必須在格罗莫和馬尔哈恩的組織中去寻找力量。那一个参加印度尼西亞运动的人疏远或不願意團結苦难的和輾轉呻吟的“下等人民”的兄弟姐妹，誰实行“沙龙”政策或“貴族”政策；誰不努力实现馬尔哈恩主义或格罗莫主义，誰就是仅仅实行純粹玩弄“政治把戏”的政策，即使他每天喊一千次爱民族、爱人民！

格罗莫主义和馬尔哈恩主义！这就是我們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圖景。因为从东印度公司时期到强迫种植制时期，从强迫种植制时期到近代，在印度尼西亞的帝国主义制度掠夺和連根鏟除了我們人民的每一个大企業，它阻撓并使任何一个印度尼西亞的手工业企業、工厂或种植园再也無法生存下去。商業、航海業和手工业，一切都为古代帝国主义和現代帝国主义（兩者都是壟断的）所扼杀。

现在只剩下小商業、小航海業、小手工业、小农业，再加上成百万完全沒有自己的企業的工人，——印度尼西亞当前的社会只不过是格罗莫和馬尔哈恩的社会！

法官先生，時間的短促妨碍我更广泛地闡述和証明这一重要的情况，但是，我不会忘掉引用一下有學問的欧洲人的一两个論据，例如：萊佛士、費斯教授、基尔斯德拉教授、衛赫来普教授、范·赫尔德倫教授，或是謝馬豪生、劳法尔等人的論据，它們都証实了我的話的正确性！

在萊佛士所著关于爪哇的著名的書中，我讀到描写古代帝国主义的一段：

“很难詳尽地描繪，当荷蘭人开始在东方的海洋上立脚时，那时候爪哇的貿易的广大，而且非常令人痛心的是証明外国民族的

行为、腐朽的壟断势力、对金錢和势力的貪婪無饜和一个商人政府的無知的殘暴是采取什么办法来阻止、完全改变和縮小上述貿易。”……“这就是关于限制的三十一条条文当中的最重要的条文；它們束縛每一个貿易活动并扑灭最后一点的創業精神，借以滿足那种可以說是愛財狂的、利己主义的狹隘的观点。”^①

法官先生，萊佛士是以仇視荷蘭民族而聞名的！因此，讓我們研究一下荷蘭的學者的看法吧，我們將會聽到毫無差異的看法。費斯教授在論及古代帝國主義的時候，不就是这样說：我們的民族（指印度尼西亞民族——編者），“當仍處在十六世紀時，像在麻喏巴歇時代一樣，他們特別是以擁有巨大企業的商人、勇敢的海員和勇敢的僑民而著稱，而他們一般地說……已經進行了巨大的改變，使自己變成像現在那樣的安靜的和和平的農民。”而且“十分清楚，它的老虎精神已經完全被馴服，他們擺脫不了長期屈服在更強大的異族統治之下的安眠藥所發生的作用！”^②

基爾斯德拉教授不就是这样寫道：

“荷蘭民族的貿易政策使得許多生活的泉源被堵塞或完全干涸；但是管它做什麼！有人不是教導說，人們不可以違背這樣的立場，即貧窮的人民是最易被統治的！”^③

請注意衛赫來普教授的話：

“為了使壟斷權永遠存在而作的巨大努力已經摧毀了摩鹿加島的繁榮并壓制了仍少量存在在原居民身上的貿易精神和創業欲望。”^④

——也請注意一下范·赫爾德倫的看法，他在他的演講集中

① “爪哇的歷史” 1836年范·德·斯杜勒爾譯本第116頁和140頁。

② “爪哇”第1卷第299頁。

③ 同書第19頁。

④ “荷蘭東印度經濟史”第122頁。

写道：

“由于有了詳尽的文献，目前已不能否認这样的事实：活躍的和有組織的貿易活动以及用当时存在的工具来同海外进行交易已經开始。……由于农产品納稅制和强迫征購制^①的实行；后来又由于强迫种植制的实行，原居民生产者被排挤出世界市場，一个本民族的資產階級和商人階級的生長也受到了阻碍。”^②

人們能够反駁說：“哦，那是过去的情况，目前的情况已經不同啦！”

哦，誠然，那是过去的情况，那是古代帝国主义的罪行呀！但是，在現代帝国主义的統治下，目前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呀！目前的情况，就其發展趨勢来看，仍然繼續阻撓印度尼西亞的大企業家的产生，繼續使印度尼西亞“格罗莫化”，繼續使印度尼西亞“馬尔哈恩化”——虽然，再借用斯托菲斯的話，这是“通过更加隱蔽的途徑”。目前的情况仍旧表明是一个一切都是小的，小农、小商人、小船夫，以及数百万連怎么小的个人財產或企業都沒有的人們——無产者所組成的社会，这种無产者（是由現代帝国主义的發展趨勢所引起的，按照赫尔德倫教授的說法，是使我們变成“被僱傭的人民”和“各民族的工人”）日益增多。

有什么論据呢？希望注意前副州長謝馬豪生的話，这些話在杜·布斯的报告中是这样說的：

“同样的而且更加严重的情况發生在紡織品方面。从前爪哇从沿海一帶得到較細的布，但是日常需要的則由自己制造，可以供应爪哇島的需要和东印度群島大部分的需要。整船整船的布从爪哇运載到它周圍的各个島嶼去。現在我們將我們的荷蘭布輸入到

① 請參閱前面的注解。

② “言論集”第122頁。

爪哇和东印度群島……在这个冲突中，原居民的企業衰退了而我們在荷蘭本国的工厂則有希望在短时期內完全代替它們”，对目前时代的評論是这样写道：

“虽然杜·布斯說到情况惡化的原因之一是，除了米的輸出受到限制外，許多其他輸出品也消失，因此，在这个时代我們也能够說，許多原居民的工業遭到摧毀或难于生存！”^①

劳法尔的文章是否有不同呢，他写道：

“在那样的情况下，原居民的紡織厂不得不……遭到大量外国輸入品的日益厉害的压迫。”^②

沒有，沒有不同。其他印度尼西亞企業的命運也沒有不同。現在我們的輪船業在那里呢？我們的鐵厂和銅厂，我們的商人在那里呢？其实，范·赫尔德倫教授所写的是正确的，他写道：

“……这种現代工業的發展，已經压迫了相当發达的家庭工業。原居民輸出貿易被摧毀，而地方工業为大量生产的廉价的輸入品的浪潮扫除殆尽。”^③

“……因此，随强迫种植制时期結束之后而来的自由种植时期，繼續發生爪哇农民（实际上是全体原居民）和現代的世界市場之間的分離。”^④

法官先生，由于这样的社会，由于这个沒有大企業主階級的社会，由于这个几乎全是格罗莫和馬尔哈恩的社会，我們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人一向是站在这种事实的基础上，因此我們也必須实行格罗莫主义和馬尔哈恩主义的政策。我們不能够用以經濟竞争的力

① 摘自該書第 139 頁。

② “主要工業”第 2 頁。

③ 斯赫利克博士著“西方的影响等”第 99 頁。

④ “官論集”第 123 頁。

量迫使它退出去的办法試圖打敗帝国主义，我們不能夠通过像印度那样的用民族的——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办法試圖削弱它的力量。我們只有通过格罗莫兄弟和馬尔哈恩兄弟的斗争，通过最大規模的民族的群众斗争才能打敗帝国主义。我們試圖組織数百万群众的力量，試圖引导全体印度尼西亚知識分子的力量走上組織群众的方向；我們試圖，——我們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使印度尼西亚知識分子有这样的認識，即他們必須參加到这样的群众中去并在其中进行斗争，他們必須在这样的群众中找寻民族的力量——不要事先只实行“沙龙”政策，各自發牢騷或者是在自己人中間相罵。

不！“在群众中間，跟群众在一起，为了群众！”——这必須成为我們的口号和每个願为祖国和民族的幸福而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口号！

建立政权的斗争。訓練班和“行动”。

法官先生，我們已經說明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具体內容：它的精神是民族主义，它的神經有四条（即著者在前面所說的四个基础——編者），它的身軀是群众和平民！

現在讓我們来簡短地說明这种建立政权的活动是怎样的，这种建立政权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建立政权的活动是由它的特点确定的，是由我們的运动的性質决定的。我們的运动的特点是“同时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和改革运动”，即努力爭取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爭取目前大概能够实现的改革。

阿尔巴达工学士在荷蘭下院是这样發言的，他說：

“同时，原居民的运动，也像社会民主主义一样，具有兩方面的

性質。當它追求將來的理想的時候，它也試圖現在就改善群眾的生活，而它所要實現的是他們的理想。

它也如社會民主主義一樣，希望從鬥爭中立即獲得命運的改善，除了改善生活這件事之外，同時也使它領導下的人民的智力和力量得到提高和鍛煉，以便使他們能夠更快和更好地來實現他們的理想。”^①

這就是說，我們的運動是在努力爭取獨立的同时，也努力爭取目前大概能夠實現的改革的運動。它是這樣一種運動：它不僅僅在章程中寫着“印度尼西亞獨立”的字句，而且也在章程中寫着“為獨立的印度尼西亞而工作”，並且有一個載有上述各種“目前就要改革”的問題的工作表。如阿爾巴達工學士在上面所說的，為了實現這一工作表中各種問題的鬥爭和行動也是作為鍛煉人才和磨煉意志的場所，對更高和更困難的理想，即祖國和民族的獨立來說，這是一種訓練，一種鍛煉。為建立自己的學校的鬥爭，為建立自己的醫院的鬥爭，為消滅高利貸和文盲的鬥爭，為建立合作社的鬥爭，要求取消刑事法第 153 附加條款或關於散布仇恨或放逐到利辜的權利的條文的鬥爭，要求擴大一般的結社和集會的權利以及出版報紙的自由，——這一切“日常的鬥爭”都有“教育的作用”，即對人民來說是具有非常高的“教育學”的價值，並且對於使人民覺悟和相信他們的真正的能力、力量和權力一事是很好的。

與進行這種日常鬥爭的同时，與進行我們稱之為“實際行動的鬥爭”的同时，我們也使人民得到各種理論和其他國家的運動的經驗教訓，——這就是我們為人民舉辦各種訓練班和出版各種雜誌，使人民知道他們的鬥爭的詳情，知道他必須鬥爭的原因是什麼，他

① 1919年12月19日。

必須鬥爭是為了什麼和他必須依靠什麼來進行鬥爭，這就是說：使人民不致走上錯誤的道路，也不致像羊那樣不加思索地一味追隨人家的引導。黨和團體的訓練班，小冊子和雜誌，——這些是不能與一個有覺悟的群眾鬥爭，一個有前景的群眾鬥爭分离開來的事情……。

沒有理論指導其行動的群眾鬥爭，沒有訓練班，小冊子和報紙的群眾鬥爭，是沒有朝氣和沒有生命力的群眾鬥爭，因此，這是沒有意志，沒有決心的群眾鬥爭。事實上，只有這種意志才能成為這種群眾鬥爭的真正的推動力！卡爾·考茨基這位著名的歐洲工人群眾鬥爭的理論家在其所著“到政權之路”一書中教導我們說：

“作為戰鬥精神的意志是決定於：1. 能夠號召全體戰士的鬥爭價值，2. 強烈的感情，3. 真實的力量。價值愈高，意志就愈堅強，勇敢的人就越多，人們就更加積極使用他的力量來爭取這種價值。但是這只有在人們相信有必要的力量和才能來取得這種價值時，才有效用。如果人們對自己沒有必要的自信心，那末即使這種鬥爭的目的非常有吸引力，但他將不能產生一種意志，只能產生一種願望，一種強烈的意願，這種意願雖然可能是熱烈的，但它不會產生行動，因此，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強烈的感情同樣是有害和無益的，如果沒有根據對敵我力量的真正了解，而只是根據完全空幻的夢想的話。沒有實力感的力量是死的，並沒有表現出意志。而沒有力量的實力感，在若干情況下，可能產生使敵人震驚並使他們膽寒以及征服或癱瘓他們的意志的行動。但是永久的勝利是不能夠由於沒有真實的力量而取得的。不是由於真實的力量，而僅僅是由於蒙蔽敵人對自己力量的了解而取得勝利的鬥爭，往往遲早會再度遭到毀滅，如果前者的勝利越輝煌，則遺留下來的失望情緒就越厲害。

……我們首先的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强無产者的力量。当然我們自己是不能够随意扩大它的。在資本主义社会一定的情况下，無产者的力量是由該社会中的經濟力量对比所决定，而不能够随便予以增加。但是人們能够通过防止浪费来扩大現有力量的活动成果。当我們从我們的目标和目的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不自覺的进程意味着無限力量的浪费。而这个自然界是沒有任何它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人类自覺的意志給他們带来了目标和目的，也給他們带来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和目的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会浪费力量而只需使用最少力量。

这也同样适用于無产者的斗争。从前無产者本来也并非是不自覺地斗争，但是在这方面的自覺的意志只是有关他們自己的最近的需要。这个斗争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起初对全体斗士来說是隱蔽的。因此，作为社会事件来說，这种阶级斗争很久以来是一种不自覺的事情，因而，它像一切不自覺的事情一样充滿着各种浪费力量的缺点。只有关于社会发展过程，关于它的发展趋向和它的目的的知识，才能够終止这种力量的浪费，才能集中無产者的力量，才能把这些力量团結在巨大的組織里面，而这些巨大的組織也是由于偉大的目的和有組織地使一切个人的斗争与小的斗争服从于既定的阶级利益而联合起来的，这个阶级利益也是服从于共同的社会进步。

換句話說：理論是能够大大地加强無产者力量的發展的可能性的因素，而理論也教育人們用最有益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力量并防止人們浪费这些力量。

但是理論不仅扩大無产者的积极力量，而且也提高他对他的力量的認識。而这点的必要性也是不小的。”^①

① 卡尔·考茨基著“到政权之路”第49頁以后。

法官先生，这个論据最清楚地描述了領導者將理論給予他所領導的人們有何等巨大的益处。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給予这种理論。它举办各种訓練班和出版党的报纸。它提供关于帝国主义詳細情况的理論，关于自己的运动的理論，关于其他国家的运动的經驗教訓的理論。但是，能够增强人民的力量不仅仅是理論；能够增强人民的意志的不仅仅是訓練班、小册子和党的报纸。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必須在实际行动中得到引导和鍛煉，——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必須在“实际行动的斗争”中受到“鍛煉”，即被“鍛煉”来从事于争取如我們上面所述的当前的改革。在这里人民的意志和能力能够加以改变，他們的力量能够加以衡量，他們的力量能够加以保存和扩大，他們的决心和精力能够得到磨練！

卡尔·考茨基在其所著的“到政权之路”一書——可敬的法官先生，这本书几乎是在30年前写的——中談到实际行动的斗争时教导說：

“無产者所缺少的正是對他們的力量覺悟……社会民主主义所能够实行的事情，它就去实行，即使無产者有这种覺悟。同样这里需要理論宣傳，但是不局限于此。在培养对力量的覺悟問題上，比一切理論有着更大的影响的往往是行动。在反对敌人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向無产者指出的，它并以最清楚不过的方式用这点来証实他們的力量，而这种胜利也会最大限度地加强他們的实力感。但是他們的胜利也是由于他們在一种理論指导下取得的，这种理論使無产者中有覺悟和被組織到組織中去的部分有可能每时每刻尽量地利用現有的力量。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以外的各国的职工会的活动，一开始就在社会民主主义知識的指导下产生并受到它的熏陶。除了無产者的胜利外，在議會內外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大大加强了無产者的实力感，这不仅

仅是由于無产者的某些階層在斗争中取得了物質利益，而且尤其是由于一無所有的、迄今仍被弄得胆怯和失望的大多数人民，現在看到了一种敢于为反对一切統治者而斗争的力量，它从胜利走向胜利，而这种力量只不过是来自一个由他們自己这些一無所有的人們所組成的組織吧了。

五月节的巨大意义，选举斗争的巨大意义和为爭取选举权的斗争的巨大意义即在于此。这些斗争并不是經常給無产者帶來物質利益，这种利益往往与斗争中的牺牲是不相称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他們获得胜利，这些斗争就往往意味着無产者积极分子的人数的增多，因为这种斗争大大地加强了他們的实力感并由此而增强了他們在階級斗争中的意志力。

但是，沒有比我們的敌人對我們的实力感的增長更害怕的了。他們知道，只要巨人沒有認識到他的力量，巨人對他們是沒有危險的。對他們來說，設法使無产者的实力感一直微小乃是最重要的問題；相反的，他們對物質上的讓步，並不像對無产者精神的胜利——會增長無产者的实力感的胜利——那樣仇恨。”^①

責難和挑釁

法官先生，在印度尼西亞也有一個不為帝國主義者所害怕的巨人，只要這個巨人尚未認識到它的力量。但是，我們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努力使這個巨人得到理論和採取實際行動的斗争，認識到他的偉大力量。我們努力喚起和加強這個巨人的实力感，我們通過出版報紙、舉辦訓練班、召開會議、舉行示威游行、開辦學校、建立合作社的斗争，通過為廢除刑事法中的各種有害條文的斗争

① 卡尔·考茨基著‘到政权之路’第52頁。

和通过其他途徑来喚起他对他的力量的認識。具有民族主义精神和四条神經的、以平民群众为其身軀的、拥有力量的巨人現在已經愈来愈認識到他的力量。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多的詈罵和叫囂，法官先生感到奇怪嗎？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如“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今日新聞”、“爪哇使者报”、“火車头报”、“泗水商报”等等都在日益大声地叫喊“將苏加諾等人判刑！”，“放逐苏加諾等人！”，“禁止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繼續生存！”，法官先生感到奇怪嗎？这些分子甚至企圖影响先生們的法庭，各位先生不感到奇怪嗎？

我們不感到奇怪。如果那些仇視我們的运动的人企圖使这种运动便利于他們鎮压并为他們的鎮压寻找借口而进行挑衅，那末，我們也不感到奇怪。在欧洲，工人运动經常遭到挑衅，在我国，我們也經常遭到挑衅。挑衅首先是在这种运动尚未真正健全之前發生，即以便在这个运动尚未十分强大的时候能够有鎮压这个运动的合法借口。我們經常遭到这种挑衅。我們經常遭到下列各种挑衅，以使我们作出犯罪的行为：利用“綠色同盟”或“同志会”匪徒，如在展玉或万隆南部地区經常發生的那样，进行刺杀流血，如在蘭再克区的芝克魯村或万隆北部班沙蘭村所發生的；破坏俱乐部房子，如在卡多曼公所發生的；强迫在暴动的表格上签字或填写，如1929年12月在“国营铁路”的修理厂中所發生的，还有其他各种卑鄙齷齪的办法。但是我們不願遭到挑衅，我們不断地教育党员保持鎮定，不要遭到挑衅！

因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遭到挑衅，那末受到打击的是我們！

讓 步

不，法官先生，我們不理采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的报纸所必

然进行的辱罵和煽惑，我們不給挑衅以借口。我們穩定地沿着正当的和不違反法律的道路繼續进行工作，扩大人民的力量，喚起和激起人民对其力量的覺悟；我們頭腦冷靜地繼續努力以合法的方式来組織人民的力量和喚起人民的實力感。一旦有了認識，那末对自己的力量的这种認識就不会再泯灭。由于人民力量的活动和人民有了对其力量的認識，政府和帝国主义者將一个一个地被迫答应人民的要求。十年前阿尔巴达談到：

“……目前荷屬东印度的新政策已不再是政府的仁慈政策的問題或者是自由的和高貴的良心的驅使的結果，目前的政策是由于原居民的力量增長的結果，他們表明了他們的困难并提出了要求。目前的政策是向增長着的人民运动力量讓步的政策。”^①

目前，十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巨人已更有力量，对他的力量已更加有認識！政府和帝国主义者必須更多地答应人民的要求，更多地放弃他們的特权，更多地給人民以权利和改善的时刻將会迅速地到来。其实，不必与帝国主义的代代表如佛倫等人或布魯尼曼等在国民議會中激烈辯論，不必使用炸彈或炸藥，不必傲慢地故意違反刑事法第 169 条和刑事法第 153 附加条款，如我們在这次审判中被指控的那樣，由于有了实际的的力量和生气勃勃的實力感，我們也將會获得重大的讓步！

相反的，由于沒有力量和沒有實力感，我們虽然有三寸不爛之舌，也是不能够取得巨大胜利的！

阿尔巴达所提出的問題不是正确的嗎？他問道：

“如果东印度沒有产生一个强大的、要求有本民族的政权的勢力的人民运动，那末是否当时有希望設立国民議會呢？”

① 1919 年 12 月 19 日在荷蘭下院的演說。

我再想問：有名的 1918 年 11 月的諾言并由此而組成重新研究卡本蒂爾—阿爾丁委員會不是應該被看成是人們對動蕩年代的年青的人民運動感到驚奇，大概也感到害怕的證據嗎？”^①

如果我們——雖然我們在被審判中說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尚未取得大的讓步——說，在國民議會中實行“原居民占多數票”和在東印度議會中有兩名原居民的議員，這件事實際上也是對我們日益有力量的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的讓步，難道这不也是正確的嗎？實際上，有了力量才能取得巨大的讓步，沒有力量是不能夠取得這種巨大的讓步的！

通過革命來實現獨立的印度尼西亞

“好的”，人們現在說道，“重大的讓步是能夠通過合法的途徑而取得的！但是，印度尼西亞的獨立，印度尼西亞的獨立呢！这不是必須由印度尼西亞人民通過暴動，通過流血的革命來奪取嗎？”

法官先生，在審判中我們已經誠懇地說明了：我們不知道這個最後的步驟是什麼。是的，我們沒有“假想”這一最後的步驟問題。我們不知道未來的力量對比，正如我們先前也不詳細知道我們未來的社會形成的情況。例如我們不知道荷蘭是否在最後的時刻還不能迅速地了解到，更好地通過和平的途徑來結束它的殖民統治。我們也不知道，譬如說，到了那個時期西方帝國主義難道不是已經崩潰，帝國主義已被通過自由的途徑，即通過自由交換來往的歐亞的經濟關係所代替。總之，對我們來說，對任何人來說，對每個人來說，這個未來是一個未知數；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最後步驟如何實現的問題是一個未知數，這個最後步驟什麼時候發生的問題是一

^① 1922 年 12 月 21 日在荷蘭下院的演說。

个未知数。

我們現在只知道：不会有沒有民族主义的独立，因此，我們就鼓吹民族主义；不会有沒有民族团結的独立，因此，我們努力建立民族团結；不会有沒有政权的独立，因此，我們就組織政权；不会有不認識自己的力量的独立，因此，我們就喚起这种对力量的認識。我們只知道，这种独立是需要条件的，因此，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为实现这些条件而工作。同样我們也只知道，独立不会在明天或后天从天上掉下来，它是通过取得数十次政治的、社会的和經濟的讓步的繁重工作的結果，这一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們必須以我們“强硬”的压力来一个一个地爭取。

法官先生，我們所說的，这个最后的步驟仍然在“遙远的未来”，就是指通过爭取数十次讓步的这一道路，——而不是如善于歪曲的“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所說的那樣，它說我們說过，这个最后的步驟还要“經過几个世紀”才会發生。

不！如果我們說，这个最后步驟的發生仍然在“遙远的未来，所以关于它人們尚未知道什么”，那末我們並沒有意思对于時間或这个最后步驟發生的年代問題說些什么。关于这个最后步驟發生的時間，关于这个最后步驟發生在什么时候，我們一点也不能够知道，而且我們在审判中也已經說过“就是大概估計也不知道”。

实在的，法官先生，不知什么时候才發生这个最后步驟哩！也許只要几年，也許再要几十年，也許再要几百年！我們說“遙远的未来”是意指在今天和將來之間，是有着广大的空間，在这个空間內我們必須通过非常激烈的但是合法的民族的群众斗争来一个一个地取得数十次的讓步。我們經過这个空間是久还是不久，我們能够取得这些讓步的時間是長还是短，——这要看我們組織的力

量和完善程度，要看我們能喚起的“精神力量”的強弱。我們的組織愈益完善，我們的“精神力量”愈益有力量，那末我們就能夠更快地取得這些讓步，就能夠更快地接近獨立的日子！

因此，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希望能夠增強它所發出的“精神力量”，從而希望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取得所有的讓步，這就是為什麼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一個希望迅速地實現改革的政黨，一個希望“快速度變革”的政黨。

法官先生，我們再一次重復地說：關於最後的步驟如何實現的問題，關於這個最後步驟什麼時候發生的問題，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僅僅知道，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無意超越完全合法的途徑。我們僅僅知道，我們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無論是現在或將來都不希望或不故意要製造叛亂；我們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日夜在希望和祈禱不致發生流血事件；我們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根據我們的力量努力避免任何流血的事件！

我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法官先生，我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就是這樣！但不知道帝國主義者自己是否這樣！我們不倦地以純潔的心情向那些帝國主義提出警告：

不要給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不要燃起人民的憤怒，不要忽視人民的要求。因為革命並不是人類的產物，並不是若干煽動家的產物，並不是若干陰謀家的產物，革命是淹沒在災難中幾乎要斷氣的地方的產物，即窮途末路的社会本身的產物。人類不能夠任意製造革命，人類也不能夠防止革命，如果已經太遲，如果已經成熟的話。

我們，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我們真正是革命者，但是我們不是製造叛亂的人。我們竭盡全力防止每一個流血事件！但是，喂，帝國主義者！是你們經常散播這種災難的種子，是你們經常迫使

这个社会走进絕境，是你們經常散播这种革命的种子。

范登堡·范艾新加博士的文章是非常符合于你們的，他写道：

“革命的真正的制造者……在目前的历史进程中，是那些被称为‘守秩序’的公民，使社会和文化的身体患了那种可怕的疾病的就是他們，这样做的是他們，因为，他們只顧自己和他們的利益和利潤。”^①

在尚未太迟的时候，迅速停止你們使人民陷入灾难的工作，立即注意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因为，如果由于你們那种行为，叛乱的魔鬼取得进展，如果由于你們的貪婪，革命自己产生出来，那末，一千个印度尼西亚国民党都不能防止它，人类的一千种工作都不能阻撓它。卡尔·考茨基这样写道：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力量来制造这种革命，正如我們的敌人沒有力量来防止它一样！”^②

請注意伯倫捷利教授的警告，他說：

“避免革命唯一良好的道路是，进行迅速的和彻底的改良……当一个强大的民族迅速地失去得到改良的希望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燃起失望所引起的革命火焰。犯最大錯誤的是統治者，……而不是被錯誤地統治的、要求一个合理的和更好的法律地位的民族。因此那种經常描述好像我們这个世紀的革命是罪犯集团的产物的見解是愚蠢的”。

法官先生，但願帝国主义者願意注意这个警告。我們，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我們永远將尊重和平与安宁。我們沒有要流血的願望和意圖；我們并且將不倦地努力，使未来仅仅帶來安宁与和平。但是我們还没有权力来确定未来的圖景。这种权力是在于帝

① “革命的文化”第17頁。

② 卡尔·考茨基著“到政权之路”第57頁。

國主義者自己的手里。最後掌握這種決定權的是他們，從現在起就已經能夠確定這個圖景的是他們，能夠避免這種動亂的是他們。

印度尼西亞將獲得解放。關於這些問題，關於印度尼西亞將取得獨立的問題，關於印度尼西亞未來將脫離荷蘭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已不再是一個謎了。對每一個願意了解歷史的人，對每一個真心誠意的人來說，不論他是印度尼西亞人或荷蘭人，我國將得到解放一事也不再是一個謎了。數十世紀以來的整個世界的歷史，整个人類的歷史，都沒有證明過有一個永遠被奴役的人民。整个人類的歷史反而歷次證明了過去被帶上枷鎖的人民和國家取得了獨立。

因此，如果印度尼西亞人民努力結束這種殖民統治，如果印度尼西亞國民黨追求這種自由，那末印度尼西亞人民，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我們這些人只是實現“歷史的必然性”——實行每個民族和每個國家的“歷史任務”。——必然要產生的，一定要實現的“歷史任務”。

但是，印度尼西亞獲得獨立的方式，擺脫殖民地關係的方式，這完全是根據帝國主義者自己的意願，是在帝國主義者自己的掌握中。

這最後的一句話不是對我們，不是對印度尼西亞人民而是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者本身講的！

違反刑事法第 169 條和刑事法 第 153 附加條款是不可能的

可敬的法官先生！

我的講演的第一部分現在已經講完了。各位先生現在已經概

略地知道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所有的宗旨和斗争的性質以及我們的一切信仰。

在我的講演的开头部分，我已經向各位先生說明，我要簡短地敘述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宗旨和我們的信仰的目的，不是向各位先生宣傳這些問題，而只是向各位先生說明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宗旨和性質，以便各位先生能够了解作为这次审判中所要审查的我的言行的根源和原因。

因此，根据我剛才所說的，十分明显，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只是合法的政党——并没有如这次控告中所指的那种意圖的政党。它并没有进行叛乱的意圖，沒有唆使人們进行叛乱的意圖，沒有实行罢工的意圖，沒有要違犯刑事法第 171 条的意圖，我在下面还要更詳細闡述。因此，起訴書的第一部分，就完全失去了根据。再者，刑事法第 169 条，根据 1894 年 12 月 3 日“最高法庭”的决定和第 6586 号法律，根据西蒙斯教授所写的書第 2 卷第 217 頁和諾約恩的記錄第 3 段第 140 条，只是指为了一定的意圖命令其會員进行犯罪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团体。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不是为了如起訴書所指的那种意圖而建立起来的。

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在世界上誕生的时候就已經是远离那种意圖。它在世界上生存和活动的這兩三年內，它的确也是远离那种意圖的。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从其誕生之日起直到現在完全是正当的，完全是合法的政党。

但是在我的講演的第一部分还不仅仅是說明了这些。在我的講演的第一部分也說明了，我們不可能进行被控告的那些事情，因此也就不可能犯罪；我們知道仅仅有了民族政权組織就已經能够制造广泛的可能性，知道我們必須远离一切必要的、能够使我們遭到打击的事情，知道独立是不会一口气取得的是不可能犯那种錯

誤的，我們知道了這一切是不可能“勇敢地”或“隨便地”故意違犯刑事法第 169 條和刑事法第 153 附加條款的！

不，法官先生，我們不必要有這樣的勇敢，以便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只須盡最大的努力來建立一個鞏固和和平的現代政權組織，一個公開的政權組織，像歐洲的無產者所建立的政權組織那樣。

因為有了這樣的政權，有了一個實在的和強大的並為其成員所認識到的政權，有了一個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四條神通廣大的神經的，以及以群集在一起的群眾為其身軀的政權，有了這樣的政權，我們就已經會變得神通廣大和力大無窮的了。啊，事實上，是不必用炸彈和炸藥，不必勇敢地故意違反公眾治安或侵犯政府權力或參加有罪惡目的的團體，不必去做任何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不寧靜”和 1930 年的預言

各位先生現在會反駁說：根據刑事法第 153 附加條款，人民難道不是你煽動起來的，根據刑事法第 169 條，難道你沒有罪過，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過去一年人民顯然是不和平和不寧靜的呀！難道你沒有罪過，人民到處竊竊私語，說今年將會發生什麼呀！這一切一定會有它的原因！

哦，當然，法官先生，如果人民真的不寧靜，如果真的有 1930 年將發生什麼的竊竊私語，這必然和一定有它的原因！沒有一種情況是沒有原因的，沒有一個事件是與其他事件毫無因果關係的呀！但是，在目前所審查的事件中，難道我們是它的原因？我堅決地答道：不！我們不是它的原因！……許多証人都說過，我們一向是進行關於治安的教育。一向進行關於治安的教育的人，是不可能故意違犯刑事法第 153 附加條款和刑事法第 169 條的，是不可

能成为当时人民的不安宁或人民的窃窃私语的原因的。

因此，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是多种的；它的原因部分在于一般人民相信——也是在我們进行活动之前——今年确实将会发生“什么”；它的原因也部分在于那些仇视独立运动并企图破坏独立运动的人们的活动，他们对村民进行各种恫吓，说独立运动今年将会遭到“骚乱”；它的原因也在于人民的困苦，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它使人民很容易相信空洞的预言；它的原因也能够是部分在于共产党人的恫吓，当他们的组织在几年前被粉碎的时候，大家恫吓说，“小心未来的1930年！”它的原因……但已足够了，法官先生。

如果我们指出，就是在我們进行活动之前，就是我們沒有进行活动，这种不安宁已经存在，那就足够了！

据今年1月13日“新报”载哈夷阿古斯·沙林的谈话称：“在古突士有一名伊斯兰学者，他有50个学生，他售卖护身符并预言在1930年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

著名的爪哇文学家龙哥瓦西多学者曾经预言说，1930年将要发生异常的事件，如今年1月8日“达尔摩公多”报上所警告的。

是的，一家政府自己的报纸，即“人民文化局”出版的“巽他遗产报”数月前登载了这样一条广告：

1930年的奇异的事件

去年以来全巴松丹地方的人们也已经激动起来，他们获得消息说，1930年将会发生奇异的事件。所有的人们都担心，尤其是没有一个人清楚地了解这一将要到来的事件。现在才知道，那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是“图书编纂局”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叙述一个哥尼尔王子的故事，这个王子是一位杰出的，有高深的学问的，

有巨大权威的巽他贵族，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成为人们的榜样。

因此，所有巽他人都需要拥有这本书，尤其是双柵的人，因为哥尼尔王子可以说是他们所尊敬的人。同样的，对不是双柵的人来说，也需要这本书，它可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德性。

这本书不仅是装璜美丽，而且它的语言也是很流利的，因此，那些愿意不倦地学习语言的语言爱好者有需要来享受。

每本书的定价只是 0.70盾。

这是政府自己的报纸，法官先生，政府自己的报纸登载这样的话，给人民的上述信念提供粮食！

各位先生可以反驳说：“啊，这只是一条广告而已！”

“好的，但是各位先生没有注意到，这条广告是登载在政府的报纸上吗？各位先生没有注意到这条广告中的话是这样说的吗？它说：‘去年以来，全巴松丹地方的人们也已经激动起来，他们获得消息说，1930年将会发生奇异的事件’”。

难道这不是一个说明在人民中间关于1930年的预言和信念的确已不再是奇异的事情，的确已成为完全“平常的事情”的证据吗？如果这种“不安宁”信念愈益发生“作用”，我们会感到惊奇吗？

但是我们，我们对人民说的是什么呢？由于人民对1930年的信念，我们对人民进行怎样的教育呢？不是给予粮食，不是增长或扩大这种信念，而是驳斥这种预言，揭穿它的虚假和欺骗性！因为我们了解到：人民有空洞的希望是不好的，而且我们知道：仇视独立运动的人故意尽量利用人民的这种信念来破坏独立运动，故意利用人民的这种信仰来进行卑鄙的挑衅。如果这种挑衅成功，——遭到镇压的是我们！变成受罪的羔羊的是我们！受到打击的是我们！！

实际上，法官先生，人民的“不安宁”和刚才所说的关于1930

年的“窃窃私語”不是我們制造的，不是我們煽动起来的；这种“不安宁”和“窃窃私語”只不过是在我們进行活动前就确实已經存在于人民的智慧中的一种情况；我們的独立运动只不过是凑巧与人民的这种信念碰在一起！而且这不仅仅是巧合，相反地，我們的独立运动充分地駁斥和揭露它的欺騙性，警告和教育人民說，关于1930年的預言完全是假的！怀疑煽动起这件事的是我們，对这种怀疑我們必須满怀信心地和最坚决地加以駁斥！

太平洋战争問題

但是，太平洋战争問題，太平洋战争將要到来的問題，难道这不是証明我們散播謠言来故意使人民变成不安宁的証据？难道这不是証明我們真正进行刑事法第171条所指的罪行的証据？

的确，法官先生，的确；我們的确談过这个太平洋問題，——我們說过太平洋战争將要到来。我們不否認這個問題，我們也不迴避這個問題。我們只是否認人們說，太平洋战争的消息是“謠言”，我們只是否認，說我們散播太平洋战争消息的目的是故意破坏人民的安宁。这个太平洋战争的消息，最初是敏感的欧洲高級知識分子的笔下写出来的，我將在下面說明这点；我們散播这个消息不是故意要破坏安宁，而是要使人民立即得到安宁，立即成为民族！

在我的講演的开头部分，我已經說过，現時寻找殖民地的竞争是英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些蛇之間的殊死的竞争。我在那里說过，这三只蛇之間竞争的关键是，爭夺中国。我说过，誰能够控制中国，誰就能够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誰能够操縱中国的內政，誰就能够操縱整个东方世界的內政，不論是在經濟方面或軍事方面。我说过，为了爭夺有这样高的价值的东西，美国、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这些蛇甚至会不顧一切地訴諸武力，發動大战，即太平

洋战争来进行决斗。对这三只蛇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个有关“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的战争，一个有关“在上面或下面”的问题，一个“生或死”的问题的战争。因此，这个太平洋战争将不是一个小规模的战争，而将是震撼整个人类世界，震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我们作为非常靠近太平洋的国家的人民，作为居住在太平洋边沿的人民，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个太平洋战争是如此猛烈，它的影响当然会为我国所感觉到，在太平洋燃烧起来的火焰，它的热当然会为我国的地区感觉到。我们必须了解到，如果印度尼西亚人民不立即变成一个坚强和安宁的民族，如果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组织不是已经一点一点地加以巩固，我们也会保持不住或没有足够的力量抵住这个战争的影响，我们也会站不住，比方说，如果其中一只蛇的尾巴卷住我们的话。因此，我们经常提醒印度尼西亚人民注意这种来自太平洋方面的威胁到我们本身的危险，不是为了破坏人民的安宁的目的，不是为了扰乱人民的罪恶目的，而是为了唤醒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这种信心：有必要迅速成为民族！

我们从未说过，是的，我们不知道，太平洋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我们也不知道，那里是它爆发的中心；我们只知道，如果目前出现的迹象没有使人类的估计错误的話，那末，太平洋战争必然将在某一个时候爆发！正如每一个有远见的人在1914年—1918年大战发生之前就已经能够预先感觉到这个战争将要到来一样，正如作家布莱斯弗德及他所著的“钢和金的战争”一书，在这个战争开炮前就已经能够事先预测这个大战将要到来一样，因此，每一个注意美国、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最近时期的动态的人，一定也会得到这样的信念，即太平洋冲突必然会在某一个时期发生，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发生。像1914年—1918年大战有事先已经预见它将要发

生的預言家一樣——如上述“鋼和金的戰爭”一書的著者——，太平洋戰爭現在也已經有預言家，如我在審判中所指出的，恩斯特·倫哈爾德及其所著的“在遠東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卡爾·豪斯禾弗及其所著的“太平洋的地緣政治”，亥多爾·西·拜瓦德及其所著的“太平洋的海上強國”和“巨大的太平洋戰爭”。

的確，人們能夠說太平洋戰爭有它的預言家，太平洋戰爭有它的先知者，但他們都是一向散播謠言的布爾什維克分子！

請原諒！恩斯特·倫哈爾德不是布爾什維克，卡爾·豪斯禾弗不是共產黨人，亥多爾·拜瓦德不是第三國際或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恩斯特·倫哈爾德是一位參加國會的瑞士的“正直的公民”，卡爾·豪斯禾弗是有名的慕尼黑大學的地緣政治學教授，亥多爾·拜瓦德則是英國的海軍人員！認為將發生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只是患寒熱病的布爾什維克分子腦子想出來的東西，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編寫關於太平洋的有價值的書籍的不是所謂頭腦發燒的布爾什維克分子，不是“共產黨人”或投炸彈的人，而是客觀的中立者，這些中立者的一切言論是以具體的和大量的證據和材料為根據的。

誠然，誰讀過倫哈爾德著的“在遠東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一書，豪斯禾弗著的“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學”一書或拜瓦德著的“太平洋的海上強國”一書中有關上述事件的材料，誰讀過這些書中關於美國、英國和日本如何準備武裝自己的材料，誰讀過上述書中的那些根據真憑實據因而很難加以否定的分析；……誰注意到這些著者的預言，誰就必然會相信有一天，說不定什麼時候，太平洋戰爭一定會發生！

我們在那里讀到日本為了其艦隊的需要如何爭奪庫頁島的石

油开采权；我們在那里讀到在華盛頓舉行的所謂“裁減軍備會議”僅僅是美國用和平來束縛越來越可怕的日本的手腳的詭計，這個會議規定日本艦隊的戰艦不可以超過 315,000 噸，它的輔助艦艇不可以超過 81,000 噸，而各方每艘戰艦的最大噸數不得超過 40,000 噸，各方的大炮的口徑不得超過 406 公厘。我們在那里讀到各方的手段是如何高明，它們製造許多小的但速度更快的戰艦以及製造許多潛水艇來擴大它們的力量——小戰艦和潛水艇在 1914—1918 年的世界戰爭中證明比太大的戰艦是更有“效力”的。我們在那里讀到在華盛頓會議這台戲演過之後的僅僅幾年間，日本像着了魔一樣地努力製造了 30 艘新的小戰艦，77 艘新的驅逐艦，73 艘新的潛水艇，——英國拚命地忙着製造 13 艘新的小戰艦，4 艘新的驅逐艦，6 艘新的潛水艇，——美國像着了魔一樣瘋狂地建成了 19 艘新的小戰艦，106 艘新的驅逐艦和 48 艘新的潛水艇。^①

我們在那里讀到，為什麼英國要把它的海軍基地從馬爾他島遷移到東方，即遷移到太平洋地區邊緣的新加坡，以及為什麼美國不斷地引誘法國將大洋島賣給它，這是為了使它能夠再增加它目前為數已多的海上堡壘。我們在那里讀到，美國如何不時進行軍事演習來試驗它的力量，特別是在海軍部長維布爾的指揮下，如 1923 年試驗巴拿馬基地的力量的演習，1924 年試驗安的林和弗吉尼亞基地的力量的演習，1925 年試驗珍珠港和夏威夷島基地的力量的演習以及此後美國如何在 40 家最大的美國報紙的代表見證下舉行太平洋海軍總演習，這是為了使美國公眾的精神能夠受到帝國主義精神的影響。總之，我們在那里讀到，這三個國家像患瘋狗症一樣地來進行武裝自己！誰願意像我們一樣地重視上述事件的

① 參看倫哈爾德著“在遠東的帝國主義的政策”第 211 頁。

材料和这些書的内容,他一定得到,不能不得到这样的信念,这样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即太平洋的水变成世界全部历史上無可比拟的大的噴火口——变成沸騰的大的噴火口,好像世界的末日明天就要到来!

像三只大獅子張牙舞爪地要扑噬对方一样,像三只大蛇張开大口要吞食对方一样,像三只大章魚或大烏賊張开了它們的触鬚要扑灭它們的敌人一样,現在英国已在新加坡进行准备,日本已在日本本土和馬里亞納群島、馬紹尔群島、波宁島准备武器,——美国已在荷蘭港、夏威夷、土土伊拉島、关島和馬尼刺建立堡壘!

法官先生,如果看到了这些軍事准备的証据,誰会不相信太平洋战争將要到来呢?根据倫哈尔德·豪斯禾弗教授、拜瓦德等人所列举的各种事件的証据,誰能說战争將爆發的这一估計是謊話呢?如果看到了像倫哈尔德·豪斯禾弗教授这样的著名学者和像亥多尔·拜瓦德这样的著名海軍專家經過詳細研究之后都作出这样的預言;那末,誰能說太平洋战争將要到来的說法是“謠言”——像刑事法第 171 条所指的“謠言”呢?

同时,他們不仅仅是預言这一战争將要到来,法官先生!亥多尔·拜瓦德在其所著“巨大的太平洋战争”一書中甚至能够大致詳尽地說明帝国主义的进程。他說,这一太平洋战争的爆發是因为日本想轉移受革命运动感染的日本公众輿論。他預言說,战争开始时,美国会遭到袭击而削弱,因为一艘日本战艦用很强烈的炮火就能够粉碎巴拿馬运河,馬尼刺和菲律宾群島会被敌人夺取,一个美国艦队会完全遭到毀灭。接着,他預測說,在遭受这些打击之后,美国人民激怒起来,剩下的全部美国艦队在关島附近的一次殊死的战斗中瘋狂地消灭日本艦队,并在这之后才有和平。对亥多尔·拜瓦德所描写的这个冲突的圖景,恩斯特·倫哈尔德作这样

的評論：

“他过低估計了这个冲突，如果他認為这个冲突只是两个国家之間的撕打的話。这当然不会是这样的情况。”^①

哎呀，“这当然不会是这样的情况”！根据倫哈尔德的看法，太平洋战争將比拜瓦德預見的要更大！哦，迅速变成强大，迅速巩固其社会，迅速成为民族，使得有充分的安全，以便抗拒这个大战的影响，这是生活在太平洋边缘的我們一定会遭到的影响，难道这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責任嗎！

可惜，法官先生，可惜我没有充分的时间在这里叙述上述三位作者的書的全部内容，但是我在这里准备了其中的一本，——如果各位先生認為需要，各位先生自己可以去看。

虽然如此，还是讓我在這裡摘引書中的一兩段，讓我們听听倫哈尔特这样的叙述：

“日本企圖按照它自己的願望来解决远东問題。但是日本統治者所要求的東西，日本托拉斯所要求的東西，不会使美国和摩根心里感到愉快。爭夺掠奪品的斗争始終存在。什么时候將爆發呢？这是一个必須由美国来答复的問題。”（第 215 頁）

“……美国在武装自己……它不仅建立了它的艦队，而且也在太平洋建立了它的基地。从阿留申群島的荷蘭港經過夏威夷到土土伊拉島和关島一直到菲律宾，美国的堡壘分布成为一个广大的弧形。——一个像鉗子一样从北面和南面夾住日本的弧形。日本知道这个鋼鉗子的箝制。英国也知道这点。”（第 224 頁）

“汽压越来越增加。但是没有打开的汽門。現在这个太热的汽鍋，还能够抵得住这样高的汽压。但是在中国的美国托拉斯和

① 倫哈尔德著“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的政策”第 224 頁。

日本托拉斯之間的競爭不斷添加新的燃料，每天火上加油。這樣的時刻，蒸汽的壓力將以猛烈的力量把汽鍋炸開的時刻必定會到來！”（第 223 頁）

“一旦由於中國問題而爆發戰爭，這一定會變成真正的世界大戰……當死神唱起中國的喪歌的時候，我們大家就必須跟着跳舞。”（第 227 頁）

法官先生，這些賢能的人們的預言就是這樣說的。我們，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我們了解到這個激烈的戰爭威脅人民的危險。我們感到有責任向人民提出關於這個危險的警告，我們感到有責任鼓勵人民以便他們迅速變成堅強，迅速變成民族。因為我們，我們再說一次，我們了解，我們相信，居住在這個發生戰爭的海洋的邊緣的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國家必然也會遭受危害到其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我們沒有說，這個太平洋戰爭今年將要爆發。我們也沒有說，它再過不久就要爆發。我們僅僅提醒說，由於美國、日本和英國之間的競爭的存在，這個戰爭將要發生。

其實，法官先生，在印度尼西亞，說這個戰爭將要到來的不僅僅是我們，而發布這個的確不是謠言的消息的也不僅僅是我們。拉杜朗宜博士在 1928 年 6 月 14 日——比我們更早——國民議會會議上也談到過這個太平洋戰爭將要到來，最近“東印度公眾和勃良安使者日報”和“爪哇使者報”也跟着談論這個問題！他們是散播“謠言”嗎？他們是有意破壞人民的安寧嗎？

拉杜朗宜博士在講演中是這樣說的：

“同時，在這裏的集團和那裏的集團進行決力的鬥爭中，西方集團過分健忘，印度尼西亞未來的政治形勢也是而且大部分將是被所謂遠東地區的国际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所左右的……從心理上

可以說，人們仅仅強調这一事实，印度尼西亞的殖民主义問題是巨大的太平洋問題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是不能够从太平洋的命运中摆脱出来的，她也許是主动地但肯定是被动地被卷入太平洋的糾紛中去，在这个糾紛中，巨大的势力之間將發生冲突……。

“讓我們試試了解这种情况；在整个东亚，經濟的、政治的和战略的活动已經交織成为一个網。像平常一样，开始是以自私自利的理由和經濟的理由，然后是整船整船关于帶來文明，等等的人道和道德口号。

“馬克斯·倫哈尔德(实际上是恩斯特·倫哈尔德，法官先生)說：‘外国資本在中国所寻找的三种东西是：为了出卖它的商品的市場，为了供应它的基本原料的需要的原料和为了供給它的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对中国所說的稍为更改也同样适用于太平洋的許多其他地区。只是，太平洋問題的中心是中国問題，因为那里的問題是大問題，因为在那里，我們好像亲眼看到一个独立国家变成列强的殘忍的貪婪的牺牲品的悲剧正在进行着。

但是显然的，这一切，租借地、势力范围或門戶开放政策……不能不造成一种危險的局面，其含意正如范登堡·范艾新加所指出的。

有人說这种不公平的道德关系只有在外来民族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持它的时候，才能維持下去，这一切干涉的方式是产生各种糾紛的温床，这些糾紛將蔓延到中国国境以外的遙远的地区去。

因为在目前为了获取經濟利益的竞争中，西方世界碰到了消極和積極的抗拒。消極的是来自东方世界自己的新力量，積極的是来自一个东方国家的竞争……，这就是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矛盾和敌对將增長和尖銳化，以致在某一个时候必然会在灾难性的冲突中找出通常的解决办法，在那种情况下，外交和政治家的艺

术必須退到大炮和机关槍口的后面。这种灾难性的解决的序幕已經出現和有了不能够再加以誤解的迹象，只要人們願意看一看和不要讓自己受到那种胡說八道的演說和空洞的乐观的演說的愚弄。……

……东亚已变成国际經濟和軍事滲入政策的棋盤，我們看到一个个棋子被推向前去，后来又被撤退下来；德国撤出膠洲，日本把它的一个棋子摆在那里。美国放弃电报的接合点雅浦島，日本又把另一个棋子摆在那里。自从1918年停战以来，日本制造了19艘小战艦，54艘驅逐艦和45艘潜水艇来增强它的海軍力量，而英国則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海軍基地，美国則制造数量更大的战艦来增强它的海軍力量并且加强夏威夷、土土伊拉和关島的基地。在这一切的下面，在公众监督所看不到的地方，間諜——这是卑鄙的棋子在进行活动，他們織成一个網，在那里將要上演最大的决斗……。但是同时，明天或后天在东亚土地上的敌对力量的努力会爆發为冲突，同样是在东南亚的土地上，同样是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大的噴火口就要沸騰起来。那么，怎么办呢？印度尼西亚在这个必定發生的、灾难性的冲突中的地位如何呢？……”

法官先生，拉杜朗宜博士不是共产党人，不是社会党人，也不是像我那样的左翼民族主义者。拉杜朗宜博士是当前以很有耐心而著称的一个人，即以非常“温和”和非常“懦弱”而著称的一个人。因此人們不能輕易說拉杜朗宜博士是“胡說”，如經常对激烈分子所指控的那样。虽然如此，拉杜朗宜博士在演說中也提到，太平洋战争將会爆發，說“大的噴火口”和“灾难性的冲突”“必然会發生”，“明天或后天”將蔓延到东方世界！实际上，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消息，如果我們向人民报道了这个消息，它突然就变成了“謠言”嗎？如果报道这个消息的是我們，难道这就突然意味着我們故意

破坏公共治安嗎？如果談論这个消息的是我們，难道这就突然成为控告我們違反刑事法第 171 条的理由嗎？

不，法官先生！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还是站在法官先生的面前，……被控告違反刑事法第 171 条！

哦，命运呀！由于这个太平洋問題我受到审判，由于这个太平洋問題我成为站在你們的法庭面前的被告，但是今年十月中旬日本的强大艦队进行了演習，当时“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登載了一条美联社的消息，这条消息是这样說的：

“本月 7 日已經开始作准备……，那个时候，一支一支藍色的艦队开到吳港集中地，敌人的艦艇却秘密地在南面的海洋上活动，甚至到台灣附近。离台灣稍为远一些……是菲律宾，但是，沒有人这样沒有外交手腕地暗示，这个攻击是来自那里！”

由于这个太平洋問題我受到审判，但是 1930 年 10 月 6 日“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在它的題为“海軍法”的社論中，在談到这个太平洋問題的爆發时是把它当作一个现实和实际的問題，它建議通过扩大荷屬东印度艦队的預算，以便在它認為必将爆發的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由于这个太平洋問題我受到审判，但是“爪哇使者报”却連續發表“观察家”所写的文章，說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已經是这样的熾热，以致最小的一个原因也足以促使太平洋战争的爆發。”^①

同时，我再要問：难道我必須被判罪，如果我参加談論这个太平洋問題的話？难道我突然間就变成了破坏公共治安的謠言散播者，如果我参加預言这个太平洋战争的話？而在印度尼西亚，拉杜

① 参閱 1930 年 12 月 3 日“爪哇使者报”。

朗宜博士也曾預言过，“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也曾預言过，“爪哇使者报”也曾預言过这个太平洋战争。

但是，关于如果这个战争已经到来必须进行叛乱或罢工的煽动呢！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煽动。我们也从来没有暗示或暗中鼓励采取这样的行动或任何为法律所禁止的行动。我们，如我刚才所说的，仅仅鼓励人民迅速成为民族，以便有力量来抵抗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影响（首先是经济影响）；我们一定会遭受到这种影响，因为我们生活在太平洋边缘！有十个以上的证人证明了这些事情，法官先生。再者，我们没有在职工会面前出现过或在组织在职工会里面的工人的面前出现过，我们那里能够煽动罢工，我们那里会命令或鼓励罢工呢。我们对罢工的立场已在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最高领导所发表的宣言中最清楚不过地加以说明了，——这个宣言刊登在“勃良安野牛”第9—10期上面，并且我已经将它交给了法官先生；我们那里会鼓励罢工呢？显然，没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党员拥有任何适用于暴动的武器，即当政府在各地搜查时，一支枪，一支手枪或一支剑也没有发现，我们那里会说太平洋战争将在1930年或很快地发生，并说在它爆发的时候我们将夺取独立呢？

推翻帝国主义政权等等的意图

但是，“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这些词句；“帝国主义剥削我们”，“资本主义压迫我们”这些词句，不就是我违犯刑事法第153条附加条款或刑事法第169条的证据吗？我回答说：我不可能故意违犯这些条款。我不是像许多证人那样对法官先生说过，我一向是对人们进行关于治安的教育，一向是对人们进行关于容忍的教育吗？我不是一向给予那些危害公共治安的党员以处分吗？经常进行关于治安教育的人却故意违犯刑事法第153附加条

款和刑事法第 169 条，难道这会發生嗎？在法官先生看来，不断地教导“必須远离一切不确定的事情”，即“必須远离一切不正当的事情”的人，威胁开除每一个違反治安的黨員的人揭穿关于 1930 年将發生什么事情的流言蜚語的人是否会，是否可能犯那样的罪过，——在先生看来，这样的人是否可能甚至拥有危害公共治安或侵犯政府权力，做出像这次审判中所指控的其他事情的意圖呢？

哦，当然，我們的确曾說过“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資本主义！”我們的确曾經說过“帝国主义可惡，資本主义貪婪無厭，帝国主义使我們受苦受难，資本主义損害人民”，等等。但是我們說的帝国主义一詞是否可能就是指現政府或公共治安呢，我們說的資本主义是否可能就是指荷蘭民族或其他外来民族呢？

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官先生，如我在我的講演的开头部分所闡述并受到各位名人的論据所支持的，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不是指荷蘭民族，不是指其他外来民族，不是指荷印政府公務員，不是指政权，不是指某一个团体或物質，——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像每个后面是“主义”的名詞一样，是一种学說，一种認識，一种制度！

使人受苦受难的是这个制度，帶破坏性的是这个制度，可惡的是这个制度，必須“被推翻”的是这个制度，而不是外来民族，不是政府，不是政府权力！哎呀，我們，至少可被称为学者的人是否这样愚蠢，是否这样迟鈍或者大概是發瘋，認為帝国主义等于政府权力，資本主义等于外国人呢？我在学校念書 20 多年^①，閱讀有关社会的書籍，研究社会科学有 10 多年之久而不知道帝国主义—資本主义同政府权力和外国民族之間的区别，那是否說我毫無得益呢？

① 我是在乡村的小学开始念書的。

啊，法官先生，在証人阿伯勒斯所交出的材料之一豈不是極其清楚地写着，我們所反对的是一种制度，并說“我沒有譴責荷蘭國家”，說“不是所有荷蘭人都是可惡的！”在領導者訓練班的記錄中不是極其清楚地写着，帝国主义是一种学說或行为，而且在很多証人的說明中也清楚地表明了，我們四位被告所指的帝国主义一詞是一种学說或一种欲望，而在証人杜哈里、英佐、苏馬尔达、曼苏尔的說明中共同宣称，帝国主义一詞是由統治权一詞产生的，十分明显，我們四位被告在談到这个帝国主义之前，事先已清楚地說明了它的含意和意义呀！

再者，我們的政治見解不是也表明过，在这里的政权結束之后，帝国主义不一定能够完全結束，即这个政权結束之后，印度尼西亚暂时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活动場所，仍然未能避免外国过剩資本的搜刮，仍然有糖業資本家，石油資本家，烟草資本家等等，如目前独立的中国和波斯一样，这两个国家惨重地遭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搜刮！我們的这种政治見解不是也表明过，这个民族政权——就是說，如果是这里的外国政权已經不存在——除了为了国家的重建外，也是一个为了自由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完全結束它的条件，正如社会主义者認為政治权力是一个为了結束資本主义的条件一样！我們的这种政治見解不是最清楚地說明了，在我們的見解中，帝国主义和政权并不是一个东西，并不是相同的！

再者，我們不是經常在訓練班或群众大会上說，在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是国际性的，即自从实行門戶开放政策之后，我們印度尼西亚人民也就遭到了美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的襲击，——荷蘭帝国主义的投資达4,000,000,000荷盾，其他外国帝国主义的投資达2,000,000,000荷盾，而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权却只是荷蘭的政权！在关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宗旨的說明中

不是極其清楚地写着什么叫做帝国主义和在此地的帝国主义具有国际的性質——而关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宗旨的說明的作者就是我們！如果我們在訓練班或群众大会上談論帝国主义，我們不是很自然地就对它作出一个分析——在我的講演的开头所說的和在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宗旨的說明中所写着的四个特征的分析——即：第一是攫取生活資料的特征，第二是攫取外国工業所需的原料的特征，第三是竭力使印度尼西亚成为外国商品的銷售市場的特征，第四是竭力使印度尼西亚成为外国过剩資本搜刮的地区的特征，——同时一向指出各种生产收入的数字，“糖每年約400,000,000 荷盾”，“橡膠每年約400,000,000 荷盾”，“石油每年約150,000,000 荷盾”，等等，因此，显然我們所称的帝国主义不是政权！

实在的，法官先生，說我們不懂得帝国主义和政权的区别，这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情，一件荒謬的事情，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各位先生也許会反駁說：“你的确懂得帝国主义不是政权，你的确懂得資本主义不是外来民族，但是当你高呼‘推翻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时候，你所指的却是政权和外来民族！”

这也是不可能的，法官先生！

如果我們詳盡地向所有的新黨員說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宗旨，难道我們不是也經常詳盡地說明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个詞的含意，帝国主义的特征和它的国际性，正如我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樣。我們不是特別举办了連續的訓練班來講授有关欧洲或美洲的資本主义如何給它們在亞洲的帝国主义以自己的“標記”的問題——从从前的西班牙的野蛮掠夺的帝国主义到在印度尼西亚的荷蘭壟斷帝国主义；从在印度的英国半壟斷帝国主义到在菲律宾的美国自由帝国主义！我們不是特別举办了訓練班來講授关于資

本主义問題，举办了訓練班來講授關於資本主義的意義和因素，即講授關於剩餘價值的理論，關於資本積累，關於資本積聚，關於資本集中，關於產業失業軍等等！

法官先生，總之，我們經常說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詞的含意，如果我們說到這兩個詞，實際上我們不可能是指政權或外來民族。更不用說……我們曾說過帝國主義等於政權；我們曾說過帝國主義等於縣長、區長、副區長、伍長等；我們曾說過資本主義等於外來民族——這更是不可能，更是與事實完全不相吻合！

哎呀，假定我們說帝國主義這個詞是指荷印政府公務員或政府，那末我們說：帝國主義等於總督，帝國主義等於州長，帝國主義等於警察總長，等等不是更好！

不，如果我們說帝國主義，那末我們也就是指帝國主義，如果我們說資本主義，那末我們也是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確是可惡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確是必須被推翻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確是我們所敵視的。我們要求推翻的是一種欲望或制度而不是政權或某一個外來民族！

過激的語言

但是那些尖銳的詞兒怎麼樣呢！為什麼要使用那些尖銳的詞兒，為什麼要使用“推翻”，“粉碎”，“使人受苦受難”，“破壞”等詞兒，如果不是為了煽動和破壞公共治安——不是為了破壞人民的安寧的話？

哦，當然，法官先生，我們的語言是激烈的語言。我們的語言不是那些如果聽到“獨立”這個詞兒就會昏倒的老奶奶的語言，我們的講演不是牧師在教堂中的講話或傳教師在清真寺中的講話。我們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急進的民族主義者，野牛頭（印度尼西

亞国民党的党徽——編者)的民族主义者!我們的語言是由燃燒着民族精神,燃燒着对人民的灾难和困苦的希望情緒的心里發出来的語言。如果他知道如我在前面所叙述的人民的灾难和困苦,如果他的确想要真心誠意的話,誰会不感到悲痛和怀恨在心,誰不失望呢!像几乎所有的各国受灾难的人和困苦的人的領導者的講演一样,像心里充滿悲痛和失望的走头無路的人的一切著名人士所用的語言一样,像一切有着火热的精神的急进者和革命者所用的語言一样,我們的講演和我們的語言也充滿着激烈的和明确的詞句,充滿着具有火热的精神的描述,譬喻,成語和詩句。但是我們的講演和我們的語言並沒有包含違犯刑事法第 153 附加条款的意圖,它並沒有进行刑事法第 169 条所指控的罪行的意圖!

如果比德·耶斯勒·特魯尔斯特拉先生在他的激昂的演說中說:“用我們的大鐵錘来錘打資本主義者的宝座!”;如果讓·若雷士用这样的話,即:“这个灾难現在已經觉醒并緊握着七首要求取得它在太陽底下的地位”,来打动听眾的心弦和振奋听眾的精神;如果無产階級的領袖高呼“粉碎資本主義的战争前进,反对統治者的战争前进”;如果在国会或任何政党的會議上,我們时时听到这样的口号:“把队伍緊密地團結起来”,“向敌人的堡壘冲去”,“磨利你的最銳利的武器来消灭我們的叛徒,正像当小老鼠还小的时候就加以消灭那样;

如果范立特牧师向印度尼西亞人民呼吁:

“……讓他們用殘酷的方式来行使他們的权力吧,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你們即使受到压迫但將會生長,像鋼在火中鍛煉得更堅固,从保衛自己中来增强力量,學習了解你們的敌人的战斗力,而你們的巨大力量是由于你們的人數,是由于你們在合作和英勇的共同战斗中受到了鍛煉,最后你們必定是作为勝利者走出战

場”；^①

——如果我們听到这样的一些話，难道我們就必須想起真实的鐵錘，真实的宝座，真实的匕首，真实的战争，想起劍，想起炸彈，想起炸藥，想起大炮、士兵、流血，等等嗎？难道他們想破坏公共治安或侵犯政府权力或进行各自国家的法律所禁止的某一种罪行嗎？

如果布克教授說，“爪哇的农民生活太过于困苦”，如果恒德博士写道，这里的情况已使人民成为“最困苦的人”；如果范·古尔对于破坏我国并使它成为“其骨髓已全被吸完的国家”的“榨取”提出抗議；如果布魯苏夫特先生說：

“我們將原居民推到深淵里去，推到灾难的泥潭里去，它也使西方社会的上百万的人們淹沒到頸部。”

他并說，在这里是：

“資本所有者，即政权所有者对那些除了劳动力之外一無所有的人們进行剝削”，难道他們有意煽动或故意違犯法律嗎？

不，法官先生，他們沒有这样的意圖；他們仅仅是用充滿激烈詞句写写文章或發表演說，他們仅仅是写写文章或發揮一下演講的才能，这些文章或演講对自己的演說充滿着信心和充滿着令人贊賞的描写、成語和詩句。我們也是这样，当我們以火热的精神高呼“推翻帝国主义！”，当从我們的口里發出“粉碎帝国主义的欲望”，“我們大家起来全力反对榨取我們的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激烈的詞句的时候，我們絲毫不是故意危害公共治安，故意要做这里的法律所禁止的事情！我們，像許多証人所証明的那樣，經常进行关于治安的教育并尊重这种治安，我們甚至对破坏这种治安的任何人威胁要开除他出党或开除他出党！

^① “从荷蘭到荷屬东印度的政策”第32頁。

啊，法官先生，我們怎么能够做出如對我們的控告中所指的行为或故意怀有如對我們的控告中所指的那种意圖呢，我們怎么能够犯了像刑事法第 153 附加条款或第 169 条所指的那些罪行呢？因為我們在不公开的和秘密的領導者的訓練班上甚至闡述反革命和反起义的理論并教育这些領導人要永远尊重治安，我們怎么能够做出那种事情呢？因為我們在这种秘密的領導者的訓練班上——不害怕暗探或密探（他們也叫做偵探）的耳朵，不害怕警察的耳朵！——經常教育这些年青的領導人走合法的道路以便我們建立政权組織不受到妨碍并能够产生一个最强有力的政权，正如先生們所听到的若干領導人在作証中所証明的那樣。

如果我們真的喜欢破坏公共治安，如果我們真的想侵犯政府的权力，如果我們也真的有意思去做刑事法第 169 条所控告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个好地方，領導者訓練班是我們把上述事情教給分部（指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分部——編者）領導者的好地方，以便这些領導者，如果到各乡和各村进行宣傳，就能够把我們的“有毒的种子”傳播到各地去，从而使“公共治安遭到破坏”的工作完善起来，使“政府的权力被侵犯”的工作完善起来，使“刑事法第 169 条中所述的罪行的發生”完善起来！但是，虽然如此，事实是怎样呢！事实却是相反，事实証明我們在我們的領導者訓練班的“窠”里不是生有毒的蛋，而是生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对帝国主义者來說味道虽苦，但根据法律來說，它是完全合法的！

哦，的确，我們并不掩飾，我們在領導者訓練班和一般訓練班中所生的蛋，对与現狀的延續有利害关系的人來說，味道是非常苦的！我在上面也沒有掩飾，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目的是積極地努力組成一个民族力量的組織，变成一个認識到自己的力量的拥有力量的巨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像神通广大的克里希納巨人那樣的

的具有超自然力的巨人！我并不掩飾，印度尼西亞国民党只是相信这样的力量能够給受到各种利益矛盾的阻碍的我們的社會帶來讓步和改善！而且，我也已經說明：建立政權和組成这种力量完全不是采取使用炸彈或火藥的主張，也完全不是采取刑事法第153条附加条款所禁止的主張或刑事法第169条所指控的主張。

再重复一遍：的确，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蛋，对帝国主义者來說，是一个很苦的蛋；帝国主义者也不会忘記咒罵和污蔑我們，在他們的報紙和团体中尽情地污蔑我們，要求將我們判刑或放逐，要求禁止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活动，但是，誰也無法否認，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蛋是合法的蛋！

法官先生！正因为如此，我要反过来問：說我們懷有像刑事法第153条附加条款所指的那种意圖或者說我們違反刑事法第169条，这是否会發生，是否可能？——根据許多証人的供詞，进行关于治安教育的是我們，經常警告不要被人挑撥的是我們，揭穿关于1930年的預言的是我們，威胁要开除和开除任何違反治安的黨員的是我們；根据参加过領導者訓練班的六名分部領導人的供詞，經常进行关于尊重治安教育，以便建立政權的工作不致受到干涉，以及进行关于反对革命、反对政变、反对暴力和反对使用大刀等的理論教育的是我們。

为什么特別进行关于治安的教育

上述一切理由是否还不足以使各位法官先生相信我們是無罪的呢？各位先生大概会發生这样的疑問：如果治安的确沒有受到危險的威胁而我們并不害怕我們自己的宣傳的后果的話，为什么我們特別进行关于治安的教育，为什么我們特別进行反对使用大刀的教育呢？

法官先生，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大家知道，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印度尼西亚的空气的确充满着人民对于1930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信心，人民对于不久前被摧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同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编者）的做法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反动派不断地企图以各种卑鄙齷齪的挑衅行为来打垮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在这样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确真是需要治安的政党和尊重治安的政党；在这样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更加须要把这种治安的观念灌注到人民的脑子、心灵、骨髓和血肉中去。因为除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确不愿意破坏治安——像我刚才三番四次所说的那样——之外，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也知道，如果发生什么问题，受到打击的就是它！

因为在反动派的眼中，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认为是黑羊或花狗，的确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被认为是只会行恶的替罪羔羊！这件事请问华姆色尔法学士，法官先生，他一定会纠正的。

在北加浪岸、梭罗等地举行的群众大会

法官先生，难道还没有充分地证明那种认为我们有罪的看法的荒谬吗？好，请你们去问一问“原居民事务局”的达督·杜孟真先生，我们在北加浪岸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曾经说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不会走上不安全的道路，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请你们读一读关于在我们被捕之前不久在梭罗举行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政治团体联合会群众大会的消息，上述原居民事务局的哥比和范·德·伯拉斯先生也曾参加这次大会，请读一读1929年12月28日“火车头报”上所刊载的消息，在那里提到我们曾用下面的词句

来譴責暴动：

“过去在苏門答臘、婆罗洲、苏拉威西等地發動‘革命’的嘗試，都是农民痛苦，农民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的标志。現在我們必須寻找另外的道路来取得永久的改善。”請讀一讀 1929 年 12 月 30 日“东星报”上所刊載的消息，那里登載着我如下的演講：

“前些日子在苏門答臘、爪哇、西里伯斯、婆罗洲等地發生的暴动都是由于人民的情况非常恶劣，以及由于人民进行为了改善和要求改善这种恶劣的生活的运动所造成的。……

我們現在不采取这样的道路。我們現在进行合法的活动，以取得人民普遍的改善。”

如果法官先生不相信报纸上的消息的話，那么請你們問哥比和范·德·伯拉斯先生，或者問任何一个曾經参加上述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政治团体联合会大会的政府代表，看这些消息是不是真实！

事实上，已經十分清楚，說我們會犯像这次审判中所指控的任何罪行，那是不会發生的、是与事实不符的、是不可能的，是的，那是不可能的、荒謬的和背理的，——有那么多多的証据或証人証明我們一向是进行关于治安的教育的！

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

虽然如此……大概法官先生仍未信服？好！但是，法官先生是不是还有怀疑，如果各位先生記起这件事，去年 12 月我曾会见政府代表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要求这位先生代我們向中勃良安州長申請举行群众大会的許可証，在这次大会上我們要向全世界揭穿关于 1930 年的預言，并且要教育全体人民，特别是尚未加入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人民，保持鎮定和尊重治安。

群众大会的許可証嗎？是的，法官先生，群众大会的許可証，——但是，不是一般的群众大会的許可証，而是一个我將在会上駁斥各种流言蜚語并闡明关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所指的群众斗争的理論的群众大会的許可証！

因为，像我在审判过程中所說的那样，在十二月以前的某一天，中勃良安州長对加多·芒古不拉加兄在某一个公开會議上發表的演說感到失望。加多·芒古不拉加說：印度尼西亚国民党通过不流一滴血的办法来努力爭取独立，有一天，古尼滿先生也曾經警告我說，任何一篇有“血”这个字眼的演說，即使是說不流血，都將会被警察干涉或完全禁止！

是的，法官先生，到今天为止，我还不明白不流一滴血，虽然仅仅是一滴，有什么坏处；到今天为止，宣傳爱惜人类的血液到底有什么坏处，对我來說这还是一个謎！

但是，不管怎样，在去年12月里，我認为在群众大会上駁斥关于1930年的謊言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認为向群众进行关于治安和安宁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这主要不是针对参加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人民，法官先生，参加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人民在不公开的訓練班中已經充分受到这种教育！而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以外的人民，针对在組織以外的仍然無知的人民，针对这些仍然愚蠢的人民，他們容易为挑衅分子所蒙蔽，容易为綠色同盟或同志会分子所欺騙，容易为其他坏分子所愚弄，——就是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以外的这些人，我要講話。就是为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以外的这些人，我需要上述的群众大会，——只有在这个群众大会，我才能和他們相見，才能向他們进行教育！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进行那种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越接近1930年，上述預言就越發生“作用”，挑衅分子就更加積極地蒙蔽

尚未参加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人民的眼睛，同志会就更加横行霸道，染上相信“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毛病的村警就会更多，——简言之，由于1930年的逼近，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以外的空气日益令人不寒而慄和不安宁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认为很有必要来共同努力恢复这种安宁。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确不喜欢人民这种不安宁的状况。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也知道，我在上面也讲过好几次：如果在它没有过错和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到头来最先受嫌疑的还是它，最先成为替罪羔羊的还是它，最先受到打击的还是它。

因此，我请求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替我办理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件事情。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去见古尼满；随后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立即写信通知我说：我必须去见古尼满，就是说，如果我出席了在梭罗举行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政治团体联合会或从中爪哇巡回回来之后，就要去见他。

但是，法官先生，可是……巡回还没有完毕，我还没有返回万隆，——12月29日在馬打藍我就被捕了，被拘留在警察局，被关进监狱，被锁在铁门和铁栏杆的后面，一直到今天！……是的，领导者的命运就是如此，我接受这种命运，始终记住印度尼西亚母亲，但是，我要问法庭的官员和维护正义的先生们：曾向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提出上述要求的我们，会犯像这次审判中控告我们的各种罪行，难道这会发生？难道这是合乎情理吗？愿意在各地举行群众大会来进行关于治安的教育的我们，会蓄意破坏受到刑事法第153条附加条款和刑事法第169条保护的治安，难道这会发生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难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嗎？

偵探的報告。要求有學問的偵探

哦，的確，警察經常從他們的偵探那里接到“驚人的”報告，警察經常從他們的暗探那里接到“聳人聽聞”的報告，警察自己也經常把根據偵探的消息而寫成的報告寄到“令人欽佩”的首席檢察官的辦公室去，但是，偵探畢竟是偵探，暗探的品性畢竟是暗探的品性，暗探的道德畢竟是暗探的道德！他們一向有着使他們的報告能夠“駭人聽聞”的欲望，對他們的報告加油加醬，——哎喲，他們的知識和教育有多高？

我知道“警察政治簡報”曾經提到我在郵政局煽動罷工！其實我只談到每一個文明國家的罷工權利並認為撤消刑事法第 161 條附加條款是值得贊揚的。我知道“警察政治簡報”曾說道：我預測從日本那里得到幫助，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大概沒有一個印度尼西亞人會像我那樣反對日本。我也知道“警察政治簡報”曾經“鐵面無情地”或者可以稱為“厚顏無恥地”報道，說伊斯卡克法學士曾經在瑪琅的某一次印度尼西亞國民黨會議上發言，其實伊斯卡克一輩子從未到過瑪琅去處理政治事務，是的，大概他一輩子完全沒有到過瑪琅！！……

的確，法官先生，這一切是“駭人聽聞的”，這一切確是“令人毛骨悚然”，——但是，這一切也是可悲的，令人痛心的！

可悲，十分可悲，萬分可悲，正如去年所證明的那樣，那個時候，偵探的那些“驚人的”消息用了許多“駭人聽聞”的詞句來報道，說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將於 1930 年 1 月 1 日實行革……命、革……命，最后是……歸結成為這次審判的案件！

法官先生是否感到奇怪？譬如說范·赫爾斯丁根法學士在國民議會中甚至要求：

“对那些制造不真实的和駭人听闻的消息的偵探实行更严厉的監督，如果必要的話，無情地开除一些这样的人。”^①

先生們是否感到奇怪？已經知道危險是来自坏心腸或头腦愚蠢的偵探的我們，曾經要求基威特·德·容赫工學士向政府轉達我的这个希望：即更多^②地訓練能够理解我們的演講的意思的有學問的偵探，就是說，希望寄給或来自警察的報告不要像現在那樣乱七八糟。但是，相反的，各位先生难道沒有得到任何能够証明我們會故意犯像这次审判中控告我們的各种罪行，是荒謬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証据嗎？要求要有更多的有學問的偵探，以便能够更好地監視我們的訓練班和我們的斗争的是我們，我們的訓練班和我們的斗争本来就从未包含任何必須加以隱藏的东西！

有些人看到一位革命的和不合作的政党的領袖同政府的代表協商大概会感到奇怪吧。只是在表面上这件事令人感到奇怪，只是在表面上这件事好像是同我們的宗旨相違背。但是，实际上，就事情的本質來說，我們的宗旨絲毫沒有受到侵犯；我同政府的代表會談并不是由于希望进行合作，而只是由于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斗争和不合作，不是秘密的斗争和不合作，不是隱蔽的斗争和不合作，不是虛無主義式的斗争和不合作，——而是公开的斗争和不合作！我們毫不掩盖地、赤裸裸地进行斗争，我們以勇士的忠心来进行斗争，我們公开地进行斗争！正因为我們的斗争是公开的，正因为我們的行动是沒有任何須要隱藏的东西，所以我們不怕暗探或偵探，只要这些偵探是有學問的和能够理解他們所听到的一切！

我再重复問一次：要求由尽可能多的有學問的偵探来进行監視的我們，却犯了像我們被控告的那些罪行，难道这会發生？难道

① “东印度公众日报”，1930年6月16日。

② “更多”的意思就是說：現在已經有了！

这是可能？

希望現在各位先生听了我所闡述的一切事情之后能够相信我們是無罪的。

摘要、归納

可敬的法官先生！——我現在重复一遍，我要归納一下；我請求各位先生注意我的辯护已經太久了。

我們所仇視的帝国主义是一种主义、一种学說、一种欲望、一种事業、一种制度、一种征服或控制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的經濟的政策。帝国主义，資本主义也是一样，不是政府、不是外国民族、不是官員、不是任何物体或物質，——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純粹是欲望和制度。印度尼西亚受到帝国主义的折磨已有三百多年，为帝国主义所影响、占領和开发已有三百多年，——以前是古代帝国主义，現在是现代帝国主义。

不論古代帝国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国家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來說，这两者都造成社会的衰退和混乱，兩者都大規模地进行搜刮財富、开发和榨取。因此，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的生活是“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是“被雇佣的人民”的社会，印度尼西亚人民变成了苦难的人民。所以，促使人民运动产生的是人民的这种苦难、人民的这种困苦和人民的眼泪，而不是我們的煽动、不是“煽动家”的煽动、不是任何人的煽动。这个人民运动最后匯合到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运动中来，匯合到一个有着由于双方利益矛盾的存在，所以改善我們的社会制度和結束帝国主义的十分重要的条件是政治权力，即民族独立的信仰的运动中来。这种利益上的矛盾給予它以这样的信念：一般地說，只有經過我們自己的努力、依靠我們自己的能力、依靠我們自己的力

量，一切重要的改革才能实现。因为殖民地問題不是权利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殖民地問題是政权問題。因此，印度尼西亞国民党要建立这种政权：它要通过合法的途徑把印度尼西亞人民組織成为一个和平的政权組織，它积极地努力建立这种合法的政权。它使它在生气勃勃的和热火朝天的民族主义中得到生命，它使它在我所說的那四种超自然的力量中取得神經，它在群众中、在几千、几十万、几百万的平民中找到它的物質身軀。有了这样的生命，有了这样的神經，有了这样的物質身軀，人民的組織将会成为很厉害的力量，成为神通广大的巨人。

印度尼西亞国民党通过理論和行动的办法，通过訓練班和党报以及各种实际行动——也是为了实现它的工作表現中的各种事項——的斗争的办法，来使得这个拥有力量的巨人認識到它的力量，使它感觉到它有力量和觉悟到它有力量。有了力量和有了对自己的力量的認識，印度尼西亞巨人不能不是而一定是能够获得重要的和宝贵的改革和讓步，最后，在將來一定能够实现独立的印度尼西亞！

由于这一切，那么，显然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斗争是没有違反法律的斗争，显然，我并没有違反刑事法第 169 条所控告我的各种事項。

哦，的确，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斗争是十分有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危害到他們的腰包和他們的利潤，但是在这里面并没有与法律相違背的事情。我們从来没有故意做出任何为法律所禁止的事情，我們从来没有犯像这次审判中所控告的罪行。

最近一个时期的不安宁的局势并不是我們制造的或是由于我們而产生的，并不是我們所散播的种子裂开，并不是我們嘴里吐出的“毒气”起作用所造成的。最近一个时期不安宁的局势确实是由

于人民相信毫無根据的关于 1930 年的預言而产生的，是由于坏心腸和品性低劣的、仇視独立运动的分子的行动而产生的，是由于印度尼西亞国民党所不能負責的一切因素而产生的。相反的，我們，所有的印度尼西亞国民党領袖，一向进行关于治安的教育以及反对暴力的教育，正如許多普通証人和以前曾經参加过領袖訓練班的六名充当証人的領袖所証明的那樣。相反的，我們一向进行不要被人挑撥的教育，威胁要开除和开除違反治安的任何黨員。相反的，我們揭穿关于 1930 年的預言，同这种違反治安的信念作斗争，——相反的，我們在各地的群众大会，在北加浪岸、梭罗及其他地方的群众大会上發表演說，說明我們要走的道路必須是完全合法的道路。相反的，我們向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提出关于想要举行公开會議的請求来駁斥上述預言并教育在印度尼西亞国民党以外的人民热爱安宁，我們要求有更多有學問的偵探，以便能够監視我們的訓練班以及能够不加渲染地向警察作报告以及由警察来作报告。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我們一向是尊重安宁和尊重一切法律禁令的！

哦，的确，在上面我並沒有否認而且承認：印度尼西亞国民党的政权組織是使帝国主义分子毛骨悚然的政权組織，我們的語言是对人民的困苦感到失望的火所燃燒起来的和盛旺的民族精神所燃燒起来的激烈的語言——我們是不合作者和革命者——，但是，虽然如此，已經提出这么多的証据和証人来証明相反的事实的我們，抱着和采取像我在上面所說的那种意圖和行动的我們，作为治安的爱护者和秩序的爱护者的我們犯了像这次审判中所指控的罪行，难道这会發生？难道这是可能？难道这是合乎情理？像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樣行事和行动的我們突然会有危害公共治安，侵犯政府权力或做出刑事法第 169 条中所記載的事項，难道这会發生？

可敬的法官先生，难道这是合乎情理？

正义似乎已經不存在，一向进行治安教育而且有着像我們通知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那样純潔的意圖的我們被关进監獄，被鎖和被門在只有 1.5×2.5 公尺的牢房里，迄今已有 330 天之久，起初每天只許有兩次共兩個鐘头的時間見到太陽，被置于經濟破產和無法謀生的邊緣！虽然这样……不久以前，于 1929 年年初我也是通过基威特·德·容赫工学士，告訴政府下面一些話：“給予我們以組織人民的力量的机会吧，如果發生什么事情，我們願意被放逐到森林和沼澤的流放地去！”

不久以前，我用这样的話來表明我的确只是想不違法地來組織人民，使它成为力量，無窮和神通广大的力量！而且我要再一次地問道：如果發生什么違反法律的事情，自願被投入流放生活的痛苦中的人，像这样的人會企圖做出像这次审判中所指控的事情，难道这会發生？难道这是可能？

結 束 語

法官先生，現在要發言的是各位先生，現在要發表意見的是各位先生，現在要作出決定的是各位先生——法院的官員和正义的維護者。我等待各位先生的決定，你們一定不会忘掉考慮我剛才所闡述的一切。我并不覺得我有罪。我沒有提出把問題冲淡的事情，我沒有提出使罪過減輕的理由，我只証明我沒有罪，指出我們會故意做出像被指控的事情的荒謬。因此，我確是希望并等待着宣判無罪的決定。勃良安的全体人民、印度尼西亞的全体人民、全世界正直的和愛護正义的人們也希望和等待着这个宣判無罪的決定。

希望能夠这样。但是，譬如說，法官先生竟認為我們有罪，譬

如說，法官先生竟判決徒刑，譬如說，我們还得身受監獄的痛苦，——唉，那有什么办法，希望我們的运动因这件事而得到新的啓示和新的力量，希望印度尼西亞母亲能够接受我們这种命运，把它当作献到她的怀抱中去的牺牲品，希望印度尼西亞母亲能够接受它，把它当作能供她裝飾她那好看的髮髻的美丽芬芳的花朵。的确，我們的灵魂是不会感到悲哀的，我們的灵魂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

印度的偉大領袖巴尔·干卡达尔·第拉克在法院上說：

“大概这是神的意志：我所领导的运动在我困苦的情况下比在我自由的情况下更加进步。”

我把第拉克的这些話当作我自己的話。我心甘情愿地把我整个身軀献給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真心誠意地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給印度尼西亞母亲。我也是服务于一个神聖而崇高的理想，我也是努力恢复祖国和民族的独立生活的权利。三百年，是的，即使一千年，也不能够使印度尼西亞国家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独立权利消失的。为了这种权利的实现，我情願尝受祖国要求我尝受的一切痛苦，情願忍受印度尼西亞母亲在任何时候要求我忍受的苦难。

的确，印度尼西亞祖国，印度尼西亞民族，印度尼西亞母亲期望着她的兒女的这种服务，無保留地献出自己的身心，在必要的时候，作純潔而真誠的自我牺牲，即使是最痛苦的牺牲。为了这种服务，他們各人只能献出一个身軀、一个灵魂、一条生命——而不能献出更多。印度尼西亞的兒女應該为这点而感到遺憾。

因为，牺牲是不会浪費的，牺牲是不会徒然的，奥里华·罗茨爵士曾經这样說过：“沒有牺牲是浪費的”。由于目前的牺牲，將来的日子就会比以前的全部偉績更加光明、更加燦爛、更加光芒四射。新的偉大的曙光，为我們的未来的荣誉的曙光，現在已經放射

出光芒，这种曙光越来越明亮，即使受到人类的任何力量的阻擋，即使受到任何国家的物質力量的阻止，即使受到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全部人間力量的阻止，随着曙光的出現不能不是，而且一定是，必然是那个能够使一切該活的东西活起来而使一切該死的东西死去的旭日的升起。黑暗的一切力量將會像陽光中的雪一样融化掉，滿布天空的陰沉沉的烏云將被来自空中的热風吹得無影無踪。

印度尼西亞的人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庆祝这个旭日的升起。我同印度尼西亞人民在一起忍受着痛苦，我同印度尼西亞人民在一起等待着法官先生的判決。

的确，我們不是作为苏加諾，不是作为加托特·曼庫普拉加、不是作为馬斯昆或苏普利阿迪納塔站在各位先生的法院的面前，——我們站在这里，是作为痛苦呻吟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一部分，是作为效忠和献身于印度尼西亞母亲的兒女。我現在在这个法院大厦里發出的声音不仅仅是留在这个大厦的牆壁內，我的声音也会为我所服务的人民所听到，响徹各地，穿过平原、高山和海洋，从古打拉惹到法克—法克，从万鴉老附近的烏路—肖到安汶。听到我的声音的印度尼西亞人会觉得是像听到自己的声音一样。

法官先生對我們的事業的判決就是对印度尼西亞人民自己的事業的判決，就是对印度尼西亞母亲自己的事業的判決。判決無罪，印度尼西亞人民就会感謝，判決有罪，印度尼西亞人民就会默哀。

我希望各位先生能够考虑这一切事情。而現在，在跟印度尼西亞人民一条心的时候，在对印度尼西亞母亲效忠和跪拜的时候，——在相信印度尼西亞人民和印度尼西亞母亲將會繼續变成至高無上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的命运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准备傾听法官先生的判決！